

754.32
1702.5

哥德對話錄

愛克爾曼著

周學普譯
周子日譯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哥德對話錄一冊

Φ(81238)

Gesprach mit Goethe
每冊實價國幣貳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F. P. Eckermann

譯述者 周學普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權所 翻印必究 *

五三二上

詳

(本書校對者章德宜)



像 德 哥

譯者序

愛克爾曼所著的哥德對話錄三卷是自發表以來被視為研究哥德的珍貴的名著，與哥德的自傳詩與真實 (*Dichtung und Wahrheit*) 同為研究哥德者必讀之書。著者愛克爾曼是一八二三年以後哥德的親信的隨從者，哥德是具有強盛的創作慾和活動力的偉人，而愛克爾曼是敏感溫閒精細的文士。所以愛克爾曼所記的哥德晚年的談話，不是學者或文藝批評家所寫的客觀的評論，而是仰慕師長的門人謙虛誠敬地記述的言行錄；但他在這書中並不是和中國的許多理學家的語錄那樣專述師長的論仁義王道格物致知等等的迂闊枯燥的理論，而是以優美輕清的文字描述哥德的日常的生活的動靜神態，以及應事接物，隨意發揮的談話的。所以此書除了作為哥德的內面的和外面的生活的寫照有特殊的意義以外，也是一種極富有情趣風韻的德國的優美的散文。愛克爾曼的這種不朽的浩瀚的傑作，世界的各文明國都有譯本，我以為我們無論從什麼立場上批評哥德，這書的翻譯，對於我國的讀書界總之是必要的罷。我不揣鄙陋，於譯成了哥德的浮士德和鐵手騎士葛茲之後，因興味上的關聯，在前一個寒假的一個月內完成了這種翻譯。

現在作為簡單的介紹，將著者的生涯，本書的成立和內容略述如下：

約翰·彼得·愛克爾曼 (Johann Peter Eckermann) 在本書的緒言裏載有詳細的自傳。他於一七九二年生於漢堡東南的留納堡 (Lueneburg) 的小邑文森 (Winsen)。父親是貧窮的小販，母親是個織工。他小時爲人牧牛，連受小學教育的機會都沒有。十四歲時爲鄉里的有力者所賞識，得與上流社會的子弟同習法文、拉丁文、音樂等；十六歲受堅信禮後，做某司法官的書記生，其後四年間轉轉服務於兩三個官廳；一八一三年做志願兵而參加自由戰爭，翌年歸鄉。從軍中得欣賞荷蘭的名畫的機會，打算做個畫家，而爲才能和境遇所不許；乃入漢諾威邦的陸軍部任事，生活得以安定。但好學心切，二十五歲進漢諾威高級中學，學習古語；又得二三保護者的援助，一八二〇年進格丁根大學，學法律。

他以前從軍中讀了愛國詩德 沃陀爾·克爾納爾 (Theodor Koerner) 的詩集琴與劍，被喚起了作詩的興味，因更博覽德國種種的文學的傑作，尤耽讀哥德的作品。在格丁根求學數年之後，對於法律的研究漸漸生厭，乃決心以文筆立身。一八二二年三十歲時離開格丁根，僑居漢諾威郊外，著文學論，尤其是關於哥德 (Beitrag zur Poesie mit besonderer Hinweisung auf Goethe)。他以前曾經以處女詩集贈與他素所欽敬的哥德，此次爲了這種新著的出版，希望由哥德介紹於有名的出版家科達 (Cotta) 印行，因此於一八二三年五月末冒暑徒步到魏瑪，訪問哥德。哥德非常歡迎他，留他住在魏瑪。他以後就成爲哥德的門人和祕書，直至一八三二年哥德逝世爲止，幾乎常在哥德的身邊。

哥德曾經說過：「他是個溫雅，敏感，明達的人。」又說：「精神極其純潔正直的他，天天在增廣知識和

眼界，對於我的事情都很感興味而鼓勵我，無論何時，我總覺得是個難得的人。」老耄的哥德能够完成了詩和真實以及浮士德，也多賴愛克爾曼贊助鼓勵的。

愛克爾曼，如同前面已經說過，不是富於創作力的怎麼偉大的天才，而是較為被動的謙虛溫和的文士。他勤勉好學，而有玩弓箭和養小鳥等等多方面的嗜好。我們在與哥德的談話裏可以看出：他有了如何善於領會體味別人的無論什麼高深的言論的特異的才能。

他在哥德死後，還在魏瑪爾住了二十餘年，一八五四年逝世，享年六十二。

如同他自己在兩篇序文裏說明，他把和哥德親近的九年之間的哥德的言行隨時精細地記述，雖然其中——尤其是第三卷，有些是依不甚確實的記憶而補充，或把好幾次聽過的話湊合而成的，但無不是虛心忠實的敘述。哥德自己也閱讀了一部分的稿子，說是「很好」並且囑他於他死後發表此書。

又他的序文裏也有說明：第三卷之中有一部分是用以後的一位大公爵卡爾·亞歷山大的師傅秘萊的記錄補充的。

一八三六年由萊比錫的勃洛克蓋斯 (Blockhaus) 書店刊行一八二三至一八三二年之間與哥德的談話上下兩卷，一八四三年出了補遺一卷。

愛克爾曼說：「我想，這種對話之中不但有關於人生、藝術和科學的許多說明和許多貴重的教訓，而且這樣的日常生活的素描對於人們已經從哥德的種種作品而想像着的面容的調整上會特別有所貢獻。」

獻罷。

「又在另一方面，我並不以為內面的哥德就此被充分地表現着。有人把這個偉人比做隨不同的方向而放不同的色彩的多方面的金剛石，是極妥當的。所以如同他因處境的不同和相對的人的不同而顯得不同那樣，我在我的場合，不妨極謙遜地說這是我的哥德罷……」這些話裏流露着著者的寫作的主意和純情。

哥德是莎士比亞般多方面的活動的偉人，他精敏地觀察，深刻地思想，剛毅的行動，腓德地進取，將修養所得的非常豐富的經驗雄渾地表現為具有完美高雅的形式的詩文；因此他的作品，彷彿大自然一般宏遠深廣繁複，讀者與之相接，只驚歎其如萬彙在其中生息爭競而演行着無窮的變化那樣光華絢爛，而不能窺測其被如何運心締造而成的經歷。此書以圓熟期的晚年的哥德的閒適的日常生活為背景，敘述他的過去和現在的動靜，思想，感情，應事接物的態度，關於人生，科學，藝術，政治，宗教等的見解，以及許多作品的成立和內容，使吾人明白他的時代的情形，他從各方面受了如何的影響，形成了怎樣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他的思想如何演變，他如何始終不懈地刻苦進取，他有了如何的優點或缺點，精神上有了如何的矛盾和煩悶，他的作品是由如何的快樂和辛酸的經驗而寫成的。因此此書不僅使讀者由哥德受到知識和思想上的教益。而且彷彿和哥德晤談，直接與其感情相接觸，而察知其內面的生活。所以此書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引人入勝的魔力。

但原書是數十萬言的鉅著，其中含有現今已被忘卻的人物，書籍的批評，色彩學等的過於詳細的說明，或太偏於專門的乏味的冗長的談話等等，對於一般的讀者，不免過於煩累；一九一二年柏林的弗利茲·海特爾（Fritz Heidel）書店的書友叢書之第三種格爾哈爾特·梅列安（Gerhardt Merian）氏所編成的選本，簡單而扼要，本譯文便是依據這種選本譯成的。

譯者識

一九三六，三五，於青島。

著者的序

關於第一卷和第二卷

這種和哥德的對話集，大部分是從我想把我以為有價值或以為珍異的經驗記下來而理解之的那種天生的傾向而生出來的。

加之，不論我在和這位偉人初會的時候和在與他共同過了幾年之後，我都不時需要教益。因此我想為我的將來保存計，喜歡把他所說的話的旨趣記了下來。

可是我想起在九年之間使我欣幸的他的言語之豐富，想起現在從其中所寫成了的分量之微少，我覺得我像是個要想把潤爽的春雨收集在張開的兩手裏，卻把大部分從指間漏了的小孩子一樣。

然而世人常言道「書有書的命運」，這句話可以適用於書的成立及其後向廣大的世界裏的出現；同樣地也可以用這句話來論這本書的成立罷。常常因為星運不好，生病，事務和日常生活的種種煩累，連一行都寫不成而過了幾個月的事情也有過。然而星運好起來，健康，閒暇和要寫的心境湊合而再能愉快地進展的事情也有過。又在長久的同居之間那裏會不時有些無意味的事情的呢？又那裏會有常能將

「現在」適當地評價的人呢？我說這樣的話，是尤其要爲了如果讀者喜歡依時日的先後而讀下去的時候會發見的許多顯明的罅隙而道歉的緣故。在這樣的罅隙之中有許多被遺漏了的有益的東西，尤其是哥德關於他的廣大的範圍中的朋友們和關於種種的現存的作家們的作品所說過的許多有益的話——雖然同樣的別的話是被記錄着。但如同已經說過，書籍就是在其成立之間就已經有它們的命運的。

可是我爲了我在這兩卷裏得整理寫成了的，大概可看做我的生涯的裝飾的東西而誠摯地感謝上帝。不但如此，我甚且頗自信：世人也會感謝我的記錄罷。

我想：這種對話之中不但有關於人生、藝術和科學的許多說明和許多貴重的教訓，而且這樣的日常生活的直接的素描對於人們已由哥德的種種作品而想像着他的他的面容的調整上會特別有所貢獻罷。但在另一方面，我並不以爲內面的哥德就此被充分地表現着。有人把這個偉人比做隨不同的方向而放不同的色彩的多面的金剛石，是極妥當的。所以如同他因處境的不同和相對的人的不同而顯得不那樣，我在我的場合，不妨極謙遜地說這是我的哥德罷。

這句話，不但可以用以說他對如何顯現，尤其可以用以說我能把他如何地理解和再現了的事罷。在這樣的場合是有反射起來的。又在通過他人之中的時候，另一人的特殊的形態不被失去，別種東西不混入其中那樣的事情是極稀少的。勞豪 (Rauch)，陶厄 (Dawe)，石提勒 (Stier)，達維特 (David) 的哥德的肖像都是極真實的；但多少總帶着作畫的個人的特色的。關於具體的東西既然也可這樣說，那麼關於不

能捉摸的，難以接觸的東西便尤其是可以這樣說罷！可是我想：在我的場合，無論是怎樣，凡是或由知力，或由與哥德的個人的交際，而能判斷這個對象的人，總不會忽視我的務求忠實的努力罷。

在這樣大部分關於對象的看法的豫告之後，關於作品的內容，我還想在這裏說如下的話。

真理這種東西，就是關於個體的對象，也決不是微小的，狹窄的，被限制的東西。相反地，即使是單純的東西，也同時是擴大的東西，正如同深廣的自然法則的多樣的呈現那樣，不容易表現得盡的。這不論用肯定，或將肯定與肯定重疊，或有肯定和否定，都不能表明，卻要合用此等一切纔能達到類似的東西的；何況是真理本身呢？

試舉一例：哥德論詩的種種談話，常常有偏頗的，甚至於常常有顯然的矛盾的面容。有時尊重世間所給與的題材，有時卻尊重詩人的內心。有時注重題材，有時注重運用的方法。有時重視完成了的形式，有時全然輕視形式而重視精神。

不過這樣的一切肯定和否定，都是真理的一面，相合而表現本質，趨近真理本身。因此，我慎重注意，在這樣的場合和在與此類似的場合，因動機不同以及年月時間的不同而顯現的，這樣的一見相反的話也記述在書裏了。我在這種場合，一概委之於不爲個個的東西所迷誤，着眼於全體，而能把一切都妥當地整理溶和的有教養的讀者的判斷和理解力。

又讀者大概會遇見一見好像是瑣事的許多事情罷。但如果仔細觀察，而察覺了這樣的瑣事，也往往

含有重要的事情，又常常成爲以後出來的事情的基礎，或是有益於向性格描寫附加一筆的，那麼即使不被尊重，也會承認是不可缺少的東西的罷。

我就此向這種我長久寵愛的書告別而送它入世間去，希望它前途順適，能鼓舞推廣許多善事。

一八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魏瑪爾

約翰·彼得·愛克爾曼

第三卷的序

我在眼前看見這種久經約定的我的哥德對話錄的第三卷終於完成了，深深感覺到戰勝了巨大的障礙的欣喜。

我的立場是很困難的。好像是不能藉今日吹着的風行船，而不得不非常堅忍地幾星期或幾個月等候往時吹過那樣的順風。幸虧寫成最初兩卷的時候，可說是趁着順風走的。因為當時剛纔聽過的話還在耳裏響着，被和那位可驚的人的直接交際所感奮，因此似乎乘着翅膀而被運到了目的地似的。

可是在那種聲音已經消逝了好多年，那種親自接近的喜悅也遙遠地離開了的今日，只在靜思默想而歷歷地想起過去的時候，只在過去開始復活，他的偉大的思想和偉大的人格的面容，雖然遠遠地，卻顯明地和浴着中午的太陽的山脈一般浮現在我的眼前的時候，纔能夠得到那種急切需要的感激。

這樣地，從接近那位偉人的喜悅生起了我的感奮，他的思想的連續和言語都一一和昨天的東西似地歷歷甦生了。活的哥德再在那邊顯現了。他的特異的無比地可愛的聲音再在我的耳裏響了。晚上穿了燕尾服，佩了勳章，浴着他的房間裏的明亮的燈光，雜在會衆之間嬉笑歡談的他，我又在面前看到了。或者是在某一個晴爽的日子，他穿了褐色的上衣，戴了青色的布帽，膝上蓋了淡鼠色的氈子，和我並坐在馬車

裏。他的面龐是和新鮮的空氣似地被陽光曬成了健康的顏色。他的才氣煥發的談話威壓了車輪的嘈音而向外流出。或者是在晚上，我被引進幽靜的被燭光照着的他的書齋裏去。他穿着絨布的睡衣，以往時快樂的日子那樣的安閒的神情和我向桌對坐。我們談論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向我披瀝心裏的最高貴的種種，我的精神觸到他的精神而燃燒起來了。我們兩人相互之間是極雍睦而相融洽。他過桌上伸過手來，我握了他的手。其後我似乎舉起了旁邊的滿滿的杯子，越過酒而凝視他的眼睛，默祝他的健康而乾杯。

這樣地，我和他宛如活人一般地交際，他的話再和以前那樣響着了。

不過我們雖然回想逝去了的戀人，這往往也被實生活的喧騷所妨礙，幾星期幾個月之間不過一忽兒。又覺得逝去了的戀人宛如復活了那樣的快樂的默想的瞬間是不甚多的。這樣的事情是人生的常態，我對哥德的關係也是這樣。

往往我的心神被日常生活所煩擾，對於他變成無感覺的樣子，又他也不向我的精神說什麼話而好幾個月過去了。又來了我的心情裏不生芽不開花的荒懈的幾星期或幾個月。那時候不得不堅忍地無爲地過日子。這是因爲寫不得什麼好東西的緣故。我不得不等待「過去」在我的心裏歷歷地浮現，在我的心裏有足以爲哥德的思想 and 感情回來寄居的佳寓那樣高廣的精神力和感官的寬裕。這是因爲我作爲對象的是一個偉人，若有所毀損是不行的。要使描寫正確，可不要他是個有極溫閑的心情和有清澈的有力的精神，具有高雅的人格的那樣威嚴而出來——而這決不是容易的事啊！

他和我的關係是一種特異的，非常微妙的。這是弟子對於師長的，子對於父的，教養貧乏者對於教養豐富者的關係，他把我引入於他的世界裏，使我參與高貴的生活的精神的和肉體的歡愉。我常常在一星期中只在晚上訪候他一次；也常常幾乎每天訪候他，在白天或與多數會衆一同，或只二人相對吃飯。

他的談話是和他的作品一樣地色樣繁多。他常是同一人，也常是另一人。他或被偉大的理念所充滿，語言豐多無盡地湧出。他的話往往和滿開的春天的花園似的。在那樣的時候，觀者是被異樣的華美所幻惑，連一個花環都不會想做。反之，他好像精神上蒙着煙霧那樣地沈靜寡言的時候也有。不但如此，他好像充滿了冰也似的好像烈風在冷冽的霜雪的原野吹颯似的時候也有呢。又有時遇見他，他彷彿是林中的歌唱者一齊從樹叢或籬笆向我們傳送歡聲，杜鵑在青空中啼着飛過，小溪在開花的原野裏潺緩地流去，那樣晴朗的夏天的日子似的。在那樣的時候，他的談話是暢快的。在那樣的時候，在他的旁邊是可喜的，聽他說話，覺得心神曠逸。

冬天和夏天，老年和青春，似乎在他的心裏常在鬭爭，常在循環似的。但在七八十歲的時期的他，青春常常回復勢力，極少如上述的秋冬的日子，是值得驚歎的。

他的自制力是偉大的。而且這種自制力形成了他的天性的主要的特質。他的克己是使他自由地運用材料，使他給他的一切的作品以那樣可驚的藝術的完成(Kunst Vollendung)的那種高貴的審慎(Besonnenheit)的姊妹。正惟因為這種性質，他不論在許多著述裏和在許多談話裏，都常常拘謹而多顧

慮。可是湊巧地一遇有更有力的魔力在他心裏發動，那種自制力離棄了他的時候，他的談話便和從高處奔瀉的溪流似地滔滔不停地連續。在那樣的時機，他說出了心中最大最善的東西。又他的舊友說他所說的話勝過他所寫的話，這大概由那樣的瞬間而可理解的罷。馬蒙德爾 (Marmontel) 論迪特羅 (Diderot) 說：只憑著述而理解迪特羅的人是一知半解的人；迪特羅在說話起勁的時候，卻是無人可及，使人迷醉的。如果在這些對話裏可算是從那樣的欣幸的瞬間收得了許多東西，那麼我以為其中的好些地方有了哥德的人格的一種——一種是對於我的，一種是對於一個年青的朋友的——反映着的這種事情似乎有益於此事不少。

懷自由思想的民政論者日內瓦的秘萊 (Bret) 氏一八二二年被招聘到魏瑪爾來做大公爵的師傅，從那年起至哥德逝世的那年為止同樣地和哥德親密地交際。他常常在哥德家裏吃飯，又常常被邀請參加哥德家裏的夜會。而且他的自然科學上的見識給了他們兩人以許多接觸點，他們互相作長久的交際。高明的植物學者秘萊整理了哥德的結晶體，而他的植物學上的見識使他能夠把哥德的植物形態論譯成法文，因此大大地把此書推廣於世間。又因為他服務於宮廷的緣故常常和哥德接近，或偕了公子殿下，或受了大公爵或大公爵夫人的委託而訪問哥德。

秘萊把這樣的親密的接觸都時時記入於日記裏，又數年前懇切地把從其中編集了的小小的草稿交給我，而且說我可以把最好最有興味的東西依年代先後編入我的第三卷裏。

這種用法文寫的記錄，隨着著者的多忙的生活的容許，或是詳細，或是粗雜而有所遺漏。但通覽他的草稿，沒有一個問題不是哥德和我之間重覆地詳論過的，所以我自己的日記正適於補充抄萊之所記者，填塞漏孔，詳示原來往往只是暗示的東西。但把抄萊的草稿作為基礎或多多地利用了的對話，一概都於日子上加米印以表明之——最初的二年間尤其如此。這是爲了要把只是我自己的，除了少量以外從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二九年的全部以及一八三〇年的大部分的記述區別出來的緣故。

此外我只希望這種我長久寵愛的第三卷能和最初的兩卷一樣博得讚譽。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於魏瑪爾

約翰·彼得·愛克爾曼

哥德對話錄

一八二三年

一八二三年六月十日 星期二 在魏瑪爾

我在數日前到了此地；今天初次訪問哥德。我非常懇切地接待我，他給我的印象，是使我把這一天當做我生平最幸福的日子之一的那樣。昨天我遣人去問明的時候，他說定今天正午十二點鐘我可去見他。我就在預定的時刻去，看見僕人已經在等我，預備領我上去。

屋子的內部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印象；一切雖不光耀，卻都很高雅而質素。又立在梯旁的種種古代雕像的模型表示着哥德對於造形美術及古代希臘的特殊的嗜好。我看見了許多在樓下忙碌地來去的婦人，也看見了渥蒂列（Outille）的秀美的兒子中的一人，他親暱地走近我，用大的眼睛看住我。

我稍稍向四周看了一回之後，就同很喜歡說話的僕人登梯到樓上去。他開了一個房間，我跨過了寫在門檻上作為歡迎的佳兆的 Salve 的字樣。他領我穿過這個房間，開了較廣大的第二個，請我在那裏稍待，他則去向主人通知我來了。這房間裏的空氣很涼快；地板上鋪着地毯，又很爽適地置有一張紅的長椅

和若干同色的椅子；就在其旁邊擺着一架鋼琴，而在壁上則見有大小不同的各種素描和油畫。

從對面的開着的門可以看見更在裏面的一個房間，同樣用圖畫裝飾着。僕人是穿過那個房間而去通知我來了的。

第一次會
見哥德

不多時哥德就來了，穿着青的上衣和短靴，好一個崇高的姿體！印象是駭人的。但他立即用很懇切的語除去了任何拘束。我們在沙發上坐下。我見了他，在他的身邊，覺得昏亂似地歡喜，幾乎說不出話來。

他立即開始說我的原稿。『我剛在讀你的原稿，』他說，『我讀了整個上午；它無須什麼推薦，因為它自己會推薦的。』接着他稱讚敘述的明晰，思想的流暢，說一切都築在安好的基礎上而且是想得透切。『我當即把它寄去，』他再說，『今天就用騎馬郵遞寄封信於科達（Cotta），明天用郵車把小包寄去。』我用說話和目光感謝他。

其後我們談到我此後的旅行。我對他說，我原來的目的是萊茵河地方，我想在那邊住在適當的地方，寫點新的東西。現在卻想先從這裏到葉那（Jena）去，因為要在那裏等科達氏的回信。

哥德問我，我在葉那是否已經有熟人；我回答說，我希望能夠接近馮·克內伯爾（Von Knebel），他就應允給我一封信帶去，以期我能受更好的歡待。

『那麼你好好兒去，』他說，『如果你在葉那，我們是在相近的地方，可以來往，若有事情，也可以通信。』我們以安適而親愛的心神同坐了好久。我和他促膝而談，看着他而忘了談話，儘是看個不厭。他的臉

是強勁，棕色而多皺紋，每條皺紋都充滿着表情。而且在任何處都有着這樣的篤實，剛毅，這樣的安靜和偉大！他徐緩而寬舒地說話，聽他講話，彷彿是一個年老的帝王在講一般。仔細看他，他是在自身中安定着，而超越乎褒貶之上。我在他身邊，覺得莫可名狀地舒適，我感到安心，如同經過許多辛苦和長久的期望之後而終能如願以償的人所感到的那樣。

他然後說到我的信，說我說的那句話很對，即「若能將一件事明快地處理的人，也能是有用於其他的許多事情的。」

「世間的事情變成怎樣，是不能知道的，」他說；「我有許多好朋友在柏林，我因此近來就想到你。」他這麼說着，怡然地微笑。他提醒我，我這幾天在魏瑪爾還應該看些什麼，說他將請秘書克羅伊忒（Krauter）氏領導我，說我尤其不可不去看劇場。他又問我住在那裏，說他還想見我一次，將在適當的時候差人來。

我們誠懇地辭別；我覺得很快活，因為他的每句話裏都含着厚誼，我覺得他對我是很有好意的。

一八二三年六月十一日 星期三

今晨我又接到了哥德的請簡，而且是他親筆寫了的卡片。於是我就再在他那裏過了一小時。我看他

今天的樣子完全和昨天不同，對於任何事情都和青年一般地爽利而堅決。

他向着我進來的時候，帶了兩本厚的書來。『你這樣匆急地就去是很可惜的，』他說：『我們再互相接近些定是更好罷。我希望再多見你和你談談。但因為一般的事情範圍過廣，所以我就想到了某種特殊的事情，我以為這是作爲媒介物可以用作結合點或話題的。這兩冊書是一七七二年及一七七三年的蘭克福學術彙報 (Frankfurter Gelehrten Anzeigen)，我當時所寫的短批評文 (Rezensionen) 差不多都載在這裏而它們都未被署名；但因為你是熟悉我的筆致和思想的傾向的，你必定能够從其餘的文章中尋得出來的。我希望你把我這些青年時代的作品仔細研究一下，對我說你的意見怎樣，我很想知道那是否值得載在我將來的著作集中。這些文章在我是隔得太遠，我不能加以判斷。你們年青人一定知道它們對你們是否有價值，從現代的文壇的立場看來它們還有多少用處。我已經叫人謄了抄本，我以後交給你，以便和原文比較。在不久將審慎地編成印刷原稿的時候，想就會明白：在不損害全體的特色的範圍內於若干地方稍稍刪去或加以訂正是否妥當。』

我回答他說，我很願意負責試行這些事情，而且除了能完全照他的意思做成以外，別無所望。

『你着手做去，』他答道，『你就會知道你對於此事是完全勝任的；事情定能順利地進行罷。』

他告知我，想在大約一星期之後出發到瑪利恩巴特 (Marienbad) 去，而且說我如果能够到那時為止還在魏瑪爾，庶幾我們在這時期之內常常會見，談天，更相親近，那是他所很欣悅的。

愛氏擬住
葉那

「我也希望，」他接着說，「你在葉那不僅住幾天或幾星期而整個夏季定住在那裏，直到我於初秋從瑪利恩巴特回來為止。我昨天已經爲着住所及其他事項寫了信，以期你一切都覺便利而舒適。」

「你在那邊，將會見有多種可供你今後的研究用的資料和參考書，也能够同很有教養的人們相交；那個地方也很不單調，你可以有五十條不同的散步的道路，而且每條都是愉快，幾乎都是適於不受紛擾的冥想的。你也會有餘暇和機會在這期間爲自己寫點新的東西，同時也幫助我的事業。」

我對於這樣誠懇的忠告覺得毫無不滿，就欣然地統統承認了。當我告辭的時候，他來得尤其懇切。他又決定了後天再會細談。

一八二三年九月十五日 星期一 在葉那

哥德是從瑪利恩巴特安然回來了，但是因爲他所住的此地的別莊不給他以所需的舒適，大約將在此地只住幾天。他是那麼健康，能步行幾里遠的路，看他的樣子，真令人欣悅。

我們在互相歡欣地問詢之後，哥德就開始說我的事情。

「我向你簡捷地說，」他開始說，「我希望你這個冬天同我住在魏瑪爾。」這是他最初的話，然後他再詳細地說：「你在文學和批評上是很優秀的，你在其中有着天分；這是你的職業，你須以此扶植自己，而

勸愛氏住
在魏瑪爾
並且從事
於文學和
批評

且不久就能够有優異的建樹。但是還有許多原不屬於專門而你也必須知道的事物。最要緊的是你不可在那上面費了太多的工夫，而須快地做完。請你這個冬天住在魏瑪爾試行，你將會驚異，你在明年復活節時已經進步了多少。我的手裏有着最好的參考資料，我可以把任何事物的最好的給你。然後你可以終身基礎穩固，悠遊寬適，而能够隨處有自信地走去。」

我很喜歡這些忠告，而且說我將完全信從他的意見和希望。

「我將爲你覓一所在我近邊的房屋，」他繼續說：「你在這整個冬天不會有無意義的瞬間。在魏瑪爾還聚着很多好東西，你會漸漸在上流階級中看到可以比得上任何大都會的最好者那樣的交際社會。有許多極優秀的人物和我有着親密的交際，你將漸漸和他們熟識，和他們的交際將會於你非常有益。」

哥德和我說了許多出名的人名，簡單地陳述各人的特長。

「你在那裏，」他往下說，「能於如此小的地方而見到許多好的東西呢？我們又有精良的圖書館和一個比諸其他德國都市的最好者毫無遜色的劇場。我所以再重複說：請你和我們同住，不僅在這個冬天，而且請將魏瑪爾選作終身的住所。這個都市的門和街道是通達於世界的各端的。在夏天則你可以旅行，漸漸可以看見你想看的東西。我從五十年以來住在魏瑪爾，而何曾有不能去的地方呢！但我總喜歡回到魏瑪爾來。」

我看見哥德在近旁，再聽見他說話，我覺得對他心誠悅服。我只要能佔有哥德，其餘的事一概都可

隨便！我因此向他重複地說，凡他考慮我的特殊的境遇而以為是妥當的事，我都喜歡做的。

一八二三年九月十八日 星期四 在葉那

論不要輕
易企圖大
著作而應
該敏感地
寫隨時的
感觸

昨天早晨，在哥德出發到魏瑪爾去之前，在他身邊過了一個多鐘頭，非常快樂。當時他說了非常重要的話，那是對於我非常貴重的，有益於我的一生的話。德國的一切青年詩人都應該知道這種事情，因為這於他們必定也很有益的。

他問我這個夏天有沒有做詩，就此開始談話。我回答說：我做過兩三篇，但就大體而論，不能有作詩所需要的悠閑的心境。「你不要寫什麼大著作，」他接着說，「就是優秀的人也因此而苦惱的。有最豐富才能，作最真摯的努力的人們也都如此。我也因此而苦悶過，我知道這於我有了如何的害處。可有不因此而成了泡影的事嗎？倘使我只寫了我很能夠寫的東西，那麼必定經過寫了不止一百冊罷。」

「現在」是要求被作為現在的權利的。每天因思想和感情而向詩人心裏迫來的東西，必定要求被表現出來，而且非被表現出來不可。可是如果打算寫大作品，那麼任何東西都不能在其旁邊生長，其他的一切思想都被驅逐了。那時候生活本身的寬裕也失去了。要把唯一的大的全體在心裏安排完成，不知需要多少精神的緊張和耗費。又要把它流暢地適當地表現出來，那是需要如何的幽靜的，不受妨礙的生活。

狀態的呀？倘使全體把握得錯誤的時候，那麼一切努力就都枉然了。又若處理非常廣大的對象的時候，要是不精通材料的個個的部分，全體就成爲在許多地方有缺點的東西而被非難了。那麼從所有的一切對於詩人不會有對於他的非常的努力和專誠的稱讚和喜悅，而只會有不愉快和精力衰弱生出來的。反之，詩人若每天抓住現在，只把呈現於眼前的東西時常以清新的心境處理之，那麼無論何時，定能作成很好的作品，即使偶爾失敗，也不會有什麼損失的。

「在克尼希斯堡 (Koenigsberg) 有個叫做奧格斯特·哈根 (August Hagen) 的人，是很有才能的人物。你讀過他的渥爾夫利特與黎塞那 (Otfried und Lisena)嗎？裏邊有寫得再好不過的幾節。波羅的海的光景及那地方的其他特點的描寫都是很精巧的。然而只不過有若干節是美妙而已；作爲全體是不能使誰滿意的。可是他爲了這個不知費了如何的心機和氣力，他因此幾乎耗盡了精力。現在他造成了一個悲劇！」

哥德這樣說，微笑而沉默了一會。我開口說：「你是藝術和古代裏曾經勸告過哈根運用小的題材罷？」「是的，」哥德回答說，「我曾經勸告過他；可是誰肯聽我們老人所說的話呢？誰都以爲自己最爲明白。因此許多人失敗，因此許多人不得不長久迷誤。但是現在再不是仍然迷誤的時候了。我們老人是爲此而生存了的。你們那樣的年輕人若再重複同樣的事情，那麼我們曾經迷誤和摸索過的事有什麼好處呢？如果這樣，我們是決不會進步的罷！我們老人的錯誤是要請寬恕的，因爲我們不會有平坦的道路。但是晚

論青年應
該避免前
人所犯過
的錯誤

論小題材
的利用和
即興詩

生的人——不可不望其做在此以上的事情——不要再迷誤和摸索，而應當利用老人的忠言，立時向正路前進。用那種以為總有一天會達到目標的那樣的走法是不够的。必須是一步一步都是目標，一步有一步的價值纔好。

「請記着這番話而看看你體驗的結果如何，實在我並非爲你擔憂；不過你因了我的這種忠告，想能快快地通過不適合於你的現在的立場的一個時期罷。如同剛纔說過，請常常只用小的題材，只用每天呈現於眼前的事情迅速運用，那麼大概可以成功很好的東西，每天會得到快樂吧。請先把它在年鑑或雜誌上發表。但不要應順別人的請求，而請常依你自己所想而創作。」

「世間是廣闊而豐富，人生是複雜的，所以決不會苦於沒有做詩的感興的。不過詩都不可不是即興詩（Gelegenheitsgedicht）；這就是說，現實應該供給詩的誘因和材料。就是特殊的事情，一經詩人應用，就成爲普遍的有詩趣的東西了。我的詩都是即興詩，從現實受到暗示，以現實爲基礎的。我不尊重憑空虛構的詩。」

「不應該說現實裏沒有詩的興味。爲什麼呢？因爲詩人之所以爲詩人，是正在於他有能够從平凡的對象引出有興趣的方面來那樣的才氣的。現實定會供給動機，表現點和核心，然而由此造成美好的生動的全體，那是詩人的任務。你知道那個所謂自然詩人傅倫石坦因（Fuenstein）罷。他做了詠酵母花的詩，做得再好沒有了。我現在勸他做詠工人的詩，尤其是詠織工的詩，必定能够做出好詩來罷。因爲他從青年

時代起就在這樣的人中間過活，熟悉這樣的題材的，他必定能夠自由地運用題材罷。應用小事件的利益就在這裏，只要選用很熟悉而能自由安排的題材就好了，而且也自然會選用的。至於鉅大的文學作品，那不能如此了。那時候是不能隨便迴避的，凡與全體有關係的，與編入在計劃中的，一切都應該加以描寫，而且要真實精確地描寫出來。可是年輕人的見識大概還是偏頗的，而長篇鉅著卻需要非常的博識，所以往往因此而失敗。」

論大著作
的困難

我和哥德說，我要做詠四季的一篇長詩。想把各階級的職業和娛樂都用進去。「這正和我剛纔說過的情形一樣，」哥德說，「有許多事物你或許可以寫得很好，而未曾充分研究和不熟悉的事物卻不容易寫得出色。即使寫漁夫是成功，而寫獵夫卻或許失敗。若在全體中的什麼地方失敗，則部分無論寫得多麼巧妙，大體總是有瑕疵的東西，卻沒有寫成了完美的作品。不如請你把你儘能處理的個個的部分單獨地分開來寫，那麼定可寫成很好的作品的。」

「尤其是勸你不要想寫鉅大的獨創的作品。因為你對於事物要發表見解，而見解這種東西，在青年時代是少有成熟的。並且人物和見解會各成爲詩人的片面而離開詩人，因此奪去他的未來的創作裏的豐富。又爲了苦心經營，爲了內部的調整，不知要消耗多少工夫。而且即使我們把作品裏的任何部分都寫得很好，也不會有人因此而感謝我們的。」

「反之，如其應用被機會所賦與的材料，則情形全然不同，而且更加容易。事實和人物被供給了，詩人

只要使全體生動就好了。並且自身的豐富儘能保持着，只要把自己的東西稍稍添加一些就好了。時間和氣力的損失也少得多，因為所費的只是整理經營的苦心而已。是的，我甚且勸你用已經被寫成了的題材。伊斐格尼 (Iphigénie) 不是已被寫了多少次數了嗎？但都是不同的；因為各人都是照自己的方法觀察和描寫的。

「但是，請你現在暫且擱開鉅大的著作。你以前是充分地努力了，現在已經可以寬舒一點過日子了。在這時機，從事於小題材的改作恰是最妥當的辦法。」

我們說着這樣的話，在室內踱來踱去。我祇是點頭，因為我深切地感到他的每句話的真實。我每走一步，都覺得更輕爽，更快活一些。因為我很想誠實地說出來：以前不能弄明白的種種的大計劃是我很累贅的重負。如今我把這樣的東西拋棄了。我想等到我藉世間的研究漸漸精通材料的個個的部分，有一天能夠把題材一部分一部分地愉快地拿來描寫為止擱開它們。

我覺得聽了哥德的話，比以前聰明，比以前進步了好幾年的程度。深切地感到與大人物相遇的幸福是怎樣的。這種利益是不能估計的。

我在這個冬天想還可學得許多事情罷；就是在他不說什麼特別重要的話的時候，只和他交際，也能得到不知多少利益罷。我覺得就是在他一句話也不說的時候，和他那樣的人的僅僅的接近也似乎有益於修養似的。

一八二三年十月二日 星期四 在魏瑪爾

昨天天氣很好，我從葉那乘馬車到此地來了。我到了之後，哥德作爲在魏瑪爾的歡迎，寄給我一張劇場的預約入場券。

一八二三年十月十四日 星期二

初次出席
於哥德家
裏的茶話
會

今晚我初次出席於哥德家中的大茶會。我是第一個來客，看到幾個開着而互相貫通的燈光輝煌的房間而很愉快。在最裏邊的房裏我看見哥德，他很快活地迎接我。他在黑衣上佩着勳章，很是適當。當時還暫時沒有來客，我們就到那所謂屋頂室裏去，那裏有一張掛在一個紅的長椅上的阿爾陀勃蘭提尼 (Aldobrandini) 家的結婚式的圖畫，尤其吸引我。因爲綠幕被推在旁邊，這幅畫受着充分的光線而顯在我的眼前，我能安靜地觀賞它，很是開心。

「是的，」哥德說，「古人不僅有偉大的意圖，而且使其實現了。我們近代人雖然也有偉大的意圖，但我們很少能夠如同我們所想那樣強勁而活生生地表現出來。」

後來李美爾 (Riemer) 和馬耶爾 (Meyer) 也來了，司法大臣馮·穆勒 (Von Mueller) 以及其他宮庭的貴顯的紳士淑女們也來了。哥德的兒子和媳婦也出來了，我和這兩位在這裏初次認識。房間都漸漸充滿，到處都歡喜熱鬧起來。其中也有幾個漂亮的外國青年，哥德和他們用法語談話。這種集會我很喜歡，大家都暢快而不拘束；大家立坐，戲謔，笑，同這個那個說話，一概都任其所好。我和哥德的公子很熱心地談論數日前演過的胡華爾德 (Houwald) 的肖像 (das Bild)。關於這種戲，我們兩人的意見相同。我喜歡小哥德能以豐富的精神和熱情逐一說明其狀況。

論看戲
也是有益

哥德自己對於來賓很懇切。他忽而對這個說，忽而對那個說，似乎比諸自己多說，還更喜歡聽，喜歡使客人們說。哥德的媳婦常常走來，向他靠近或接吻。我在不久以前同他說過，劇場給我很多的快樂，又因為我不多加思索，而沉湎於戲劇的印象，所以覺得很高興。

哥德和他的媳婦走近我。「這是我的媳婦，」他說；「你們已經認識了嗎？」我們對他說，我們剛纔認識起來。「渥蒂列呀，這位先生是和你一樣的戲迷呢，」他這樣說。我們互相欣幸我們的相同的嗜好。「我的媳婦，」他往下說，「是沒有曠廢一個晚上的。」我回答說：「只要有有趣的好戲在演的時候，那是好的；但若是演着壞戲，那是要稍有耐性的。」「可是不能離席而被強制看和聽壞戲，」哥德說，「倒也是好的。因為痛恨壞的，便更能領悟好的。在讀的時候，是與此不同，如其不合意，就把它丟了；而在劇場卻不得不忍耐。」我贊成他的話，心裏想：老人常會臨機說有意思的話的。

我們於是各自走開而加入於在我們周圍在各室中歡樂高聲地談笑的人們之中去了。哥德走到婦人們那裏去；我則去和李美爾和馬耶爾作伴，他們對我們談了許多意大利的事情。其後參事官石彌特（Schmidt）坐下在大鋼琴之前而奏起裴多芬（Beethoven）的作品來，來賓們似乎都熱心地聽着，有一位才媛接看談了許多關於裴多芬的趣事。這樣弄到十點鐘，這晚上我覺得過得非常快樂。

一八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今晨我被邀請去參加今晚哥德家裏的茶會和音樂會。僕人給我看受邀請的人的名單，知道是非常的盛會。他對我說，有年輕的波蘭女人到了，將以鋼琴奏些什麼罷。我欣然接受了邀請。

其後來了劇場的入場券。今晚要演將棋（Die Schachmaschine），我不知道是怎樣的戲；寓所的主婦非常稱讚，我很想看。而且因為整天精神不好，漸漸覺得與其參加那種文雅的集會，還不如看有趣的喜劇好些。我於傍晚在劇場開演前一小時到哥德家裏去。他家裏已經到處熱鬧；我走過時聽見大廳裏大鋼琴在調音，作為音樂奏演的準備。

我遇見哥德獨自在他的房子裏；他已經穿了禮服，我似乎對他來得湊巧。「請你就在這裏，」他說，「我們可以談談天，等到其餘的人到來為止。」我同哥德在室內來去地走着。過了不久，劇場就成為我們的話

題，我就乘機再說，劇場於我常是新的娛樂的泉源，尤其因為我幾乎可以說沒有看過什麼，所以現在差不多所有的戲都給了我很新鮮的印象。『因此，』我加上說，『今晚府上雖有如此盛大的歡會，我也不知何所適從，頗為煩悶。』

『那末你去看戲罷，』哥德停步，和藹地瞪視我而說道，『請不用客氣！那種好戲今晚你若覺得更為可喜，更為適當，那麼請你去罷。我們家裏雖有音樂，你總可以常常聽到的。』『是的，』我說，『那我就去。』

『好的，』他說，『請你到大約六點鐘為止停在此地，我們還可以談幾句話。』

石達特爾曼 (Stadelmann) 拿了兩枝蠟燭來，擺在哥德的書桌上。哥德請我坐在蠟燭前，說要我讀些東西。他擺在我前面的是什麼呢？那就是他的最新而最得意的詩瑪利恩巴特的哀歌。

我在這裏關於這篇詩的內容必須追敘些事情。哥德此次從上述的溫泉場回來之後，馬上就有一種謠言傳開，說他在那裏認識了一位才貌均優的少女而對她感到熱烈的傾慕。他在溫泉場的並植樹下 (Brunnenallee) 每一聽到她的聲音，他就連忙拿了帽子跑到她那裏去。他沒有荒廢一小時去和她在一起，因此過了若干快樂的日子；其後離別時他非常難過。他在這樣熱情的情況中作成了一首美麗的詩，但它把它看做一種神聖的東西而祕藏不肯示人。我相信這種謠言；因為這個不但與他的豐饒的體力，而且與他的精神的生產力以及他的健全新鮮的感情完全適應。那種詩我早就渴望一讀，但當然躊躇着去向哥德請求此事。因此我不得不讚美現在此詩竟在我眼前了的這個絕好的機會。他把那種詩親筆寫在堅

厚的模造羊皮紙 (Velinpapier) 上，用一條絹帶綴在紅色摩洛哥皮的殼面裏；所以此詩在表面上就表示着：哥德把這種原稿比他的其他一切原稿看得特別貴重。

我讀了詩的內容，非常歡喜，在每行裏都看到外間的謠言之非虛妄的證明。但最初的幾行就顯示着：他們的交際並非此次方纔開始，而是舊交重溫的。這篇詩常以其自己的軸爲中心而迴轉着，似乎常歸還於其出發點。其結尾來得奇妙深刻，非常動人。

我讀完的時候，哥德再走近我，『怎麼樣？』他說，『我給你看了好的東西了罷？』在二三日後我要聽你關於此詩的高見。』哥德用這幾句話拒絕我臨時的批判，我覺得很可喜；因爲印象實在是太新，過去得太快，我不能說出妥當的意見。

哥德和我約定，在安靜的辰光再給我看。這其間劇場開演的時刻到了，我和他誠懇地握手辭別。

將棋大概是很好的戲罷，又大概是演得很好罷；但我似乎不在看戲，心思只馳往哥德那裏。

劇場散場以後從他家裏旁邊走過。一切東西都在燈光中輝耀。我聽見演奏的聲音。後悔不留在那裏。

一八三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今晚在點燈的時候訪問哥德。他非常鮮健而充滿生氣。眼睛反射着燈光而輝耀着。全體的樣子有爽

朗，活潑，似乎很年輕。

他和我在室內踱着，就開始說昨天寄給他的詩的事情。

「你說要在葉那做詠四季的詩，我現在明白你的理由了，」他開始說。「我勸你就從冬季開頭罷。你對於自然物似乎有特殊的感受性和理解力。」

「但關於詩，我有兩句話要說。你要透過現在的立場，必然地要達到藝術的真正高尙的困難的地點，就是不可不成爲能把握個性那樣。你必須勉強做，以期從理念解放出來。你有才能，而且相當進步了，現在非這樣做不可。你新近到第富爾特 (Tiefurt) 去過了。我勸你就用這個做題目罷。等到你明白了那裏的特徵，能够運用一切的 Motiv 爲止，你可再到那裏去三四次觀察觀察。無論如何要不怕辛苦，充分地觀察一切，然後可以描寫。那是值得費力的題材。我自己以前也想寫過的，可是寫不來。我親自見開了那種改變了的狀態，太被拘束了，各種事情太豐富地迫着我。而你呢，作爲外鄉人到那裏去，可請守城人講故事，或只觀看現存的，可注目的，重要的東西都可以的。」

我覺得這顯然是與我相隔很遠的非常困難的課題，但約定了試試看。

哥德說：「我也知道是很難的；但把握和描寫特殊的東西是藝術的真正的生命。」

「而且在描寫類性而覺得滿意的期間內，雖然誰都能模仿我們；可是特殊的東西是不能模仿的。爲什麼呢？因爲別人不經驗到的緣故。」

論描寫對
象的特點

『又不必擔心特殊的東西或許不能吸引別人的注意。一切的性格，不論其是多麼特殊的，凡被描寫的東西，從小石子乃至人，總是具有類性的。因為萬物都屢次重複，只有一次那樣的東西，在世界上是沒有的。』

『到了從事於描寫個性的時候，』哥德繼續說，『所謂文體（Komposition）也就同時開始了。』

這種事情我一時不能領悟，卻自制而不細問他。我想：他的意思大體是說理想和現實的藝術的融和，說在我們的外面的事物和先天地在我們內面的事物的結合的罷。但或許是指別的事情的。他又繼續說：『又每篇詩都得注明寫作的時日。』你心裏想：『這種事情為什麼是那麼重要呢？』詫異地看他。他又加上說：『那麼詩就成為你的境遇的日記；所以決不是無謂的事情。我多年這麼做，很知道這是非常有益的。』

每篇詩注
明時日的
利益

因為已經是劇場演戲的時候了，我向哥德告辭。『你現在到芬蘭去罷！』他從後邊擲揄地說。這是因為馮·魏森都倫（Weissenhurn）夫人的芬蘭的約翰（Johann von Finnland）被演的緣故。

這種戲裏雖然有些地方很好，可是悲痛的地方太多，而且作意也太顯明，所以就全體而論，沒有給我好印象。但最後的一幕卻覺得非常有趣，能挽回觀感。

我看了這種戲記下了如次的備考。詩人平凡地寫出了的人物會在演出的時候成功的；因為戲子是活人，能使這些人物有生命，使其得到一種個性。反之，偉大的詩人巧妙地寫出了的人物，因為已經具有精

細的個性，所以在演出的時候必定失敗。大概與劇中的人物完全一致的戲子是沒有的，能充分抑制自己的個性而演戲的戲子也是極少的。倘使戲子沒有與劇中的人物很相像之處，或戲子沒有全然摒棄自己的個性的能力的時候，就會生出混合物來，人物就失了純粹的性質。因此，在真正偉大的詩人的戲劇裏，只有很少的人物能照原意被演出的。

一八二三年十一月三日 星期一

論應該注
重利那的
情趣

我回答哥德說，我已經感到住在這裏的有益的影響了，成爲漸漸脫卻了以前的觀念的理論的傾向而尊重利那的情境的那樣了。

「不是這樣是不行的，」哥德說，「請你這樣繼續下去，不停地趣重利那。無論怎樣的情境，是的，無論怎樣的利那，都是有無限的價值的；每一利那都是永遠的表現。」

論對象與
表現形式
的關係

談話停頓了一會，我就把話頭轉到第富爾特及其描寫的方法上去了。我說：「這是非常複雜的題材，要給以一貫的形式是很難的。寫做散文似乎最爲容易。」哥德說：「就大體而論，用所謂教授的(Didaktisch)形式可以罷，但這也不能說是完全適當的。把這種材料用韻文寫它，而且應順種種的方面和觀察而用種種的詩的種類和形式寫成十首或十二首短詩想是最妥當罷。那麼全體就會被寫得周到而顯明。」

我覺得這是適當的忠告。

「是的。或者用戲曲的方法來寫，寫一段與園丁的會話不是也可以嗎？若應用這樣的斷片寫法，那麼工作既然容易，材料的種種方面的特徵也能表現得更好。反之，若作為廣大的整個的著作，則必定很難，而且不大會成功好的作品的。」

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十日 星期一

哥德這幾天精神不大好，似乎患重傷風，咳嗽很厲害。雖然是爽利的咳嗽，但是很苦，因為他喘的時候，大概以手按胸邊。

今晚我在劇場開場之前，在他那裏過了半個多鐘頭。他坐是長椅上，背脊埋在墊子裏，說話似乎很辛苦。

談了一回之後，他叫我讀一篇詩，那是現在在編輯中的藝術和古代的下一期裏將發表的東西。他仍舊靜靜地坐着，告知我詩在什麼地方。我拿了燈來，和哥德離開少許，向着書桌而讀詩。

哥德的一
種詠曲的
題材和描
寫法

那篇詩有奇特的特的性質；所以只讀了一遍不能充分理解，而覺得異樣地感動。那是以巴黎亞 (Paris) 的讚美為題目而寫做三部曲的。其中流動着彷彿從另一世界來的那樣的情調。要把題材清楚地想

像是非常困難那樣的描寫法。而且因爲在哥德身邊，親自在旁，我不能潛心體味。哥德有時咳嗽，有時嘆息。因此我的心思被分成兩半：一面讀，一面關心於哥德在旁。因此等到能够有幾分熟悉那種詩爲止，不得不反復讀了好幾回。但愈讀覺得那種詩是傑作，屬於高尚的藝術的階級的。

以後我和哥德討論其題材和寫法。我聽了他幾句暗示的話，覺得許多事情更加明白了。

「寫法實在是非常簡潔，」哥德說，「所以要充分明瞭其意義，非經相當熟讀不可能。連我自己也覺得這是從鋼條鍊成的達馬斯古斯(Damascus)的刀劍似的。不過材料我想了四十年之久，這其間當然有了除去一切不純粹的東西的工夫。」

「這種詩顯現在公衆之前，」我說，「必定有很大的影響罷。」

「唉，公衆嗎？」他嘆息說。

論詩可否
添加說明

「使其能補助公衆的理解的那樣不好嗎？」我說，「如同說明圖畫的時候那樣，添寫以前的事情，以烘托已經寫了的文章，不是可以的嗎？」

「你的話，我不能贊成。」哥德說，「詩和圖畫是不同的。詩已經是用言語寫成的，若再加上言語，就會打消了其他的言語的力量。」

我覺得哥德這番話非常適當地暗示了詩的註釋者常常擱淺的暗礁。但是留心迴避這樣的暗礁，又毫不損害詩的內的生命的美那樣添加少許的說明於詩章是否可能，還仍然是疑問罷。

一八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五

傍晚哥德寄信來叫我去訪他。談話說到劇場，說到瓦倫斯坦將被上演。這就給了談到釋勒(Schiller)的機會。

論釋勒的
哲學的傾
向損害他
的詩文

「我讀釋勒的作品，覺得遇到特殊的情形，」我說，「他的偉大的戲劇的幾場我以真摯的敬愛奉讀，然其後遇到違反自然的真實的地方，我就讀不下去了。就是讀瓦倫斯坦(Wallenstein)也是同樣。我不得不相信，釋勒的哲學的傾向損害了他的詩文；因為他因此而至於把觀念擡得高過一切自然，因此而將一切自然破壞。凡他所想的，不論其與自然一致或相反，他都以為實際會有的。」

「我們看見一位這樣偉大的天才用着於他自己毫無用處的哲學的想法煩累自己，」哥德說，「是很可悲的。洪波爾特(Humboldt)拿來給我看釋勒在作那種哲學思索的無謂的時候寫給他的幾封信。我們可以由此看出，他那時候怎樣因想要把主情文學(Sentimentale Poesie)從醇樸文學(Naive Poesie)完全解放的那種意志而煩惱着。但他找不到主情文字的基礎而感到莫可名狀的惑亂。」

「他似乎以為，」哥德微笑而繼續說，「主情文學就是沒有它所從而生出的醇樸(自然)的基礎也總能存在似的。」

「以某種無意識以及幾乎本能地創作，這不是釋勒的辦法，」哥德往下說，「相反地，他不得不把他所做的任何事物加以反省。所以他晚年的一切作品都是每場和我討論過的。」

「反之，我關於我所懷抱的創作上的計劃是從來不願和別人商量的，就是和釋勒也不會商量過。我大概都默藏在胸中，通常直到作品完成為止沒有人知道的。當我把我的赫爾曼和陀羅特亞（Hermann und Dorothea）告成後給他看時，他很驚異，因為我以前並未有一句話向他提及我懷着如此的計劃。」

「但我很想聽聽，你明天對於瓦倫斯坦將說什麼話！你將會看見偉大的人物；這種戲將會給你以你大概不能想像那樣的印像罷。」

一八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晚間訪問哥德。他坐在靠椅裏，似乎稍稍衰弱。他的最初的問語是問瓦倫斯坦的事。我就向他陳述這戲從舞臺上所給我的印象；他以顯然可見的喜悅聽我說。

瑪利恩的
哀歌

他記着他說過將在適當的時機再給我看他的瑪利恩巴特的哀歌的約言，立起來而擺一枝蠟燭於他的桌上，把那篇詩給我。我再見他在眼前，很開心。他再安靜地坐下，讓我作不受紛擾的觀察。我讀了一回之後，我想向他說關於這詩的一點意見；但我看他似乎睡着。我因此利用這好機會，再三細讀，而體味了一

種稀有的享樂。我覺得一種被精神的道德的尊貴所和緩了的少壯的戀愛的熱情似乎是一般地流貫着這種詩的特徵。總之，我覺得這種詩中所表現着的感情是比我們在哥德的其他詩中所慣常遇到的更爲強烈。我推定這是拜倫的影響，哥德也不加否認。

『這種詩你看它是一種極熱烈的心境的產物，』他加上說：『當我被這種心境拘住的時候，無論犧牲什麼都不願離棄它，但現在則無論化費什麼代價也不願陷於這種狀態了。』

『我從瑪利巴恩特出發而我所體驗了的事情還鮮明活潑地存在心中的時候，我立即就寫成了這篇詩。於清晨八點鐘在第一車站我寫了第一節，如此我在馬車中繼續創作，從一個車站到另一個車站我把在記憶中所追尋着的東西寫下來，到晚上就寫成在紙上了。因此這是一種直接性的，差不多是一氣呵成的東西，這似乎是給全體以良好的影響的。』

『而且同時，』我說，『在全體的風格中有多大的特色，因此它和你的其他隨便那一篇詩都似乎不同。』
『這大概是由於，』他說，『如同人們把一大宗錢對一張紙牌下注一般，我把一切對現在下注，把現在不加誇張而儘可能地使其濃厚的緣故。』

時候到九點鐘了。哥德吩咐我叫石達特爾曼，我就叫他來。

他叫石達特爾曼給他貼了醫生指定的藥膏於胸間。這時候我立在窗邊。我聽見他向石達特爾曼悲歎他的病似乎一點也不好起來，有延長的趨勢。手術完了之後，我還在他身邊過了一會。他也對我說：這兩

兩三夜一點也睡不着，一點也沒有食慾。『這個冬天大概也就這樣過去罷，』他說，『不能做什麼事，不能整理什麼。精神上簡直沒有氣力。』我請他不要只顧想念工作，安慰他說這樣的狀態必定就會過去的。『唉，』哥德說，『我並不焦躁。這樣的狀態，我已經經驗過幾乎是過多了，我已經學會了吃苦和忍耐。』他穿着絨布的睡衣，把氈子裹在膝和腳上。『我全不想上牀去睡，』他說，『就是這樣坐在椅子上過夜罷。無論如何不能好好睡去。』

看看時候已經到了。他親熱地和我握手。我辭別回家。

我到下面的用人室裏去拿大衣的時候，石達特爾曼非常愁悶。他說他因主人的情形而很驚慌憂慮，主人訴說苦楚是不好的徵兆。他的腳近來稍稍發腫，而忽然瘦下去了。他說明天一早去見醫生，說明這種不好的徵候。無論怎樣勸慰他，他仍然憂愁不已。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星期一

今天我被邀請到哥德家去吃飯。進去時，采爾特爾(Nelzer)坐在他的旁邊。他們走了兩三步來，伸手給我。

初見采爾特爾

『這一位是我的朋友采爾特爾先生，』哥德說，『你和他認識認識。我不久要請你到柏林去，那時候

得請他多多的照拂。』——『柏林是很好的地方罷，』我說。『是的，』采爾特爾笑着說，『在那裏可以知道許多事物，但也會記牢無謂的事物咧。』

我們坐下來，談了種種的話。我問了許伯爾特 (Schubart) 的事。『他至少每星期到我這裏來的。』采爾特爾說，『他已經結婚了，但沒有職業；因為在柏林他和言語學者鬧翻了。』

采爾特爾次之問我是否認識英美爾曼 (Immermann)。我說：『名字雖然屢次聽到過，但他的作品卻一篇也沒有讀過。』

『我在閔斯特爾 (Münster) 認識了他。』采爾特爾說，『他是個非常有為的青年。但倘使他的職務閒空一點，能够多寫些作品纔好啦。』哥德也稱讚他的才能。他說：

『看他再發展罷。不知他是否將精鍊他自己的嗜好，在形式上把有名的很好的模範作為他的標準？獨創的努力固然是他的長處，但也容易使他迷誤。』

小華爾特爾 (Walter) 跑來了。他同采爾特爾和祖父任意地談話。『你一來了，什麼話都糟了。頑皮的傢伙。』哥德說。但他愛那個孩子，什麼都聽任他。

哥德夫人和烏爾列克 (Ulrike) 小姐進來了。又哥德的公子穿了制服佩了劍來了，因為要進宮裏去。我們就桌吃飯。烏爾列克 小姐和采爾特爾 尤其快活，吃飯時互相笑謔。采爾特爾 的人品，和他同席，都使我覺得愉快。他是快活而健強的人，時常依順剎那的感興，決不會缺少應時的話。同時也很懇切，爽朗。無所顧

忌地想到的事情，無論什麼都說，有時甚至於說粗野的話。他的舒暢自在的態度會傳給別人，所以在他的旁邊拘拘束束的情態都就沒有了。我心裏想和他同伴些時候，以爲對於我定會有好處的。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四日 星期四

今晨祕書官克羅伊德爾 (Krauter) 帶了請到哥德家吃飯的請簡來，又通知哥德勸我贈詩歌論於采爾特爾。我依了他的話把這個送到他的寓所去。采爾特爾回贈我英美爾曼的詩集。『我送你這本書，』他說，『可是你看，這是著者送給我的，所以實在是我應該保存的珍貴的紀念物。』

以後我和采爾特爾在飯前經過公園向上魏瑪爾散步。

他在許多地方回憶舊事，說了許多關於釋勒，維蘭 (Wieland) 以及赫爾特爾 (Herdar) 的話。他們是非常親熱的，他把這種事當作他生平優渥的天惠之一。

采爾特爾
論作曲

以後他說了許多關於作曲的話，背誦了好幾首哥德的詩。

『要把某一篇詩作曲的時候，』他說，『我先體味其言語的意義，生動地想像其狀態。還要高聲朗誦，到能够記熟爲止。如此反復吟誦，情調就會自然出來的。』

因風雨不得不從速回來了。我和他同行到哥德的屋前。於是他上哥德的媳婦那裏去了。他想在飯前

和她唱幾首歌。

以後在兩點鐘，我去吃飯。采爾特爾已經坐在哥德旁邊，在意大利的風景銅版畫。哥德的媳婦進來了，我們就向桌邊就坐。烏爾列克小姐今天沒有列席，哥德的兒子也不就坐，只來招呼了一下，到宮裏去了。

用膳中的談話，今天花樣尤多。采爾特爾，哥德都說了種種奇妙的軼話。他們最初的許多話都說明在柏林的他們倆的朋友弗利特列希·奧古斯德·窩爾夫 (Friedrich August Wolf) 的特性。次之，談論尼貝龍根 (Nibelungen)，次之談拜倫爵士和他將要到魏瑪爾來的事情。哥德的媳婦對此尤感興趣。平根 (Bingen) 地方的聖羅虎斯 (Rochus) 祭會尤其是有興趣的話題。此時采爾特爾尤其是想起了兩個美麗的姑娘，她們的可愛的模樣深深留在他的心裏；回想她們，就在現在也似乎使他快樂。以後關於哥德的社交的詩戰爭的幸福談得非常有趣。采爾特爾滔滔地講傷兵和美女的事情，一切都證明這種詩的真實。哥德自己卻說道，這樣的事實無須遠遠去找，什麼都在魏瑪爾親自經驗過。但哥德的媳婦卻起勁地反對。她不贊成說女人是那種「可厭的」詩所描寫的那樣。

這樣今天的吃飯也快樂地告終了。

以後過了一會，只剩哥德和我二人的時候，他問我采爾特爾的事情，說：「你喜歡他嗎？」我說了他的非常和藹可親的特點。哥德說：「最初和他接近的時候，覺得他是魯莽或甚至於粗野的人，但這只是表面。我另外不知道有他那樣同時又是溫柔的人。而且不可忘記他在柏林住了五十多年。據我在各種事情上

看來，柏林大概都是那些暴躁的人聚集着，因此用溫柔的情態去對付是不大行的。如果要混得過去，不可不潑辣，有時要粗野些纔好咧。」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抄萊

「今天我們慶祝太陽的再生！」哥德向我快樂地說，當我今晨走進他的房裏的時候。聽說他每年在冬至前的幾星期總是鬱鬱不樂，常常歎息。

他的媳婦進來告知阿翁，她將出發到柏林去會她的不久將回到那裏的母親。

論年輕人的脾氣

她去了之後，哥德向我說笑，說那種是青年的特徵的想像力是很強的。「我是怎麼年紀大了，所以，」他說，「不會和她反對，也不論知她：不論在柏林或此地纔會見母親，其快樂是一樣的。冬天的旅行是無益而很辛苦的；但這種無謂的事情在青年人往往是以爲非常重要的。總而言之，這是隨便怎樣都可以的。

人往往不得不弄點狂妄的把戲，乃能再暫時活一下子。我在少年時候也是怎麼幹過的，但幸喜能够無恙過來了。」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二 抄萊

論科學家的嫉妒

晚間和哥德只我們二人說了種種的話。他和我說，想把一八九七年的瑞士遊記收在他的全集裏。次

哥德對話錄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

之談到維特，他說此書出版已將十年，他只讀過一次；他的其他著作也是同樣。

我們談論自然科學，尤其是關於某些學者爭發見之先後的那種狹小的氣量。『沒有什麼比諸我的科學上的研究更能使我認識人性。我費了許多犧牲，受了很多苦惱；但我得了這種經驗卻是可喜的。』

『在科學界中，』我擡言道，『似乎人們的利己主義以特殊的樣式被刺激起來；這種利己主義一經發動，則性格的一切成分往往就立即顯露出來。』

『科學的問題，』哥德回答說，『往往是生存的問題，就是只有一種發見也會使人成爲有名而造成他的社會的幸福的基础。所以在科學界是流行着那樣的嚴格，那樣的執拗，那樣的對於他人的創意的嫉妬。反之，在文藝界則一切都較爲舒緩；思想多少總是萬人的天生的所有物，萬事都是由處理和實行而決定的，所以這方面當然不大有什麼嫉妬。就是唯一的思想也能給與基礎於百篇的警句，問題只是那個詩人能够把思想最美麗而動人地具體化罷了。在科學方面卻全無什麼處理，一切作用都由於創意。在科學方面幾乎沒有一般的和主觀的東西，自然的法則的個個的表示都是史芬克斯似地堅固不動而沉默地存在外界。所以每種被認識了的新現象都是一個發見，每種發見都是一種新的財產；但若有誰來侵犯這種財產，則人就露出激憤的意氣來了。』

『在科學界中，』哥德往下說，『那些在學院等機關裏被承受和學習了的東西也被當作財產。倘有人拿與我們多年來所熟誦而又傳諸他人的信條相矛盾或甚至勢將推翻它的什麼新的事物來，那麼人

們就對他煽動所有的憤怒，而儘想用任何手段壓制他。人們竭力反對他；裝起聞似不聞，懂似不懂的神氣；好像是不值得一看，不值得研究那樣輕蔑地說他的事；所以等到一種新的真理能在世間流行是必須經過很久的時間的。一個法國人關於我的色彩學對我的一個朋友說：我們爲建設和固定牛頓的王國費了五十年工夫；若欲推翻它想也要五十年。

當時的人
對於哥德
的色彩學
說的態度

『數學家們儘想把我的名字弄成可疑的東西，以致人們怕敢說起我的名字。在不久以前，我得到了一本討論色彩學的小冊子，而且其著者似乎很信服我的學說，一切都建築和歸納於同一基礎上。我讀這本書，很開心；但見著者絕未提及我的名子，不禁十分駭異。後來這種謎是被消釋了。我們雙方的一位共同的朋友來訪問我，向我說出：那個有才氣的年輕的著者想藉那本書建設他的名聞，而很妥當地只怕若大膽地用我的名字去維護他所述的意見則將在學界受不利的批評。那本小書出了風頭，那個有天資的年輕的著者後來親自來我這裏，請我原諒。』

『這件事情我覺得更爲奇異，』我回答說，『因爲世人在別的任何事情上都以爲不妨自誇以你作爲典型，而在你的公然的同意之中求有力的保護爲榮幸。我覺得你在你主張色彩學的當兒，你不但與有名的社會所公認的牛頓，而且與分佈在全世界的信奉他的無數的弟子們相周旋，似乎是於你不利的。即令你的學說終於被認爲不錯，你的新說必將還要很久地孤立罷。』

『這樣的事我是習慣了的，且有着冷靜的決心，』哥德回答說。『但是我從二十年以來不得不自認：

那位大牛頓和所有的大數學家關於色彩學的確都是謬誤，我在數百萬人中是對於這種宏大的自然界的事實有着正確的知識，你以為這不是我可以矜誇的事實嗎？我有着這種優越，所以能忍受我的反對者的迂愚的僭越。人們儘想用所有的方法反對我和我的學說，以我的思想爲可笑，我卻對於我完成了著作的事感覺了多大的快樂。我的反對者們的攻擊，適足以使我認明人們的弱點。」

當哥德以我不能逼真地描寫那樣的力和豐富的言詞說着的時候，他的眼睛是以異常的熱情輝耀着。從他的眼光中可以看出勝利的表情，脣邊泛着譏刺的微笑。他的美貌的神情比平時更爲爽朗。

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和哥德同吃飯，有了種種的談話。他給我看有速寫畫在裏面的紙夾，其中有海英利希·傅斯利(Heinrich Fuessli)的試作，尤其引我注意。我們談論宗教上的事情以及神名的濫用。

論神名的濫用

「他們把上帝，」哥德說，「就是那位不可思議的不可究極的最高的存在物當作和同輩差不多那樣地待遇。否則他們一定不會說：主上帝啦，敬愛的神啦，慈善的神啦等等。在他們，尤其是在天天說到上帝的宗教家們上帝成爲空言，成爲連他們自己在說的時候也不想什麼那樣的虛名了。假如他們深悉上帝的偉大，他們定將沈默，將會因崇敬而不願說出他的名稱的罷。」

一八二四年

一八二四年一月二日 星期五

和哥德同道吃飯，有了許多有趣的談話。說起了魏瑪爾交際界的一個美人，座中的一人說，她的智力雖不怎樣優秀，他幾乎就要鍾情於她了。

論戀愛和
智力

「什麼話呀！」哥德笑着說，「好像戀愛同智力有什麼關係似的！在年輕的女子身上，我們並不是愛她的智力而是愛她的美，少壯，俏皮，爽直，性格，缺點，任性，以及其他莫可名言的種種性質的；我們並非愛她的智力。她的智力若是優秀，我們尊重它，一位姑娘能因此對於我們有無限的價值。倘使我們已經在愛，則智力或許有吸引我們的效力；但智力卻不是能點起我們的情火，能喚起熱情的東西。」

飯後其餘的人走了，我留在哥德那裏，和他作種種有益的談話。我們談論英文學，談論莎士比亞，談論生在這個文學界的巨人之後的英國的一切戲劇作家處於多麼困難的地位。

論莎士比
亞的偉大

「任何英國的戲劇家，」哥德繼續說，「如其是偉大的人，他總不得不留意於莎士比亞，不得不研究他。但是將他研究起來，他就必明白莎士比亞在人性的一切方面，一切高度和深度都已經發揮盡了，對於後生的人已經不留下什麼可做的事了。倘使他以認真而能認知他人的雅量知道有這些不可測知不可

達到的偉大的傑作已經存在着的話，那麼他連執筆的膽量怕也不會有罷！

『但五十年以前我在我們德國，當然是更爲舒適。我很快地把既有的文學弄清，它不能長久使我敬服，不很能妨礙我。我把德國文學及其研究很早地結束而轉向於人生及創作。我這樣依我的自然發展而進行，漸漸涵養創作的 ability，而創作在每個時期都是成功的。我關於傑作的觀念在我的生活和發展的每個階段上都不曾比我在每個階段能够做到的更大。但我若生成是個英國人，而且那許多繁複的雄篇傑作在我智慧初啓的少年時代以其大力向我進迫的話，那麼它們一定會把我壓倒，我一定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罷。那麼我一定不能輕快勇敢地前進，而必須先躊躇熟慮，尋一條新的出路罷。』

論莎士比亞及其時代環境

我把談話再引回於莎士比亞。『卽令我們只把他從英文學中拔出，作爲一個人移置於德國而觀之，也不得不驚異他的巨大的雄姿罷。但若在本國尋他，把我們自己置身於彼邦的土地和他所處的時代的霧圍氣中，更進而研究他的同時代的人及直接後繼者，又呼吸那從約翰遜（Ben Jonson）、麥新格（Massinger）、馬羅（Marlowe）、波蒙（Beaumont）和弗勒卻（Fletcher）吹向我們的力，那麼莎士比亞雖則依然是奇偉出衆的人物；但我們就會得到這樣的確信：就是他的天才的許多奇蹟是多少可以懂得，他的能力的許多是由他們的時代的強盛的創造的空氣而來的。』

『不錯的，』哥德回答說。『莎士比亞譬如瑞士的山嶺。你若將蒙白朗（Montblanc）照原樣移置於呂納培爾希（Lunenburg）的廣大的荒野中，你將對於它的雄偉驚歎不知所云。但你若在它的雄壯的本

國去尋訪它，經越其附近的雍克夫勞（Jungfrau）、芬斯忒阿訶倫（Finsteraarhorn）、埃格爾（Eiger）、惠忒爾訶倫（Wetterhorn）、谷特哈爾特（Gotthard）和蒙特·羅撒（Monte Rosa）等大山而接近它，那麼蒙白朗雖則仍然是偉大，但他卻不會使我們那樣驚異罷。

『總之，凡不肯相信莎士比亞的偉大性有許多是由他的雄壯的時代而來的人，』哥德繼續說，『只須自問，他以為在一八二四年的現代的英國，在這樣的喜歡攻擊，分裂的新聞雜誌橫行的惡時代中，莎士比亞那樣令人驚歎的現象是否可能。』

『偉大的東西所專藉以滋長的那種，不受紛擾的天真的夢遊人那樣的創作，現在是不再可能了。我們現代的作家都是載在公衆的進物盆上的。每天從五十個不同的地方出來的批評的新聞和由此而在讀者之間惹起的妄評是不會使什麼健全的東西生起的。凡是在現今不完全脫離這樣的東西而強制自己孤立的人是沒救的了。由那些低級的，大部分是否定的，作文藝論或評論的新聞雜誌雖然有一種半文化傳入羣衆之間，但這種半文化對於創作家卻是瘴氣，是把他的創造力的樹木從綠葉的裝飾直至最深的精髓以及最隱藏的纖維都破壞掉的致命的毒物。』

『次之，自從僅僅數世紀以來人生本身也成爲多麼柔弱了啊！那裏還有一個創造的人物赤裸裸地向着我們顯現呢！那裏有人有能是真實而且依其本性而行動的力量呢！但這種情形卻反應於那在外界一概無可憑藉而不得不在自身中尋求一切的詩人。』

話頭轉向於維特 (Werther)。『這是我與鵝鵝般用自己的心血飼成的一個生物，這本書中是有着可用以供給十倍長的長篇小說那樣多的我的腦中的內面的東西，那樣多的感情和思想。總之如同我常常說過，自從這本書出來以後我只再讀了一次，怕敢再讀。這統統是火箭我想起來覺得可怖，我怕再體味這本書所由來的病態的心境。』

拿坡崙如何批評維特

我向他說起他和拿坡崙的談話，這是我從那種在他的未刊文稿中尋見而再三請他完成之的小文中熟識了的。『拿坡崙，』我說，『曾經對你在維特中指出了一個地方，以為是受不住嚴密的細味的，而且你也對他承認了。我很想知道他是指那一處而言的。』『請你猜罷！』哥德含蓄地微笑着說。『我以為，』我說，『他是指綠蒂不對亞爾培特說一句話，沒有將她的豫感和憂懼告知他而將手槍送給維特的那個地方而說的。你雖則想竭力使這種沈默成爲合理的，但是這一切比諸朋友的性命交關的那種迫切的必然性似乎都是理由薄弱的。』『你的評語，』哥德說，『當然不是不對的。但拿坡崙是指此處或彼處而說的那種事，我想還是不說出來好。可是你的觀察，如同我已經說過，是和他的一樣對的。』

維特對於發表當時的影響

我向他問起，維特在發表的當時所及於社會上的影響是否實際基於其時代的關係上的。『我不能贊同這種世間流行着的意見，』我說。『維特之所以有劃期的效力，是只因為他的發表，而不是因為他在某一特定的時期發表的緣故。在任何時期總是有許多說不出的煩惱，和潛藏的不滿和厭世之念的；又在各人也有許多對於世間的不和，許多個性和社會制度的齟齬；所以即令在現今方纔發表，也必定有劃期

的效力。」

論維持之
煩惱是任
何時代一
般的

「對呀，哥德回答說，『因此這本書是在現今也和當時一樣對於某種年齡的青年有感動力的。我也用不着去從當時的一般的影響和幾個英國的作家的書裏尋求我自己的青年時代的憂鬱的起源。那種窘迫我，使我煩惱，使我陷於維特所自出的心境中的東西，卻實際是個人的痛切的事情。我是生活了，愛了，多多地煩惱了！這就是維特的起源。』

『那個被議論的維特時代，如果仔細地觀察起來，並不是世界文化的進程的一個階段，卻是懷着天生的自由的自然的心情而處在衰老了的拘束的形式之中，不得不順從它的個人的生活的一個階段。被妨礙的幸福，被阻滯的活動，不被滿足的欲望等等都不是某一特殊時代的缺陷，而是各個人的缺陷。所以若在一生中沒有一次覺得維特是爲他而作的人，那是很無聊的。』

一八二四年一月四日 星期日

今天飯後哥德和我翻閱拉斐爾 (Raffael) 的畫帖。他因爲要常與第一流的天才相交，常悉心體味偉人的思想，所以常常研究拉斐爾；同時以引導我於如此的事物爲快樂。

其後我們談論東西詩集 (Djavan)，尤其是那種發洩着哥德對於敵人們所懷的憤懣的不憚之篇

(Buch des Unmüths)『我的態度實在是很寬大』他加上說，『假如我把使我憤恨煩惱的事情統統說了出來，那麼這區區幾頁或將變成了一本大書。』

論世人對
於哥德的
不滿

『世人始終不滿意於我，他們但願我不是和上帝所生我那樣的人。凡我所創作的東西，他們也很少滿意的。我多年間盡心竭力為社會創作新的作品，而社會卻還要求我為了他們說「這還勉強可以」那樣的話而道謝。世人如果稱贊我，他們以為我不應當以歡樂的自矜把他們的稱贊作為當然的貢物而接受之，卻向我期待某種表明我自身和作品的無價值的否定的謙遜的辭句。這是違反我的性質的，假如我這樣裝偽善而說謊話，我定將是個卑賤的人物。但我卻儘够剛毅，能依我所感到那樣完全誠實地做去，所以世人就以為我是驕傲，直至現在還是這樣。』

『不論在宗教的事情，科學的和政治的事情上，我因為不裝偽善而且有依我所感到那樣說話的勇氣緣故而受煩惱。』

『我相信上帝和自然，相信高尚對於卑劣的勝利；而那些虔誠的人們卻不能以此滿足，他們要我相信一是三，三是一。但這是違反我的精神的真理感情的，我也不認定這於我有絲毫好處。』

『還有不利於我的事情：我認定牛頓的關於光和色的學說是錯誤的，我有勇氣反對世人的信條。我純粹而真實地認明光的性質，我以為為此而爭鬪是我的職務。但是反對黨主張陰影是光的一部分，拚命想把光弄成昏暗。我這種說法，聽去好像是不合理的，但實在是對的。因為他們說：因有陰影或由陰影而

生的顏色就是光本身，或殊途同歸地說：色是光的這樣那樣地屈折的光綫。」

哥德沈默了，而他的尊貴的臉上展布着譏諷的微笑。他再往下說：

「至於政治的事情上則尤其更甚！我因此有了如何的困難，受了如何的煩惱，我可不情願說。你知道激憤的人們（Aufgeregt）嗎？」

我的激憤人們（Aufgeregt）嗎？」

「昨天爲了你的全集的新出版的事情方纔讀了它，」我回答說，「而且因爲它還未完成，覺得可惜。雖然如此，我想大凡明達的人士都贊同你的高見罷。」

「這個劇本是我在法國革命的時候寫的，」哥德繼續說，「不妨看做我當時的政治信仰的告白。我把伯爵夫人當作貴族的代表者，而藉夫人的口說出貴族的通常的思想。夫人剛從巴黎回來，她在那裏目擊了革命的事變，由此得到了好的教訓。她現在確信：人民可以壓迫而不能完全鎮服，下層階級的革命的暴動是貴族的不正的結果。她說：大凡我覺得是不正的行爲，我將嚴格地避免；又關於他人的不正行爲，不論在社交界或宮中，我將侃侃地說出我的意見，即令被所謂人民主義者所毀謗。我對於任何不正都再不緘默了！」

「我以爲這種主意，」哥德繼續說，「是可尊重的。這就是當時我的主意，現在也是的。作爲這個的報酬世人給我以我不願再說起的種種綽號。」

「只要讀你的愛格蒙特（Egmont），」我說，「就能明白你的心意了。我看再沒有別的德國戲劇比

你的這種戲再高唱人民的自由了。」

「世人不樂意看見我是我實在的那樣，」哥德回答說，「而從表示着我的真相的東西則故意轉開眼睛。反之，我和你私底下說罷，釋勒是比我更是貴族主義者；但他說話比我更慎重，所以他就有被作為人民的好友的那種奇異的幸運。我爲他深深慶幸，而想我以前的別人也並不比我更爲幸福，藉此聊以自慰。

論政治和
革命

「我不能是法國革命的友人，這是真的；因爲革命的慘酷在我是印象太新，時刻使我激憤，而革命的有益的結果則當時還未被認明。當時我對於有人要把在法國是重大的必然性的結果的事情人工地在德國弄起來，是不能袖手旁觀的。」

「但我也同樣不是專制暴虐的贊同者。我完全確信：任何大革命都不是人民的罪過，而是政府的罪過。若政府常是正當，常是謹慎，以適合時勢的改良對付革命，不要違逆民意以至於必要的改革被人民強迫起來，那麼革命是決不會起來的。」

「但因爲我憎惡革命，世人就說我是現存事物的友人。這是一個含糊的稱號，我要謝絕它。假如現在的事物都是優良而正當，我對此並不反對；但世間固然有許多好的東西，同時也有壞的，不正的，不完全的東西存在，所以所謂現存的事物的友人往往差不多就是陳腐的壞的東西的友人。」

「但時代是常在進步的，人事每五十年變換其面目，所以在一八〇〇年是完全的制度，在一八五〇年就會成爲缺陷。」

「又只有不模仿其他民族而從其自己的真髓和一般的需要出來的東西是於國民有益的。因為對於立於某種時代階段的國民可作滋養物的東西對別的國民或許是毒物。所以大凡要把改革的要求不是根據於本國民的心髓的某種外國的改革輸入進來的一切企圖，都是愚蠢的，這一種的革命的企圖是都沒有效果的。因為上帝對於這樣拙劣的行爲是不加庇護的。但若在國民的心中有對於某種大改革的實際的需要，那麼上帝就與以援助，而改革便能成功。上帝對耶穌及其最初的信者們顯現，是因為新的愛的教的出現是諸國民的要求。上帝向路德顯現，因為被僧侶政治所弄壞了的教的廓清也同樣是諸國民的要求。上述的兩個偉人卻不是現存的東西的友人，而深信舊的酵母必須掃除，虛偽，不正和缺陷是不能繼續存在的。」

一八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論自傳的
繼續

哥德和我談他的傳記的繼續。他正在完成這種著作。他的晚年的時代，他說不想寫得像真實和詩 (Wahrheit und Dichtung) 裏所寫的青年時代那樣詳細。

哥德說：『我以為晚年不如用年表格式來寫好些，因為在晚年裏我的工作比我的生活更多顯現着。就一般而論，一個人的最重要的時代是發展的時代。我把它在真實和詩這種詳細的書裏寫過了。其後開

始與世間的爭鬪，但我只對於其結果感到興味。

『以後是德國的一個學者的生活，這能算是什麼呢？我以為相當好的事情我不能說，能夠說的事情卻沒有說的價值。而且我想相當高興地和他們談談那樣的聽衆在那裏呢？』

論生平的
苦樂

『我回顧青年時代和壯年時代，想到我如今已經是晚年了，以前和我同是少壯的人們之中還生存的人是那麼稀少，心裏就不停地浮現出在某一溫泉場消夏的情況。我到了那裏不久，就在那裏暫留的人們熟識親近了；可是他們就在第二禮拜出發了。離別是苦痛的。我又和第二期的人們交際，過了些日子，非常要好了。可是他們也出發了，讓我們和在我們正將出發之際纔到而什麼都不能共同的第三期的人們寂寞地留在後面而去了。』

『世人常常把我當作運命的寵兒那樣稱讚着，我也不嗟怨也不歎惜我的既往，但畢竟不過是勞苦和工作而已。在我以前七十五年之間，真正快活的時候，可說是不上一個月罷。我的生活，是好像不停地轉着一塊石頭，重復而又重復地想把它推上去那樣。看我的年表，就會明白我的話罷。我的活動的要求，無論從外面從裏面都是過多。』

『我的真正的樂趣是詩的冥想和創作。但這也是因為我的外面的地位的關係不知多麼受了攪亂，限制，妨礙。倘使我離開公務遠一點，能夠更孤獨地過日子，那必定還要幸福，就是作為詩人，也必定做了更多的事情罷。但在我寫了葛茲（Goetz）和維特（Werther）之後不久，某一位賢人的話不得不在我身上』

被證實了，就是說：「人一做了有利於世間的事情，世間就不讓他再做那樣的事。」

「在世間聞名，和占了高的地位，固然是好的；但我因名聲和地位而得到的東西，是只有爲不損害他人起見對他人的意見緘默不言而已。假如沒有我能懂他人的心意而他人不懂我的心意的那種利益，那麼這必定不過是一種拙笨的惡戲罷了。」

一八二四年二月十五日 星期日

哥德邀請我在中飯前乘馬車出遊。我走進他的房裏的時候，他在吃早飯，似乎很開心。

「我受了愉快的訪問，」他快活地對我說，「一個前途頗爲有望的青年魏斯特法倫（Westfalen）地方的馬耶爾（Meyer）剛纔到我家裏來了。他在做詩，似乎會做得很好的。他還纔十八歲，卻已經有了令人驚異那樣的能力。」

論文化的
進步和青
年的困難

「我現在不是十八歲，這是很幸福的，」哥德笑着再說：「我十八歲的時候，德國也還纔十八歲。那時候還能做些什麼；可是現在呢，卻被要求得難以相信那樣多，什麼路都被阻塞着。」

「德國自己也各方面非常進步了，要遍覽全部都是很困難。我們卻還不得不變成希臘人，羅馬人，或變成英國人，法國人。甚至於還有想趣向東洋方面的那種發瘋似的想頭。因此青年就不得不迷惘了。」

『作爲願意他停留在希臘人那裏而得到安心那種希望的象徵，我把我的巨大的尤諾（Juno）的像給他看而安慰他。他是個英俊的青年。他如果能够留意不向各方面放散了精神，想必可以成爲相當的人物罷。』

『但如同已經說過那樣，現今在這樣全然完成了的時代，我不是年青人，這是幸福的。假如我是年輕的話，我決不能靜靜留在這裏罷。不但如此，我就是想逃到美洲去，也太遲了；因爲那裏也已經變成太明亮了。』

一八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同哥德和他的公子同道吃飯。公子對我們講他在海特爾堡的學生時代的種種有趣的事情。他和朋友們常到萊茵河邊去散步。在那裏的一家旅店的主人尤其留在他的記憶之中。曾經有十幾個學生住宿在他的家裏，他要他們舉行所謂 *Kommers*（學生酒宴，）不要錢而供給酒給他們。

飯後，哥德給我們看意大利的，尤其是國境瑞士的山嶺，有瑪喬萊（*Maggiore*）湖的北意大利的彩色畫。婆爾羅美諸島（*Borromaische Inseln*）倒影在水裏。水邊有小舟和漁具。那時候哥德說，這是遊歷時代（*Vanderjahre*）裏的湖。在西北的向羅撒山的方面，圍繞湖的地岬被畫成了濃藍色的塊。這是在日沒後不久的時候常見的情景。

意大利和
瑞士的
風景

我說，在平原中生長了的我，見了這樣的山嶺的崢嶸巨大的神氣，覺得可怕，要到這樣的峽谷中去旅行那樣的心想一點也不會起來。

「你這種心境也是當然的，」哥德說，「因為只有人生長於其中的境遇是與人適合的。沒有因大目的而到外國去旅行的必要的人，不如留在故國裏遠為幸福。瑞士最初使我非常感動，因此心緒很亂，不能安靜。逗留了好多次，以後變成了看山脈好像只從礦物學上的見地觀察那樣，方纔能夠處之泰然了。」

一八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論大學裏
的學科太
煩多廣泛

「無論在那裏，」哥德說，「大學裏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且過多地做着無益的事情。又任何學者都把自己的專門的範圍擴張得太廣，遠過於聽衆的要求之上。」

「以前化學和植物學是附屬於藥學的，又醫學生也以此滿足了。如今化學和植物學成爲獨立的無限廣大的科學了。要研究其中的一種就够幹一輩子了；學校裏卻強制醫學生研究它們！但就是這樣做，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必定都會忘記的罷。所以高明的人，是大抵捨棄了一切分心的要求，限制自己於某一部門，而想精通一種事情的。」

論古代的
雕刻

次之，哥德給我看一塊有古代的雕刻的石頭，使我的興味移轉於造型美術。以前他已經稱讚過這件

東西，我看了被表現着的題材的真純的樣子，恍惚地迷醉了。一個男子從肩上放下沈重的水桶來，想給孩子喝水。但對於孩子還不方便，還未和他的口十分適合，水流不出來。於是孩子把兩手放在桶上，仰視那個男子，似乎在請求他把桶子再傾側一點的樣子。

「你看好不好？」哥德說。「我們近代人」他又繼續說，「或許會感到這樣的純自然的，真純的 Motiv 的偉大的美，又或許也會有關於表現的方法的知識和觀念的；但事實上卻是不能，因為我們的理性佔優勢，常缺乏這樣的意態的優美。」

其後，我們看了柏林的勃蘭特(Brandt)的徽章。那上面畫着年青的德塞烏斯(Theseus)從石頭底下取出父親的武器的圖樣。形式的配置雖然很巧妙，而對於石頭的四肢的用力的樣子卻不充分。又青年一手提石，而一手已經抓住了武器，從這點看來，用心似乎是不周到。因為從實際上推想，是應該先推開石頭，然後取武器的。「和這個相反，」哥德說，「我給你看古代的有雕刻的寶石(Gemme)罷。那上面古代的人也運用着同樣的題材。」

他使石達特爾曼拿了一隻箱來。其中藏有古代的寶石的數百個模寫。這是在意大利旅行的時候從羅馬帶歸的。我看見古代希臘人用同樣的題材製作了的東西。那是多麼不同呀！青年向石頭用全力對付着。他用出與石頭相匹敵的氣力。因為他勝過了石頭的重量，把石頭提到正將滾到一邊去的樣子。青年注全身的力量於石頭，而只把視線向下投在橫在他前面的武器上。

我們欣賞這種創作方法的偉大的真實。

「馬耶爾時常說：『哥德笑着說，『所謂思惟這種東西，要是不那麼煩難纔好啦——但是，』他快活地繼續說，『一切思惟對於思惟無益，是不好的人必定天生是正當的，所以應當是好的想頭時常像上帝的自由之子似地在我們的眼前而向我們喊道：「在這裏啊！」』」

一八二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論法軍征
西班牙

法國的報紙拿來了。由安古勒姆(Angoulême)率領而開往西班牙的法國人的行軍，現今剛剛完畢，哥德對於這件事情很感興趣。『布爾本王家斷行這種事情，我不能不大大稱讚，』哥德說：『因為王家的人們這樣纔能得到軍隊，也得到王位。這種事情是成功了。兵士們會忠誠地歸順王家的罷。因為他們由於自己的勝利和被多人所治而失敗了的西班牙人的敗北而已經確信：在歸順一人和服從多數人之間有如何的差異的。軍隊維持了舊有的名譽，證明了只靠自己也能常是勇敢，又就是沒有拿破崙也能夠勝利的。』

哥德把思想轉向於過去的事實，關於七年戰爭中的普魯士軍說了許多話。普魯士軍因弗利特列希大王而習於常勝，遂成虛驕，以後因過大的自信而打了許多敗仗。一切精細的事情他都記得很

清楚，我敬服他的異常的記憶力。

論生平所
見的許多
世界大事

「我生在世界的大事件每天天地起來而且在我一生中連續着那樣的時代裏，這是於我有很大的利益的。我目擊了七年的戰爭，美國和英國的分離，法國革命以及直至英雄拿破崙滅亡爲止的全時代和其後的事變。因此我就達到了和現今出生而不得不將那些大事件從自己所不懂的書中去讀出來的人們不同的結論和見解。

「以後的時代將有什麼事情發生，是不能預料的，但世間恐怕不會成爲太平的罷。適可而止不是人類的天性；不濫用權力不是貴族的天性；又因預期漸進的改良而以相當的狀態爲滿意不是民衆的天性。假如能够把人類弄成完全，那麼或許會有完全的狀態；但這是沒有的事，所以世間上總是永遠來回擺動的。一部分快樂，則另一部分苦痛，利己主義和嫉妬將永遠是惡魔而演其把戲，黨派之爭將永遠不停止罷。

「各人各自做其性之所近而學會什麼職業，而且不妨害他人從事職業，這常是這最合理的。靴匠常製靴，農夫常犁田，君主須知政治。因爲治國也是必須學習而後能的職務，不熟悉的人是不可以擅自做事的。」

論法國的
自由黨和
王黨

「哥德又論及法國的新聞。『自由黨員儘可議論，』他說，『因爲他們的議論如其妥當，別人都喜歡聽他們說；但有政權在手的王黨卻不宜議論，而應當實行。他們不論調動軍隊，把別人砍頭或絞死，都是不妨；

但在新聞上論駁敵人的議論或辯護自己的政策，這於他們是不相宜的。假如讀者都是帝王的話，那麼他們也儘可以議論的罷。」

『在我自己的行動上，』哥德繼續說，『我常作王黨那樣的主張。我由人家議論，而自己則實行了我以為是妥當的事。我通曉我應該做的事情的大概，而且意識着我的目的。我個人地犯了過失，我就能改正。但若和三人或三人以上犯了過失，那麼改正必定是不可能了罷，因為人多則意見也必定是紛歧的了。』

石必格爾
夫人的紀
念帖

論佛特格
的烏拉尼
亞和靈魂
不滅

其後在吃飯的時候哥德很高興。他給我看他題了很美的詩的石比格爾 (Von Spiegel) 夫人的紀念帖。帖裏二年間爲他留了一個空白，他很喜歡他終於能實踐了舊約。我讀了他給石比格爾 夫人的詩之後，繼續翻閱紀念帖，看見了許多有名的人名。就在次頁，有着佛特格 (Tiedge) 的詩，完全是以他的烏拉尼亞 (Urania) 的主意和調子寫的。『我逞一時的意氣，』哥德說，『幾乎要添幾句詩於下面；幸虧我中止了。因爲我以無忌憚的話使好人發怒而害了我的傑作的印象的事這不是第一次哩。』

『但是，』哥德往下說，『我爲了佛特格的烏拉尼亞很感苦惱；因爲曾經有過只歌吟和朗誦烏拉尼亞的時代。不論走往那裏，都見有烏拉尼亞擺在桌上；烏拉尼亞和靈魂不滅是任何談話的題目。我決不是要缺少相信靈魂不滅的那種幸福；我也願意和梅迪濟家的羅倫左 (Lorenzo von Medizi) 一同說：不期望來世的人對於現世也是死的；但是這樣的不可思議的事物，若作爲日常的觀察和破壞思想的哲學的思辯的對象，是未免太遠。而且凡是相信不死的人應該靜密地感着幸福，而沒有矜誇此事的理由的。在

悌特格的烏拉尼亞流行的時候，我認明了信者們也和貴族同樣形成了一種貴族社會。我看見過許多因為她們和悌特格一同相信不死而自矜的愚蠢的女人們。又關於這點，有許多女人以很橫慢的態度來試驗我，我很懊惱。我對她們這樣說，使她們發怒，我說：現世之後還有來世，那是很好；但我要謝絕在來世遇見在今世相信此事的人。因為我若不這麼說，我的苦惱就源源而來了！信者們將圍住我說：「我們說得對罷？我們不是預先說了嗎？」這樣一來，我就是_{在來世}也將麻煩得不知所終了。

「研究不死的思想，」哥德繼續說，「是上流社會以及無所事事的婦人們的事情。至於凡是想在現世做一個相當的人，因此不能不每天努力奮鬥，活動的有為的人物則將來世置之不論，而只在現世活動做點有益的事情。而且不死的思想是為在現世不甚幸福的人設想的。所以我敢說：那個悌特格先生假如更幸福一點的話，他一定有更好的思想罷。」

一八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和哥德同道吃飯。食畢撤膳之後，他叫石達特爾曼拿有銅版畫的畫帖來。畫帖有少許塵埃積着，而且身邊沒有可以拂拭的適當的布片，哥德不高興而叱責僕人。『我向你就不再說一次，』他說，『你如果不就在今天去買我常叫你去買的布片，那麼我明天就自己去買，你看我實行我說的話罷！』石達特爾曼去了。

「我有一次對於戲子培克爾(Becker)也是這樣，哥德向我快活地繼續說，「他拒絕扮演瓦倫斯裏的騎馬者的角色。我使人對他說，假使他不喜歡演，我就親自扮演。這麼一說，就有了效力。因為劇場裏的人都知道我的脾氣，知道我對於這種事情決不說笑，知道我儘够瘋狂會實行我的話而做出極奇突的事來的。」你當真想扮演的嗎？」我問。「是的，」哥德說，「我真的要扮演，而且一定演得勝過他，因為我比他更熟悉此項角色。」

論趣味的
養成

我們然後翻開畫帖，而開始觀賞銅版畫和素描。他當時很用心對付我，我覺得他的目的，是想提高我的藝術鑑賞。他只將各該種類中最完成者給我看，向我說明藝術家的傾向和特長，以期我能領會和體味第一流的藝術家的思想。「所謂趣味，」哥德今天向我說，「是用這樣的方法養成的。因為趣味是不能只藉中庸的作品養成，而只能藉最高的傑作養成的。所以我只將最好的給你；你藉傑作堅固了你的趣味，那麼你就得到對於其他東西的尺度，不會將它過獎，而能適當地評價。我把各種類中的最好者給你，以期你能够明白任何種類都不可輕看，只要有偉大的作家在某一種類中登峯造極，則任何種類都是可喜的。」

一位法國
畫家的名

「例如這位法國作家的畫是為任何畫家所不及那樣地優雅，所以是該種類中的傑作。」哥德把畫交給我，我看了很開心。在某一個夏天的宮中的華麗的一室裏有一羣美人。門窗開着，可以看見庭園。坐着一個一個美貌的三十多歲的婦人拿着樂譜，似乎剛纔看着樂譜唱了歌。稍稍進去一點，與她並坐着的是一個十四歲光景的少女。後方開着的窗邊也立着一個年青的婦人，拿着琵琶，似乎還在彈奏。這時候剛有一

個年青的紳士進來，女人們的視線都朝向他。他似乎妨礙了奏樂，而因為他正向她們稍稍變身立着，似乎在道歉；女人們似乎滿意地聽着。『我以為這幅畫，』他說，『是可以比得上卡爾特隆（Calleron）的任何作品那樣地優雅，你現在看到該種類中之最傑出者了。但是你看這些畫怎麼樣？』

羅斯的銅版畫

哥德說着交給我有名的動物畫家羅斯（Ross）的幾幅銅版畫。所畫的都是羊，畫着羊的所有的姿勢和狀態。容貌的愚鈍，毛的污穢和麤雜之狀都是逼真，宛如實物。

『我看見這些動物，』哥德說，『總覺得憂懼。它們的精神狀態的狹促，愚鈍，做夢般的，打呵欠似的神情，總把我引入於對於它們的同感之中，自己也幾乎怕將成爲動物，幾乎要相信藝術家自己也曾經是動物。總之，這個藝術家爲欲使人在外部的形體中如實地透視內部的性格起見，他如何地沈潛同化於這動物的精神之中，這實在是非常可驚歎的。由此可以明白：偉大的天才，如若處理適合於他的性質的對象，能够做成怎樣的東西。』

『這個畫家，』我說，『不也曾經同樣真實地描畫了貓，犬和猛獸嗎？他不也曾經以他的同化於其他生物的精神狀態的大天才同樣真實地描寫了人的性格嗎？』

『不，』哥德說，『這都是在他的範圍以外的事物；反之，羊，山羊，牝牛等溫順的食草動物，是他所儘管反覆描繪而不知厭倦的。這是這個畫家的才能的本來的範圍，他終身不會越出它過。他這麼辦是很好的！對於這些動物的同感是他的天性，關於它們的心理的知識是他所素具的，而對於它們的形體，他當然也

有銳利的眼睛。反之，別的生物，他似乎不能如此透視，所以他就欠缺表示別的生物的天職和衝動。」

聽了哥德的這番話，使得有許多類似的事物再浮現於我的心中。就是他在不久以前和我說過：真正的詩人，因為天賦以世界的知識，所以對於表現是不需要多大的體驗和豐富的經驗的知識的。「我在二十歲的青年時代，」他說，「寫了葛茲·馮·裴爾列與根（Goetz von Berlichingen），而在十年之後也驚歎我的描寫的真實。這樣的事物我並沒有見聞過經驗過，關於人事的種種知識我定是由預感而具有的。」

「我一般地在我知道外界以前，喜歡我的內界的描寫。我在後來發見了世界正和我所預想一樣，我就覺厭惡，不再有描寫它的興趣了。我不妨說我若等到我認明了世界纔描寫它的話，我的描寫定將是諷刺罷。」

「在性格之中」他接續說，「是有着某種必然性和一貫性的；因此在某種性格的某種根本特徵上就有某些副特徵生出來。經驗的知識充分地教示此事；但也有些人是天然具備着此種知識的。在我的身上天性和經驗是否互相結合，我不願查究；但我卻有自信：我與任何人說了十五分鐘的話，我能寫出他談兩小時之久的話來。」

又哥德關於拜倫爵士曾經說過，他看透了世間，又說他的描寫是由預想作成的，因此我提出了兩三個疑問，例如：拜倫能否描寫無意義的動物，因為他要潛心於這樣的對象，他的個性實在太強。哥德贊成我

的意見，回答說，豫想是只在對象與才能相似的範圍內纔可能的。我們兩人意見一致，以爲依豫想之廣狹而描寫的才能的範圍也成爲或廣或狹。

「據你的意見，」我就說，「世界的意識是詩人被天賦的東西，你大概是僅指內面的世界而不是指現象和因襲的經驗的世界而說的罷。所以詩人若要成功世界的真實的描寫，是必須有現實的研究來參加的罷？」

「當然，」哥德回答說，「這是對的。愛惜，憎惡，希望，絕望等的範圍以及其他精神的狀態和熱情是詩人被天賦的，關於這些東西的描寫在他是能成功的。但是人怎樣裁判，議會，或皇帝加冕禮怎樣舉行等等卻不是生而知之的，所以如果要不違背真實，詩人是必須從經驗或傳承學得的。譬如：我在浮士德裏儘能藉豫想而將主人公的厭世的陰鬱的心以及格蕾卿的戀愛的情意寫得出來；但例如說：

那紅色的殘月

多麼悲哀地帶着幽光而升起——

則是需要若干自然的觀察的。」

「但在浮士德全書中，」我說，「沒有一行沒有世界和人生的審慎的研究的不能誤認的痕跡；人決

不至於以爲你沒有極豐富的經驗而什麼都是得諸天賦的。」

『或許是的，』哥德回答說：『可是我假如不是藉豫想而豫先在心中有着世界的意識，那麼我便是明眼的瞎子，一切研究和經驗都全然是枉然的了。光具有顏色而圍繞着我們；但我們若在自己的目中沒有光和顏色，那就不會知覺在我們的外部的光和顏色的罷。』

一八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論機敏速
成之可貴

哥德說：『世間上有些人雖然能力優秀，但什麼都不能臨時輕快地做出，而任何題材都得靜靜細想。對於這樣的人，我往往覺得不耐煩，因爲立時就要的東西是不容易從他們得到的。可是只有臨時速成纔能做得最高的東西。』

我把話頭移轉於蘭堡 (Ramburg)。「他是個全然不同的畫家，」哥德說，「他有着非常可喜的才能。而且他的臨機應付的才能是無人可比的。他曾經有一次在特勒斯屯 (Dresden) 叫我出一個題目。我出了亞迦美農 (Agamemnon)。就是叫他描寫亞迦美農從特洛亞 (Troa) 歸故鄉，從馬車上下來的樣子以及進自己的家門的時候感覺不安的樣子。如同你也知道，這樣的題材是極難運用的。若是別個畫家，必定非再三細想不可能；然而我一說出，蘭堡就開始畫了，而且把題材把握得迅速而又正確，使我不能不驚異。

老實說，我很想問他要幾張來。」

次之，我們談論輕率地，而最後卻落於呆板的格式（Manier）的其他畫家的事情。

「若依照格式，」哥德說，「則常常想調整完美，工作的樂趣一點也沒有了。而真正偉大的天才是在工作之中感到至高的幸福的。羅斯孜孜不倦地描畫羊毛。看這種非常的精細，就可以知道他在創作中享受極清純的幸福而不介意於完美與否了。」

「對於較為平凡的作家，藝術並不給以這樣的滿足。他們在製作的時候，心裏只想念製成後的成績如何。有着這樣的目的和傾向，那是決不會做成偉大的東西來的。」

一八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星期二

論德國戲
劇的特色

晚間在哥德家裏，只我們二人。我們說了種種的話，而且喝了一瓶酒；將法國的劇場和德國相比較而評論。

哥德說：「希望德國的觀客有在意大利和法國所能見到那樣的一種純粹的判斷是很難能。在德國的舞臺上什麼都混雜地上演，這尤其是成爲障礙。在昨天看過哈姆雷特的同一個地方今天會看見維也納式的滑稽戲（Stuherei），在第二天欣賞魔笛（Zauberflöte）的地方，在第三天不得不欣賞新的幸運

論柏拉丁
的戲劇

兒(Das neue Sonntagkind)因此觀客迷於判斷，各種東西混雜地走進腦裏，不能適當地理解和批評。而且人人各有不同的要求和希望，再到自己的要求和希望能夠實現的地方去，想在今天採過無花果的樹上明天也去採。倘使在一夜之中生了李子，必定會裝起不高興的臉色罷。而喜歡李子的人卻又碰到荆棘。『釋勒有一種很好的計劃，想造一所演悲劇的劇場，每星期演一種戲只給男人看。但這種計劃是要在很大的都會纔能實行，以我們的微弱的財力是不可能的。』

哥德以後談論柏拉丁(Platen)的幾種的新戲劇。哥德說：『這些戲劇裏可以看到卡爾特隆(Carl-deron)的影響。非常有才氣，而且在某種意味上是完美的。然而沒有特有的重量，就是沒有內容的重量。它們不能在讀者的心裏引起深深的持久的興味，而不過片時輕輕觸動心弦罷了。譬方說，好像浮在水面，不留什麼痕跡，被極輕地在表面上漂浮着的浮子似的東西。』

論藝術家
的性格和
才能

『德國人要求認真要求偉大的見解，要求豐富的情操。釋勒之所以受萬人那樣尊敬，就是這種緣故。柏拉丁的性格非常優秀，我決不懷疑。但在戲劇裏，或許因為錯誤的藝術觀的緣故罷，他的優秀的性格一點也沒有顯露出來。他顯示着豐富的修養，精神和適當的機智以及很多的藝術的本領；但只有這些，尤其是對於我們德國人的要求是不够的。』

『能一般地感動大眾的東西是作者的品格而不是他的作為藝術家的才能。拿破崙論柯爾乃伊(Cornelle)說：[Sil vivait, je le ferms prince] (假如他還活着，我要使他做侯爵)——卻不讀

他的書。他讀過拉辛 (Racine)，而關於拉辛卻不如此說。又拉豐登 (La Fontaine) 被法國人所尊敬，也就是這種緣故。那並不是因為他作為詩人的業績，而是因為他的作品裏顯現出來的偉大的性格。

論親和力

以後我們談到親和力 (Wahilverwandtschaft)。哥德向我說一個英國人的事。這個英國人說他回到英國之後想離了他的老婆。哥德笑他這種癡想，向他舉了許多離了之後卻仍不能分開的人們的例子。『在特勒斯頓的已死的萊茵哈特 (Reinhard) 常說我對別的什麼事情都很寬大，而惟獨對於婚姻卻有着如此嚴格的主義，是很奇妙的。』哥德的這番話我覺得很可注意，因為這顯然表明他關於那篇常被誤解的小說原來有着怎樣的見解。

論與梯克的關係

其後我們談到梯克 (Tieck) 及其對於哥德的個人的關係。『我對梯克是真誠地親善。』哥德說，『他對我也大體很要好的；但在我對我的關係上卻有些不應當那樣的地方。這不是他的緣故，也不是我的緣故，卻是有別種原因的。當石勒格爾 (Schlegel) 兄開始有勢力起來的時候，我是他們的過強的對手，他們因為要對我保持均衡，不得不找一個可以向我對置的英才。他們在梯克身上找到了如此的人物，因此他在公衆的目中似乎是對我儘够偉大，他們就過分地稱揚他。此事損害了我們的關係；因此梯克毫不覺地和我處於不融洽的地位了。』

『梯克是英俊的天才，沒有人比我更知道他的非凡的業績的；但人們把他捧到他的真價以上，將他和我等量齊觀，卻是錯誤的。我可以公然地說出這句話，因為我不是自己造了自己的，又何妨這樣說呢？我

把我和莎士比亞相比的時候，也是這樣的罷。他也不是自己造成了自己的，但他卻是更高等的人物，我不得不瞻仰他，崇敬他。」

哥德今晚是特別雄勁，快活。他拿了一種未刊的詩稿，讀給我聽。聽他讀詩是無比的享樂；因為不但詩的特殊的力量和活氣非常激動我，而且哥德在朗讀的時候，顯露出我迄今還不知道的偉大的方面來。聲音是多麼多樣而有力呀！多皺紋的雄偉的臉上是充溢着如何的表情和活力呀！而且有着如何的眼睛呀！

一八二四年四月十四日 星期三

一點鐘和哥德乘馬車出去玩。我們談論種種作家的文體。

論德國人
的思索的
癖性有害
於文體的

「德國人大概是被哲學的思索所累，」哥德說。「這種思索帶進了無意味的，難以把握的，廣大的，費解的性質於他們的文體裏去。他們愈接近某某哲學的派別，文章便寫得愈壞。但在德國人之中，那些注重實際方面的事務家和世俗的人卻寫得最好。釋勒的文體，當他不作哲學的議論的時候，就極高雅而動人，如同我在我正在整理中的他的極有意義的信裏所見那樣。」

「同樣地，德國的婦人之中，也有能寫很好的文體的，而且在這一點勝過德國的有名的作家那樣的才媛。」

「英國人大概都很會寫文章；因為他們是天生的健談者，是注重實際，注重現實的人們。」

「法國人，就是在他們的文體上，也不否認他們的共通的性格。他們是社交的，決不忘記作爲說話的對象的公衆。他們因爲要使人家相信而務求寫得明瞭，因爲要人家喜歡而務求寫得優美。」

「就大體而論，作家的文體是內心的忠實的表現；所以如其想寫明瞭的文體，必須作家的心裏明瞭，想寫雄偉的文體，必須作家有雄偉的性格。」

論他的種種攻擊者
能的。
次之，哥德談論他的攻擊者，說這樣的人續出不絕。「他們的數目很多，」他說，「但相當的分類是可能的。」

「第一類我名之爲由於愚昧的攻擊者。這就是不能理解我，沒有認清我而非難我的人。許多這一類的人在我一生中很使我厭煩；但因爲他們是不自知做什麼事的，所以還可以原諒的。」

「第二類是許多羨慕我的人們。這些人不容許我享受幸福和我因自己的才能而獲得了光榮的地位。他們想破壞我的名聲，想使我毀滅。假如我是不幸，是窮困，那麼他們就停止攻擊了罷。」

「第三類是自己缺少成功而成爲我的攻擊者的人們。其中有才氣的人也頗多；但他們不能原諒我使他們相形見拙。」

「第四類我名之爲有理由的攻擊者。因爲我也是人，也有人的缺點和弱點，因爲我的作品也不免有缺點和弱點。不過我認真修養，不停地力求進益，所以能够不停地進步。因此，他們往往爲了我的已經棄卻

了的缺點而非議我這些好人一點也沒有損害我。他們向我開礮的時候，我已經和他們隔開數里之遙了。我對於已經完成了的作品大抵是很冷淡的；我不拘泥於舊物而速即另想新的。

「又有多數人，因想法和見解歧異而攻擊我。諺語有云：一株樹上沒有完全相同的葉子。同樣地，在千人之中見解和想法完全一致的人也怕沒有兩個。若是這樣假定，那麼我的攻擊者人數很多之事，倒還不如我還有許多友人和同志之事來得奇怪了。和我同時代的人們都是和我見解不同的，因為那時候世人，都傾向於主觀，而我卻很不利地全然孤立而客觀地努力。」

「釋勒在這一點得到了勝過我很多的利益。某一位誠懇的將軍曾經親切地向我說明，我還是依釋勒那樣做好。於是我方纔對他分析釋勒的功績，因為我比他還要熟悉。我靜靜地繼續走我自己的路，不管成功如何，又儘可能地不顧慮一切攻擊者。」

一八二四年五月二日 星期日

論與種種
不同的人
不同的利
益

哥德非難我沒有去訪問本地的有名的人家。「你本來在冬季的期間，」他說，「可在那裏過了趣味豐富的晚上，可以認識了許多名人；而不知爲了什麼任性的緣故，一切機會都白白地過去了。」

「因爲我有着容易感奮的性質，」我回答說，「有着接受多方面的趣味和沈迷於新異的事物的性

癖，恐怕沒有什麼比過多的新印象於我更爲麻煩而有害罷。我未曾受過社交教育，未曾在交際社會裏混慣。我以前的生活狀態是這樣的：就是我好像自從在你的身邊的短時間以來纔開始生活似的。現在無論什麼我覺得都是新的：看一晚上戲，每次和你談話，在我的心中都是大事。大凡對於受了別樣的教育和有着別樣習慣的人是無關重要的事，對於我都極有感動力。又因爲我的知識慾望很盛，所以我的心靈用某種精力捉住一切而從其中儘量吸收很多的養料。因爲我的精神的狀態是這樣的，所以我在去年冬天的期間，以看戲和你交際之二者就儘够充足了，假如我專心求新朋友而和他們交際，恐怕不能不徹底地破壞我的精神了罷。」「你是個奇妙的人物，」哥德笑着說：「你可隨意做去，我放任你。」「而且，」我接續說，「我進交際社會裏去，往往攜着我的好惡心以及要愛人和被愛的要求。我尋求和我意氣投合的人；我願意傾心對他，而不願和其他的人幹什麼。」

「你的這種性癖，」哥德回答說，「當然是非社交的；可是我們若不努力克制我們的自然的傾向，一切都算得什麼呢！要求他人和我們調和是極愚的事。我決不這樣幹。我把任何人都常常只看做獨立的個體，我竭力想研究他，想知道他的特性；但此外卻決不向他要求什麼同感。我由此乃能和任何人交際，由此乃能有關於各種性格的知識以及在生活上必要的熟練。因爲正惟對於性質不同的人我們應該提起精神應付他們，那麼我們身上的所有的方面都被刺激，發展，完成，然後對於任何人都能應付自如。你也要這樣做纔好。你比你自己所想着更多的素質；但說說是沒用的，不論你情願不情願，你總得進交際裏去纔

論風景畫
的對象

好。』我信服這些忠言，決心儘可能地依此去做。

傍晚哥德請我乘馬車出遊。我們的路經過上魏瑪爾而越過那向西可以看見公園的丘陵。樹林在開花，白樺已經生葉，牧場好像綠氈，將沈的夕陽在牧場上移過。我們尋找可以作畫的羣集物，而眼睛不能充分地張着。我們說：被開白花的樹木是不能畫的，因為不構成形象的緣故；又青葱繁茂的樺樹是不能放在圖畫的前景中的，因為柔軟的葉子和白的樹幹不保持均衡的緣故；那種葉子不會形成可以用強的光和影而使其浮出來那樣的大的部分。』所以呂伊斯達爾（Ruyssael）在前景中決不畫繁茂的樺樹，』哥德說，『而畫葉子掉光的樺樹的赤裸裸的樹幹。因為這樣的樹幹和前景很調和，樺樹的明朗的姿態很有力地浮出來。』

論宗教和
藝術的關係

以後我們談了一會別的事情之後，談論想把宗教當做藝術的藝術家的謬誤的傾向。他們以為美術不可不是宗教。『宗教對於美術的關係，』哥德說，『是和人生的其他趣味對於美術的關係相同的。宗教是應該和別的一切題材同等地只被作為題材而觀察的。又信仰和非信仰也都不是理解藝術品的機能（Organ），理解藝術是需要全然不同的精神力的。藝術是不可不為了解藝術的機能而作的。如其不然，就會失卻它的目的而不能給與特殊的效果的罷。宗教的材料雖然也同樣會變成藝術的優良的題材的；不過這也只是在它具有一般的人性的場合而已。因此抱小孩的處女是極好的題材，以前被運用了不知幾次，以後也會被儘管反覆地欣賞罷。』

我們繞過威比希特 (Weich) 的森林，在第夫而特 (Tiefurt) 的附近彎回魏瑪爾的路上，我們觀看落日。哥德沈思了一會，然後向我說一個古人的話道：

常見太陽西降，卻總是同一個太陽。

「人活到七十五歲，」哥德很高興地往下說，「總不得不時時想到死。我卻不因此而不安，因為我深信我們的精神是絕對不能破壞的東西；它是從永遠到永遠繼續活動的東西。它和太陽相似，太陽我們看去好像是沈下去，實在決不沈下而不住地輝耀着。」

這其間太陽在愛德爾山的後邊沈下去了；我們在林中感着晚涼，就更快地駛入魏瑪爾，到了他的門前。哥德請我再去談談，我就上去了。他非常高興而和氣，其後他特別地多談他的色彩學以及他的頑迷的反對者，且說他自覺在此科學中做成了若干業績。

「要做成劃期的事業，」哥德當時說，「誰也知道是要有二條件：第一，要頭腦好；第二，要承襲大宗的遺產。拿破崙承襲法國革命，弗利特利希大王承襲石勒西恩 (Schlesien) 戰爭，路德承襲僧侶們的黑暗，而我則承襲了牛頓學說的謬誤。現代的人雖未領悟我在其中做成了什麼業績；但後世的人定會承認：我決非承襲了不好的遺產。」

論做大事
條件的兩個

其後我們談論他多年做舞臺監督，以及因此失了可作文學活動的無限的時間的事情。『我當然可在那樣的期間寫成了好幾個脚本；但仔細想起來，我也並不懊悔。我把所有的活動的事業常常只看做象徵，所以不論我做了壺或鉢，在我都是一樣的。』

一八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星期二

論克洛普
石托克和
赫爾特爾

傍晚到哥德家裏去。我們談論克洛普石托克 (Klopstock) 和赫爾特爾 (Herder)。聽哥德說明這些人的偉大的功績，我很愉快。

『德國文學』他說，『假如沒有這樣的偉大的先驅者，不會變成現在這樣的罷。當他們出來的時候他們走在當時的人們前面，而將人們拖着在後面走，然而如今時代已趕過了他們，他們在以前是那麼重要。如今卻不復是文學的中心了。現今年輕人若想從克洛普石托克或赫爾特爾學習，將會非常落後的罷。』我們談論克洛普石托克的救世主歌 (Messias) 和頌詩 (Oden)，並且論及其長處和短處，我們一致地認為：克氏沒有對於感官的世界的直覺和把握以及人物的描寫的傾向和才能，又缺乏敘事的戲曲的詩人——或不如說，一般的詩人所最需要的素質。

哥德說：『我現在想起了他在頌詩之中使德國的繆賽 (Muse) 和英國的繆賽相競爭的一節。我們

試想像如果兩個處女一同跑走，投出腳而揚起塵土，那會構成一種什麼形象，我們便不能不為克氏不會把自己寫了的東西浮現在眼前而感官地寫成它們的。否則不會寫得那麼拙劣的罷。」

我問哥德，他在少年時代對克氏處於怎樣的關係，把他想做怎樣。

哥德說：「我以我固有的敬念尊敬他。我把他想做叔父似的人。我只尊重他的工作，並沒有對他怎樣想或加以非難。我只從他的美點受了影響，終竟走了我自己的道路。」

話又回到赫爾特爾，我問哥德，赫氏的著作之中以何者為最優。哥德回答說是關於人類的歷史的理想 (*Ideen zu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並且說：「他以後傾向於消極了，所以沒有趣味。」

「赫氏雖然是非常偉大，」我說，「而對於某種事情，不知為什麼會那樣沒有判斷力，我覺得奇怪。例如德國已經變成了那樣的狀況的時候，他對於葛茲·馮·裴爾列與根的原稿，連它的美點也不稱讚，卻加上嘲笑的話而寄回來，這樣的事，我不能原諒他。想必他對於某類事情似乎全然缺乏理解力似的。」

「他不幸缺乏這種能力，」哥德回答說，「即使他的幽魂在這裏出現，」他起勁地往下說，「也不能理解我們罷。」

「反之，梅爾克 (*Merck*) 勸你把葛茲付印，」我說，「我不能不稱不讚他。」

「他是個奇怪而偉大的人。」哥德回答，「他說：『把它付印罷！雖然沒有用處，把它付印罷！』他不希望改作。他的話是很對的；因為那種作品，雖然可以改作，但不會變成很好罷。」

一八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論羅馬和希臘的歷史

我在看戲之前去訪哥德，看見他很健康而快活。他詢問現今在魏瑪爾的一個年青的英國人的事情。我和他說，我想和陀蘭 (Doalan) 讀布魯泰克 (Plutarch) 的德文譯本。因此我們談到羅馬和希臘的歷史，哥德發如此的言論：

「羅馬史對於我們，」他說，「實在是過時了。我們是成爲很人道的了，不能不厭惡凱撒的勝利。希臘史也很少提示我們以可喜的事物。這個國民在對抗外敵時候，雖然是偉大而光榮；但國家分裂，內戰頻仍，同胞殘殺，卻是更爲難忍的事情。況且我們現代的歷史的確是很偉大而且重要。萊比錫及滑鐵魯的戰役是那麼悲壯顯赫，馬拉東 (Marathon) 及其他類似的戰役都因此而漸失光輝。又我們的幾多英雄也並無遜色；法國的諸將軍，勃樓黑爾 (Blucher)，惠林頓 (Wellington) 都是儘够與古代的英雄比肩的。」

次之，我們談論近代的法國文學，談論法國人對於德國人的作品的興趣漸漸增高的事情。

論法國人對於德國文學的態度

哥德說：「法國人研究和翻譯我國作家的作品是很好的；因爲他們在形式上和 Motiv 上都受限制，而除了向外尋求之外沒有辦法了。他們或許非難我們德國人沒有形式；但我們在材料上勝過他們。柯采布 (Kotzebue) 和伊弗蘭特 (Hfiand) 的劇本很富於 Motiv，而到 Motiv 都被用完爲止想是要採

擷得很久罷。可是特別受他們歡迎的是我們的哲學的理想。爲什麼呢？因爲任何理想的東西，都是有利於革命的目的的。

「法國人有悟性和精神；但沒有確實的基礎和虔誠。他們以爲臨時合用，有利於他們的黨派的東西，是正當的。所以他們之所以稱讚我們，不是因爲他們認清我們的價值，而只因爲依據我們的見解可以增強他們的黨派的緣故。」

次之，我們談論我們自己的文學，談論有礙於德國的青年詩人們的事物。

「我們的青年詩人的許多缺點，第一是他們的主觀性之無價值，以及不能客觀地找到材料。他們至多僅能找到與他們相似的，合於他們的主觀的材料。他們並不想：即使材料與他們的主觀相反，只要是詩的，也應當爲了材料本身而採用的。」

「但是，如同已經說過，只要有因偉大的研究和境遇而成長了的優秀的人物，或許情形會很好罷——至少以關於我們的年青的抒情詩人爲限。」

一八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星期五

勸愛氏不
要編文學

哥德問我，近來怎麼樣，在想些什麼，做什麼。我說我接到了一種提議：以很有利的條件請我寄關於德

論德國青
年詩人的
缺點

國文學的最近的作品月報於英國的雜誌，並且我想欣然接受。

到此時為止很和藹的哥德的臉色，他一聽到了我說的話，就變了很不高興的樣子。在他的表情之中可以明白地認見對於我的打算的不贊成。

他說：『你的朋友們要由你安靜纔好啦。你爲什麼關係於既不屬於你的本行，又與你的性向完全相反的事情呢？世間上有金貨，銀貨和紙幣，各有各的價值和時價，但在把任何一種估價的時候，也不可不知道時價；文學也是一樣。你或許知道貨幣的價值，卻不知道紙幣的價值；這在你還未熟悉。所以你的判斷會謬誤，你會把事情弄糟的。可是你如其想公平地處理，把所有的事物都應順其性質而認識清楚，使其可以通用，那麼你不可不先以我們中世紀的文學爲標準而作精深刻苦的研究。次之，你又不可不轉過來認清石勒格爾（Schlegel）所企求的及其所成就的；次之，你不可不把所有最近的作者，例如法蘭支·何倫（Franz Horn）、霍夫曼（Hoffmann）、克勞倫（Clauten）等的作品統統都讀過。但這樣還不夠。又不可不訂閱從朝刊乃至夕刊等所有的新聞紙，迅速熟悉新出的東西。這樣一來，你就把最有用的時日空費了。又如果想把一切新刊物相當透澈地報告，那不但要廣泛地瀏覽，而且不可不加以研究。這樣的事情你爲什麼覺得有趣呢？又你即使看見什麼作品不好，如果你不願冒險和世人全體爭論，那你就連說也不能說咧。

『如同我已經說過，請你辭退那種提議；那是對你不相宜的。尤其是不要放散你的心意，把力量集中罷。倘使在三十年前我是這樣精明，我必定做了完全不同的事情罷。我和釋勒編了時神（Horen）和年刊

詩集 (Musenalmanach) 不知耗費了多少時間。近來我翻閱了我們的書信，什麼都明白了。每次回想那個企圖，總是心裏懊惱。那實在只是世人亂用了我們，我們卻毫無所得。大凡天才看見別人所做的事情當然以為自己也能做的，但實在並不如此。後來會懊悔自己的浪費。我們把頭髮只捲了一夜有什麼好處呢？這只不過是把紙插在頭髮裏而已，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便再伸直了。」

勸愛氏專
心研究英
國文學

哥德又繼續說：「要緊的事情，是求得一宗用不盡的資本。你可以藉你已經開始了的英國的語學和文學的研究得到那樣的資本罷。請你繼續下去。又這是好機會，你可以不停地利用那位青年的英國人。研究古代的語學是已經大部分在少年時期錯過了；所以請你在英國人那樣的優秀的國民的文學裏求你的憑藉罷。而且我們自己的文學是大部分從他們那裏來的。我們的小說和悲劇，除了從柯爾特密司 (Goldsmith)，斐爾亭 (Fielding)，莎士比亞等以外，從那裏得來的呢？又就是在現在，可以同拜倫，謨亞 (Moore)，華特爾·史格特 (Walter Scott) 比肩的三個大文豪在德國的什麼地方呢？所以我重複再說：你要專心於英語，集中全力於有益的東西，而把沒有什麼效果，又不合你的性質的東西，統統拋棄。」

我這樣和哥德商量了，覺得很可喜，心裏完全平靜了，我決心什麼都依從他的忠告。

一八二五年

一八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星期二

今天我訪問哥德，和他過了一個很好的晚上。我看到他在幽暗中坐在書齋裏。李美爾教授來訪問，在我們的近旁坐下。

討論自傳

哥德很高興，叫拿了一瓶酒來。給李美爾和我灑酒。他自己喝瑪利巴恩特的礦泉。這晚上哥德似乎預定和李美爾推敲他在續成中的自傳的原稿的。大概要在字句上稍加斟酌改良。哥德說：『愛克爾曼也留在這裏聽聽罷。』我聽他這樣說，很開心。他把原稿交給李美爾。李美爾從一七九五年的那地方讀起。

我在前一個夏天已經把這種尚未付印的到最近為止的各年份都反復誦讀，回想，欣賞過了。但如今在哥德的面前聽到大聲朗誦，又是另一種新的喜悅。李美爾尤其注重字句，我這時候驚異他的字句之豐富以及使用之巧妙。被敘述的年月在哥德的心裏復活了。他沈湎於回想，每當個個的人物或事件出來的時候，他詳細地說明而補充其記述。實在是快樂的晚上！他和同時代的賢能的人們被反復地談論。談話又屢次回到與他從一七九五年至一八〇〇年之間有密切的關係的釋勒。劇場是他們兩人共同活動的對象；哥德的許多傑作也就在那時候寫成。威廉·邁斯特 (Wilhelm Meister) 完成了，赫爾曼和陀羅特亞 (Hermann und Dorothea) 被計劃而寫成的。契利尼 (Cellini) 被譯出而在時神裏發表，又爲了釋勒的年刊詩集 (Musenalmanach) 而與釋勒共同著作克塞尼恩 (Xenien)。他們兩人幾乎每天有所接觸。這些事情今晚都被說起。每逢機會，哥德就說有趣的話。

其中他說：『赫爾曼和陀羅特亞是我現在還喜歡的幾乎唯一的大作，我不能不有深切的同感而讀』

它。我尤其喜歡該書的拉丁文譯本。拉丁文譯本在形式上似乎是歸還於它的根元了似的，所以我覺得是更好。」

威廉·邁斯特被講到好多次。釋勒以為，哥德說，「悲劇性質的東西是不適於小說的，所以非難我把它編入小說裏去。如同我們大家知道，他的話是不對的。在他給我的那些信中有他關於威廉·邁斯特的最有意義的意見和言語。總之，這種著作是最不能估量的創作之一，我自己也幾乎不能解釋。讀者尋求一個中心點，是很困難，而且也不是好的。我以為走過我們眼前的豐富而繁複的生活是本來沒有明白的傾向的，因為所謂傾向只是概念上的東西。若定要這樣的東西，則請聽信弗利特利希最後向主人公威廉說的話罷，他說：「我覺得你好像基士（Kist）的兒子掃羅（Saul），他出去尋他父親的牝驢，而尋見了王國。」人們不妨聽信這句話。因為這種小說全篇的意義畢竟不外乎說：即令人做了任何愚蠢或迷妄之事，受神領導，而終於能够造成幸福的目的。」

論德國中
流階級的文化

其後談到從五十年以來普及於全德國的中流階級的文化。哥德將這些功勞皆歸之於勒新（Lessing），更歸之於赫爾特爾（Herder）和維蘭（Wieland）。「勒新是理智的偉人，」哥德說，「只有和他同樣理智高強的人才真能從他有所學習。他對於中材的人是危險的。」哥德說起一個新聞記者的事情，這個人私淑勒新，而在前世紀末葉做了一種事情——做了一種不很高尚的事情；因為他比他的偉大的先驅者相差很遠。

「全上德意志都因維蘭學得了它的文體。」哥德說，「全上德意志從他學了很多，而適當地表現自己的那種能力不是微小的瑣事。」

談到克塞尼恩（Xenien）的時候，哥德尤其稱賞釋勒的警句，說釋勒的警句是銳利而適當；而他自己的是溫良而輕淡。我每次讀釋勒所作的十二宮（Tierkreis），』他說，「總很欽佩。這些詩發表的時候，及於德國文學的影響是不能估計的。」

上述的原稿的朗誦被這樣許多的談話和插話所中斷，而到一八〇〇年的年末為止是被朗誦和商量了。後來哥德把原稿擺過一邊，叫人於我們坐着的大桌子的一端蓋起桌布，拿簡單的晚餐來。我們欣然地用膳。我沒有見過哥德在晚間吃東西，今晚他自己也不吃什麼。他坐在我們旁邊，替我們注酒，剪燈芯，而且用精彩的言語在精神上款待我們。

李美爾說起釋勒的人格。『他的肢體的構成，他在街上走路的神氣，他的每種動作，』他說，「都很矜持，只有他的眼睛是柔和的。」

論釋勒的
人格

『是的，』哥德說，「他身上的其他一切都矜持而偉大，但他的眼睛是柔和的。他的才能也和身體的情形相同。他大膽地抓定了一個大的對象，仔細觀察，翻來轉去，這樣看看，那樣看看，這樣處理，那樣處理。他把他的對象可以說只從外面觀看，而從內面靜靜地展開卻不是他的本領。他的才能是飛躍的。所以他始終沒有決斷，而不能乾脆地結束。他常在將要試演之前掉換角色。」

論釋勒不
喜歡充分
地說明劇
中人物的
動機

「又因他常常直捷地做事，不喜歡充分地說明人物的行為的動機。在忒爾（Tel）裏釋勒簡直想使葛斯勒（Fester）從樹上摘下蘋果，使忒爾從男孩子的頭上射下，我因此不知爲他多麼窘苦。這是完全不合我的性情的，我就勸他至少要使忒爾的孩子說我的父親能從百步之遙從樹上射落蘋果，向總督誇稱他父親的技能，那麼可由此說明這樣殘酷的行為的動機。釋勒當初不肯聽從，但終於對我的意見和希望讓步，依照我的忠告做了。反之，我則常過分地示明動機而使我的劇本不適用於劇場。我的歐傑尼（Eugenie）只是動機的連續的說明，所以在舞臺上完全沒有成功。」

「釋勒的才能是完全適合於劇場的。他每作一劇本都有進步，愈益完成。但他從羣盜以來黏附着一種對慘酷的事物的嗜好，就是在他最盛的時候也未完全脫去，這是很奇異的。我還記得很清楚：他在愛格蒙特之中於愛格蒙特被宣判死刑的監獄的一場裏想使阿爾巴（Alba）戴假面穿外套在後面出來，看死刑的判決對於愛格蒙特有怎樣的作用。他想由此表示阿爾巴的狠毒無厭的復仇心和幸災樂禍的惡意。但因為我的反對，這個人物沒有出來。他實在是個奇異的偉人。」

「他每隔一星期就改換而目而成爲更完成的人；我每次再見他，總覺得他在讀書以及學識和判斷上都有進步。他的書簡是我關於他所有的紀念品中之最美者，也是他所寫的東西中之最美者。是他的絕筆的那封信，我把它看做我的寶物中的聖物而保藏着。」哥德立起來去拿了信來，交給我說道：「請你讀罷。」

這封信是用秀麗遒勁的筆致寫着，其內容是對於哥德——評論那種敘述當時的法國文學而曾經將其原稿給釋勒看過的——加於拉摩的姪兒 (*Rameaus Neffen*) 的評釋的釋勒的批評。我把這封信讀給李美爾聽。『你看，』哥德說，『他的批評是那麼恰當而整飭，他的筆跡是全沒有露出什麼弱點。他是個英俊的人，而在少壯有爲的年齡逝去了。這封信是寫着一八〇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日子——釋勒是五月九日死的。』

我們交互地看這封信，欣賞明晰的文章和秀麗的筆跡。哥德還關於這個舊友說了許多纏綿的追懷的話，直至十一點鐘那樣遲的時候，我們纔出來。

一八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論拜倫的
戲劇

『假如我還在做劇場監督，』哥德今晚說，『我要把拜倫的威尼斯的總督 (*Dogen von Venedig*) 上演。這種戲實在太長，似乎非改得短些不行；但是不要割切或塗抹，而要熟悉各個場面的內容，只把他短一些，再表現出來。那麼這種戲不會因改作而變壞，卻成爲緊密，又在大體上不失去美點而會給與很強的感動罷。』

哥德的這番話給了我關於怎麼處置劇場裏的及與此相似的無數的事情的新見解。我覺得這種金

言非常有趣——因為說這樣的話，不但是要有好的頭腦，而且非很熟悉自己的工作，詩人不能的。

我們再談拜倫。我對哥德說，在他與梅特溫（Medwin）的對話裏，他說爲劇場寫作品是極困難的，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哥德說：『猜定公衆的趣味的軌道是很要緊的。如果作者的才能和公衆的傾向一致，那麼什麼都會成功的。』胡華爾特（Howald）在他的肖像裏猜中了這種規道，所以輿論很好。拜倫的傾向和公衆的傾向，要是不一致，必定不能成績很好的罷。爲什麼呢？因爲詩人的偉大與否在這裏是不成問題的。因此與一般公衆相差不多的人，往往反而用上述的方法能夠得到非常的歡迎。』

我們繼續談論拜倫，哥德稱讚他的非凡的才能。『我叫做構想的那種東西，』他說，『我不曾見過在任何人的作品裏比在他的作品裏還要來得偉大。他的解決戲劇的糾葛的方法是時常超越預想以上，時常比別人所想像的更好。』——『我覺得莎士比亞正是這樣，』我回答說，『尤其是他的法爾斯達夫（Falstaff）。在形勢窮蹙，我自問應該讓他做什麼以解救他自己的時機，莎士比亞實在超過我的一切思想遠甚。可是你說拜倫也是這樣，這對於他是無以復加的讚美罷。可是，』我添加說，『能瞭然概觀首尾的詩人對於偏狹的讀者是遠爲有利的。』

論戲劇的
三一

哥德贊同我的意見。次之，他笑拜倫在實生活上從來不應順什麼，從來不顧慮法則，卻終於屈服於極迂腐的三一。『他和世人同樣不理解這種法則，』他說。『這種法則的理由是要使人容易理解戲劇，所以在藉此而能達到理解戲劇的目的爲限，三一是有用的。若因此反而難懂，那麼守這種法則，便是愚笨。』

了。就是想出了這種法則的希臘人，也有時不遵守它。例如在歐列比特斯（Euripides）的斐東（Phaethon）及其他戲劇裏場所是變化的。由此可以知道：希臘人比諸盲目地尊重這種本身沒有多大的意義的法則，還不如更注重巧妙地描寫對象。莎士比亞的戲劇是任意忽略時間和場所的統一的；然而很容易理解，沒有再容易理解的了。所以就是希臘人也必定以為莎士比亞的作品是無可非議的罷。法國的詩人最嚴守這種三統一的法則；但他們並不把戲劇的法則戲劇地解釋，而用故事的情節來解釋，所以弄成不容易理解。」

論拜倫過
於放肆的
害處

哥德繼續談論拜倫。「拜倫由遵守三一律而加諸自身的那種限制，對於他的常向無限而努力的天性是有益的。假如他在道德的事情上也能夠這樣自制就好了。他不能夠這樣，這便是他破滅的原因。所以不妨說，他是為放縱而破滅了的。」

「他太無自知之明。他常縱情任慾地生活而不知也不想自己做的什麼。他自己為所欲為，而對他人則事事非難，所以勢必至於危害自己而引起社會的激憤。他一開頭就以他的論文英國詩人和蘇格蘭的評論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傷害了第一流文士的感情。他以後只為了要生活不得不退讓一步。在他的其次的著作中他繼續着反抗和非難，對於國家和教會也不與以寬容。他因這樣驕橫無忌的行動被逐出了英國，弄到後來恐怕也必定被逐出歐洲罷。他到處覺得狹促，雖享有無限的個人的自由而只覺鬱悶，世界於他不啻是個牢獄。他到希臘去並不是自願的決心，而是與社會的不和驅逐

他去的。

「他與因襲和愛國心絕緣，這不但使這位非凡的英傑人格地毀滅，而他的革命的傾向和與此相關聯的感情的激動也不使他的天才適當地發展。又他的不斷的反抗和非難，也是非常有害於他的傑作的。因為不但詩人的不愉快必定傳染於讀者，而且一切反抗的活動必定變成爲消極的，消極的東西就是虛無。我把不好的東西說做不好，能得到幾多好處呢？但是如其連好的東西也說做不好，卻就很有害處。凡是要有良好的感化力的人，決不宜漫罵而不顧慮謬誤，卻應該常做善事。因爲要緊的不是破壞，而是建設人類會因此而感覺清純的喜悅的東西。」

我聽哥德的這種高明的言論，覺得精神奮發，佩服他的金言。

論拜倫缺
乏反省

哥德又繼續說道：「我們應該把拜倫作爲人，作爲英國人，作爲偉大的天才而觀察。他的善良的特質是尤其從人格出來，他的不好的性質是由於他是英國人，是一個英國的貴族而來的。他的才能是難以估量的。」

「一般地說，這樣的英國人是沒有適當的反省力的。焦躁和黨派心不讓他們安穩地發達。然而他們作爲實際的人是偉大的。」

「拜倫就是這樣未曾能够默想自己的言行。因此，如同他的「錢多而沒有統制力」這一句標語所明示那樣，他的反省總也沒有成功。因爲很多的錢使統制力完全麻痺的緣故。」

論拜倫的
偉大創作力之

「然而他要寫作什麼，卻樣樣都成功。實在可說他是以靈感代替反省的。他不能不停地寫作。從他的人格，尤其是從心裏出來的東西都很出色。他做詩是好像女人養育孩子一樣；女人養孩子，是什麼也不想，方法也不知道的。」

「拜倫是偉大的天才，是天生的才子，從來沒有見過比他具有更偉大的真正的詩才的人。在能理解外面的事物的一點，又在能洞察過去的情景的一點上，他是和莎士比亞一樣偉大。不過莎士比亞是作為純粹的個人而優勝的。拜倫很明白這種事情，所以他把莎士比亞的一切章句都記得很熟，而不很議論莎士比亞。他似乎想否定莎士比亞；因為莎士比亞的壯麗成為他的障礙。他覺得自己不是莎士比亞的敵手。他並不反對坡普（Pope），因為他無須怕他。實際他反而竭力讚揚他，因為他很知道：坡普對於他只是「一方牆壁而已。」

論拜倫的
身分和財
產與他的
生活態度
的關係

哥德談論拜倫，似乎說不盡似的，我也愛聽而不知厭。他說了幾句短短的枝葉的話之後，又繼續再說。『拜倫是英國的貴族，這種高貴的身分，對於他是不利的。因為有才能的人都是都被世間所煩累的，何況像他那樣身分很高，財產很多呢。對於有才能的人，中流階級是有利得多。所以所有的偉大的藝術家和詩人都是中流階級裏的人。假如拜倫身分更低些，家境更窮些，那麼他的對於無拘束的嗜好也必定危險性少得多罷。因為身分高，財產多，所以他能夠為所欲為，他因此被牽進於許多事件之中。像他那樣身分很高的人，難道是任何階級的人所能威壓而灌輸以節制的嗎？他凡是心裏所想的，無論什麼都說，因此不能

不和世間不停地爭鬥。』

哥德繼續說：『上流的豪富的英國人的生涯的大部分是消費於誘拐和決鬪的，這實在是奇怪。拜倫自己也說，他的父親誘拐過三個夫人。和父親相比，拜倫那樣的人總之可以說是溫順的兒子了。』

『他原來是常依自然的樣子生活的。他的生活方式既然是這樣，他必定幾乎每天感覺得有正當防衛的必要罷。所以他時常發射手槍。他必定時常預期着別人挑釁罷。』

『他是不能夠獨人過活的；所以他雖然脾氣不好，而對於朋友是極其寬大的。某一天晚上他朗誦了他詠穆爾元帥（Moore）之死的好詩，貴族的朋友們不懂他的詩的意義。他不生氣，把詩收藏了。作為詩人，他實在是和小羊一般。若是別人，會恨他們是該死的罷。』

一八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劇場失火

昨夜十二點之後不久我們被火警驚醒了；人們叫道：劇場着火了！我急忙穿了衣服，跑到出事的地方去。大家都非常驚慌。剛在幾個鐘頭以前我們看了拉樂希（La Roche）巧妙地演甘勃蘭（Cumberland）的猶太人（Juden）而不勝快樂，賽特爾（Schädel）以談諧和滑稽引起了一般觀衆的哄笑。正在我們剛纔享受過精神的快樂的同一地方，此刻猖狂着最可怕的毀滅的元素。這火似乎是由暖爐引起的，在樓下先

着起來，立即延燒了舞臺和乾燥的佈景的條板細工，如此因許多可燃物的滋養速即變成了大火，不多時火焰就透出頂屋，梁木椽椽都倒下來了。

消火的設備並不缺乏。房屋的四周隨即團團被水圍住，水龍一齊澆上許多水去。但一切都無效果。火依然向上肆虐，紛紛不絕地將緋紅的火花和燃着的材料的碎片吹上天空，這些東西就隨微風而在都市上面向一方飄去。喧擾的聲音和運用救火梯和水龍的人們的呼聲和叫喊是很轟然。所有的力量都被緊張地使用着，人們似乎要強制地跨過猛火。在稍稍靠邊的地方，儘可能地接近火傍，立着一個穿外套戴軍帽的人，很鎮靜地吸着雪茄，初初一見似乎是個閑空的旁觀者；實則不是。許多人從他那裏出去，他向他們以簡捷的話發命令，命令就被實行。這是卡爾·奧古斯特大公爵（Der Grossherzog Karl August）。

痛惜劇場的燒失

他不久就看出明白這座屋子本身是不能救了；他就命令，使它向內倒壞，而將所有餘下的水龍都朝向將被延燒的鄰屋。他似乎王者般斷念而這樣想：

這樣的東西儘管燒掉——
將會有新的造得更好。

他是對的。這劇場舊了，並不華麗，也不足以容納年年增加的觀眾。但是看見這樣對於魏瑪爾有許多

偉大而可懷念的記憶連繫着的劇場無可救援地燒了，總是不勝痛惜的。我看見大公爵的美麗的眼睛裏有着許多哀悼劇場的燒失的眼淚。音樂隊的一個樂員也使我很感動；他爲了他的燒了的提琴而哭着。

天亮的時候，我看見了許多蒼白的臉孔。我看見了終夜等着大火經過而此時在寒冷的晨風中寒戰的上流社會的少女和婦人們。我因爲要稍稍休息，回家去了，然後在午前中到哥德那裏去。

僕人說他不舒服而臥着。但哥德卻使他來叫我到牀邊去。他向我伸出手來握手道：『我們大家受了大大的損失；但那有什麼法想呢！我的孫子伏爾夫剛（Wolfgang）今晨來到我的牀邊，握住了我的手，張大了眼睛瞪視我說道：「人原來是這般的！」除了他這句想藉以勸慰我的話之外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呢？我的幾乎三十年之久的快樂的活動的場所如今變成灰燼了。可是如同伏爾夫剛所說，人原來是這樣的！我昨晚一夜沒有睡覺；我看見從前面的那些窗口火燄不絕地沖向天空。你可以想見，我的心裏是歷歷地想起了以前我和釋勒的多年間的活動和許多弟子們的進展成長，不免有多少深切的感慨。所以我覺得今天還是留在牀上較爲妥當。』

我稱讚他的謹慎。但我看他並不衰弱或疲勞，卻很舒服而快活。我覺得他留在牀上是他在有非常事件之際怕有多數來客煩擾而常用的戰略。

論戲劇的嗜好
哥德請我在他的牀前的凳子上坐下，稍停一會。『我很想念你而爲你惋惜，』他說，『你以後想怎樣利用你的晚間呢？』『你知道，』我回答說，『我多麼酷愛劇場。當我在兩年以前到這裏來的時候，我除了

在哈諾威(Hanover)所見過的三個種戲劇之外，差不多沒有知道什麼。但在這裏則戲子和劇本樣樣都新奇；又因為我依你的忠告虛心接受種種對象的印象，不甚加以思索或反省，所以我實際可以說，這兩個冬天我在劇場過了從未有過那樣天真暢快的光陰。我對於劇場是那樣地熱心，我不但不錯過任何公演，甚至也去參觀試演。我還覺得不夠，有時連在晝間偶爾走過劇場前面而看見門兒開着的時候，我也整半個鐘頭坐在樓下的空凳上而想像此時可能搬演的劇景。」

「你正是個癡漢，」哥德笑着說；「可是我卻喜歡這樣的人。假如觀客都是這樣就好了！你實在很對，這是很好的事。凡是不染惡習而相當年輕的人不容易找到比劇場更愉快的地方。劇場對於你無所要求，你如其不願說話，就不用開口；卻儘可和王者似地安然坐着，舒適地觀看眼前演着的一切，可以隨意地娛樂你的心神。劇場裏有詩，有畫，有唱歌和音樂，有演劇術，真是無所不有！這許多藝術，青春的和美的魔力在一個晚上而且在很高的程度共同地發動，就成爲莫與倫比的歡宴。雖則也有壞的而只有很少好的，但是總比觀看窗外或在某集會中在雪茄的煙裏玩一局 Whist（四人遊戲的骨牌）好得多罷。魏瑪爾劇場，如同你所感覺那樣，是決不可以小覷的。這是從我們的黃金時代以來生存的老樹幹，許多新進有爲的人才都是在這條幹上生長了的。我們還儘能演些有趣的或至少似乎是完全的東西。」

回憶魏瑪
爾劇場的
黃金時代

「我恨不得在二十年前見到它！」我回答說。

「那固然是對於我們很有利的時代，」哥德說。「請你想罷，那時候法國趣味的乏味的時期還未過

去很久，觀衆還未被過度刺激；沙士比亞還有着新鮮的作用；莫扎特（Mozart）的歌劇還年青；最後還有釋勒的作品剛纔在這裏年年出來，在這裏的劇場裏由他親自指導預演之後上演而放新異的光彩——你可以想像，老小的人們都被用這樣的盛饌款待，我們常使觀客們滿足。」

「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老人們，」我插口說，「對我竭力稱讚魏瑪劇場當時的盛況。」

論劇本的
選擇導演
以及演員
的教養

「正是這樣，」哥德回答說，「那可實在是好。但最要緊的是大公爵完全放任我，一概由我處理的這件事。我不注意於華麗的佈景和閃耀的衣裳，而注意於採用良好的劇本。自從悲劇以至笑劇，種類一概不拘，但某種作品要有上演的資格必須是相當地好。它必須是偉大適當，快活優美，無論如何必須是健全而有一個核心的。大凡病的，弱的，傷感的以及可怖的，悽慘的，傷害風俗的，都一概摒斥；因為我只怕因此使戲子和觀客墮落。我卻用好劇本提高戲子們。因為優秀的東西的研究及其不斷的練習必能把有相當的天賦的人造成相當的人物的。我也和戲子們不斷地親自接觸。我指導讀劇本，對各演員說明他所擔任的腳色。我參預主要的試演，和他們討論，怎樣可以演得更好。在上演的時候我總出席，在第二天我把我覺得不好的地方都加以評論。我由此使他們的技術進步。而且我也儘想擡高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把第一流和最有希望的人引進我的交友之中，藉以向社會表明：他們是有和我交際的價值的人。這樣一來，魏瑪的上流社會也不甘心比我落後，男女演員不久就得參加第一流的交際社會了。因此他們就能够有了多大的內面的及外面的精神的修養。在柏林的我的弟子伏爾夫（Volf）和在此間的杜蘭（Durand）都是優秀

的交際社會的紳士。歐爾斯 (Oels) 和 格拉夫 (Graff) 君都有可以成爲上流社會的榮譽那樣的充分的教養。

『釋勒是以和我同樣的心意行動的。他常與男女演員交際。他也和我一樣出席於任何試演，而且每逢他的作品演得很好之後，他通常邀請他們，和他們歡樂一天。他們慶幸既得的成功，而商量下次應該改良之點。但當釋勒走入我們中間的時候，他見演員和觀衆都已經很有修養；這有助於他的成功是無可否認的。』

我聽哥德這樣詳細地說一件我很關心，尤其因昨夜的大火充滿着我的腦裏的事物，使我非常高興。『你和釋勒多年間在其中做了許多很好的事業的那個劇場的昨夜的火災，』我說，『就是在外形上也可說是結束一個對於魏瑪爾是不就會再來的一個大時期。可是你當時因管理劇場和劇場的非常的成效必定經驗了很多的快樂罷。』

『也有了不少的困難和勞苦，』哥德歎息而回答道。

『適當地監督許多人數的團體，』我說，『是很困難的罷。』

論劇場監督應取的態度

『用嚴格的態度可以做得很多，』哥德回答說，『若用愛情則更多，用聰明及不依人而有所歧視的公平則最多。』

『我不得不提防於我或許是危險的兩個敵人。一個是過於愛才的癖性，這往往使我變成不公平。還

有一個我不想說出來，你可以推想得到的。在我們的劇場裏是不缺少年輕美貌而精神很優美的女人們的。我被許多女人所熱情地吸引，也並非沒有迎合我的心意而來接近的人。但我卻控制我自己說道：就此停止了罷！我認清我的地位，明白對於我的地位所應盡的義務。我在這裏不是私人，而是一個團體的領袖，團體的盛衰之於我是比我目前的幸福更爲重要。假如我牽涉於某種戀愛事情，則我必定變成羅盤針那樣，若有一塊有引力的磁石在其旁邊，就不能指示正確的方向了罷。

「但我始終純潔自持，能控制自己，所以也能支配劇場，不會沒有必要的尊敬。若沒有這種尊敬，威信就要失了的。」

哥德的這種告白，我覺得很可注意。我已經從別人處聽過了關於他的類似的事情，現在從他自己的口裏聽到這種確認，很是愉快。我比以前更愛他，和他誠懇地握手而辭別。

我回到火燒場去，那裏從巨大的破物堆中還有火燄和烟柱升起。人們還繼續地在消火和拆毀。我在附近看到了寫成的臺詞的燒焦的斷片——這是哥德的塔秘 (Tasso) 中的文句。

一八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在哥德家裏吃飯。劇場的燒失幾乎形成了專一的話題。哥德的媳婦和烏爾列克小姐專心追懷她們

在那個老劇場裏享受過的幸福的時間。

「最緊要的是，」哥德說，「快快平靜心神，儘速恢復常態。若是我呢，下星期就要使人再演戲，不論在舊宮城或市政府大廳都可以。只不可有太長久的停憩，免得觀衆爲消遣他們的無聊的晚間而到別的面去。」

有人說道：「可是裝飾用具幾乎完全燒失了啊！」

哥德回答道：「用不着很多裝飾用具。也不必演整篇的戲，更不必演整篇的長戲。主要的事，是要選用不多換場所的作品。或用一幕的喜劇，或一幕的笑劇或小歌劇。又或一支短歌，一種二部合奏，流行歌劇的一種終曲之類——你們就會相當滿足的罷。總之，四月權且這樣過去，在五月裏你們就會聽見森林的歌手唱歌的罷。」

論另造新劇場的計劃

「可是你們就將會看見有趣的戲劇罷，」哥德繼續說：「就是在夏季中將會見有新劇場造起來。這次火災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我只同你們說罷，我這個冬季的許多夜間和庫特萊（Coudray）商議作成一個適合於魏瑪爾的新而且美的劇場的設計。我們從若干最優秀的德國劇場徵求了平面圖和縱斷面圖，從中利用其最好者，而捨去其似乎不妥者。我們已經作成了一個設計圖，儘可給人家看的。一俟大公爵許可了就可開工建築。這次火災很奇妙地剛在我們預備完成時發生，是很有意思的。」我們聽到哥德的這種告知，都很歡喜。

『在那舊劇場裏，』哥德繼續說，『把樓廳分配給貴族，最高樓廳分配給公務人員和青年職工們。富裕文雅的中等社會的大多數處於不利的境地：因為在演某種戲劇時正廳被大學生們占據，中等社會就無處可坐了。正廳後面的少數的優等座位和正廳前面的少數座位是不夠的。現在我們佈置得比以前更好。我們在正廳周圍完全圍繞以優等座位，又在樓廳和最高樓廳之間設一系列三椅的優等座位。因此，我們並不擴大劇場而能夠得到許多座位。』

我們慶幸這種消息，而且稱讚哥德對於劇場和觀衆這樣誠懇地費心。

一八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在哥德家裏和許多客人吃飯。他給我們看新劇場的設計圖。這是和他幾天以前說過的一樣，無論內部外部都使人期待非常美好的建築物。

次之，有人說：這樣美好的劇場是需要很好的器具和比以前更好的衣裳罷。又有人說：戲子也漸漸不多了，無論戲曲和歌劇都不得不僱用幾個年青的出色的人物。又有人指明，這些事情都很費錢，只用以前的款子是不夠的。

論劇場的
觀衆和收

哥德插口說：『我很知道，人們將會以省錢爲口實而僱用不很費錢的戲子罷。但以爲這樣的節儉有

益於會計是不行的。若對於這種根本的事物可惜錢，那麼第一將成爲會計的損害。我們不可不企求每晚觀客滿座。那麼年輕的男女歌手各一人，才能優秀的男女主角各一人，美人數人等是非常有益的。是的，假如我現在還做監督的領袖，定將更進一步而打算收入的增加，我必定能夠弄到必要的錢罷。」

人們問他打算做怎樣的事情。

「我想用極簡單的方法，」他回答說，「在星期天也要演戲。那麼可以增加四十天的收入。劇場的會計非這樣每年賺一萬乃至五千泰拉 (Taler) 不可。」

大家都以爲這種方法是很切實。有人談論說：在全星期中大概都工作到深夜的多數勞動者，只有星期天是他們的休息日，他們與其是星期天在小酒店跳舞或飲啤酒，總寧願享受劇場裏的高尚的快樂罷。又人們以爲：附近的小市鎮的地主，佃戶，以及官吏，富人等都將以星期天爲正可以到魏瑪爾的劇場去的日子；又對於不到宮裏去或不參加快樂的家庭或親密的集會的人，以前魏瑪爾的星期天的晚上實在是非常無聊的，因爲沒有一個人可以去的地方；但人們在企求着，以爲應該有星期天的晚上可以過得很舒服而能忘了一星期中的苦痛的地方。

哥德主張，在魏瑪爾的劇場裏，如同在德國的旁的都市裏一般，星期日也要演戲——大家因此都很贊成他的這種主張，都以爲這是很好的想頭。但發生了宮廷是否許可這種輕微的疑問。

「魏瑪爾的宮廷，」哥德回答，「是很高明的，不會阻止對於都市和重要的建築物有利益的計劃罷。」

宮廷定會樂意作小小的犧牲，把星期天的夜會移於別天去罷。如果不蒙許可的話，那麼即使不爲宮中的人所喜歡而爲一般人所喜歡的，大可賺錢的適合於星期天的戲劇想是很多罷。」

談話移轉於戲子的事情，種種地談論戲子的力的運用和濫用。

論戲子的
天才和熟
練

「由於長時期的實地的經驗，」哥德說，「我認定了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論是戲或歌劇，凡是要費好幾年也不能相當確實地豫期有成功的作品，不要使人練習。五幕的戲，或五幕的歌劇，在練習上角色充分地純熟，是很費力的。又等到合唱團能够成爲照規定那樣巧妙，也需要非常的努力。我凡是聽到任何劇場，把毫無成功的把握而僅憑幾種很不確實的新聞記事而聽到了的歌劇，很輕率地發命令練習的時候，每次都會發抖。在德國已經有相當的郵務馬車了，而且急行郵務馬車也有在使用的了，我想如果有在外國的什麼地方演新劇而受人讚揚的消息的時候，要派舞臺監督或其他可以信任的劇場裏的人到那裏去，親自觀察實演，查明那種聞名的新劇實際好壞如何，是否適當於我們的能力。這種旅費，和因此而得到的極大的利益，以及因此而避去的不幸的錯失比較起來，是算不得什麼的。」

論已經熟
練的戲如
能賣座儘
可繼續重
演

「次之，不論戲或歌劇，一經練習，稍稍隔些時候，只要能够賣座，儘可反複上演。舊的戲和歌劇也是同樣。這類東西或許是多年不演了，要演起來而能博得喝采，也同樣需要不少的新的研究。演這類東西，只要觀客表示感到興趣，也可以同樣隔些時候，儘管反複上演。如若主張常要看新的，主張把非常辛苦地練習

了的戲或歌劇只演給人看一回或至多兩回，主張要經過六星期或八星期之久纔可再演這樣的東西，而且在其間必須反複重新練習，那實在是毒害劇場的意見，是戲子的氣力的濫費，是決難容許的。」

哥德重視這種事情，似乎很關切。平時本來是那麼沈着的他，關於此事卻希奇地激昂。

「在意大利，」他說，「同一歌劇，大概一個月或個半月每晚連續地上演。意大利的偉大的觀客們決不要求變更。有教養的巴黎人，把他們的大詩人的古典戲劇重復看許多次，記得很熟，連任何音綴的輕重音都能辨明。在這裏魏瑪爾，算是給我以上演伊斐格尼和塔紗的榮譽了；但次數怎麼樣呢？三四年差不多不到一次。觀客不耐煩看那種戲，這也是當然的。戲子沒有够演那種戲的訓練，觀客沒有看那種戲的修養。但倘使戲子重複扮演而能精熟他所任的角色，演技能够出神，成爲好像不是勉強記住，而一切都從他們自己的心裏湧出來那樣，那麼觀客也不會不感到興味的罷。」

「我以前實在盲信我能够教養德國的劇場。是的，我盲信我自己能够對劇場有所貢獻，能够對這樣的組織與以相當的基礎。我寫了伊斐格尼和塔紗，抱了以爲這樣會順利地進行的那種稚氣的希望。可是觀衆並不因此受刺激和感動，一切都依然照舊。假如我得了成功，博了喝采，那麼像伊斐格尼和塔紗那樣的作品，必定已經寫了成一打之多了罷。材料是十分充足的；但是和剛纔說過那樣，沒有能够用精神和生命演出那樣的戲的戲子，也沒有能够用感情賞識那樣的戲的公衆。」

一八二五年四月十日 星期日

在哥德家裏吃飯。『我有好消息告知你，』他說，『大公爵准許了我們的計劃，決定就着手建基。』我聽到這種告知很開心。

『我們不得不同種種的反抗爭，』哥德繼續說，『但我們終於幸喜能達成了我的心願。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應該感謝樞密顧問官須懷采爾(Schwetzer)之處很多；因為他，如同被人所期望那樣，以卓越的見解忠實地贊助我們。設計是由大公爵親筆簽字了，以後不會有什麼改變了。所以你應該欣悅，因為你得到一個很好的劇場。』

一八二五年四月二十日 星期三

論不自量
力而輕率
地創作的
人的謬妄

哥德今晚給我一個年輕的大學生的信。這個人說他自己要完成浮士德，請求哥德說明浮士德第二部的計劃。他冷靜地、純樸地、正直地表露他自己的希望和目的，末了坦白地說：其餘的最近的文學的努力都是無價值的，但從他自己定將有新文學茂盛地開花。

哥德說：『國家中的不幸是國民不想自樂其生活，而都想支配人家，是國民在藝術上不想賞識既成

的作品而都想自己再作。

『又人們都不想藉文學作品而促進行自己的行程，而都想立時創作同樣的東西。』

『而且沒有企求社會全體的那種真摯的意蘊，沒有想有裨益於社會全體的那種精神，人們都只想要使自己成名，儘量顯揚自己。這樣的謬誤的努力，到處可以看到。人們模仿那種——不選擇能夠給與聽衆以純粹的音樂的喜悅的東西，而選擇會使人感歎他自己的巧妙那樣的東西來演奏的近代的——音樂家的行爲。到處都是想出風頭的人，而不見有爲了社會全體的利益和工作的利益而肯把自己放在以後那樣的誠實的努力。』

『而且，人們連自己都沒有意識而從事於拙劣的製造。在幼年時代就開始做詩，繼續創作；到了青年時代，則以爲自己做得相當好，最後達到壯年纔理解人家的既存的優秀的作品，而駭異自己做了謬誤的非常不完全的努力而空費了歲月。』

『不但如此，許多人全然不覺悟人家的作品之完美和自己的作品之未熟，一直到死爲止在作無聊的東西。』

『倘使人人都早就知道世間有多少傑作，知道如果要作可以與這些相比肩的東西不能不如何辛苦，那麼現在在做詩的無數的青年之中，恐怕沒有一人會覺行有想達到同樣的熟練而靜靜地努力那樣的忍耐，才能和勇氣能。』

「許多年青的畫家也想必不會執筆作畫了罷，倘使他們早就領悟了像拉斐爾（Raffaël）那樣的大家實際做成了什麼。」

談話轉移到一般地謬誤的傾向上去了。哥德往下說：

「我對於造型藝術的實習的傾向實在也是錯誤的。因為我完全缺少這方面的素質，所以不能使這個從內面發達起來。對於周遭的風景，我原是有了一種細膩的感情，所以當初的試行似乎很有希望。意大利旅行毀壞了我的這種實習的樂趣；見識雖然增廣，而可愛的才能卻失去了。而且我的美術的才能，不論是技巧地或美學地，都不能發達起來，所以我的努力都白費了。」

論修養的
普遍和特
殊

哥德繼續說道：「說人的一切能力可望其普遍地發達，又說這樣做是最高的目的，這固然是對的；但是人沒有這樣的素質，各人不可不真正地成爲一個特殊的人；而在另一方面又不可不要企求能達到包括全人類的那種概念。」

我於是想到威廉·邁斯特。其中同樣地說明：一切人聚集纔構成人類；要尊重他人，我們纔被他人所尊敬。

我又想到了遊歷時代。其中耶爾諾勸人努力於一種職業；因為現今是分業的時代，所以覺悟此事而爲自己和他人以這樣的精神做事的人是應該被稱讚是幸福的。

那麼，問題是在於各人若要不踏出自己的界限，而又不做過份地做小事，應該選擇怎樣的職業。

以通曉，判斷，指導許多專門的事物爲任務的人，也必須通曉儘量多的專門的事物。所以國王或未來的政治家，不會是修養太博的；因爲博學是他們的職業。

同樣地，詩人不可不勉力求得複雜的知識，因爲全世界是他的材料，他不可不成爲能處理和表現它那樣。

論見識和
人生的實
際工作的
分別

然而詩人而想做畫家是不行的，不可不只用言語表現世界而覺滿足。又藉身體的表現而把世界顯示於我們的眼前的事情，也不可不讓戲子去做。爲什麼呢？因爲見識和人生實際的工作似乎要分清纔好。人必須想念任何藝術，若要練習，都是非常重大困難，要修練到達人之域是够一輩子幹的。

因此哥德在各方力求增廣見識，而實際的工作則限定於一種事情。他只練習了一種技術，而能練習到足以爲巨匠的那樣：這就是用德文寫作。至於他運用了的題材是多方面的，這是另一個問題。

論修養和
實際工作
的區別

同樣地，修養和實際的工作，似乎也得分清纔好。

如是，用所有的方法鍛鍊眼睛，以期能理解外面的對象，這是屬於詩人的修養的事情。哥德對於造型藝術的實習的傾向，在他想把它作爲終身的事務的一點，他自己雖然說是錯誤，但若把此事看做他作爲詩人的修養，卻完全是妥當的。

「我的詩的客觀性，」哥德說，「卻是有賴於眼睛的非常的注意和練習的。因此我也不得不非常重視這樣得到了的知識。」

但是我們不可不留意，不要把修養的範圍弄得太廣。

『自然研究家們，』哥德說，『最容易陷於這種危險；因為自然的觀察是實在需要非常調和的普遍的教養的。』

反之，自己的專門研究所不可缺少的知識，則不可不留意，不要使其偏狹。

為劇場而著作的詩人不可不有舞臺上的知識。這是因為要藉此思考可以供自己運用的手段的緣故。尤其是不可不知道應該做和不應該做的事情。又歌劇的作曲家不可缺少關於詩的見識。這是因為要區別好壞，不至於在不勝任的事情上浪費自己的技術的緣故。

論藝術家
必須有區別
別材料的
見識

『卡爾·馬利亞·馮·衛伯 (Karl Maria von Weber) 是不應該作歐利安德 (Eurynthe) 的曲譜的，』哥德說。『他必定不久就覺得這是什麼都不成的壞材料罷。這樣的見識，可以假定為任何作曲家的技術的附屬物罷。』

因此，畫家不可沒有區別材料的知識；因為他要明白應該畫什麼和不應該畫什麼，是屬於他的專門的事情。

『而且，』哥德說，『最後要限制自己，使自己孤立 (solieren) 是最大的技術。』

因此，大凡我在哥德身邊的時候，他時常使我不岔入側路，而叫我常專心於一種事務。我表示想研究自然科學的傾向，他就勸我棄了它而暫且專心致力於文學。我若想讀一本書，他知道這是於我現在的進

論集中
神於自己
的專業的
必要

行上無甚裨益的時候，常勸阻我，說這對於我沒有實際的利益的。

他某一天說：『我在不屬於我的專門的事情上浪費了很多的時間。我想念羅伯·特·斐伽（Felix Lope de Vega Capris）所做了的事，覺得我自己的文學作品的數目是非常少。我實際應當更專心於自己的職業。』

『假如我不因鑽石的事情而那樣忙，』他在別的時候說，『假如我費時間於更好的事情上面，那麼必定能夠得到了金鑽石的最美麗的裝飾了罷。』

因同樣的理由，他稱讚他的朋友馬耶爾終身專心肆力於美術的研究，因此別人不得不承認他有關於這部分的最高的見識。

『我也從早年起也在這一方面經歷過來，』哥德說，『消費了半生於美術品的觀察和研究。但在某種地方，無論如何比不上他。因此我把新的繪畫故意不立即給他看，而自己預先審察，我能懂得多少；而等到我自以為已經明白了藝術品的長處和短處的時候，就把這個給馬耶爾看。他當然看得更精細，在種種地方還領悟了許多特異的事理。如是，我常重複地悟到：在某一方面成爲非常偉大是如何重要，如何困難。馬耶爾有遍及於幾千年的美術上的見識。』

但是，如果哥德當真深切地領悟了人務須專做一種事情，那麼將會發生這樣的疑問罷，就是他自己何以費了生平的時間於無比地多方面的事情呢？我回答這種疑問如下：假如哥德生於現在而看到了他

哥德何以
用心於多
方面的研
究的原因

的國民的文學上的以及科學上的努力是在現在——但大部分是由於他的助力——已經達到了那樣的高度的話，他必定找不到趣向那樣多方面的機會而專用他的力量於某一部門了罷。

但是，遍及於一切方面作研究，窮極地上的一切事理，這不單是由於他的性質，而發表已經觀察過的事理，這也是他的時代的要求。

他在出生的時候接受了兩種遺產，就是：謬誤和不足。他於是想除去此二者，這就要求他的朝向多方面的終身的努力。

假如牛頓的學說，哥德不以爲它是非常有害於人的精神的謬誤，那麼難道他會發意寫了色彩論，費多年的努力於這樣的旁路裏的事情嗎？決計不會的罷！可是他的憎惡謬誤而愛真理的意念使他在這種黑暗之中也發揚了他的純粹的光輝。

又關於我們現在在其中感謝他給我們以科學的處理法的一種模範的他的植物變態說（*Metamorphosenlehre*）也可以說同樣的話。假如他看見了同時代的人們已經追求着這種目的，他必定不會發意寫了這種著作的罷。

又這些話對於他的多方面的文學的努力，也可以適用罷。爲什麼呢？因爲假如像威廉·邁斯特那樣的作品在德國國民之間已經有了的話，他是否寫了小說，是非常可疑的。又若是這樣，他是否不全然專一決定地獻身於戲曲文學，也是很大的疑問。

若是這樣，他如果專向於某一方面的話，他要做什麼，作如何的活動，這是完全難以臆揣的。但只有如次的事卻是的確的，就是：若觀看全體，則任何賢明的人都不會願望哥德不曾製作了想是上帝喜歡他那麼製作的東西罷。

一八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哥德差人來邀我乘馬車到下面的園地去遊玩。我在傍晚到他家裏去。『在出去以前，』他說，『我給你看看采爾特爾寄來的信罷。那封信是昨天接到的，信裏也講到我們的劇場的事件。』

論民衆劇場的設立

采爾特爾信裏所說的話之中，有這樣一節：『我早就知道：你不是肯爲魏瑪爾的民衆設立劇場的人。』
諺語有云：變成綠色者被羊所吃。想在醞釀的酒上塞栓的其他貴族們，也得想想這種事罷。朋友呀，我們經驗過這種事，而且現在也在經驗。』

哥德看我，我們兩人都笑起來了。『采爾特爾雖然是能幹的人，』他說，『但有時簡直不明白我的心意，把我的話誤解。』

『我對於民衆及其教養奉獻了我的全生涯，爲什麼會不肯爲他們設立劇場呢？不過在這個魏瑪爾地方，在說笑話所謂有無數的詩人和很少的居民的這個小都會裏，怎麼能够把民衆作爲很重要的問題

呢？——何況是民衆劇場的問題呢？魏瑪爾一定會變成大都市；但要等到魏瑪爾的市民多到能夠充滿一個劇場，能夠建築和維持一個劇場，大概還是等好幾世紀罷。」

馬車已經備好了。我們出門到下面的園地去。日暮的情景是平安沈靜，而幾乎有點熱悶。似乎要下雷雨那樣的許多大塊的雲集起來了。我們在乾燥的沙路上走來走去，哥德靜靜地和我並行，似乎被種種的思想所感動。這時候我諦聽在伊爾姆河的對岸的還未生葉的秦皮樹的樹梢上向漸漸迫近的雷雨而叫着的鶉鳥山雀的啼聲。

哥德或仰望天空的雲，或觀看道路的兩邊，牧場，樹叢，籬笆等等的到處有力地萌生的綠色。「晚上似乎就要下暖雨的雷雨，」他說，「下了雷雨之後，富麗的春天會回來罷。」

雲色成爲更兇狠了，有遲鈍的雷聲，而且有幾粒雨下起來了。哥德覺得還是回到市裏去好。「你如果不打算做什麼，」他在門前下車的時候說，「請上來再玩個把鐘頭罷。」我就很高興跟他上去了。

采爾特爾的信還在桌上。哥德說道：

「在世人的批評上，人多麼容易被誤解呀，這實在奇怪，實在很奇怪！我自己覺得，我對人民從未犯過罪，人家都說我總不是人民的朋友。我當然不是那些以掠奪，殺人，放火爲事而在公衆利益的招牌後面而亟於營私舞弊的革命的暴徒的朋友。我既然不是這些人的朋友，同樣也不是路易十五的朋友。我憎惡暴力革命，因爲如若實行暴力革命，好的事物被得到和被毀壞同樣的多。我憎惡實行暴力革命的人，也憎惡

論暴力革命的不合理

給以原因的人。但我因此就不是人民的朋友嗎？難道任何思想正當的人是和我思想不同的嗎？

『你知道，我是爲着將來能够期待的任何改善而多麼喜歡。但是，如同已經說過，任何強迫的，突飛的行動都是我所嫌惡的，因爲這是不自然的緣故。』

『我是植物的愛好者，我愛玫瑰，以爲它是德國的自然界所能供給的最完美的花兒；但我並不那樣傻，會要求我的園子在現在四月裏就須給我以玫瑰。我現在看到最初的綠葉，心裏滿足；我看見葉子一片地，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漸次形成莖子，心裏滿足；我在五月裏看見蓓蕾，覺得快活；又在六月裏玫瑰本身極華麗而芬芳地向我開放，我得覺欣幸。但凡是不耐煩等待季節的人，他須要到溫室裏去。』

論大公爵
的發明

『世人又說我是君主的僕人，我是君主的奴隸。他們自以爲這樣就算說了有什麼意義的話了！難道我是在奉承着一位暴君嗎？奉承一位專制君主嗎？我在奉承一位以人民爲犧牲而貪圖自己的淫慾的君主嗎？這樣的君主，這樣的時代幸虧早已過去了。我和大公爵從五十年以來極其親密，和他共同努力工作了五十年；但我必定是說謊，假如我說：曾經有一天，大公爵不會想做些能成爲國家的福利，適於改進各個人的生活狀況的什麼事情。至於爲他自己，由於他的君主的身分而得到了的報酬除了荷負和勞苦之外有什麼呢！他的衣食住是比富裕的私人弄得更好嗎？只要到德國的海濱都市去，就可看見紳商們的庖廚酒窖都比他的弄得更好罷。』

『我們今秋』他繼續說，『將慶祝大公爵治世五十年的紀念。但是，如果我想得不錯，他的統治無非

是不斷的服務！無非是服務！無非是求達成偉大的目的的服務！無非是想爲國民謀福利的服務！假如硬說我是君主的奴隸，那麼他自己也就是國民福的公僕，我做這樣的君主的奴隸，這至少是我的安慰。」

一八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劇場工程
的改變

劇場的建築近來進行得很快，基壁已經到處樹起，使人期望不久就會有一座壯麗的建築物了。但今天我去看建築場，看見工作中止了，殊爲駭異。又聽說反對哥德和庫特萊的人們終於勝利，庫特萊辭退了工事監督之職，一個別的建築師將依新的設計建造，而要改變既成的工事。我見聞了這種事情，深感悲戚；因爲我和許多人都期望有一個依照哥德的關於內部的妥當的設備的切實的意見而建築的，又關於美觀也適合於他的高尙的趣味那樣的劇場。而且爲了哥德和庫特萊二人我也很憂戚，因爲他們二人想必爲了這樁魏瑪爾的事情而總有些懊惱的罷。

一八二五年五月一日 星期日

在哥德家裏吃飯。當然的，劇場工程的變更更是我們之間最先談到的事情。如同已經說過，我很憂愁，這

種意外的措置將深深地傷害哥德的感情。不料竟全無這樣的情形！我看見他極其溫和快樂，全然超越乎任何細小的快悒。

他說：「人們打算從建築費及因變更計劃而能節省之款項那方面感動大公爵而成功了。在我是無論怎樣都好的。新劇場結局總是一個新的柴堆，將來有什麼事情遲早會再把它燒掉的。我以此自慰，總之有一些增減是不必計較的。即使不是和我所想所希望那樣，總會有一座相當好的劇場造成的。你將來會到那裏去看戲，我也會去，結局一切都會好好地過去的。」

一八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星期四

論莫列愛爾

我們談到莫列愛爾 (Molière)。『莫列愛爾』哥德說，『是那麼偉大，無論什麼時候再讀他的作品，總覺得驚異。他是個特殊的人，他的作品和悲劇接近，都是可怕，誰都沒有勇氣模仿他。在他的吝嗇者裏面，父子的情誼因為罪惡的緣故而全被消除，是尤其偉大，而且在高尚的意味上是悲劇的。但在德國的譯文裏把兒子改作親戚，劇情就薄弱而沒有多大意味了。人們怕見罪惡真實地顯現出來；可是那還成什麼東西呢？除了不可忍耐的事情以外那裏還能有悲劇的效果呢？』

『我每年讀幾種莫列愛爾的作品，如同時時觀賞意大利的名家的銅版畫那樣。因為我們這種小人

物是不能在心中保持這些作品的偉大性的，所以必須常常回向它們，而使這些印象在心中更新。

『人們時常說起獨創性，但這算是什麼呢！我們一生下來，世界就開始影響我們，一直繼續到最後為止。而且除了 *Energie* 力和意志以外能有什麼可說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呢！設使我能列舉我所受自偉大的先輩及同時代的人們的一切，那麼就所餘無幾了。』

論人在各時期所受的
影 響

『但在我們的一生中的那一個時期受到某一個別的偉人的影響，這決不是輕微的事情。勒新 (*Lessing*)，溫克爾曼 (*Winckelmann*) 和康德是比我年長，而前二位影響於我的少年時代，後者影響於我的老年，這於我是有很大的意義的。又，釋勒比我年青的多，而當我在世上開始厭倦的時候他正在最起勁地努力。同樣地，洪波爾特 (*Humboldt*) 兄弟和石勒格爾 (*Schlegel*) 兄弟在我的眼下開始發展，都是極重要的事情。我由此得到了不能說的利益。』

哥德對於
別人的影 響

在論偉人們對於他的影響的談話之後，我們談到他對於別人的影響，我提起畢爾格爾 (*Buenger*)，說他是個有純粹的自然的傾向的人，可是我們不見有哥德及於他的影響，這似乎是很成爲問題的。他說：『畢爾格爾的才能固然和我的相似，但他的倫理的修養的樹木是生根於全然不同的土地，而趨向完全不同的方向的。無論誰都是依他開始了那樣提高自己的修養的。在三十多歲寫了許伊普斯夫人 (*Frau Schuips*) 那樣的詩的人向和我歧異的方向進行是當然的。他也藉他的大才得到了一羣讀者，他儘能使他們滿足，所以毋須顧慮和他無甚關係的同時代的人的特色。』

「一般地，」哥德繼續說，「人只從他所愛的人學習。在現今正在長成的新進的文士之中雖然有許多愛我的人，但在和我同時代的文士之中則很少。是的，我幾乎說不出一位全然贊成我的大人物。他們當時就非難我的維特那麼厲害，我若把被罵的地方統統削除，那麼全書會沒有一行留下了罷。但一切非難都於我無害；因為少數的，雖然是名家的，人們的這種主觀的批評，是由多數的讀者抵消了。」

「但不能預期百萬的讀者的人，是一行也不必寫的。」

「二十年以來世人爭論釋勒和我誰更爲偉大，但世人應該慶幸：總之社會上有兩三個他們可以爭論的人物。」

一八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星期四

我今晚看到哥德特別高興，又聽他說了許多有意思的話，覺得很愉快。我們談論最近文壇的狀況，哥德說了如下的話：

『個個的研究者和著作者的人格之缺乏，』他說，『是最近的文學的一切弊害的來源。』

『尤其是在批評上，這種性格的缺乏造成世間的不利。這種性格的缺乏，或推廣誤謬以代替真理，或奪去原是較好的偉大的東西而代之以貧弱的真理。』

論研究者和著作者
需要偉大的性格以
及所謂「歷史的批評」之無益

「世人以前相信魯克萊提亞 (Lucretia) 的以及穆修士·史凱伏拉 (Mucius Scaevola) 的英勇，由此而被振興鼓舞。而現今卻有歷史的批判出來，說這樣的人實際未嘗存在，應該看做羅馬人的偉大的精神所造出來的小說或寓言。可是這樣的貧弱的真理有什麼用處呢？如果羅馬人是能造出這樣的東西那樣偉大，那麼我們至少應該是相信它們那樣地偉大的罷。

甲 「因此我到如今常很有趣地想念十三世紀的一件大事情。當時皇帝弗利特列希二世和法皇相爭，北德意志無法抵禦一切敵人的攻擊。亞細亞的遊牧民族果然侵入境內，已經進到石勒西恩 (Schlesien) 了。然而李格尼茲 (Liegnitz) 公爵卻加以痛擊而使他們驚慌。他們於是向梅倫 (Mehren) 去了。而在這裏也被石特倫堡 (Sternberg) 所打敗。所以我到如今常以為這樣勇敢的人們是德國國民的偉大的救濟者。可是現今卻發生了歷史的批評，說那樣的英雄完全枉然把自己犧牲了。因為亞細亞的人羣是已經被召回而自動地退去了的。如今偉大的祖國的事件因此被奪去和破壞了力量，實在是可惡的。」

關於歷史的批評家說了這番話之後，哥德談論其他的研究家和文學家。

乙 「假如我不藉自然科學的研究而實驗了世人，我或許始終不知道人們是多麼可憐，不知道他們對於真正偉大的目的是多麼冷淡，」他說。「可是因為我實驗過，所以明白了：一般的人們，只因為靠科學能夠生活，所以看重科學，而且如其能夠靠謬誤而生活，那麼就連謬誤也奉為神聖咧。」

「在文學上也並不比此更好。企求真的，優秀的東西，並且想擴充它的那種偉大的目的和真正的精

神，在文學上也很少看到。因為保護別人，捧別人的人是想要別人保護他捧他的。真正偉大的東西，他們是不喜歡的。往往爲自己成名計而喜歡除去它。許多人是這樣，又有些優秀的人也相差不多。

「威廉·馮·石勒格爾本來或許能够以其大才和博學而給國民以多大的利益的；但就是因爲缺乏性格的緣故，不能給國民以偉大的感化，他自己也不能得到國民的尊敬。

「我們需要一個勒新那樣的人。因爲勒新之所以如此偉大，除了因爲他的人格和他的操守之外是因爲什麼呢？像他那樣聰明而有教養的人雖然很多，但是有他那樣人格的人在那裏呢？

「有許多人雖然儘有才氣，知識也很充足；但他們同時富於虛榮心，而且因爲要近視的羣衆讚仰他們，都是沒有羞恥，無所顧忌；在他們看來，沒有什麼神聖的東西。

瓊利斯 (Tonia) 夫人反對福祿特爾的放縱和無恥是妥當的。因爲不論多麼聰明，對於世間終竟是毫無利益的。不會變成什麼基礎，或者甚至於成爲大害。因爲這樣的人會迷惑別人而奪去別人的必要的依據的。

「次之，我們究竟知道些什麼呢？以我們的智慧能幹得出多少遠大的事情呢？

「人生了出來，並非爲解決問題，卻似乎是爲尋求問題開始之處，然後停止在能够理解的範圍之內的。

「人的能力不足以測量宇宙的行動，依據他的小小的立腳地而欲以理性解釋宇宙，是徒勞的。人的

理性和神的理性是大不相同的東西。我們一承認人有自由，則神的全智就無用了；因為神一知道我將做什麼，那麼我就被強制和神所知道那樣地行動。我說這些話，只不過用作證據，說明我們所知道的多麼少；侵犯神的祕密是不好的。

『又我們把高級的原理，只應該在它們有益於世間的範圍內說出來；其餘的我們應該藏在心裏，但它們會和隱藏了的太陽的柔和的光明一樣向我們的一切行動上而展布它們的光輝的罷。』

一八二六年

一八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夜裏

論進步的時代是有客觀的傾向的

『我和你說出一件好的事情罷，』哥德說，『你生平會屢次見到它被證實罷。一切事物都衰退下去的時代是主觀的。反之，一切事物都在進步的時代，卻是有客觀的傾向的。現在什麼都在退步，因為是主觀的。這種傾向，不但在文學上，就是繪畫及其他許多事物上都可以見到。反之，一切優良的努力則都是從內而向外面的世界進取，如同真正地在進步的，帶着客觀的傾向的任何偉大的時代裏所見到一般。』

一八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星期四

論拿破崙

我今晚七時到哥德那裏去，看見他一個人在房裏。

我們談到拿破崙，我以沒有見過他爲憾。『當然的，』他說，『看看他是值得的。他是世界的綱領。』

——「他神氣很偉大罷？」我問。——「實在偉大，」哥德回答，「看見他，就會知道是他；這就是這麼一回事。」

哥德的最
早的詩基
督遊地獄

我把幾天以前的晚上已經和哥德說過的一首很奇妙的詩給他帶來了。這是他自己的詩，但因為是很早以前的詩，他已經不記得了。這是在一七六六年之初載在當時在法蘭克府發行的雜誌「可見者」(Sichtbaren)上面的，被一個哥德的老僕拿瑪爾去了，而由他的子孫到了我的手裏的。無疑地這是既經發表的哥德的最早的詩。題目是「基督遊地獄」(Die Høllen-fahrt Christi)。我覺得很可注意的是：年青的作者已經如何地精通了宗教思想。由詩意看來，這首詩是導源於克洛普斯的，但作風卻完全不同：它是更強烈，更奔放，更輕快，有更大的力量，更優秀的特色。其異常的熱情使人想見血氣盛旺的青年時代。因為材料缺少，它迴旋於自身之中，而過於冗長。

我把已經完全變黃了的，只勉強連着的新聞紙放在他面前，他一見了，就想起這首詩了。『這或許是』他說，『克勒登堡 (Klettenberg) 女士引起我做了的。標題上寫着「應求而作」，我記不起在我的朋友之

中除了她以外會有別的人要求我以這樣的題目作詩。我當時缺少材料，只要有什麼可以吟詠，就很快樂。近日再見了那時候所做了的一首詩，是用英文寫的，其中我怨歎詩題的缺乏。我們德國人在這一點是很不幸的；我們的古代史是很黑暗，近代史則因缺乏唯一的王朝而沒有共通的國民的興味。克洛普斯托克曾經試過赫爾曼（Hermann）；但因為題材太古，沒有人和它有什麼關係，沒有人知道應該怎麼理會它，所以克洛普斯克的描寫沒有感動力和人望。我著了葛茲·馮·裴爾列與根算是成功了；但這是我自己的骨，自己的肉，這樣總算做成了像樣的東西。

「至於維特和浮士德呢，則因為傳說沒甚意思，又不得不向我自己的胸中設法了。惡魔和巫術我只應用過一次；我欣幸我用盡了北歐的遺產，而轉向於希臘人的食桌。但若當時和現在這樣知道數百年數千年以來有着許多優秀的東西，我一定一行也不寫，而做別的事情了罷。」

一八二七年

一八二七年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談話從古代德意志時代移到戈的克時代。我們談論一個有戈的克特色的書廚。後來談到把整個房間依古德意志式和戈的克式裝飾起來而生活在這樣的過去的時代的環境裏的那種最近的趣味。

論戈的克
式的設備
不適合現
在的忙煩
的生活

「如果在一個屋子裏，」哥德說，「有很多房間，有幾個可以任其空着，全年只走進兩三次，那麼儘可玩弄這種玩意兒，也不妨有一支的克的房間，如同我看見班古克（Panekouk）夫人在巴黎有個中國式的房間，我覺得很好那樣。可是把自己的房間佈置爲外國式的古式的環境，我卻不能稱讚。這是一種假裝舞蹈，結果在任何點都不能給與快感，或反而對於從事於此的人與以不利的影響。因爲這樣的事情是與我們生在其中的忙煩的生活相矛盾的，這是從空虛的感情和思想生出的，此二者會在其中更加增強罷。在快活的冬夜，扮做土耳其人去參加假裝舞會固然是可以的；但如其有人整年地穿這樣的假裝，則我們將以爲他是怎樣的人呢？我們將以爲他是發瘋了，或以爲他是有就將發瘋的極強的素質的人罷。」

論釋勒的
劇期的戲

我們都完全相信哥德的與實生活非常有關係的問題所說的話，座中沒有一人對於這種話感到一點扞格，所以很愉快地容認了這番話的真理。接着我們談到前星期六演過的釋勒的費愛斯哥（Fiasco）。「我初次看到了這種戲劇，」我說，「我再三想，可否把這種戲劇裏那些很粗野的場面和緩一點；然而我明白了若不損害全劇的特質是很難以改變它的。」

「你說的話很對，這是弄不好的，」哥德回答說；「釋勒也屢次和我談過這事，因爲他自己也覺得他的初期的作品不好，在我們管理劇場的時候，他絕對不肯讓人家演那些戲。但是因爲我們缺少劇本，我們很願把那三種雄渾的初期的傑作編入節目中，可是辦不到，各種事情是那麼錯綜參雜着，釋勒自己也絕望於那種企圖，不得已放棄了他的計劃，而任那幾個劇本保留原樣。」

「那是很可惜的，」我說；「因為那個劇本雖然有粗野之處，但比諸德國現代的幾個悲劇作家的柔弱而不自然的作品，我不知更歡喜幾多倍呢。在釋勒的作品中總是表現着偉大的精神和性格。」

「我也這麼想，」哥德說。「釋勒不論做些什麼，凡他所著作的，沒有一件不比現代的最好的作家偉大得多的。是的，釋勒就是剪下指甲來，也比那些人偉大咧。」

「可是我認識幾個人，」哥德往下說，「他們不滿意於釋勒的初期的作品。有一個夏天，在某一個溫泉場，我走過一條被圍成很狹的通向一個水磨房的路，我碰到了一位公爵，因為正在那瞬間有幾匹背着麥粉袋的騾子走近我們，我們不得不讓開而走進一個小小的人家裏去。我們在那裏的一個小房間裏，依順了公爵的性癖，就互相深刻地暢談神和人的事情了。我們談到了釋勒的羣盜，公爵說道：「假如我是上帝，而正在將創造世界的瞬間，預知了釋勒將在世界裏寫羣盜，我必定不會創造了這個世界的。」你聽了這種話，怎麼想呢？這卻是一種稍稍過甚的嫌惡，幾乎是難以解釋的呢。」

「可是這樣的嫌惡，」我回答道，「我們的青年，尤其是我們的大學生們是完全沒有的。若是演釋勒或其他作家的最出色的最成熟的作品的時候，會看見只有幾個青年和大學生，或者一個也沒有；而若是演釋勒的羣盜或費愛斯哥，則劇場幾乎完全被大學生所充滿了。」

「這個是，」哥德回答說，「在五十年前和現在都是一樣的，大概五十年以後也不會不同的。一個青年所寫的東西，也必定會被青年們所愛讀的，而且不論世界的文化和趣味進步了多少，人不應該以為青

論青年作家的作品必定為青年們所愛讀

年們已經超過了那樣的粗野的時代了！即使世界全般地進步，青年們總也必須從頭開始，作為個人而通過世界文化的各時期的。這種事情再也不會使我惱怒的了，我早已關於這個做了一首詩，說道：

約翰納斯祭典的火勿加禁止，

快樂勿使其失去，

掃帚總常被掃得耗損，

孩子總常被生出。

「我只要向窗外望出去，就常可以在掃街道的掃帚和跑來跑去的孩子們身上認明永久地消耗而又永久地返老還童的世界的象徵。所以小兒們的遊戲和青年們的娛樂能持續不廢，由一世紀傳於下一世紀；因為這樣的事物，大人或許覺得是荒謬，可是孩子們總是孩子們，在任何時代都是同樣的。所以約翰納斯祭典的火是不宜加以禁止而妨礙孩子們的那種快樂的。」

一八二七年一月十八日 星期四

我七點半到哥德那裏去，看見他獨自在他的安適的房間裏。

威廉邁斯特的遊歷時代中的物語及短篇小說成爲話題，而談論各篇都有特殊的性格和情調而與其他不同。

「我把何以變爲如此的理由說給你聽罷，」哥德說；「我寫這些文章的時候，是在運用某種題材的時候迴避某種色彩而使其他的色彩較強的畫家的態度相同的。例如畫家畫早晨的風景的時候，多置青色而少置黃色於調色板上；而在晝晚景的時候，則多用黃色，幾乎不用青色。當我從事於種種的文學的創作的時候，也是同樣處理的。所以它們若被認爲有不同的特色，那就是由此而來的。」

我心裏暗想這是極賢明的箴言，蒙哥德說出來，很是高興。

次之，我讚嘆這種最後的短篇中的尤其是風景描寫的細密。

「我是從未爲了詩的目的而觀察自然的，」哥德說。「但是我以前的風景寫生及以後的自然科學的研究使我持續地作自然的事物的精細的觀察，我因此漸漸熟悉自然，甚至於極細微之點；當我作爲詩人而用到什麼的時候，那就可以由我自由處理而不大會違背真理的。釋勒是不作這樣的自然觀察的。他的威廉忒爾之中的瑞士的風物，都是我和他說的；可是他有只根據這種話而能創作了有真實性的東西的那種可驚的天才。」

談話於是完全轉向於釋勒的事情了，哥德繼續說如次的話：

論文學創作的色彩配合情調的觀察

論風景描寫和自然觀察

論釋勒和拜倫

「釋勒的原來的創作力是在於理想界的，可以說不論在德國文學或他國的文學裏難得有和他可比的人物。他有了拜倫爵士的大部分才能；但拜倫在世間知識上勝過他。我想釋勒若讀了拜倫的作品，定很有意義罷；他對於這樣像自己的人不知道會說了什麼話。在釋勒在世的時候拜倫不知已經發表了什麼沒有？」

我疑惑，不能確實地回答。哥德因此拿了百科辭典來，朗讀了關於拜倫的那一項，那時候他不得由插了許多斷片的話。他明白了拜倫爵士在一八〇七年以前沒有出版了什麼，因而釋勒沒有見過他的什麼作品。

論肉體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

「在釋勒的一切著作之中，」哥德往下說，「流貫着自由的理念。這種理念，隨着他的修養的進展，他變成了不同的人物，而改變其姿態。在他的青年時代，那是肉體的自由，這使他煩惱而流入於他的詩裏；在他的晚年，那是精神的自由。」

「所謂自由是一種奇怪的東西。人只要能夠知足安分，他就有儘够多的自由。我們不能應用的過多的自由有什麼利益呢！請你看這個房間和鄰室罷，通過開着的門，可以看見鄰室中的我的臥榻。這兩個房間都不寬大，而且擺了許多必需品，書籍，原稿和美術品在裏面；但是我覺得儘够用了，我整個冬天住在這兩個房間裏，前面的房間我幾乎沒有進去過。我的寬廣的屋子，以及從一個房間走進另一個房間的那種自由，於我有什麼用呢？因為我沒有利用它們的需要！」

「人只要有能够健康地生活而做職業那樣多的自由，就儘够了；這樣多的自由是誰都容易有的。而且我們都是只在必須充實的某些條件之下纔是自由的。市民只要安分在由上帝通過他的生於其中的境遇而指定了的界限之內，就和貴族是同樣地自由；貴族是和君主同樣地自由；因爲只要他在宮廷裏遵守少許的禮式，他就可以覺得自己和君主相等。我們不願承認有什麼在我們之上，是並不能使我們自由的；我們尊敬在我們之上的東西，這纔能使我們自由。因爲我們尊敬它，我們就是把自己提高到和它同等的地位，我們由於我們對它的承認，可以顯示我們具有高貴的品格而是有和它同等的價值的。我在旅行中屢次遇到德國北部的商人們，他們粗魯地來和我同桌而坐，自以爲和我同等了。他們這樣做並非和我同等的。但假如他們知道尊敬我而適當地對付我，那就是和我同等的了。」

論釋勒晚
年以過度
的精神意
志強制肉
體

「這種肉體的自由之所以在釋勒的青年時代那樣使他煩惱，一部分雖然由於他的精神的性質，然而大部分卻是起因於他在軍官學校所受的壓制的。但在他有了充分的肉體的自由的晚年他移轉於理想的（精神的）自由了，幾乎可以說，這種觀念使他毀滅了；因爲他因此對於肉體提出了過甚的許多要求。」

「大公爵在釋勒到這裏來的時候決定給他每年一千泰拉的年金，又提言萬一他爲病所阻而不能工作的時候，可送給他倍額。釋勒辭謝了這種最後的提言，而決不利用它。「我有才能，」他說，「我須得自立自助。」但他在晚年，因爲家眷增多了，他爲家計不得不每年寫了兩個劇本，而爲實行此事，他強制自己，

就是在身體不適的日子也從事寫作。他要他的才能在無論何時服從他，由他使用。

『釋勒決不多飲酒，是很有節制的；但在身體病弱時候他也試用「莉蔻」(Tinkor)或類似的酒，提提精力。但這種事情損害了他的健康，也貽害於他的創作。因為聰明的人對他的著作所說的非難的話，我以為可以從這種來源說明的。他們說是不妥當的那些地方，我想名之為病理學的，因為那是在沒有能夠尋找正當而真實的 Motiv 的氣力的日子寫了的。我非常尊重至上命令，也知道由此能生出幾多善事；但不可以因此而行之過甚，否則，這種精神的自由的理念決不會達到好的結果的。』

一八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晚上

我七點鐘光景到哥德那裏去。有一個封着的小包在桌上。哥德把手放在小包上說道：『你以為這是什麼？這是寄給科達書店去印刷的海倫。』我聽到了這句，感到了說不出的銘感，我覺得這一瞬間的意義

的重大。因為大家的作品初次走入世間，如同一隻新造的船，初次開到海裏去，人不知道它將經驗到什麼運命那樣，它將長久地發生影響，造成並且經驗到多樣的命運。

『到現在為止，』哥德說，『我不斷地對於這種作品加添或訂正細小之點。但現在只好就此滿足了，我把它付郵，以後我好像卸了重負似地可以用心於旁的事情，覺得很愉快。這種作品任便它將經驗到什

麼運命！我所引以為爲慰的是德國的文化現在非常地進步了，所以不必憂慮這樣的作品會長久不被理解而不發生什麼效果的。」

「其中包含着整個的古代，」我說。「是的，」他說，「言語學者曾就此搜尋些什麼罷。」「對於古代的部分，」我說，「我不憂慮什麼；因爲是很詳細，各部分都發揮得很透澈，應該表現的都充分地表現了。但是現代的浪漫的部分卻很難懂，因爲有一半的世界歷史隱藏在其背後。材料那麼宏大而其處理法只是暗示的，使讀者很費力罷。」

關於海倫
的演說的
預想

「可是一切都是感官性的，想像它在舞臺表演出來，必定誰也會明白的罷，」哥德說。「在此以上我不會希望什麼。只要多數的觀客對於劇中情景感到快樂就好了；而卓識者則同時也不會不悟到高深的意義的，如同魔笛（Zauberflöte）及其他作品的情形一樣。」

「這個劇本，」我說，「開端是悲劇而未了是歌劇，在舞臺上會給人以希奇的印象罷。可是要表現這樣的人物的偉大，說高尚的話和詩句，必定是很費力的事罷。」——「第一部是需要第一流的戲子的，」哥德說，「又歌劇的部分是要有第一流的男女音樂家擔任的。飾海倫的角色，僅僅一個人是不行的，必須有兩個很好的女藝術家扮演的；因爲女音樂家同時有做悲劇戲子的充分的才能的人是很少的。」

我說：「全劇的上演定將要求非常華麗和多樣的裝飾和衣裳的罷。老實說，我很期待這戲的上演。但要有一個真正偉大的作曲家纔好啦！」

「那必須是和梅耶爾貝爾(Meyerbeer)那樣在意大利住了很久而能把德國的性質和意大利的方法結合起來的人物。這個定會有的；我不懷疑，我只覺喜歡，這個作品總算告成了。合唱團不再回到地府去而在暢快的地上化爲元素，對於這種思想，我頗爲自負。」——「這是一種新的永生。」我說。

一八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在哥德家裏吃飯。『自從我沒有看你以來，』他說，『我在這幾天讀了許多種書，尤其是也讀了一本中國小說。我還在讀這本書，我覺得它很可注意。』——『你在讀中國小說嗎？』我說。『大概看去很異樣罷？』——『並不是和臆想那麼異樣，』哥德說。『那些人幾乎和我們同樣地思想，行動和感受，讀者不久就覺得自己和他們是類似的人，只不過在他們那裏，一切都來得更加澄明，清純和文雅(sittlich)罷了。在他們那裏，一切都是合理的，市民式的，而沒有多大的熱情和詩的激昂，因此和我的赫爾曼和陀羅特亞以及李卻特遜(Richardson)的英國小說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兩者又有差異，這就是：在他們那裏，外面的自然界是常和人的形像(Figur)共同生存的。常聽到金魚在池裏游躍，鳥兒在枝上啼鳴，白天常是晴爽，夜晚常是清明；很多講到月亮，但月亮並不改變風景，月光被想爲和白天同樣明亮。而家宅的內部是和它們的圖畫同樣清楚優美。例如說：「我聽見可愛的女子們笑，而看到了她們的時候，她們是在精美的藤

椅子 (Rohstuhl) 上坐着。」你就此可以想見一種極可愛的情景 (Situation)；因為不聯想到極度的輕便和纖美是決不能想像藤椅子的。還有無數的傳說 (Legenden) 常在說部裏並行，可以說是諺語似地被應用着。例如講一個女子，說她的腳是那麽輕而纖美，她能够在花上站穩 (balancieren) 而不把花兒折斷。又講一個青年，他是那麽賢德而能幹，在三十歲時得有和皇帝談話的光榮。又講一對情侶，在長久的交際之中竟會是那麽自制，有一次他們不得已在同一房間裏過夜，通宵以談話消磨時間而不相接觸。又有無數的傳說，都是講禮儀道德的。但也正由於這種在一切事情中的嚴肅的節制中國維持了好幾千年，因此還將繼續存在。」

「對於這種中國小說，」哥德往下說，「我在培蘭傑 (Béranger) 的歌曲裏看到了極可注意的對照。他的歌曲差不多都是以非禮的，淫蕩的材料為基礎的；假如不是培蘭傑那樣的才子運用了這些題材——因此它們成爲可以容忍，甚至於成爲優雅——我必定要很嫌惡這些歌曲了罷。中國詩人的材料是那麽文雅，而法國的現今的第一位詩人的材料卻是完全相反，你以爲這不是極可注意的事嗎？」

「像培蘭傑那樣的天才，」我說，「大概以爲文雅的材料是全不合用的罷。」——「你的話很對，」哥德說，「培蘭傑正在現代的背謬上表露和發展他的性情。」「你所讀的中國小說，」我說，「可是中國小說之中的極好的作品嗎？」——「決不是極好的罷，」哥德說，「中國有千百種這樣的小說；在我們的祖先還在樹林裏生活的時候，他們已經有小說了呢。」

『我愈想愈明白：詩文是人類的共同財產，她在隨時隨地在千百萬人的心裏出來。某一個人比另一人做得稍稍好些，比另一人游泳得稍稍長久些——不過如此而已。馬狄遜先生 (Herr von Mathison) 不應當以爲他是獨一無二的詩人，我也不應當以爲我是獨一無二的詩人；而人人都應當對自己說：詩才並不是很稀罕的東西，誰也沒有任何特別的理由，做了一首好詩便可以因此自負。但我們德國人如其不從我們自己的環境的狹小的範圍裏向外觀看，我們當然很容易陷入於這種炫學的自負的。因此我很喜歡環顧其他民族，勸告無論何人同樣爲之。國民文學在現今沒有多大意義，現今正是世界文學的時期了；人人現在都不可不有所作爲而提早這個時期。但在這樣品評外國作品的時候我們也不可以黏執於什麼特殊的東西而想把它看做模範。我們不應當想：中國的是頂好，或塞爾比亞的是頂好，或卡爾特隆 (Caldron) 或尼貝龍根 (Nibelungen) 是頂好；而在需要什麼可以做模範的東西的時候不可不常回歸於古代的希臘人那裏去；在他們的作品之中常表現着美好的人。其餘的一切，我們應當只歷史地加以觀察，而採取照情形可算是相當好的東西。』

一八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與哥德同道吃飯。他關於亞歷山大·馮·洪波爾特說了許多話，並且讚歎他。他開始讀洪波爾特的

哥德對話錄 一八二七年二月

111

關於古巴和哥倫比亞的著作，對於洪波爾特的關於開鑿巴拿馬地峽的計劃的意見他似乎很有興趣。『洪波爾特以其偉大的專門知識又說明了別的地點，』哥德說；『若在那些地點利用注入墨西哥灣的幾條河流可以達到比巴拿馬或許更有利益的目的。但是這些事業概須俟諸將來以及偉大的企業家。不過至少這一點是確實的，就是：如果開鑿成功，任何積載量的船，任何大船都能够經過那樣的運河由墨西哥灣駛入太平洋，則不論對於文明人或野蠻人都將會生出不可推測的效果來的。合衆國想來總不會放過機會而不經手做這種工作罷。這個新進的國家，有着顯著的西進的傾向，在三四十年之內將會佔領磯山以西的廣大的地方而殖民，是可以預見的。又在太平洋的沿岸一帶，天然生成了極寬廣而安全的海港，所以將會有很好的商業市漸漸興起來而媒介中國，東印度及合衆國之間的交通，這也是可以預見的。在這樣的場合，商船及戰艦在北美東西兩岸之間比以前要迴繞霍倫海角（Kap Horn）的困難可厭而費錢的航程維持更快速的聯絡，這不但是值得希望，而且也是必要的。再說一遍：實行從墨西哥灣通太平洋的開鑿，對於合衆國是絕對必要的，我相信它將會做成此事的。

論多瑙河和萊茵河之間的運河以及蘇彝士運河的開鑿

『我希望能夠活着見其成功；但怕是辦不到罷。第二我還想看見多瑙河和萊茵河的聯絡。可是這也是大事業，我很懷疑其成功，尤其是考慮德國的資力的時候。第三我想看見英國人造一條蘇彝士運河。這三大事業，我希望能活着看見其成功；爲了這個再忍耐五十餘年是值得的罷。』

一八二七年四月一日 星期日

由蘇福克
勒斯的安
到哥納的
生的道德談

晚上訪問哥德。談到蘇福克勒斯 (Sophokles) 的安的哥納 (Antigone) 及其中支配着的高尚的道德，以及道德如何生成的問題。

「這個和其他一切的善同樣，」哥德說，「是由上帝親自造成的。這不是人的反省的產物，而是由神所賦與的天生的美好的性質。道德多少總是一般地被賦與於人的，但被賦與於特具才能者特別多些。這些天才們以偉大的行爲和教訓顯示神也似的精神。次之，這種精神，因其現象之美，激動了人們的愛，而使其尊敬和模仿。」

「可是道德的美和善的價值是藉經驗和智慧而被自覺了的；這是因爲在結果上，惡是顯明爲破壞個人與全體幸福的，而高尚的及正當的事物則顯明爲能招致及安定個人與全體的幸福的。如是，道德的美成爲教訓，成爲決定的東西而普及於全民族了。」

次之哥德談論克勒翁 (Kreon) 和伊斯美納 (Ismene) 的性格，談論這兩個人對於女主人公的優美的心靈的發展是必要的。

「一切高尚的事物，」他說，「本來是靜的，直到因抵抗而被醒覺呼喚出來爲止是睡着的。克勒翁就是這樣的抵抗。他的出來，在一方面是爲了安的哥納的緣故。安的哥納的高尚的性質以及在安的哥納方

面的正義因他而顯明出來。但在另一方面，是爲克勒翁自己的緣故，使得他的不幸的謬誤顯明爲可厭的東西。

「但是蘇福克勒斯要把女主人公的崇高的精神在其行爲之前也顯示出來。因此使她的性格能夠顯明出來那樣的抵抗，另外還要一種。那樣的抵抗就是姊妹伊斯美納。用了這個人物，蘇福克勒斯順便描出了平常人的美好的節度。因此，超過這種節度很遠的安的哥納的高尙在我們的眼前就更加顯明了。」

論戲劇及其對於國民的影
響

其後談話一般地移轉於戲劇詩人的事情，及其對於民族的大多數人發生，或能發生多麼好的感化等問題上去了。

「偉大的戲劇詩人，哥德說，「如果同時是多產的，有強有力的高尙的見解，而且這種見解貫徹他的一切作品，那麼他會達到他的劇本的精神成爲民族的精神那樣的程度罷。我以爲這是很好的，是值得費力的事情。從柯爾納伊（Cornelle）的作品生出了能作成英雄的精神那樣的影響。這是對於需要英雄民族的拿坡崙頗爲有益的。拿坡崙說：假如柯爾納伊還活着，要使他做侯爵。所以認明自己的任務的戲劇詩人，是應該不停地使自己向上發展，以期他所及於民族的影響是高尙而有益。」

論有天才的人應該先驅者的

「不要學同時代的人或競爭者，而要學在幾多世紀以後也有同樣的價值而同樣被人尊敬那樣的偉人的著作。若是真有天分的人，不待勸告，心中也必定感到這樣的慾求罷。想接近偉大的先驅者的慾求正是有高貴的素質的證據。請學莫列愛爾，請學莎士比亞，但最好是學古代希臘人，常學希臘人。」

『對於天分較高的人們，』我說，『古代的著述的研究的確是非常有益的罷。但對於個人的性格似乎大體不很有影響的。倘使對於個人的性格有影響，那麼言語學者及神學者都應該成爲非常偉大的人物的。但事實並不如此，所以這樣的希臘，拉丁的古典的研究者或者是傑出的人物，或者是可憐的人物，由於神授的或由父母傳授的性質的好壞而各不相同。』

『對於你的意見我並無異議，』哥德說，『但並不是說古典的研究對於性格的修養常是無影響的。事實上庸人總依然是庸人，小人物就是每天接觸古代的偉大的思想，一點也偉大不起來。但在天性中被賦與了將來能成大人物，能有崇高的精神的高貴的人，若和古代希臘羅馬的崇高的人物相親近，則定能很好地發展，日新月異地生長，會達到同樣的偉大的罷。』

一八二七年四月十一日 星期三

哥德差人來邀請我在飯前乘車出遊，我中午一點鐘到他那裏去。我們乘車到愛爾富爾特方面去玩了些時候。

論須辨
能達到的
事情與不
能達到的

『我和你說你將來可以遵行的有益的事情罷。』哥德說，『在自然界之中有能夠達到的事情和難以達到的事情。應該把二者分清，仔細思考，而慎重留意。總之，知道這種道理，就已經是有益的了——即使

要明白在何處某種事情停止而別的事情開始是非常困難的。不知道這種道理的人，或許終身爲了難以達到的事物而苦惱，而不能接近真理。反之，知道這種道理的聰明人，定會趨重於能夠達到的事物；他將在這個範圍內轉向各方面，確立自己，甚至於能從難以達到的事物得到些什麼——縱令或許他在最後會認明許多事物只能接近到某種程度，大自然常有成問題的東西藏在背後，不能用人力探明的。」

論康德

我問哥德，他以爲近代的哲學者之中誰最優秀。「康德無疑地是最優秀。」他說，「而且他是學說持續地有勢力，進入於德國文化之中最深的人之一。又即使不讀他的著作，你也受着他的影響。現在他於你是不必要的。爲什麼呢？因爲從他可以學到的東西你已經有着了。此後你如果要讀他的東西，我勸你讀斷力的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他在這書中把修辭學說得很巧妙，關於詩也相當有所論述，而造形美術卻說得不充分。」

康德的關係

「閣下和康德有過個人的關係嗎？」我問。

「不，」哥德回答，「我依我自己的天性雖然走了和他類似的路徑，他卻未曾留意於我。植物的變態（Metamorphose der Pflanzen）是我在未知康德之前寫了的。這個卻和他的教言的精神完全符合。主觀和客觀的區別，又以爲一切事物是各爲其自身而存在的，橡皮樹並非因爲給我們做瓶子而生長的等等見解，我和康德是共通的。我在這點和他相合，是很高興。其後我寫了實驗的教言，這可視爲主觀客觀的批評及其調和。」

『釋勒常勸止我作康德哲學的研究。他常說康德不會給我什麼利益的；而他自己卻熱心地研究了康德。我也研究過康德，並非沒有利益的。』

一八二七年五月三日 星期四

論安貝爾
氏的批評

關於把石達弗爾 (Stapfer) 所譯的哥德的戲曲的巧妙的譯文，安貝爾 (Ampère) 在巴黎發刊的去年的 Globe 中加以批評。那種批評也是很好，哥德很喜歡它，屢次回到這種談話上，屢次加以稱讚。

『安貝爾氏的論旨，』他說，『是非常高的。在這樣的場合，德國的批評家喜歡從哲學出發，在觀察和批評文學的創作的時候爲了作品的說明而做了的文章，其寫作的方法是只有那一派的哲學者們能夠理解，而在別的人看來，則是比他們想說明的作品本身還要難懂得多。反之，安貝爾是取全然實際的人的態度的。他精通自己的專門學問，指示作品和作者的血緣，把多樣的文學的創作判斷爲詩人的多樣的年代的多样的果實。

『他精深地研究了我的生平以及精神狀態轉變的路徑，他又有能够領會我沒有說出的以及所謂只能在字裏行間看出來的意義的能力。例如說我在魏瑪爾的官吏生活，宮廷生活的最初十年間幾乎沒有做了什麼，說我因絕望而到意大利去，說我在那裏得到了新的創作慾，取塔紗的故事，運用與境遇相適

應的題材而欲擺脫由於魏瑪爾的印象和記憶而黏着我心裏的悲痛和煩惱，他的話是很對的。所以他也很確當地把塔紗很巧妙地叫做「提高了的維特」(der gesteigerte Werther)。

『又關於浮士德他說不僅是主人公的陰鬱的，不知足的努力，就是梅非斯特的冷笑和辛辣的譏諷也是我的本性之一部分，實在也是機警透切的話。』

哥德這樣稱讚，反復地說安貝爾的事情。我們對於他非常感到興味，想像他的人格。我們雖然不能清楚地想像，但我們一致認為他既然能够把生活和作品的交互作用那樣透徹地理解，想必是中年人罷。

因此，安貝爾在幾天以前到了魏瑪爾，我們知道他是二十多歲的歡樂的青年的時候，非常驚異。又我們和他交際，來後他和我們說，Globe的同事們——我們屢次稱讚他們的智慧和節度以及高尙的教養——都是和他同樣的青年的時候，我們更爲驚異。

我說：『年青而能寫傑作，又如梅里美(Merime)那樣在二十幾歲寫了傑作，這還可以理解；可是在這樣的年齡而有如Globe的人們那樣能作卓越的判斷的廣博的見解和深刻的洞察力，我覺得非常新奇。』

論國民的
文化狀態
與青年作
家的關係

『在你們的荒野之中，』哥德回答，『當然是不容易變成那樣的。又就是在中央德意志的我們，要得到少許的智識也十分困難。這是因爲我們總之都是過着孤立的可憐的生活的緣故！我們從自己的國民只能得到極少的教養。又我們的才能和智者都分散在德國中。或在維也納，或在柏林，或在克尼希斯堡，

(Koenigsberg) 或在波恩 (Bonn) 或在特塞爾陀爾夫 (Duesseldorf) 等等，互相隔五十哩乃至百哩，親自接觸或親自交換思想的事情都是很少。但是倘使亞歷山大·馮·洪波爾特那樣的人經過這裏而把我所求的，有知道的必要的事物只在數日之間開導我到自修數年纔能達到的程度以上，那是多麼可喜的事呢！

「可是請你想想巴黎那樣的都市罷。大國家的人們在那裏會集於一個地方，因天天的交際，辯論，競爭而互相教導提高。全地球的自然和藝術的一切範圍中的最良的東西，在那裏每天可以隨意觀看。請想想這樣的都市罷：那裏的無論那一條橋，那一個地方的人行道，都令人想念偉大的過去的事情，在街路的無論那個街角裏都有一片歷史展開過。而且於這些事情以上，請勿要想陰鬱的無生氣的時代的巴黎，而請想大約百年以來由莫列愛爾，福祿特爾，迪特羅等人引動了世間上在唯一地方再不會起來那樣的精神的流動的十九世紀的巴黎。那麼你會明白：像安貝爾那樣的人在這種流動中生長，在二十四歲那樣的年齡已經能成爲相當的人物了。

「可是你剛纔說過，」哥德繼續說，「你很想像人在二十歲能够寫梅里美的作品那樣的傑作。我一點也不反對你的話，又大體我和你意見相同，我以為年青的人寫傑作比年青的人作卓越的判斷來得容易。然而在德國，我以為在梅里美那樣的青年時代而想寫梅里美在他的克拉拉·迦楚爾 (Klara Gaud) 這個劇本裏所做成那樣的圓熟的文章，還是停止了好些。釋勒在他寫羣盜，陰謀和戀愛以及費愛斯

哥的時候，是非常年輕的。但是，老實說，所有這樣的劇本，與其說是證明作者的修養的圓熟，不如說是異常的才能的表現。這不是釋勒的不好，而是國民的文化的狀態以及我們大家因不得不在寂寞的路上進行而經驗到的非常的困難的緣故。

以貝爾傑
爲例

『反之，請以培爾傑（Beranger）爲例。他是貧窮的夫妻的兒子，是縫工的兒子。以後做印刷店的小夥計，在某個官廳裏做事而只拿很少的薪金，他沒有進過專門學校，沒有進過大學。然而他的短歌裏是充滿着圓熟的修養，幽雅，才氣和美妙的諷刺，充滿了那樣完善的藝術和巧妙的用語，不但被法國人而也被全歐洲的有教養的人士所稱讚。』

『但是假如培爾傑不生在巴黎，不在巴黎長大，而想像他是葉那或魏瑪爾的貧窮的縫工的兒子，假定他在這樣的小村子裏繼續同樣的貧窮的生活，請你想像同一棵樹木在這樣的土地和這樣的霧圍氣中長成，會結成了怎樣的果實。』

『所以我再重複說：如若要使有才能的人迅速而順利地發展，那麼在國民之中有很多精神和優良的教養流佈着的事是很要緊的。』

『我們讚美古代希臘人的悲劇；但是仔細想起來，比諸讚美一個個的著作者，還不如應該讚美這樣的作品能在其中產生的時代和國民罷。爲什麼呢？因爲作品固然有多少差異，又在詩人之中有的似乎較爲偉大或圓熟；但通體觀察的時候，是都有着同樣的一貫的性情的。那就是人的地完成了的，具有偉大的，』

卓越的，健康的性格，高尚的人生的智慧的，具有崇高的思想法的，具有純粹而有力的直觀的性格。此外還可以列舉種種的特質罷。但是如果一切如此的特質，不僅在傳到現代的戲劇裏可以看到，就是在抒情詩裏，在敘事詩裏，也可以看到；又在哲學者，在修辭學者，在歷史家也統統都有，在傳到現代的造型美術的作品中也同樣顯著，那麼如此的特質不僅附屬於一個個的人的身上，而是國民和全時代的東西，在時代和國民之中流着的東西。

例以彭斯爲

『請以彭斯(Burns)爲例。他的祖先的古舊的歌曲被國民傳誦着，可以說是在他的搖籃旁邊唱着，他在少年時代聽了這些歌而長大起來，把這些模範的高尙優美的精神深刻地體味了，他在其中得到了可藉以更向前進的活的基礎。假如沒有這樣的事情，他怎麼能够成爲偉大呢？又他之所以成爲偉大是不外乎因爲他所做的歌，速即適合於國民的耳朵，他不久就在原野裏聽見割草者和束麥的女子們向他迎而唱這種歌，在小酒肆裏被歡鬧的人們用這種歌迎接的緣故。因爲是這樣，所以當然是能够成爲偉大的啊！』

論德國當
時國民
文化狀態
不及他國

『反之，我們德國的情形卻是多麼貧弱呀！在我的青年時代，是否有可以與此相匹敵的價值的我國的古代的歌被我們德國人傳誦呢？赫爾特爾及其學徒不得不最先開始蒐集歌，而把它們從忘卻中救出來。後來總算成爲由圖書館印刷收藏的那樣了。又其後畢爾格爾和福斯不是做了相當好的歌嗎？他們的歌兒不能說是比偉大的彭斯的作品較爲非民族的罷！可是他們的歌兒之中，有成爲至今還被傳誦，被國

民向我們迎面唱來那樣的嗎？這種東西被寫成了，被印刷了，存留在圖書館裏，如同一般的德國的詩人的運命一般。我的小歌之中有被人唱着的嗎？或許其中有幾支偶爾被美麗的姑娘在鋼琴旁邊歌唱，但在真正的國民之間卻是寂然。我回想起意大利的水手為我唱塔杪裏邊的句子時候的情形，實在是感慨無量呢。

「我們德國人現在還很幼稚。一世紀以來固然是很好地開化了，可是等到成爲許多的精神和高尚的教養滲透和普及於我們國民之中，國民會和希臘人那樣尊重美，因美麗的歌而感激，人家會議論他們說「德國人是野蠻人，這是很久以前的事」的那樣，恐怕不再過幾世紀不成罷。」

一八二七年五月六日 星期日

哥德想寫
威廉·威爾
爾當初的
計劃

哥德家裏又有了午餐會，列席的是和前天同一一些人。關於海倫和塔杪的話說了很多。次之，哥德說：他曾經計劃想把忒爾的傳說寫成用六腳韻（Hexameter）的敘事詩。

哥德說：「我在那一年再到瑞士的小州縣和斐爾華爾特石德泰（Vierwaldstattersee）湖去，這種秀麗壯大的自然又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引誘我想做詩描寫這種莫與倫比的風景。而爲欲添加魔力，興味和活氣於我的描寫起見，我以爲用同樣有意義的人物來裝飾那樣有意義的土地是很好的，而對於這種

目的我覺得忒爾的傳說是非常適當。

「我也把忒爾想做一個很剛毅的，自足的，孩子般天真的英雄，作為運搬夫而遊歷諸州，到處被人認識和愛敬，樂於助人，安靜地做職業，撫養妻子，而不關心於君主和僕人的尊卑的人。

「和他相反，我把葛斯勒（Gessler）想做暴君，但是一個寬心舒適的人物；在自己高興的時候，雖然也時時做些好的事情，可是人民的休戚禍福卻好像全無其事似地他總是漠不關心的。

「和這個相反，那種人性中的高尚的，善良的性質，對於祖國的愛，在祖國的法律之下的自由和安全的感情，以及看到被外國的逸樂者所壓迫虐待而感到的羞恥的感情，還有想脫離這樣可惡的束縛而痛下決心的意志力——我把這些一切的高尚善良的性質分配於華爾德·傅士德（Walther Furst），石道法黑爾（Staufacher），文克爾利特（Winkelried）等有名的高貴的人物。他們是我的詩中的本來的人物，是意識地行動的高等的人物，而忒爾和葛斯勒則是有時雖然作為行動者而出來，但大體是較為受動的人物。

「我的心中充滿了如此美麗的題材，而且已經隨時吟成了好多六腳韻的詩。我描寫了在幽靜的月光中的湖，在羣山的谿谷裏的被照明的煙霧。我描寫了美好的晨光中的湖面，描寫了森林和牧場的歡喜和活動。我又描寫了暴風雨，從山峽裏吹向湖山的暴風雨。有了夜的寂靜，有了走過橋和獨木橋而密會的地方。」

「我把這些一切都說給釋勒聽，我的風景和登場人物在他的心裏形成了一篇戲曲。因為我有別的事情要做，我的計劃的實行一天天延遲下去，所以我把這種題材完全讓給釋勒，他以後寫成了那篇可驚歎的詩。」

我們聽了這一番大家都喜歡聽的話，都很高興。我說，我覺得浮士德第二部的第一場裏的用Terzine文體寫的日出的美好的敘景似乎是由斐爾華爾特石德泰湖的自然印象而來的。

「我不否認，」哥德說，「這些描寫的內容是由那裏來的。不但如此，倘使沒有那個仙境的新鮮的印象的話，那些Terzine體的文章的內容我是全然想不起來的罷。可是我從忒爾的地方的黃金鑄造了的東西只有這個。其餘的我都讓給釋勒了。我們大家都知道，他也利用得非常巧妙。」

論塔紗

談話移轉於塔紗以及哥德想在其中表現什麼觀念的問題上去了。

「所謂觀念，」哥德說，「我不知道這種東西！我有了塔紗的人生，有了我自己的人生，我把這兩個有特色的奇異的人物混合起來，我的心裏就生成了塔紗的形姿。又對於塔紗，作為散文的對比，我配置了安尼渥（Antonio），這個也並非沒有模特兒的。其他的宮廷的，生活的以及戀愛的等等關係是在魏瑪爾和菲拉拉（Ferrara）相彷彿的，我正可以說：這種創作是我的骨肉。」

論德國人
過於重視
思想和觀
念

「總之，德國人是特異的人們。他們到處尋找深刻的思想和觀念，到處放進去，因此把人生弄成過分地艱苦。這樣是不行的，你們要有沈湎於種種印象，使自己快樂，使自己感動，使自己奮起，教訓自己，鼓勵自

論浮士德裏的觀念如何

己做大事業的那種勇氣纔好啊！不要老是以爲若不是抽象的思想和觀念什麼都是空虛的！

『德國人到我這裏來問我：我在浮士德裏想要把什麼具體化，好像以爲我自己明白而說得出來似的。從天界經過世界而到地獄——這樣勉強可算是有點意義罷；但這並不是什麼觀念，而是動作的進行。次之例如惡魔打賭失敗，一個從重大的迷妄之中不停地向上努力的人能被救濟那樣的事情，固然是有效的，能說明許多事理的很好的思想，但並不是成爲全體的以及各場的根柢的觀念。倘使我把在浮士德之中表現了的那樣豐富的，繁複多樣的人生，用唯一的貫通全體的觀念的細綫貫穿起來，固然或許真的變成了一個很好的作品也未可知的！』

論詩人的努力並不只在於將抽象的東西具體化，而在於將直觀和藝術地表現出來。

『就大體而論，』哥德繼續說，『作爲詩人而努力想把什麼抽象的東西具體化，這不是我們的性癖。我在心裏感受了印象，而且是活潑的想像力所供給我那樣的感官的，生意洋溢的，快樂的，多種多樣的印象。我作爲詩人而做的事情只不過是把這樣的直觀和印象在心裏藝術地加以琢磨而使其完成，用生動的描寫表現出來，能使別人讀或聽我所描寫的東西而受到同樣的印象。』

『可是在我作爲詩人而想表現某種觀念的時候，我就在能有明確的統一，而且一見而知其如此的小詩中爲之，例如：動物的變態 (Die Metamorphose der Tiere)，植物的變態 (Die Metamorphose der Pflanzen) 遺言 (Vermaechtnis) 等詩便是如此。我有意地表現貫通全體的觀念的唯一的，大作要算是親和力 (die Wahlverwandtschaften) 罷。這種小說因此成爲對於理智是容易理會的了；但是我不想

說，它因此變成了更好！我的意見毋寧是：詩文的創作愈不可測度，對於理智愈是難以理會，乃是愈好。」

一八二七年七月五日 星期四

今天傍晚在公園遇見哥德乘馬車出遊回來。從旁過去時招手表示要我去訪問他。我就轉身到他家裏去，看見營造局長古特萊（Coudray）在那裏。哥德下車，我們和他一同升階上去。我們在所謂 Junozimmer）裏圍着一張圓桌而坐。我們坐了不久，司法大臣也進來了，在我們中間坐下。

其後我們作靜靜的談話。關於在渥斯曼石德特（Osmannstedt）的維蘭（Wieland）的墳墓我們談了很多話。營造局長古特萊說，他在從事於這個墳墓的圍柵的工作。他在紙上畫了鐵柵的圖形給我們看，維蘭的墳墓說明了他的計劃。

司法大臣和古特萊辭去的時候，哥德要我再留一回。

「我在想數千年的事情，」他說，「所以我聽到別人說雕像和紀念碑的事情的時候，心理總有奇怪的感覺。我一想到爲偉人們建立了的紀念像，總不能不想像它們已經被未來的軍士們打倒毀壞了的情形。維蘭的墳墓的周圍的古特萊所造的鐵柵我似乎看見它已經變爲蹄鐵而在將來的騎兵的馬蹄之下輝耀着。而且我已經在法蘭克府見過了同樣的事情。何況維蘭的墳墓太靠近伊爾姆河，河水在那裏急速

地轉彎流過，侵蝕河岸，不到百年就會達到死人那裏的罷。

一八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論許多文
士的作風
之柔弱

和哥德同到培爾卡 (Berka) 去。過了八點不多時就乘馬車出發了。清早很晴朗。所走的路初時向山上去，而到了自然界中沒有什麼可以觀看的時候，哥德談論文學上的事情。有一個有名的德國的詩人在前幾天經過魏瑪爾，把他自己的書畫帖 (Stammbuch) 贈給哥德。『其中寫着多麼柔弱的東西，你是不能想像的罷。』哥德說，『詩人們都似乎有病，而在寫以為世間似乎是衛戍病院那樣的文章。他們都在說着現世的痛苦煩惱及來世的歡樂。他們都是不滿意，而還要相互地弄得更加不滿意。這真是文學的惡用。文學本來是被賦與為紓緩人生的細小的不和，使人人滿足於現世和他自己的境遇的東西。然而現代的人們卻畏懼這樣的力量，而只以柔弱的東西為可喜，為有詩趣的。』

哥德又繼續說：『對於誹笑這樣的人，我找着了適當的話了。我想把他們的詩叫做「衛戍病院的詩」 (Lazarett Poesie)。與此相反，把那種不單作戰歌，而且給人以勇氣，使人能耐得世間的戰鬥那樣的詩叫做真正的提爾特渥斯 (Tyrtäisch) 的詩。』

我完全贊同哥德的話。

哥德對話錄 一八二七年九月

一八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到愛特爾
斯堡方面
遊覽

哥德邀請我在今天早晨乘馬車先到愛特爾斯山 (Ethersberg) 的最西的丘陵霍德爾石德特 (Hildesteder) 之角，再從那裏到愛特爾斯堡的獵城去遊覽。今天天氣很好，我們清早就出了雅可勃門 (Jakobstor)。

過了呂青陀爾夫 (Luetzendorf) 之後，我們的馬車儘是辛苦地向山上漸漸上去，終於達到了檜樹的林邊。我們走過了石頭被鑿下來而堆疊着的地方。哥德使車子停下來，請我下車，去看看有無化石。我尋着了若干貝殼和幾個破碎的菊面石，再上車去，把這些東西交給哥德，馬車再向前行。

『又是古代的事情！』哥德說，『又是古代的海底從這個丘上俯視魏瑪爾和附近的許多村莊而想像曾經有一個時代，鯨魚在那個下邊的谷地上遊戲，覺得是很奇怪。但這是事實，至少很近於事實。那時候在蓋着這山上的海的上面飛的海鷗總不會想到我們兩人今天乘馬車走過這裏的罷。幾千年之後或許海鷗再在這山上飛也未可知呢。』

我們到丘陵的上面了，使馬車快地前行。在我們右邊有柵樹，山毛櫸及其他闊葉樹。魏瑪爾在背後已經看不見了。我們達到了最西邊的丘陵。有許多村莊和小城市的溫石特魯特 (Unstrut) 河的廣闊的

谷地受着晴朗的晨光而橫在我們的眼前。

『這裏很好！』哥德說，使馬車停下來。『我想，我們在這樣好的空氣中吃點早餐定是非常愉快的罷。』我們下了車，在那些因風雨而變成畸形的半大櫟樹之下的乾土上來往了幾分鐘，而僕人弗利特列希則在這時候打開了帶來的食物的包，把食物攤開在生花的高地上。從受着極澄明的秋天的晨光的這個地方眺望，實在很好。向南和西南望去，士林根（Thuringen）山脈的全部都了然在目；向西看去，則在愛爾富爾特的那邊可以看見高高的哥達（Gotha）城和茵塞爾山（Inselberg）；又向北看去，則可以看見蘭根撒爾扎（Langensalza）和繆爾豪森（Muehlhausen）背後的諸山，而向北的眺望最後是被青寺的哈爾支山脈（Harzgebirge）所阻止着。我想到如次的詩句：

向四周的生命注視的眺望

是富麗，高遠而寬廣！

從山嶺到山嶺

有永遠的精靈在飛翔，

將永遠的生命豫想。

我們背着櫛樹而坐，因此在吃早餐的時候，及到士林根地方之一半那樣闊大的遠景常在我們眼前。當時我們吃完了兩隻鷓鴣的烤肉和新鮮的白麵包，喝了一瓶很好的葡萄酒，而且是從一個柔軟而美觀的金杯喝的。這個杯子，哥德在這樣出遊的時候常裝在黃色的革囊中隨身帶着的。

「這裏我來過許多次數，」哥德說；「近年我常常想，我從這裏俯視世界的諸國及其榮華或許是最後的一次了；但後來卻又再來。我希望我們在這裏歡聚今天也不是最後的一次。我們以後常常到這裏來罷。人常在窄狹的家裏是要萎縮的。人在這裏覺得和眼前的自然一樣浩大自由，原來應該常常如此的。」

對於附近
一帶的種
種回憶

「我從這裏，」哥德往下說，「臨視着有長久的生涯的極多的回想維繫着的許多地點。我少壯時在那邊的伊爾美瑙山（Imenau）山中經驗了多少事情啊！又在那下邊可懷念的愛爾富爾特（Erfurt）不知做了多少有趣的冒險！又在早年我常到哥達去，很喜歡去；但好幾年以來幾乎沒有去過。」

「自從我到魏瑪爾以來，」我說，「我記不起你曾經到那裏去過。」

「這是有理由的，」哥德笑着說，「我在那裏人望不好。我說一件事情給你聽罷。當現在的君主的母親還美麗年輕的時候，我常到那裏去的。某一天晚上，我和她只二人坐着吃茶，兩位俊秀金髮的十歲到十二歲的公子跳進來，走近我們的桌邊。我順着當時的脾氣很不客氣地用兩手插進他們兩人的頭髮，說道：「兩位小玩皮，你們在幹什麼？」那兩個男孩爲了我的恣肆而非常驚訝，張大了眼睛瞪視我——以後再忘不了那種怨恨！」

「我並不想以此自誇，不過這是事實，是深深地根源於我的天性的。我對於僅僅的君主如其他的背後不潛藏着優秀的人性和人的價值，並沒有多大的敬意。不但如此，我滿意於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尊貴，所以即使被當作君主，我也並不以為怎樣希奇。當我被贈與貴族的勳章的時候，許多人以為我定是因此非常得意的了。但是，私底下說罷，我不把它當作什麼，全不當作什麼！我們法蘭克府的門閥家都自以為和貴族同等，所以我受了勳章的時候，心中只覺得是拿了我早已有着的東西而已。」

我們再從金杯傾飲了一回，然後變過愛德爾斯堡的北邊到愛德爾斯堡獵城去。哥德叫把所有的房間都開開來，房間裏都掛有清爽的壁氈和圖畫。在二層樓的西角的房間裏，哥德和我說，釋勒在這裏住過一些時候。「我們以前在這裏，」他繼續說，「曾經過了許多快活的日子，暢快地遊玩。我們那時候都年輕，活潑放縱，在夏天玩了種種的即興詩，在冬天則點火炬而跳舞或滑冰。」

我們又回到戶外，哥德引導我經過一條小徑走進了樹林裏。

「我也把我們在五十年前刻上了我們的姓名的那株山毛櫸指點你看罷，」他說，「可是情形大不相同了，一切都那麼長大了！就是那株樹罷！你看，它還是十分茂盛。我們的姓名也還可以看出，但是因為膨大癒合了，已經幾乎認不清楚。那時候這株山毛櫸是立在一個空闊的乾燥的地方的。那裏一帶陽光很好，清幽舒暢，我們在晴朗的星期日就在那裏玩即興的喜劇。現在這裏卻是潮濕而不舒適了。以前只是低矮的灌木的那些東西在這時間中已經長大而成為多蔭的樹木，因此幾乎不能把我們少年時代的那株美

好的山毛榉從樹叢裏分辨出來了。」

我們再到城裏去，觀覽了收集得相當多的武器之後，乘馬車回魏瑪爾。

一八二七年十月七日 星期日

到葉那去

今晨天氣很好，我和哥德在八點鐘以前就坐了馬車到葉那去。他想在那裏留到明天晚上。

早早到了葉那，我們先到植物園去。哥德在園中審視了所有的植物，看見一切都極整齊而十分繁茂。次之，我們參觀了礦物標本室及其若干自然科學的採集品，然後乘車到克納伯克（Knebel）先生的家裏去。他已經備好了菜飯在等我們。

年紀很老的克先生要跌倒似地連忙走到門口，擁抱了哥德。其後在用膳的時候，大家都很誠懇而暢快；但在談話之中，沒有談到什麼重要的事情。兩位老人親暱地對坐就心裏滿足了。

飯後我們乘車出遊，向南沿撒萊（Saale）河上去。這個風光明媚的地方，我原來早已熟悉，但一切都是那麼新鮮，好像從來沒有見過似的。

我們再回葉那街上的時候，哥德使馬車沿着一條小河上去而在一個外觀不很漂亮屋子前面停止了。

「福斯 (Voss) 在這裏住過，」他說，「我引導你看這種古蹟罷。」我們穿過了這個屋子而走進了一個園子裏，不見有什麼花及其他好好培養的草木，我們走到全是果樹之下的草地上。「這是愛爾納斯蒂納 (Ernestine) 的東西，」他說，「她在此地也不能忘了優良的歐蒂納 (Eutiner) 地方的蘋果，她對我稱讚它是再好沒有的品種。這是她幼年時代的蘋果——所以她不能忘記總之，我在這裏和福斯同他的夫人愛爾納斯蒂納過了許多快樂的日子，很喜歡回想往時的情形。像福斯那樣的人實在不容易再有的。很少有人和他那樣給了德國的高級文化以如此的影響的。他是十分健全剛強的人，所以他和希臘人的關係也不是人工的，而是完全自然的；由此給我們生成了那些極好的果實。像我這樣深知他的價值的人，是不知道應該怎樣尊重他的回憶纔能滿足的。」

時候到六點鐘了，哥德說這是我們到他預先叫人在「熊館」旅社定好了的宿所去的時刻了。歸我們用的是一個大房間和有兩張床鋪的一個寢室。太陽剛下去未久，夕陽照在我們窗上，我們不點燈坐了些時候，很適意。

哥德把話頭又回轉於福斯。「我非常敬重他，」他說，「我很想他留在大學和我的近傍。可是海特爾堡 (Heidelberg) 大學所提出的待遇太好了，我們這方面資產短少，無法可以與他們抗衡，我不得不惋惜地斷念而讓他去了。」

回憶釋勒

「可是我在那時候得到了釋勒，」哥德繼續說，「對於我卻是幸福。不論我們兩人的性情多麼不同，

但是我們的方向卻是一致的。這個使我們的關係成爲親密，終於變成了爾我不能分離的那樣。」

哥德接着和我說他的這位朋友的幾種軼話，我覺得很有特色的。

釋勒厭惡
無謂的崇
敬

「由他的偉大的性格可以推想的那樣，」他說，「釋勒痛恨人家對他表示或將表示的一切空虛的尊敬和一切無謂的崇拜。當科采布 (Kotzebue) 計劃舉行一種表彰釋勒的名譽的公衆大會的時候，他非常討厭，甚至於因由衷的嫌惡而幾乎生病。又陌生人求見的時候，他也同樣討厭。他如果當時因故不能接見他，約他在午後四時來見，那麼照例可以預定，他在指定的時刻因不安而生病了。在這樣的場合，他有很時很暴躁，也許很粗莽。我親自見過一個陌生的外科醫生，想要會見，不等傳達而進來了，釋勒很厲害地罵他，使得那個可憐的人，非常驚惶，連忙逃走了。」

釋勒愛聞
蘋果的
氣味

「如同前面說過，」哥德繼續說，「又如同誰也知道那樣，我們的方向雖然相同，而我們的性情是很各異的。不但精神上的事情如此，就是肉體上的事情也都如此。有一天我去看他，他不在家，他的夫人對我說，他就會回來的；我就在他的書桌前坐下，在筆記簿上記載些什麼。可是我坐了不久，莫名其妙地不舒服起來，愈來愈壞，幾乎要昏暈了。我最初不明白我何以會變成這樣難受的異常的狀態；後來我纔發覺，有一股惡臭從我的近旁的抽斗裏流出來。我抽開一看，好不詫異，滿抽斗裝着腐爛的蘋果。我立即走到窗邊，呼吸新鮮空氣，不久就精神回復了。這時候他的夫人再進來了，她對我說，這個抽斗必須時常裝滿爛蘋果，因爲這種氣味釋勒很愛聞，他不聞它是不能生活和工作的。」

愛氏述少年時代的關於養小鳥的奇夢

「明天早晨，」哥德往下說，「我也將引導你看釋勒在葉那住過的地方。」

這時候燈火拿來了，我們吃了簡單的晚餐，以後還坐了好久，說種種的話和回想。我對哥德說了一個在第二天早晨完全應驗的少年時代的奇夢。「我養了三隻小紅雀，全心全意地愛好它們，比什麼都喜歡。它們在我的房裏自由地飛翔；我一進門，它們就向我飛來，停在我的手上。有一天中午，發生了不幸的事情：我走進室內的時候，三隻鳥中的一隻經過我的頭上向外面飛出，而不知道它飛到那裏去了。我在各處屋上找了整個下午，一直到了黃昏，也找不到什麼蹤跡，非常悵惘。只得懷着對於它的悲惋的掛念而去睡了；在天亮的時候做了個夢。我夢見我在鄰家的四周徘徊，尋找失蹤的鳥兒。突然聽見了它的聲音，看見它在我家的小園後邊的鄰家的屋上。我引誘它，它就向我飛近來，求餌似地向我鼓動着翼子，但不能決心飛下到我的手裏來。我連忙穿過了小園子，跑進房裏去，拿了一碟水裏浸過的油菜子出來。我把紅雀愛吃的食物給它看，它就飛到我的手上來了。我非常快活地帶它回房裏而使它與其餘的兩隻會合了。」

「我從這樣的夢中醒來，天已經很亮了。我快快穿了衣服，匆忙無比地穿過小園子，跑到我在夢中尋見了鳥兒的鄰家去了。鳥兒果然是在那裏！那時候我的驚異真是非同小可呢！我在夢中所見的一切都照樣應驗了。我引誘小鳥，它飛近來；但躊躇躊躇地不敢到我手裏來。我跑回去，拿了鳥餌來；它飛到我的手上來了，我帶回它到其餘兩隻那裏去。」

論精神力的
的靈異

「你的這種少年時代的事件固然是非常奇妙的。但這樣的事情實在是根源於自然的，雖然我們還

論心靈的
預感

不能與以切當的說明。我們都在神祕之中徘徊着。我們被一種霧圍氣所包圍，而在其中有什麼事物在動着，和我們的精神有怎樣的關係，我們都全不知道。但只有這一點是確實的，就是在特殊境遇之中我們的靈魂的觸官能越過其肉體的界限，而被賦與以一種豫感或甚至於能實際窺看最近的未來的能力。」

「在不久以前我也經驗了同樣事情，」我回答，「在愛爾富爾特的街上散步回來，在距魏瑪爾約十分鐘的地方我有了將在劇場的轉角處遇見數年未遇久未想到的人的靈感。我心裏想，不知果然會遇到他否。後來彎過那轉角的時候果然和十分鐘以前豫感那樣遇見了他，非常驚異。」

「這也很希奇，實在是偶然以上的事情，」哥德回答說。「如同我剛纔說過一樣，我們都在神祕和奇蹟之中摸索着。一個靈魂，就只是沈默地相對，也能够給另一個靈魂以確實的影響的。我能和你說好多這樣的例子。我有時和一個要好的朋友走路，而心裏忙碌地在想什麼，他往往便說起我心裏所想的事情來。我屢次經驗了這樣的事情。我又認識一個男子，他不說一句話，只用精神力而能使暢快地在談天的人們突然靜下來。不但如此，他也能引起不愉快的氣分，使大家不安。」

「我們在身體上都具有電力和磁力，當我們和同質或異質的東西相接觸的時候，會發動吸引力或排斥力。如其一個少女和一個要殺她的男人同在一個陰暗的室內而未察覺，那時候她雖然不知道有男人在室內，但會有不安的感覺，害怕起來，從室內逃到家族那裏去；這是很可能的事情。」

「我知道歌劇裏的這樣的一段情節，」我說，「就是兩個離別了很久的情人，彼此都不知道而在

個陰暗的房間聚會了。過了一會，磁力發動了，各人覺得其他一人在近處，不知不覺地相互地被吸近，女郎不久就被抱在青年的懷裏了。」

人們之
精神
間的
相互
感應

「在情人們之間，」哥德說，「這種磁力特別地強，甚至可以及得很遠。我在青年時代屢次經驗過這樣的事情；我在孤寂地散步的時候心裏非常戀念愛人，不停地想她，後來真的和她遇見了。她說：我在房間裏很不安靜，忍不住到這裏來了。」

「我同樣也記憶着我在這裏的最初幾年裏的一件事情。我到了這裏不久就又有了一熱情的戀愛。我作了一次頗長的旅行，回來好幾天了，但被宮廷的事情留到深夜，儘是被阻礙，不能去看愛人。我們的戀情已經引起了人家的注意，我怕擴大謠言，不便於白天裏去看她。在第四或第五天晚上我可再耐不住了，就動身到她那裏去，在自己還未省悟之前已經站在她的門口了。我輕輕登階上去，剛將踏進她的房裏時，聽見許多人的聲音，知道她不是獨自一人。我又悄悄地走下來，急忙回到當時還沒有燈光的街上來了。我鬱悶而興奮地在市內向各處亂跑了約莫有一個鐘頭，心裏充滿着對於她的戀慕而再三走過她的門前。最後我正想再回到我的寂寞的房裏去，卻再望她門前走過，看見她房裏沒有燈光了。我自語道：她出去了罷；但在這樣昏夜裏到那裏去了呢？我再走過了好幾條街道，遇見了許多人，好幾次想錯了，以為看見了她的姿態，但走近去一看，總又不是她。我那時候已經深信相互的精神作用，深信我能够用強烈的欲求把她引來。我又相信無形中有高貴的精靈們圍繞我，我懇求他們把她的腳步引向我，或者把我的腳步引向她。我

又對自己說：「你好傻呀！你不想再試試，再向她那裏去一趟，而現在竟在要求靈驗和奇蹟！」

「這之間我沿着廣場走下來，走到釋勒晚年住過的那個小屋子近傍了，忽然被衝動所驅使，回頭向宮城走去，然後望一條右手的小街裏走。我依這方向走了不到百步，看見前面有個酷似我的戀人的女人來了。街上只因從各處窗口透出的幽弱的燈光而微明，那天晚上我已經屢次被假像的形貌所欺騙了，所以沒有勇氣冒昧地去招呼她。我們貼身地交互走過，手臂也觸着了那樣。我停下來回顧，她也如此。「是你嗎？」她說，我聽明了她的可愛的聲音。「好容易找到你了！」我說，快樂得流出眼淚。我們的手互相握住了。「那麼，」我說，「我的希望沒有欺騙我。我急切地尋找你，我的豫感和我說，我定能找到你的。現在果然找着了，我很快活。」「可是你真壞呀！」她說，「你爲什麼不來呢？我今天偶然聽到，你回來三天了，我以爲你忘記我了，哭了整個下午。在一個鐘頭以前，我心裏起了對於你的說不出的渴望和煩躁。家裏來了幾個女朋友，我等不得她們回去。後來她們終於走了，我不由自主地拿了帽子和大氅，茫然跑到外邊，走入黑暗之中，而不自知跑到那裏去。始終記掛着你，只覺得總能遇到你的。」她這樣真心誠意地說着的時候，我們的手還是緊緊握着，我們互相擁抱，互相說明：這次的分離沒有使我們的愛情冷卻。我陪她到門前，也陪進房裏去。她執了我的手而把我拉走似地上先走上黑暗的階段。我覺得莫可名狀地快樂，因爲我們終於再見了，也因爲我的信念沒有欺騙我，我關於無形的感應力的感覺沒有欺騙我。」

哥德非常開心，我很願意再聽幾小時，可是他似乎漸漸疲倦了，我們不久就進寢室就寢。

一八二七年十月八日 星期一 在葉那

我們起來很早。在穿衣時哥德和我說昨夜的一個夢：他在格丁根（Göttingen）而和那裏熟識的老教授們說了種種有趣的話。

我們喝了幾杯咖啡，然後乘車到藏有自然科學的標本的建築物去了。我們觀看了解剖學標本室，動物和原始動物的種種骨骼以及古代的人的骨骼。看人的骨骼的時候，哥德說，他們的牙齒表示他們是非常有道德的人種。

以後哥德使馬車開到天文臺去。石倫博士（Schroen）在那裏讓我們看並且說明極重要的機械。我們也很有興味地看了鄰近的氣象學室。哥德稱讚石倫博士把一切都整理很好。

釋勒的奮
寓

我們然後走下到園子裏去；哥德叫人豫先在一個亭子裏的石桌上備了簡單的早餐。『你大概不知道，』他說，『我們在多麼可注意的地方。釋勒曾經在這裏住過。我們常常在這個亭子裏，坐在現在幾乎破了的凳上，倚着這張舊桌子，談了許多有趣味和有意義的話。那時候他還是三十幾歲，我自己還是四十幾歲。那正是我們兩人最起勁的時期，實在很有意思。可是什麼都過去了；我再不是以前的我了；而古老的地球卻還保持原狀，空氣，水和地面也依然如舊。』

「請你以後和石倫先生上去一趟，可請他引導你看頂層裏的釋勒住過的房間。」

當時我們在清爽的空氣之中，在很好的地點，津津有味地吃了早餐。那時候釋勒至少在我們心裏活動着，哥德又獻給他許多纏綿的追懷的話。

其後我和石倫博士上頂層去，從釋勒的窗子享受了極好的眺望。方向是正南，因此可以望見數里之遙那條美好的河水有幾處被樹叢和彎曲所遮隱而流來。可以望見的地平線也很廣闊。日月星辰的升降從這裏可以了然觀察，所以不能不承認：這裏對於寫瓦倫石坦因裏的關於天文學和占星術的文章是非常適當的地方。

我下來回到哥德那裏。哥德叫馬車開到宮中顧問官特培萊納 (Doehreriner) 家裏去。哥德很敬重他。他給哥德看幾種新的化學實驗。

時候已是正午中了。我們再上了車。哥德說：「我們不要回到「熊館」旅社去吃中飯，不如在戶外享受清爽的天氣罷。我們到布爾高 (Burgau) 去罷。葡萄酒我們有得帶着，我們總能在那裏有好的魚吃，不論煮也好，烤也好。」

我們就照這樣做，那可真有趣。我們乘車沿着撒萊河上去，走過林邊和彎曲處，依我剛纔從釋勒的頂層房間裏看見過的極優美的道路走去。我們不久就到布爾高，在河流和橋邊的一家小旅舍裏下了車。過了橋可到羅培達 (Lobeda) 去。過牧場上望去，那個小市鎮就在眼前。

論生物的
精神能力的
神秘

在那個小旅舍裏，情形是和哥德說過一樣。女主人道歉說：她沒有準備什麼，不過肉湯和魚卻是有的。在這時間中，我們在陽光裏來回地散步於橋上，玩賞有許多筏夫在鬧着的河上的光景。筏夫們乘在由松木聯成的筏上時時從橋下滑過去，雖然做着辛苦的潮濕的事務而很高興喧鬧。我們在露天裏吃魚，又喝了一瓶酒，說了種種有趣的話。

有一隻小鷹飛過去。它飛的樣子和姿態非常像杜鵑。

『我關於杜鵑所聽到過的許多事情，』哥德說，『使我對於這種奇怪的鳥感到濃厚的興趣。它是一種非常成爲問題的生物，是一種公開的祕密。但雖然是公開的，而解釋卻是更難。在許多別的事情上我們也不是同樣嗎！我們是活在無數的奇蹟之中的，事物的窮極和最善我們都不明瞭。我們就以蜜蜂爲例罷。蜜蜂求蜜，會飛到好幾里路遠，而且每次都是飛往不同的方面。它們會好幾星期之久向西飛往開花的油菜花田去。下一回它們會同樣長久向北飛往開花的荒野去。再下回會向別方面去採蕎麥花。其後又會朝什麼方向飛到開花的紫雲英的田裏去。最後也會改換方向飛到開花的菩提樹上去。可是誰和它們說了的呀！你們飛到那邊去，那裏有你們可採的東西！下一回飛到什麼地方去，那裏有些新的東西！又誰領導它們回到它們的村子和巢裏來呢？它們似乎依着一條無形的引帶而向各處來往的。這條帶兒究竟是什麼呢？我們都不知道。雲雀也是同樣。它唱着歌在穀地上飛上去，在被風吹成波浪而波浪又彼此相似的穀類的海上飛漂，再下來回到它雛兒那裏，決無錯誤地降落在它築了巢兒的地點。這些外面的事物都和白天般

顯明在我們的眼前，然而它的內面的精神的關係我們卻不能明瞭。」

『我總覺得是一種奇事，』哥德繼續說，『杜鵑的雛兒是被並未親自孵育過它的鳥兒所飼養的。』
『這固然是奇事，』我說；『但又有相似的事情呢。而且我在這方面感覺到深祕地流貫自然的偉大的法則。我捉了一隻紅雀的雛兒。由人飼養它，它是太大了；但讓它獨自吃餌，卻還嫌太小。我爲了它辛苦了半天，它無論如何不肯吃什麼，我因此把它放進在一隻老紅雀那裏去了。這是一隻善啼的鳥兒，從很久以來我把它關在一個籠裏，掛在我的窗外。我想：雛兒看見老鳥怎樣吃，它大概也會走近食物而模仿它的。它可不這樣幹，卻向老鳥張開了嘴巴，發着懇求似的啼聲而向它鼓動翅膀，老鳥隨即可憐它，領它做養兒子和親生子似地飼養它。後來人家拿了一隻灰色的金繡眼（Grasmücke）和三隻雛雀兒來給我，我把它們一起關進了一個大籠裏，老鳥就飼養雛兒。第二天又拿了兩隻已經出窠的黃鶯的雛兒來給我，我也把它們關進在金繡眼的籠裏，它們也同樣被領做養兒子而受哺。過了幾天之後，我又放進一窠已經快出毛的小 *Melanchon*（鶯科）去，還有一窠總共五隻小 *Platmoenchchen*（鶯科）也放進去了。那隻金繡眼把它們都當做兒子，飼養它們，自己做誠懇的母親照顧它們。它時常滿口銜了蟻卵，在大籠子裏忽然到這一角，忽然到那一角，凡是飢餓的喉嚨張開的地方，它總跑去飼。不但如此，其後大起來了的一隻金繡眼的雛兒也開始哺育較小的幾隻——雖然是遊戲式而稚氣地，但已經顯然流露着模仿能幹的母親的確實的本能。』

『這時候我們是立在神性之前了，』哥德說，『這個置我於驚喜之中。如果這樣飼養別的生物是一般的法則般的東西而流貫於自然界中，這是真實的話，那麼許多的謎都可因此明白了，那麼可以確信地說：上帝憐憫那些向他呼喊的烏鴉的孤兒。』

『這實在是一般的法則，』我回答：『因為我在野生狀態中也觀察了有對於孤兒的同情和扶養。

『我在前一個夏天在第富爾特 (Tiefurt) 附近捉了兩隻小鷓鴣，它們似乎是離巢不久的；因為它們和七隻同胞並排地停在樹叢裏的樹枝上，由父母飼東西吃。我把小鳥包在綢手帕裏，朝魏瑪爾的方向走到射的場，然後向右望伊爾姆河邊的牧場下去，走過游泳場，再向左進樹林裏去了。我想這裏可以休息一回，看看鷓鴣。但當我解開手帕的時候，兩隻都逃脫了，立刻就在草木的叢裏不見了，我再也找不着。第三天我偶然再走過那個地方，聽到了知更鳥 (Rohrkehlen) 的呼聲，推想附近必定有個巢兒，找了一回之後，果然找着了。可是我看見在那個巢裏在已經快出毛的小知更鳥旁邊並排地也棲着我捉來過的那兩隻小鷓鴣，我覺得多麼驚訝呀！小鷓鴣很安適似地在那裏面，並且受着老知更鳥的哺育。我爲了這種極奇怪的發見，非常高興。我心裏想：你們這樣聰明，善於爲自己設法；而慈悲的知更鳥這樣義俠地收養你們，我決不忍再擾亂你們的親睦的關係，卻希望你們安好地成長。』

『這是我所曾經聽見過的鳥學的故事之中最有趣的一件，』哥德說。『碰碰杯罷，祝你健康，祝你的很好的觀察！聽了這番話而不相信上帝的人，就是摩西和豫言者們對他也沒有好處的。我所稱爲上帝的

無所不在，也就是這個。上帝把他的無限的愛到處分佈和栽培，把在人的心裏能開成最美的花的東西在動物之中已經作爲蓓蕾而暗示着。請繼續做你的觀察和研究！你在這種事情上似乎有特殊的天資，以後更會達到不能估量的成績罷。」

我們這樣在戶外食桌邊說有益的深切的話，太陽已經傾近於西邊的小山的頂上，哥德說可以動身回去了。我們乘車快快經過葉那，付清了「熊館」旅舍的帳，順便到菲郎曼（Fronmann）家裏過訪一下，策馬疾馳，跑回魏瑪爾來了。

一八二七年十月十八日 星期四

赫格爾（Hegel）現在在魏瑪爾。從赫氏的哲學裏萌生的幾種果實雖不甚適合哥德的胃口，但作爲個人，哥德倒是很尊重他的。哥德今晚爲了他舉行茶話會。采爾特爾也列席，但他是想今晚就出發的。

關於哈曼（Hamann）說了很多的話。有時候赫格爾說得特別暢快。他關於這個非凡的人物吐露了必須把對象非常真摯嚴正地研究過之後纔能說出來那樣的意見。

次之，話頭移轉於辯證法的本質上去了。赫格爾說：「這只不過是經過整理和方法地訓練了的反抗精神罷了。這種精神是人人都有的，可是這種天賦的能力是在區別真僞的時候顯呈其偉大的。」

哥德揚言道：『這樣的精神的技術和熟練，只要不常被濫用，不用以顛倒真偽，那固然是好的。』
『這樣的事情也許有的，』赫格爾回答說，『不過祇有精神上有病的人纔這麼做的。』

『那麼我正應該讚揚我所實行的自然研究，因為自然研究是決不會使這種疾病發生的，爲什麼呢？因為自然研究所探討的是永遠不變的真理，而真理是把不純粹地不正直地觀察和處理對象的人立時作爲無能力者而排斥他的。我也確信：許多辯證法的病人可以在自然研究中尋見了對症的良藥。』

我們還在十分暢快地談論的時候，采爾特爾立起來，不說一句話而出去了。我們知道他和哥德離別很難過，爲避免悲苦的瞬間計，選擇了這種逃法。

一八二八年

一八二八年三月十一日 星期五

我數星期以來，很不舒服，夜裏睡不好，而且通夜做不安的夢。在種種的情景中和熟人或陌生人談話或吵嘴，而且是逼真，第二天早晨也還歷歷記憶着。因此腦力虧耗，日裏倦怠無力，不願做什麼精神的勞動。我把這種情形屢次和哥德說，他勸我去請醫生設法。他說：『你的病沒有什麼要緊，不過是小小的障礙，只要用幾杯礦水或少許的鹽就可以醫好的。但不要這樣任其延長，而要趕快醫治。』

哥德的話是對的罷，我對自己說，他的話是對的；但是我的猶豫遷延的脾氣也在這事情上作怪，我毫不設法驅逐病魔，又過了好幾天不安的夜晚。

今天飯後，我又不很高興地到哥德那裏去，他忍耐不住了，由不得冷笑，並且稍稍誚譏我。

「你是香迪 (Shandy) 第一！」他說：「香迪是有名的特利斯特拉姆 (Tristram) 的父親；他半生討厭那扎扎發聲的房門，卻下不得決心用幾滴油免除這種每天的煩惱。」

論人的性情的陰鬱和爽朗

論拿破崙的氣性

「不過我們都是這樣的啊！人的陰鬱和爽朗是造成他的命運的魔鬼每天牽引我們，勸誘和催促我們去做什麼，這或許是必要的。但是善神捨棄我們，我們就懈怠無聊，在黑暗在摸索。」

「就這一點而論，拿破崙的確是個好漢！無論什麼時候，他心裏總是明朗澄澈果斷，無論什麼時候，凡他認為有利而必要的事情，他總有立時實行的充分的勇氣。他的一生是從戰鬪到戰鬪，勝利到勝利的半神的闊步。我們可以說：他是生活在繼續不斷的明朗之中的。因此，他的命運是前世所未見，或許後世也不會見到那樣光華燦爛。他真是個好漢！我們當然是模仿不來的！」

哥德在房子裏踱來踱去。我坐在桌邊。桌上雖然已經撤席，還有一點餘酒和少許餅乾及水果。他給我灑酒，勸我吃些餅乾或水果。「你今天辭謝了中餐的招待，」他說：「但喝一點這種朋友的贈品，必定可以愉快些罷。」

當我享受這種美味的時候，哥德繼續在房裏來回，興奮地自言自語，時時說些聽不清的話。

他剛纔論拿破崙的話攔在我的心裏，我想把話頭再引回於這事情上去。

『不過據我看來，』我開始說，『拿破崙在年紀還輕而精力正在增長的時期尤其是生活在那種持續的明朗的狀況之中的。那時候我們固然看見他受神明的佑護，和連續的幸運的援助；但是在晚年卻似乎被光明和幸運所捐棄了。』

論生產力和天才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呢！』哥德回答說。『我也不會再做我的戀愛詩歌和我的維特（Werther）正如同拿破崙是古來最富於生產力的人一般，非常的偉業所藉以生起的那種神異的光明，我們常見它同青春和生產力結合着的。

『是的，人不是僅僅要寫詩和戲曲，纔可以算是有生產力的，還有一種行爲的生產力，往往是更高遠得多咧。就是醫生，如其要真的治病，也要是富於生產力的。否則，他祇有偶爾碰巧成功，大抵總祇是做些笨事而已。』

『在這樣的場合，』我說，『你似乎把通常被稱爲天才（Genie）的東西稱爲生產力的罷。』

『兩者是很近似的東西，』哥德回答說，『因爲所謂天才，豈不是不外乎那種能在上帝和自然之前堂皇地顯現，因此而有效力和持久性的行爲所藉以生起的生產力嗎？莫扎特（Mozart）的一切作品都是如此之類的。他的作品裏面存在一種生產力，能够世世代代發生效用，不容易枯竭的。其他偉大的作曲家和藝術家也都是同樣。費迪亞斯（Phidias）和拉斐爾不是影響到其後數世紀嗎？杜勒（Durer）和何

爾貝英 (Holbein) 也不是這樣嗎？最初發明了德國古代的建築術的形式和比例，使日後如石特拉斯堡 (Strasbourg) 的大寺 (Muenster) 和克倫 (Köln) 的圓屋頂 (Dom) 成爲可能的人，也是天才；因爲他的思想持久地保持着生產力，直到現代仍舊有效力。馬丁·路德也是個偉大的天才！他已經在許多年月中發生影響；至於要再過多少年月，他纔失去生產力，這是不能豫想的。勒新 (Lessing) 想拒絕天才的尊稱，而他的持久的影響卻是證明他自己已錯誤。反之，在文壇上有許多別的文士，而且是很開名的文士，當他們活着的時候，被推重爲天才；但他們的影響卻和他的生命同時完結，所以他們並沒有他們自己和別人所想那樣了不得。因爲如同我已經說過，沒有持續地發揮生產力的天才，是沒有的；而且這是和他所從事的事務，技術，職業沒有關係的——無論做什麼都是一樣。無論如同渥根 (Oken) 和洪波爾特 (Humboldt) 在科學上發揮天才，或者如同弗利特列希，彼得大帝，拿破崙那樣在軍事或政治上發揮天才，或者如同培蘭傑 (Béranger) 那樣善作詩歌，都是完全一樣，問題是在於其人的思想，創意 (Aperçu) 和行爲是否有活氣和是否能持久生存。

論作品和
事業之多
寡未必證
明是否富
於生產力

「又還有一點不可不說，就是：從某一個人出來的作品和事業之多寡未必證明他是否富於生產力的。文壇上往往有些詩人，因爲他們一卷一卷地發表了許多詩，就被視爲很富於生產力的人。依我看來，這些人決不能稱爲天才，因爲他們的作品是沒有生命和持久性的。反之，哥爾特密司 (Goldsmith) 只做了很少的詩，詩的數目不足稱述；但他作爲詩人我卻不得不聲明他是非常有生產力的，而且正因爲他

所做的少量的詩有能持久的內在的生命的緣故。」

論精神的
生產力和
身體的關
係

談話停了一會，當時哥德繼續地在室內走來走去。關於這重要的問題，我很想再聽他說些什麼，所以打算激動他再說下去。「那麼這種精神的生產力，」我說，「是只存在偉大的精神之中的呢，還是也存在身體之中的呢？」

「身體至少對於這個有極大的影響，」哥德說，「在我們德國，雖然有過一個時代，以為天才是矮小文弱，或甚至於是駝背的；但是我卻要讚揚有相當的身體的天才。」

「拿破崙曾經被說是花崗石造成的人，這句話用在他的身體上尤其適當。他不是什麼都能做，什麼都毅然地做了的嗎？從敘利亞的灼熱的沙漠到莫斯科的酷寒的雪野，在其間不知有過了幾多行軍，戰鬥和露營！他那時候不得不忍受了如何的艱辛和肉體的困苦，他少食少睡，卻儘是作非常的精神的活動。當二月（Brunaire）十八那一天，他可怕地努力和興奮之際，時候已經是半夜了，他整天沒有吃過什麼；他不想念補養身體，而覺得有充分的力量，在深夜還草就了那篇給法國國民的有名的布告。若細想他所忍受和經歷過的一切，大概以為他在四十多歲的時候，他的身體上沒有什麼完好的部分了；可是他在那樣的年齡還是十分健全的英雄咧！」

「不過你的話是對的：他的事業的真正的全盛期是在他的青年時代。和他那樣出身卑微，而能在大才小才無不活動的時候那樣顯露頭角，在二十七歲的時候已經成為三千萬國民的偶像，實在是了不得

！是的，做大事業固然非年輕不可。這不但是拿破崙如此。」

「他的弟弟魯西安（Isidore）也從年輕的時候就很能够幹些事情了。」我說：「他做了五百人的會長，其後還未滿二十五歲，就做了內務大臣。」

「你說魯西安的事情是什麼意思呢？」哥德插口說：「在少壯的時候已經在政界裏或戰場上做了大事業而聲譽赫赫的英雄豪傑，歷史上不知有千百之多呢。」

「假如我是君主的話，」他起勁地往下說，「那些只以門閥或年功逐漸升進，到了老年則依習慣了的規道寬閒遲緩地做事，而當然幹不出什麼聰明的事情的人，我決不使他占重要的地位。我要用年輕人——而且必須是頭腦明晰，精力充足，有極好的意志和極高尚的品行的年輕人。那麼施行政治，引進國民，定是很愉快的事罷！可是那裏有這樣幸福的，有這樣的人物輔佐的君主呢！」

「我對於現在普魯士的太子懷着很大的希望。據我所見聞，他是個非凡的大材。要能賞識和選用有為的富於才智的人材的人，他自己也不是大人物不可。因為無論怎麼說，同樣的人物只能被同樣的人物所賞識，只有自己有偉大的才能的君主會適當地認明和尊重臣下的偉大的才能。「廣開賢路」這是拿破崙的有名的箴言。他對於部下的選用，實在有特別的諛巧，他能够把有用的人材用在他勝任愉快的地位。因此，他生平無論做什麼大事的時候，都為任何君主所不及那樣有部下奉命効勞。」

今晚我尤其喜歡哥德。他的性質中的最高貴的成分似乎在他心裏活動着。同時他的聲音和他的目

論治國須
用有為的
青年任要
職

光含有那樣的力量，好像他被青春時代的盛旺的火一般的熱情所燒紅似地。他在這樣的高齡還任着重要的職務，而這樣堅決地爲青年辯護，以爲卽不任用青年，也要用還是壯年的人於國家的主要的地位；我覺得很奇異。我由不得提起了雖在高齡還似乎不失了能够作重要而複雜的事務的充分的精力和少壯的活氣的人們的名字。

『這樣的人們是與衆不同的天才，』哥德回答說，『普通人只有一次青春，而他們卻有反復的青春期的。』

論 Entelechie 和肉體的關係

『換言之，一切的 Entelechie 都是永遠的一部分，不會因它和現世的肉體相結合的若干年月而衰老的。這種 Entelechie 若是低級的，那麼在它被肉體所幽閉的期間不很有勢力，反而被肉體占優勢；肉體一衰老，Entelechie 就不能保持肉體了。但是 Entelechie 若是強盛，如同任何有天才的人的情形一般，那麼它滲透肉體而鼓動其生氣，使其組織堅強而高尚，而且由於它的精神上的優勢，必求持續地施行它的永遠的青春的特權。我們看見有天才的人們，就是在老年，也還常有生產力特別盛旺的時候，正是因爲這種緣故。他們似乎反覆地有一時的返老還童的現象。我想叫做反覆的思春期 (wiederholte Pubertael) 的就是這個。』

『然而年輕總是年輕。無論 Entelechie 怎樣有力，它總不能完全支配肉體的。不過 Entelechie 對於肉體是朋友或者仇敵，那是一種很大的差異。』

「我生平有一個時期，每天要能寫可印成全紙一張（十六頁）那麼多的文章，而且來得很容易。我的兄妹（Geschwister）是三天寫成的；你也知道，我的克拉維哥（Clavigo）是一星期寫成的。這樣的事情現在似乎不便做了；但我雖然上了年紀，也決不至於悲歎生產力的缺乏。不過我少壯時每天在無論什麼境遇中都能做的事情，現在卻只時時在某種方便的情況中能够成功罷了。在十年或十二年前獨立戰爭之後的幸福時期，我沈迷於東西詩集（Divan）的寫作，往往有一天能作兩三篇詩那樣的生產力；而且不論在野外，在車上或在寓所都是一樣。現今浮士德第二部的寫作，我只能在清晨的數時間，睡後精神回復，日常生活的俗事還未煩擾我的時候爲之。而且我寫成的又只有那麼一些！在最順利的時候可以寫一頁，但通常只有可以寫在手一般寬的地方那樣多而已。若在心機不靈的時候，往往還要少呢。」

「請問是否能有什麼方法，」我說，「可以造成生產的靈感，或在靈感不強盛的時候可以使它增強呢？」

「這種事情，」哥德回答說，「是很奇妙的。關於這點我正有許多想要說的話呢。」

「一切最高的生產力，一切偉大的創意，一切發明，一切能結實，能有成果的大思想，是不受任何人操縱，是超越乎一切塵世的力量的人。應該把它們視爲意外的天賜，視爲上帝的純粹的孩子，應該以欣悅的謝意接受和尊敬它們的。這是和魔性（das Daemonische）近似的東西，任意地役使人，人以爲自己在自發地行動的時候，實在無意識地由它安排。在這樣的場合，人往往可被視爲更高級的世界統治的工具，

論靈感是不受意志操縱的

論另一種
較易馴服
的生產力

可被視為適於容受神異的影響的貴重的容器。我說這種話，是因為我仔細思量：僅僅一個思想往往會如何地給與了好幾世紀以一種不同的形態；又有幾個人，以由他們出來了的什麼，對於他們的時代蓋上了在以後的數世紀也還是歷歷可見而繼續地發揮良好的影響那樣的圖印。

「次之，還有另外一種生產力，是比較受到現世的影響的制馭的；人雖然在這裏也仍然會見有理由對神性似的東西致敬，但他操縱它比較容易得多。我把凡是實行一種計劃所必要的一切，凡是其終點已經灼然可見的某種思想的連鎖的所有的環，把組成美術的可見的形體的一切，都歸入於其中。」

「例如對於哈姆雷特的最初的創作思想呈現於莎士比亞的心中的當兒，其全體的精神作為意外的印象而在他的心靈裏浮現出來，他興奮地概觀各個局面，人物以及全體的終結，這種思想對於他簡直是天賜的恩物。固然必須先有他那樣的精神纔能有這樣的創意；但他對於這種天賜的恩物卻不曾有任何直接給以影響的能力。但以後各場的描寫，人物的談話，他卻能完全自由安排，可以隨心所欲地每日每小時寫作，好幾星期繼續爲之。而且在他所寫成的任何文章中我們總能認見同樣的創作力。在他所有的創作裏，我們不會遇見一個地方可以說不是以蓬勃的興致和充滿的力量寫成的。我們讀莎士比亞的著作的時候，我們所得到的印象，總感得他是一個無論精神和肉體都時常是非常強健的人。」

「但是如果一個戲劇作家的身體不是這樣堅實優異，反而爲衰弱病苦所累，那麼他每天寫作劇本所必需的生產力必定時時停滯，或往往整天完全缺乏。那時節他如果想用酒類勉強引起缺乏的生產

論能否用
什麼方法
引起靈感

力，或增高不充足的生產力，固然也可能罷；但在他這樣可說是勉強作成的一切場面中這種情形會顯然可見而減損其價值。所以我的意見以為：不要勉強寫作什麼，與其在不生產的時日想寫以後不喜歡的東西，還不如閒遊睡覺更好。」

「你說出了我自己也屢次感覺到和經驗過的情形，又別人卻的確應該尊重它是真實妥當那樣的話，」我回答說：「可是我以為爲不要勉強而用自然的方法增強生產的靈感似乎是可能的。我生平常常有在某種紛紜錯雜的狀態之中不能下適當的決心的時候。在這樣的時候，喝一杯葡萄酒，卻就能够豁然明白應該做什麼事，立時下決心了。決斷畢竟也是一種生產力。如果一杯葡萄酒也有益於這種道德，那麼這種方法也毋須執意避免的罷。」

「對於你的意見，」哥德回答，「我也不想怎樣反對。然而我剛纔說過的話也是對的。由此觀之，真理似乎是把光不但放射於一方面而也放射於多方面的金鑽石一般的東西罷。而且你是很熟悉我的東西，詩集的，你能明白我在其中所說的

在酒醉的時機

領悟真確的事理——

這句話，也是完全贊成你的主張的。葡萄酒裏的確含有很奇異的使人成爲有生產力的力量。可是任何事

物都是依時候和情形而不同的；對於某人有益的事物會對於另一人有害。又使人成爲有生產力的力，在安息和睡眠之中也有，在運動之中也有；在水中也有，在霧圍氣中也特別顯明地有的。野外的新鮮空氣也是我們覺得適意的場所。在那裏似乎神的精神直接與人接觸，有神異的力發揮着作用似的。拜倫爵士每天在野外過幾小時，或在大洋邊騎馬，或划小船，或乘船張帆駛行，或洗海水浴，或游泳，以鍊體力，他是古今最富於生產力的人物之一。」

哥德在我的對面坐下了，我們還談論了種種事情。以後我們再談拜倫的事情好久，談到直至他固然由一種高尚的意志，卻也由一種不吉的命運引導到希臘去而完全毀滅爲止。煩累他的晚年的種種的不幸的事件。

『總之你會明白，』哥德繼續說，『在人的中年時代往往有一個轉機；如同在青年時代萬事順適，什麼都成功了一般，如今一切都改變了，患難困厄接連而來。

『可是你知道我心裏的意思嗎？』人是總要被毀滅的！一切非凡的人都有天賦的應盡的使命的。他做完了使命，那麼他以同一形姿生存在世上是再無必要了，冥冥中的主宰就用他去做別的事情。可是因爲世間的事情都是順自然而生起的，所以惡魔常在暗弄他，直至他終於顛仆。拿破崙及其他許多人都是這樣。莫扎特三十六歲死了，拉斐爾也在相仿的歲數死了，拜倫只稍稍長命一些。但他們都極美滿地完成了他們的使命，他們死去似乎是時機相當的罷，庶幾在這個應該永續那樣被造成了的世界裏還有

事情留給別人去做。」

時候已經是深夜了，哥德和我親熱地握手，我和他辭別了。

一八二八年三月十二日 星期六

「在人生的天性裏有不可思議的力存在，」哥德說，「而且正在我們一點也不期待的時候，它爲我們準備着某種好的事物。我生平屢次有流淚而睡去的時候；但在夢中有可愛的形姿來安慰我，使我快樂，第二天早晨我又爽欣悅地起來了。」

論歐羅巴
人的生活
缺乏天真
醇厚的
情趣

「可是對於我們年老的歐羅巴人，不論程度如何，總之是境遇很壞。我們的生活狀態是太人工的，太複雜，我們的食物和生活方法是沒有真的自然，我們的社交是沒有真的愛情和厚誼。個個人都是文雅而有禮貌，但沒有一個人有那種要是直爽誠實的勇氣。因此凡是有自然的傾向和心情的人就很爲難了。我們會常常願望生在南洋諸島中的一個島上做個所謂野蠻人，庶幾就是一次也好，能够很純粹地享受毫無虛偽的副味的生活。」

「若在意氣銷沈的時候深思現代的悲慘，往往會覺得，似乎世界漸漸接近末日了。禍患是一代一代地重疊起來！我們爲了祖先的罪惡而受苦還不够，卻還把我們自己的罪惡加入於這些祖傳的罪惡而一

同傳給子孫。

論英國人的特長

「這是一種特別的事情，」哥德繼續說，「或許是因為這傳的緣故，或許是因為土地的緣故，或許是因為自由憲法的緣故，或許是因為健全的教育的緣故——總之英國人似乎有勝過許多其他國民的長處。在這裏魏瑪爾我們固然只見有極少數的英國人，而且似乎決不是第一流的；可是他們都是多麼能幹出色的人呀！他們就是那麼年輕，十七歲光景到這裏來，他們在這個異邦德國也並不覺得生疏和窘澀，他們在社交上的態度舉止卻是十分安穩而寬綽，好像他們到處是主人，世界到處是屬於他們似的。他們之所以為我們德國女人所愛好，在我們的青年婦人們的心裏釀成許多煩亂，也就是這種緣故。我作為愛重家族的安寧的德國的家父，當我的媳婦通知我某一個新的年輕的島國人不久將依豫期到來的時候，我往往感到不安。我早就在心裏想見將在他以後臨別的時候要流的眼淚。他們是危險的青年；但他們是危險這種事，實在正是他們的美德。」

「但我不想貿然說，」我說，「在魏瑪爾的英國青年是比其他的人們更聰明，更有才氣，更有教養，真正更為優良。」

「你得明白，原因並不在這些事情之中，」哥德回答說：「既不是在於血統，也不是在於財產；卻是在於他們有做自然造成他們那樣的人的膽量。他們的身心上沒有什麼被矯揉和歪曲，沒有半是非和偏頗；雖然他們各有不同，但他們總是澈底地完全的人。他們有時也會是完全的蠢物，這個我也由衷地承認；不

論德國人
的不自然

過這總是很意思的，放在自然的秤上總有些分量的。個人的自由的幸福，關於英國的名字的意識，以及明白這名字多麼被其他民族所尊重的那種意識，已經是對於孩兒很有利益的了。因而他們不論在家裏和在學校裏，比較德國的孩兒們被用遠為多大的敬意處理着。

『我國的情形怎麼樣呢？我只要在我所愛的魏瑪爾向窗外看，就可以明白了。近來雪積起來，我們鄰近的孩子們想在街上試用他們的小雪橇，立時有個警察近來了，我看見可憐的孩子們捨命地逃走了。現在春天的太陽把他們從家裏引誘出來，他們想和同伴在門前做什麼遊戲，我常見他們很拘束顧慮，似乎覺得不能安心，只怕警察官來的樣子。任何男孩都不可鳴鞭子，唱歌或叫喊，警察立時會來阻止他。在我們德國，不論做什麼，目的總在於使可愛的少年們早早成為柔順，排除一切天性，一切特異性以及一切野性，結果剩下來的只是一個俗人（Philister）。』

『你知道，幾乎沒有一天，我不受旅行過此的別處人訪問的。但是倘使我說，我非常喜歡德國人，尤其是東北的方面來的德國的少壯學者的丰采，那麼我非說謊不可。眼睛近視，臉色蒼白，胸部凹陷，沒有少壯氣概的青年。這是我這裏來的大半的人的形態。我和他們開始談話，我就會證明：我們所喜歡的事物他們覺得是平凡無益；他們鑽在觀念之中，只有思索的最高問題會引起他們的興味。對於感覺的事物的健全的感官和喜悅，在他們是連形跡也沒有的，一切青年的感情，一切青年的喜悅都從他們被逐去了，而且是不能挽回的那樣。因為人若在二十歲不是青年，那麼在四十歲怎麼能是青年呢！』

哥德歎息而沈默了。我想起了哥德的青年時代落在其中的前世紀的幸福的時期，色新海姆(Seinheim)的夏天的空氣浮現於我的心裏了；我使哥德想起了如次的詩句：

我們年輕人在下午

同坐在清涼之處。

「唉，」哥德歎息說，「那時候真快樂！可是我們要把當時的事情忘卻，免得現今的灰色的煙霧迷蒙的日子不至於使我們覺得難受。」

「我想要有第二個救世主出來，」我說，「替我們除去現在的狀態的嚴重，不愉快和異常的壓迫纔好罷。」

「就是第二救世主出來，」哥德回答說，「人們又會把他磔死罷。但是我們倒決不需要這樣的偉人。只要能夠對德國人，照英國人的榜樣，教以較少的理論和較多的實際那麼就是無需等待第二位基督那樣的高貴的人格出現，對於我們也就成爲很大的救濟罷。那麼從下邊由國民，由學校，由家庭教育，從上邊由君主及其臣下的盡力，可以有很多的成績罷。」

「例如向想做政治家的學生要求過重理論的知識，我不能贊成。青年過早地會身心都被毀壞的。他們若從事於實際的事務，雖然過分地懂得哲學和學問，但在他們的職務的狹小的範圍內應用不靈，因而

論教育應
該並重理
論和實際

不得不成爲廢物而被忘卻。反之，他們倒失去了最必要的東西。他們沒有從事於實際生活所不可欠缺的精神的及肉體的精力的。

「次之，對於政治家的生活，對於應付人，不是需要愛情和好意的嗎？又如果對自己也沒有好意，那麼還能對人有好意並且施行好意於人呢？」

「可是人們都非常不幸！對案呆坐的學者的三分之一毀損了身體，被憂鬱病的魔鬼所魅着。爲了至少要使下一代的人們不同樣惡化，從上面向這種地方施以改善是必要的。」

「但不管現狀如何，」哥德微笑而添說道，「再過一世紀光景之後，德國人將變成怎樣，是否會進步到不再是抽象的學者或哲學者而是真正的人那樣的程度，我們且期待着罷。」

一八二八年六月十五日 星期日

我們就桌不久，賽特爾 (Seidel) 氏帶了蒂羅爾人 (Tiroler) 來訪問了。歌手們被引進花園邊的房子裏去了，因此可以從開着的幾扇門望見他們，從那麼遠處傳來的他們的歌聲也可以聽得清楚。快活的蒂羅爾人的歌謠和山歌 (Gejodel) 我們年輕人覺得很有趣。烏爾列克小姐和我尤其喜歡花束 (Strauss) 和好人兒呀，你常在我心裏 (Du, du liegst mir im Herzen) 我們求得了原文。哥德自己

卻似乎不和我們那樣地感到有趣。『櫻桃和草莓的味道如何，』他說，『可去問小兒和麻雀。』在歌與歌之間，蒂羅爾人用一種平放着的琴彈了種種該處特有的舞曲，而用嘹亮的橫笛伴奏。

小哥德被叫出去，隨即回來了。他走到蒂羅爾人那裏去，送他們出去，再回到我們的桌邊坐下了。我們談論渥伯龍（Oberon），說有許多人從各方跑來看這種歌劇，在中午已經買不到票了。小哥德請把吃飯

結束了。『爸爸，』他說，『我們離開餐桌罷！大家想是要早些進劇場去罷。』哥德覺得奇怪，大家何以這樣急切，因為還沒有到四點鐘呢；但他依順他們，立起來了，我們分散在好幾個房子裏。賽特爾氏走近我和其他數人，面露愁容而低聲地說：『諸位對於劇場的樂趣是枉然了，今天沒有戲，大公爵去世了！他在從柏林回來的路上逝去了。』普遍的驚愕展佈在我們之間。哥德進來了，我們裝做若無其事的样子，談些無關

大公爵逝世

緊要的事情。哥德和我走近窗邊，談論蒂羅爾人和劇場的事情。『你今晚可去坐我的座位，』他說，『到六點鐘為止你還有些時間，請你離開別人而留在這裏，我們再談幾句話罷。』小哥德催促別人離開，爲的是要在剛纔帶了凶信來的司法大臣再回來以前向父親說出這種凶信。哥德不懂他兒子焦急催促的理由而懊惱起來了。『你先喝盃咖啡罷，』他說，『現在還沒有到四點鐘呢！』這麼着的時候，其餘的人去了，我也拿了帽子。『你也要去了嗎？』哥德詫異地注視着我說道。『是的，』小哥德說，『愛克爾曼先生在劇場開場以前也有事情要做咧。』『是的，』我說，『我還有點事情。』『那麼去罷，』哥德驚訝地搖着頭說，『可是我不懂你們的意思。』

我們同烏爾列克小姐到樓上的房子裏去了；小哥德卻留在下面，爲的是要向父親說出凶耗。

我在傍晚很遲的時候會見哥德。在我走近室內以前，已經聽見他在歎息，大聲地自言自語。他似乎覺得，在他的生存上已被裂開了一個難補的罅隙。他排斥了一切勸慰，不願聽這類的話。『我本來以爲，』他說，『我將比他先死的；可是上帝卻照他自以爲好的那樣安排，我們可憐的人只有在做得下去的限度內忍耐而支持自己罷了。』

哥德在陀
倫堡鄉間

大公爵夫人在威廉泰爾 (Wilhelmthal) 的避暑地接着了計報，公子們則在俄國接着。哥德不久就到陀倫堡 (Dornburg) 去了，爲的是要脫離每天的愁悶的印象而在新環境中用新活動回復精神。他因從法國人那方面來的重要的，他很關心的學術著作的刺激，重新被引誘於植物的研究。這種鄉間的逗留對於他的這種研究很有利益，因爲他在鄉間，向野外每走一步，總有滋蔓的葡萄和開放的花兒等極豐茂的植物圍繞他的。我同他的媳婦和孫子到那裏去看過他幾次。他似乎非常快樂，不能自禁地反覆讚美他自己的生活狀態，城子和園子的勝景。從這樣的高處向窗外望下去實在有迷人的眺望。下面是形態繁複的生氣蓬勃的穀地和在牧場之間蜿蜒迂迴的撒萊 (Saale) 河。在對面東方有樹木繁茂的丘陵，越過丘陵，眺望可以及到很遠。因此覺得這個地位，在白天特別適宜於觀望從旁經過而在遠處消逝的驟雨，在

夜裏特別適宜於觀望東方的繁星和初升的朝暉。

「我在此地過了許多快樂的日夜，」哥德說。「我在天明之前醒來，倚在開着的窗口，欣賞當時聚集着的三顆行星的美觀，靜看晨曦的漸增的光輝。以後我差不多成天在戶外，和葡萄蔓作精神上的對話。它們和我說很好的思想。關於這個我有種種奇異的事情可以告訴你們呢。我也做些詩，做得很不壞。總之，如其可能，我情願這樣活下去。」

一八二八年九月十一日 星期四

今天兩點鐘，天氣極晴朗，哥德從陀倫堡回來了。他很強健，被太陽曬得很黑。我們不久就就桌吃飯。是在和直接靠近園子的那個房子裏，房門都開着。他講起他所受過的種種訪問和贈品，隨時插入輕妙的談話，似乎很得意。

渥斯那勃留克 (Osnabrueck) 的亞培根 (Abeken) 教授在八月二十二日以前的某一天寄給我一個小包，託我在他的生辰於適當的時刻交給哥德。並且說這是與釋勒有關係的紀念物，他必定喜歡的。今天哥德講起在他的生辰被寄到陀倫堡的許多贈品的時候，我問他，亞培根給他的小包裏包了什麼東西。

由亞培根
教授所贈
的釋勒紀
念品而談

到釋勒的
豪邁不羈
的性

「那是一件希奇的贈品，」哥德說，「我非常喜歡。有一位可愛的女人，當釋勒被請到她家裏吃茶的時候，很慇懃地記錄了他所說的話。她把一切都理會得很精深，記錄得很忠實。在過了多時的現在，讀起來很有趣；因為我們因此直接被移入於一種狀態之中：這種狀態，雖然和別的許多重要的狀態一同過去了；但因上述的緣由，幸而被照實生動地記下在紙上。」

「釋勒在這裏，和平時一樣，也保存着他的崇高的性質。他假如在樞密院想必也很偉大罷，而在茶桌旁也同樣偉大。他不被什麼所煩累，不被什麼所限囿，他的思想的飛翔不被什麼所牽下來；凡是在他的心裏活着的偉大的意見，都毫無顧慮躊躇而自由在地流露出來。他是個真實的人，人應該是這樣的！反之，我們總時常感到拘束：圍繞我們的人和事物都會牽制我們。譬如茶匙本當是銀製的，而一見是金製的時候，我們就被它煩累。如是，我們被無數的顧慮弄成痲痹，使不能自由地發揮或許存在我們的本性中的某種偉大的成分。我們是外物的奴隸，隨着外物約束我們或給我們以自由的伸張的餘地而顯得藐小或偉大。」

哥德沈默了，談話移轉於別的事情了。我卻還把他的這種感動我的深心，表露了我心意的話精細地體味。

一八二八年十月一日 星期三

論研究自
然不厭精
深

『亞里斯多德是比近代的任何人都善於觀察自然，』哥德說，『但把他的思想組織得太急。若想從自然得到什麼，不可不慢慢地寬心地研究。』

『我研究自然科學的對象而達到了某種思想的時候，不會要求自然立時承認它不錯；卻總是細心觀察和實驗而探求自然，若幸而有時自然肯惠然確認了我的思想，我就滿足了。即使不給我確認，它至少引導我於旁的見解，我就追求這個，我覺得自然是比較更喜歡實證某種見解的。』

一八二八年十月二十日 星期一

波恩 (Bonn) 的上礦山局副局長納哥拉特 (Noggerath)，在從柏林的自然研究家的集會的歸來的途中，今天做了哥德家裏的共餐的珍客。大家說了許多關於礦物學的話。這位外來的學者關於波恩附近的礦物學的狀況尤其講得詳細。

飯後我們走到置有尤諾的大胸像的那個房子裏去。哥德給客人看一張畫有斐伽利亞 (Phigalia) 的寺院的繪樣帶的輪廓的長紙。大家觀看這個，說希臘人畫動物並不趨重自然而大抵依從慣例的。大家的

論希臘人
的動物畫

說：據淺浮雕上所顯呈的樣子看來，他們在這樣的描寫上畫得比自然拙劣；牝羊，犧牲獸和馬等，都常畫成很硬，形狀不好，不完全的東西。

論藝術家
作品和時
代的關係

「這一層，我雖然不反對，」哥德說，「但比什麼都更要區別清楚的是：這種作品是在什麼時代，由怎樣的美術家製成的這件事。爲什麼呢？因爲已經有無數的當時的傑作儘可供人鑑賞，在其中希臘的美術家在動物的描寫上不但不比自然拙劣，而且勝過自然很遠。現今世界中識馬最精的英國人們，看兩個古代的馬頭，不得不承認其在形式上是現存的任何馬種所不及那樣完全。這種馬頭是黃金時代的東西。這樣的的作品使我們驚歎的時候，我們與其以爲希臘的美術家是用比現在的東西更完全的自然爲範本，還不如以爲，因爲時代和美術進步了的緣故，他們自己也偉大起來，而以其人的偉大對付自然的罷。」

那時候我和一位婦人立在旁邊的桌邊，看一種銅版畫，不經意地聽着哥德所說的話；因此我卻以心靈感受它更爲深刻。

別人都去了，只剩下哥德和我兩人。哥德立在爐邊，我走近去。

「閣下剛纔說希臘人是以人的偉大對付自然的，」我說，「這真是深刻的話。這句話我覺得是含有體味不盡的深意的。」

「是的，」哥德說，「一切問題都在這裏。要做成相當的東西，必須作者是相當的人。但丁顯得很偉大；但他在背後有着數世紀的文化。羅特希爾特（Rotschild）家是富家；但費了好幾代纔達到那樣多的財

產，這種事情是含有意外地深遠的意味的。我們的古代德意志的美術家們關於這一點沒有意識到什麼。他們是以人的虛弱和美術家的無能從事於自然的模仿，而自以為做成了相當的東西。他們立着在自然以下。但如果要做偉大的事情，那麼不可不提高自己的教養，像希臘人那樣把平凡的原來的自然擡高到自己的精神的高度，把因自己的虛弱或外面的障礙而在自然現象中僅止於是意向（Intention）的東西實現出來。」

一八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因司法大臣所著的
大公爵的回憶
小傳而回
憶大公爵
的生平

哥德今天大大地讚揚以大公爵卡爾·奧古士特為題材而把這位不世出的富於功業的生涯簡潔地寫出了的司法大臣稜勒的小著。

「這種小著實在是傑作，」哥德說，「材料是被慎重地熱心地蒐集起來，一切都被深摯的愛情的氣息鼓動着，而且描寫是那麽簡鍊，把事業陸續地表現出來，我們看見這樣豐富的生活和事業，似乎感覺到精神的眩暈。司法大臣把這種著作也寄往柏林，新近收到了亞歷山大·馮·洪波爾特寄來的一封信，極有思想的信，我讀了不能不感動。洪氏和大公爵在其長久的一生中非常親密，這是不足怪的，因為大公爵的多才的深湛的天性常貪求新知識，而洪氏卻正是個學識非常淵博，對於任何問題都備有最好最透澈的

回答的人。

「可是事情來得很奇怪的是：大公爵正在逝世以前的幾天在柏林幾乎時常和洪氏一塊兒過日子；他關於存在他心裏的許多重要的問題在臨終的時候還從他的朋友得到了說明。又德國迄今有過的最偉大的君主之中的一個有洪氏那樣的人做他的最後的時日的目擊者，這也無非是由於上帝的恩寵所致的。我把那封信叫人抄了一份，我要和你說其中的幾種事情。」

哥德立起來，走到書桌邊，拿了信，再回我的桌邊。他默讀了一會。我看見他眼裏含着眼淚。「請你自己讀罷，」他把信交給我說道。我讀信的時候，他起來而在室中走來走去。

洪氏這樣寫着：「大公爵的意外的薨去，有比我再驚駭的人嗎？大公爵三十年以來以那樣懇切的尊敬，或也可以說是以那樣坦白的愛情，待遇我。又在這裏，他也要我每小時在身邊。這種榮光，好像在戴着雪的莊嚴的阿爾卑斯山上的那樣，似乎是逝去的光的前兆。我沒有見過這位偉大仁慈的大公爵比在被迎到這裏來的最後的幾天更活動，聰明，和藹，更關心於國民生活的各方面的向上發展。」

「我屢次和朋友們危懼不安地說：他身體非常弱，卻是那麼活動，精神奇異地明晰，這似乎是可怕的现象。大公爵自己則顯然是在痊愈的希望和非常的不幸的豫期之間動搖着。」

「在長逝的二十四小時之前我會見他，是早餐的時候，他不舒服，沒有食慾；但還神氣地問我關於從瑞典來的巴爾的克地方的花崗石，據說能使我們的大氣黑暗的彗星的尾巴，以及東方的海岸一帶何以

冬季非常寒冷的理由等。

「最後會見他的時候，隔別握手而快活地說道：「洪波爾特呀，你以為Topitz和一切溫泉都似乎是用人工溫暖了的水嗎？那並不是人工的火！倘使你和國王同來，那麼和你在Topitz議論這一點罷。用你熟悉的人工的火再堅實我的身體給你看罷。」那是很奇怪的；因為無論什麼，一遇到大公爵，就都成爲有意義的東西了。

「在波茲達姆 (Potzdam) 我只和大公爵好多小時坐在睡椅上。他或飲酒，或睡覺，或飲了一回，又起來寫信於夫人。以後又睡。他雖然快活，卻很衰弱。時時提出了非常難的問題使我苦惱。關於物理學，星學，氣象學，地球構造學，關於彗星的核是透明的事情，關於月球的大氣，關於有顏色的二重星，關於太陽的黑點對於溫度的影響，原始世界中的組織體的出現，地球內部的熱等等。他在我們相互談話的半中間睡去了，而屢次覺得不安，和藹地請我原諒他似乎不注意聽，說道：「洪波爾特我不中用了呢！」

「他忽然次序也沒有地說到宗教上去了。他悲歎敬虔主義的流行，悲歎這種狂信和要求專制政治而想抑制一切自由的精神的活動的那種政治的傾向之間的關係。「而且有偽善的傢伙，」他叫道，「他們想藉敬虔主義買王侯的歡心而求得地位和徽章！他們用對於中世紀的詩的偏愛來諂媚迎合。」

「大公爵的怒氣不久就平靜了，他說現在在基督教中發見有許多安慰。「這是人類愛的宗教，」他說。「可是人們從起初就把它弄成了畸形的東西。最初的基督教徒們是在極端論者之中的自由思想

家。」

我對哥德表明我對於這封很好的信感到深切的欣悅。「你可以明白，」哥德說，「他是個怎樣的偉人。洪波爾特把實在可視為這位英主的全人格反映於其中的象徵的這些最後的言行記述下來，真是難得。是的，大公爵實在是這樣的！我說這句話最爲確實，因爲總不會有人知道他如同我這樣透切的了。可是人的死亡無賢愚之別，這樣的人也不得不早死，豈不是傷心的事嗎？只要再活百來年的話，他在那麼高的地位，不知會使時代進步多少呢！——可是你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嗎？世界實在不會如同我們所想和希望那樣快地達到目標的。無論何時都有以妨礙爲事的魔鬼到處阻撓，所以就大體而論，雖然進步，卻很遲緩。你長久活下去，必定會明白，我的話是對的。」

論人類的
發展和阻
礙

「人類的發展，」我說，「似乎是被豫定以數千年爲期的。」

「誰知道呢？」哥德回答說，「或許以數百萬年爲期也未可知！但不論人類繼續到多麼長久，總不會沒有使人類煩惱的妨礙以及人類藉以發展其能力的種種的困難罷。人類或許會變成更聰明精審，但不會變成更好，更幸福，更活動的；即使如此，也不過是在某種時期而已罷。據我所見，有一個時期要來，那時候上帝再不喜歡人類，不得不把一切都毀壞掉，以便重新創造。我相信，一切都是依這種原則計劃了的，而這種更新的時代開始的時期已經確定在遠遠的將來了。但到那時候爲止當然還有很長的時間，我們還可以在這個像現在這樣的親熱的老地球的表面上玩種種把戲罷。」

哥德此時特別暢快開心。他叫拿一瓶酒來，給他自己和我灑酒。我們的談話再回轉於大公爵卡爾·奧古士特。

大公爵
的性
格的
雄偉
和學
識的
淵博

「如同你所知道，」哥德說，「大公爵的非常的精神包括了全自然界。物理學，星學，氣象學，地球構造學，太古的動植物的形狀，以及其他與此相關的種種，他對於一切都有理解和興味。我到魏瑪爾來的時候，他是十八歲；但那時候他的萌芽已經表明了將來會長成怎樣的樹木。他不久就和我非常親暱，對於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感到深澈的興味。我比他大十歲光景，這個對於我們的關係很有利益。他常常整個晚上坐在我身邊熱心深刻地談論藝術，自然以及其他種種有益的事物。我們常常坐到深夜，甚至於並坐在沙發上睡去的事也不稀罕。五十年之久我們共同繼續做事，如果我們可算是終於做成了什麼，那並不是什麼奇事。」

「如同大公爵似乎是有的那樣堅實透澈的修養，」我說，「在王侯之間是難得的罷。」

「實在難得，」哥德回答說。『雖然有很多君主，能够關於任何事物巧妙地插口談論，然而他們並不是心裏真正了解，只是浮皮搔癢地說說而已。如果我們想隨附於宮廷生活而爲年青的王侯所不易避免的那些可怕的精神的散漫支離，那麼這也是不足怪的。對於無論什麼他都得分神留意。這種事情他要知道一點，那種事情他也要知道一點，什麼都得知一點。因此什麼都不能固定，什麼都不能生根；一個人有這麼多的要求而能不至於煙也似地消散，那是必須有強有力的天性的基本的。大公爵當然是一個天』

生的偉人，這句話說盡了一切。」

「他一方面固然有了高尚的科學和精神的趣味，」我說，「卻也似乎很懂得政治。」

三公特點
用人適當
心地光明
見識卓越

「他是個渾然完整的人，」哥德回答說，「他一切的言行都是從唯一的大的泉源流出的。他無論做些什麼，全體既然是好，部分也同樣地好。總之，對於他的處理政務，尤其是有三種事情輔助他。他有分別人物性格，用適當的人才於適當的地位的才能。這是很重要的事情。次之，他還有一種雖然不比這個更重要，卻也同樣重要的特色，就是他充滿了極高貴的善意和極真純的人的愛情，他全心全意地企求最善。他總是最先想念國家的幸福，最後纔稍稍想念他自己。他總是開誠佈公地預備着迎接高尚的人，援助達成善良的的目的。他的心裏含有許多神性。他很想使人類幸福。愛情產生愛情。被人所愛的人，治人是容易的。」

「第三：他比他的周圍偉大。關於某一事件，於達到他的耳朵的十種聲音以外，他在自己的心裏聽到了第十一種，更好的聲音。他人的耳語他是聽而不聞，他不容易聽信別人的話，而做君主不應該做的事情，例如貶斥被譏誣的有功勞者而寵任被推薦的壞人。無論什麼，他都自己視察，自己判斷，在任何場合，他總在自己心裏有極確實的基礎。他沈默寡言，說過的話無不實行。」

「我很抱歉，」我說，「我除了他的外貌以外不很熟悉他。但就是外貌也給了我深深的印象。就是現在我還在心裏只是看見他在舊馬車上，穿了破舊的灰色大衣，戴了軍帽，吸着雪茄煙，帶了愛犬，出去打獵。除了乘這部不漂亮的舊馬車以外，我沒有見過他乘另外的車子，而且總是兩匹馬拉的。用六匹馬的花車

和佩勳章的大衣似乎不合他的趣味的。」

「這樣的事情，」哥德回答說，「在現在通常是不流行的了。現今成爲問題的是：君主在人類的秤上有多重量；其餘的一切都是空虛的。有勳章的大衣和用六匹馬拉的車子至多也不過能使無教育的羣衆驚歎；但他們也未必驚歎。大公爵的那部舊馬車卻連彈機也幾乎寬脫了，和他同乘的人不得不忍受難堪的顛簸。可是這卻正合他的心意。他喜歡粗蠻和不便，是一切柔弱化的仇敵。」

哥德的詩
伊爾美璠

「這種脾氣的形跡，」我說，「在你的詩伊爾美璠 (Imanru) 裏已經可以看到——你似乎在其中如實地描寫他。」

「他那時候很年青，」哥德回答說：「我們實在過了很放肆的生活。他當時譬如一種醇良的葡萄酒；但還在盛旺地發酵。他苦於力氣無處可用，我們常常做了幾乎要傷命那樣的事情。騎了獵馬跳過籬笆，濠溝，渡過河流，登山下山，連日勞苦身體，又夜間往往在林中燒一點火，搭帳篷露宿。他很喜歡這樣。他繼承了一個公國，他不當把它做什麼，他自己儘能爭得，掠取，征服一個公國罷。在他看來，似乎這樣纔有意思。」

「在伊爾美璠這首詩裏，」哥德繼續說，「一個時代被作爲插話 (Episodo) 而寫着。那個時代在做詩的一七八三年是已經過了好幾年了，所以我能够把我自己當作一個歷史上的人物而描寫之，能够和昔時的我談話。如同你也知道，那首詩裏有在幹了險些兒傷命那樣的打獵之後的夜間的一景。我們在岩邊造了個小屋，用樅樹的小枝做成了屋頂，爲的是要在小屋裏的乾燥的地上過夜。小屋的外面，有許

多火在燃着。我們把打獵得到了的野味或者或烤。當時已經愛用煙管的克納伯爾坐在火旁，說了許多粗野的笑話，使得大家歡樂。又葡萄酒的杯子在衆人的手上互相傳遞。四肢細長的苗條的色庚陀爾夫（Seidler）舒適地臥在樹旁，吟哦了種種詩句。大公爵則在近旁的類似的小屋中熟睡。我自己坐在他的面前，在微微燃着的炭火旁邊思慮種種事情，又悲傷我的著作所惹起了的種種禍患。克納伯爾和色庚陀爾夫，就是現在我也以為這並不被我描寫得不好；又當時在二十一歲的陰鬱的煩躁之中的年青的大公爵也是如此。

好奇心引誘他到遠方去，

險阻的岩石，狹窄的小徑，他都不以為意。

憂患悄悄地伏待他，

把他投入於苦悶的懷裏。

於是乎悲愁的衝突

強烈地追趕他走到這裏那裏。

他因陰鬱的活動而疲乏，

又陰鬱地就睡而輾轉地睡不安逸。

在晴朗的日子也覺得陰暗而心神荒弛，

既無約束，也沒有歡喜，

身心都被傷害打碎，

他在堅硬的牀上睡去。

『大公爵完全是這樣。這首詩裏沒有一點誇張。但他不久就脫離了這種狂飆（Sturm und Drang）時代而轉變於有益的澄明的狀態了；因此我在一七八三年他的生辰曾經要使他想起昔時的他自己的樣子。』

『我不否認：他當初給了我許多困難和憂慮。但他的優良的天性不久就清純起來，變成爲極好的品格，因此和他共同生活和作事，成爲一種快樂了。』

『在這開頭的時期，』我插口說，『你和他穿過瑞士寂寞地旅行過一次罷。』

『他通常喜歡旅行，』哥德回答說，『但這個比諸因爲要娛樂和散心，還不及因爲要到處開放着耳目而注意於可以輸入本國的種種妥善的，有益的事物。因此農業，畜牧和工業等，受惠於他之處不知多少。就大體而論，他的傾向不是個人的，利己的，而是純生產的而且是爲公共利益的純生產的。他因此造成了越過這個小國而傳到遠方那樣的名聲。』

論大公爵
熱心爲國
民謀幸福
而不求個
人的名利

「看他那樣恬淡靜寧的樣子，」我說，「他似乎是不求名聞，對於名聞很隨便似的。他並不是因為有什麼特別的做作，而只因為靜靜地活動而成名的。」

「成名是一種特別的事情，」哥德回答說，「本料是因為含有能燃燒的要素而燃燒的。人之所以成為有名是因為有着成名的要素的緣故。名聞是不能貪求而得之的；一切追逐都是枉然的。如若機敏地行動，用盡了種種巧妙的手段，或許能夠造成一種名聞也未可知；但倘使同時缺少內面的寶石，那是無益的，不能持久的。」

「就是論國民的人望，也是這樣。大公爵不求國民的人望，也決不向國民示虛惠。可是他在國民之中，很有人望，因為國民覺得他在用心為國民求福利的緣故。」

論大公爵
家裏的人們

次之，哥德談論大公爵家裏其他的人們，說在他們個個人身上都可以認見高貴的性格的形跡。他談論現今的攝政公爵的仁慈，談論這位年青的君主令人懷着的偉大的希望。他又關於現在執政的大公爵夫人的賢慧無比的性格，以顯然的好意加以申說。大公爵夫人常以極高貴的心意，用偉大的方法，到處降伏煩惱而喚起了善的萌芽。「大公爵夫人從早對於我們國家就是天使，」哥德說，「又在她與國家連結着為限，將愈益如此罷。我從一八〇五年以來認識夫人，屢次遇到了不能不讚歎她的精神和性格的機會。她是現代的最好的最有價值的女人之中的一個。她即使不是公爵夫人，總也是這樣罷。她即使脫了紫衣，也仍然有非常多的偉大性的確會有最善的性質留存的——這正是重要的一點啊。」

論德國的
統一

次之，談論德國的統一，談論在怎樣的意義上統一可能是，是值得希望的。

「我不憂慮德國不會統一，」哥德說：「我們的公路和將來的鐵路必定會盡其職責的罷。但第一是要以相互的愛情統一起來，常常團結一致對抗外敵。德國要變成德國的泰拉 (Taler) 和格羅生 (Groschen) 在全國有同一價格那樣統一起來；要變成我的旅行皮包不要打開而可通過三十六那那樣統一起來；要魏瑪爾的市民的由政府發給的旅行券不會被鄰邦的國境官吏認為資格不足，當做外國人那樣統一起來。希望德國的諸邦之間不再有內外國那種稱謂。德國要全國的度量衡，商業貿易以及其他不能一一枚舉的百般事物都一律統一。

「但假如以為德國的統一是在於：這個大國有一個大京城，而這個大京城既有利於個個的大才能的發展，也有利於多數民衆的生活，那是錯誤的。

論國家統一不在於
有一個大
京城爲中
心而在於
各處民衆
文化普遍
地發達

「曾經有人把國家比做一個有許多肢體的身體，那麼國家的首都可以比做生命和健康的從其中流入於遠近的各肢體的心臟罷。但如其肢體離開心臟很遠，那麼流進這種肢體裏的生命就被感覺得漸漸微弱罷。高明的法國人——我記得是杜般 (Dupin) ——製成了一個法國的文化狀態的地圖，而用濃淡的顏色顯示出各縣的文明的程度。這麼一來，尤其是南方的離首都很遠的好幾縣全然是黑色，這是一支配在那裏的暗黑狀態的表徵。但假如美麗的法國有十個發出光和生命的中心以代替只有一個大中心的話，那麼就不會是這樣罷？

「德國之所以偉大，豈不是因爲平均地普及於帝國的可驚歎的民衆文化嗎？民衆文化所從而流出的發源地，它的支持者，養育者豈不是個個的君主的所在地嗎？假如數百年以來，德國只有維也納和柏林這兩個首都，或者只有一個，那麼我倒要看看，不只是德國的文化狀態，就是與文化相表裏的普及於各處的財富，就不知變成了怎樣。」

「德國有分佈在全國的二十個以上的大學，有同樣廣佈的一百以上的公立圖書館，又有很多數的美術館以及蒐藏所有自然界的事物的博物館；因爲各位君主都用心設法，把這樣的美好有益的東西蒐集於自己身邊。高等學校（Gymnasien）和工業學校，實業學校是過剩那樣多，德國的村子幾乎沒有一個沒有學校的。關於這最後的一點，法國的情形是怎麼樣呢？」

「德國的劇場很多，數目大約在七十以上罷。這些劇場作爲高等的民衆教育的支持者和促進者也決不可以輕視的。對於音樂和歌謠的趣味和實習是在任何國裏都沒有如同在德國那樣普及。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請你想想特勒斯屯（Muenchen），石都特伽特（Stuttgart），喀塞爾（Kassel），勃朗石衛希（Braunschweig），漢諾威（Hannover）等都市；請想想這些都市所含有的偉大的生活要素；請想想它們所及於鄰近地方的影響罷。然後請你問問自己：假如它們不是很久以來是君主的居城，那麼一切事物都變成了什麼樣子。法蘭克福（Frankfurt），勃萊門（Bremen），漢堡，呂伯克（Luebeck）都是偉

大繁華，它們所及於德國的國宮的影響是不能計量的。但假如它們失了自主權，被德意志的某一個大國合併而作為地方都市的話，它們還能是原樣嗎？我有理由懷疑這種事情。」

一八二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二

今天我和哥德二人在他的書齋裏吃飯。我們談論種種文學上的事情。

論德國人的俗物習性

「德國人脫不了俗物習性，」他說；「他們現在在斤斤地爭論那些印刷在釋勒的文集裏而也印刷在我的文集裏的二行詩，他們以為判然區別出究竟那幾首是釋勒的，那幾首是我的，這是重要的事情。似乎以為這有什麼關係，似乎以為作品任其就是那麼樣，是不能滿意的！」

「如同我和釋勒那樣的朋友，相交多年，有了同樣的趣味，天天互相接觸，交換思想，生活自然互相同化，因此就大體而論，在個個的思想上，實際不能辯論何者是我的，何者是他的。我們共同地做了許多詩，往往我有了思想，釋勒寫成詩；或往往相反；又或者釋勒做了一首，我做了另外一首。那麼怎麼可以說是我的或是他的呢！凡是有一點兒注重於這種疑問的解決的人，必定還老是深深地鑽在俗物習性之中的。」

「類似的事情是在文學界常常發生的，」我說，「例如有人疑心某某大家的獨創性，要把他的修養的來源尋找出來。」

論任何作家從各方面而受到了的影響是數不盡的

『這是很可笑的。』哥德說：『這是無異於問一個肥胖的人，他所吃過而給了他那樣的體力的，是牛或是羊。我們固然是帶了若干能力而生長的，而我們的發展卻得感謝廣大的世界的無數的影響的。——我們從其中取得我們能够處理的和適合於我們的事物。我得感謝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地方很多，我從莎士比亞，石德爾納 (Sterno)，哥爾特，斯密司受了無限的恩惠。但是並非這麼說就算把我的修養的來源指示明白了；那是搜羅不盡的，而且搜羅起來也是無用的罷。主要的事情是人應該有愛好真理，一見真理就採納它那樣的心靈。

『總之，』哥德繼續說，『世界現在是這麼老了，幾千年以來有許多偉人活過想過了，因此很少有什麼新的事物可尋可說的了。我的色彩論也不是全然新的。柏拉圖，雷渥那特·達·文西 (Leonard da Vinci) 及其他賢人們已經零星地發見而且說過了同樣的東西；但我也發見了這個，再說出來，而且努力在混亂的世界裏再造一條走向真理的進路，這是我的功績。

『又人不可不將真理常常重覆，因為謬誤常被重覆地對我們諄諄地勸說，而且不是由一個個的人，而是由羣衆說的。在新聞紙上，在百科全書裏，在學校和大學裏，謬誤到處跋扈，它感覺着有大多數人左袒它而揚揚得意。』

論拜倫

談論移轉到拜倫和他的幾種作品上去了，這時候哥德常常乘機重說他說過的關於這位大天才的推重和讚歎的話。

『閣下關於拜倫所說的話，』我回答說，『我都由衷地贊同；不過這位詩人，作爲才能而論，無論他如何偉大，我卻很懷疑；從他的著作裏能夠造出對於純粹的人的教養的確實的利益的來。』

『對於你這種意見，我不能不反對，』哥德說：『拜倫的剛毅大膽和磊落個儼，不都是足爲教訓的嗎？我們不可不留意避免常想在判然純粹的和倫理的言行求教訓的要素。一切偉大的事物，我們一認見了，就是有益於教化的。』

一八二九年

一八二九年二月四日 星期三

許巴特的
著作

論哲學的
立場和健
全的常識
的立場

『我讀了許巴特（Schubart）的著作，』哥德說，『他不消說是個偉人。讀者如果把他所說的話譯成自己的話，那麼他的話之中有許多精彩的話。他的著作的主要的意見是注重在說明：在哲學以外也有一個立場，就是健全的常識的立場；又藝術和科學是與哲學沒有關係的而藉人的自然的力的作用時常興盛得最好。這正是向我們的水磨灌注水一般的事情。我自己常對於哲學持自由的態度，健全的常識的立腳地也就是我的立場，所以許巴特恰恰確證我生平說過和做過的一切。』

「我對於他不能完全稱許的唯一的事情是他知道某些事情是在他所說的程度以上，因此他未必需是正直地着手做事的。他和赫格爾同樣把基督教引入於實際毫無關係的哲學之中。基督教是強有力的獨立的存在物，銷沈和苦惱的人類時時藉此再振作起來。如其承認它有這樣的感化力，那麼它是超越一切哲學，不需要哲學的支持的。又哲學要證明某種學說，例如永生不死說，也是不需要宗教的信心的。人應該相信不死，他有相信的權利，這是適合於他的天性的。他可以相信宗教的約言。但如其哲學想從傳說裏引用證據來證明我們的靈魂不滅這是薄弱無力沒有多大意思的。對於永生的確信，在我是從活動的概念裏出來的。爲什麼呢？因爲我如果到最後爲止不休息地活動，那麼我的現在的存在形式不能再爲我的精神持續下去的時候，自然便有給我別的存在形式的義務。」

聽了這些話，我的心臟因爲驚歎和愛情而鼓動。

一八二九年二月九日 星期一

論親和力

哥德關於親和力 (Wahrverwandtschaften) 說了許多話，尤其是說有一個讀者以爲書裏的特勒 (Mittler)就是他自己，而哥德實在生平沒有認識他，也沒有見過他。『所以這個人物，』哥德說，『似乎多少有些真實性，在世界裏存在不止一次罷。親和力裏面沒有一行不是我親自經歷過的，其中是含有

比只讀一次就能理會的程度更多更深的意義的。」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三日 星期五

只和哥德二人吃飯。『於完結了遊歷時代之後，』他說，『我要再轉於植物學的研究，和杪萊 (Soret) 繼續翻譯。我只怕把事情又弄得範圍太廣，最後又將成爲夢魔的那樣。許多偉大的祕密還隱藏着。有許多我已經知道，有許多我只有豫感。我說出一些給你聽罷，我的話聽起來或許覺得奇怪：

論生物的
個體團體的
民族的
有機的
構成

『植物一節一節地長大起來，末了以花和種子終結。在動物界也沒有兩樣。毛蟲和條蟲也一節一節地進化，末了形成一個頭。在高等動物和人，則脊椎骨繼續連接，而終結於諸力集中的頭。

『這樣在個體上所生的事情在團體中也是同樣。由個體集成羣的蜜蜂，互相結合，作爲團體而造出一個形成終末且可視爲全體的頭的東西，就是蜂王。事情爲什麼是這樣，這是神祕的，難以說明的；但我可以說，關於這種事情我有着我的意見。

『一個民族也同樣地造出一個立先端和半神似地能給它以保護和安寧的英雄。法國人的詩的能力也就是這樣集中於福祿特爾 (Voltaire) 一個民族的這樣的首領，在他活動的時代裏是偉大的。其中有許多能夠持續到後世；但大半卻爲別的所代替，被以後的時代忘記了。』

我聽哥德說這種深遠的思想，心裏很歡喜。次之，哥德談論那些熱中於自己的意見的證明的自然研究者。

『馮·蒲胡 (Von Buch) 發表了新著作，』他說。『在他的題目之中就含有假說。該書原是討論散在各處的花崗岩的塊的，我們不知道它們怎樣生存，從那裏來的。馮·蒲胡採用假說，說那樣的花崗岩是被某種力從地球的內部拋出而打碎了；所以這在題目中就名之爲「分散了的花崗岩」而暗示此意，趨向於分散的進行太早，純樸的讀者，在不知不覺之間被套上了謬誤的羅網。

『要熟悉這些一切，是要到相當的年紀，又購買自己的經驗，必須有充分的金錢。我爲了我所說的每一句趣語都化費了相當的錢。五十萬私財是爲了求得我現在這點知識化光了。不單是父親的財產全部，而連我自己的薪俸，五十幾年來的巨額的文學方面的收入都化了。又爲了偉大的目的而使用了的百五十萬金錢是從——和我很親密，而他們的行動和成敗都是我很關心的——公爵家的人們那裏出來了的。

『只靠才能是不够的。要成爲有見識的人，是必須有更多的東西的。必須在廣大的環境中生活；必須有觀看當代的重要的人物玩弄骨牌，自己也得參加其勝負的那種機會。

『假如我不做過自然科學的研究，我決不會知道人的真相的罷。在其他的一切事物上，是不能這樣得到認粹的照觀和思想，辨明感能和悟性的謬誤，以及性格的強弱等等的；一切都多少可以伸縮彎曲，搖

動不定的，多少可以融通處理的。至於自然呢，它卻不理會什麼笑謔，它常是真實，認真，當是嚴格，正確的。過失和錯誤常是人的東西。它輕蔑資格不足者，只順從資格充足的，真的，純粹的人而宣洩其密祕。

論悟性只
能以既成
物爲對象
若欲接觸
生命的本
源現象神
由艱非藉
修養而得
性的最高
可性之理
不

「悟性是達不到自然的高度的；人如果要接觸那種躲在從神性發出的物質和精神的根本現象 (Urphänomenen) 背後，而在其中顯現的神性本身，那是必須能夠把自己擡高到最高的理性纔可以的。」

「不過神性是在活的東西中活動，而不在于死的東西中活動的。它是存在於生長變化的東西之中，而不是存在於既成的凝固的東西之中的。因此，理性在它趨向神性的傾向上是只以生長的，活的東西爲對象；而悟性則以既成的，凝固的東西爲對象的。」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七日 星期二

談話移轉於基佐 (Guizot)，維爾曼 (Villemain)，古珊 (Cousin) 的作品的朗讀。哥德以非常的敬意，談論這些人的立場以及他們把一切都從自由的新的方面觀察，常直捷地向目的突進等的事。

「比方說，」哥德說，「以前人們好像是迂迴曲折地達到了一個庭園似的，而上述的人們卻好像是很大膽而自由地打破牆壁，而在可以直接走到庭園中的大路上去的地位開一個門似的。」

談話從古珊移到印度哲學。『這種哲學，』哥德說，『如果英國人所傳的話是事實，那並不是什麼生

疏的東西，實際上我們個人所通過的時代是在其中被重覆着的。我們在幼年時代是感覺論者；到了我們玩戀愛，把事實上不存在其中的特徵放進戀愛的對象物裏去的時候，就變爲理想主義者了。戀愛動搖而懷疑真心，則比諸相信還不如成爲懷疑者了。餘生成爲無足輕重，任其自然，而以靜寂主義作結束，如同印度哲學者那樣。

『在德國的哲學上我以為還有兩種應該做的偉大事業。康德著了純粹理性的批判，立了無限大的功績；但是還未完結。現今有才能的人，卓越的人不可不著作感性和常識的批判。這個如果告成之後，在德國的哲學裏怕再沒有很多可以希望的了。』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八日 星期三

我們談論色彩論，尤其是談論玻璃杯。玻璃杯的不透明的顏色一對着光，就變成黃色；一對着黑暗，就變成藍色，因此我們可以藉此作原始現象的觀察。

論最高現象和驚異

『人所能達到的最高的東西，』哥德在這時機說，『便是驚異。如果原始現象使他驚異，那麼他就應該滿足了。它不能給他以更高的什麼，人不應當在其背後尋找過此以上的東西；這裏乃是界限。但人只見原始現象通常是不滿足的，以爲還可以再明白些什麼。他們如同對鏡看的時候，立刻把鏡子反過面來，

要看看裏面有什麼東西的孩子們一樣。」

一八二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論家屋與
心境的關係

「我在我的原稿之中發見了一種稿子，」哥德今天說，「我在其中把建築稱爲凝固的音樂。這句話實在很有意味。由建築發出來的心情是與音樂的效果相近的。」

「壯麗的家屋房間是爲王侯和富人所享用的。人住在其中就覺得安寧滿足，再不想做什麼了。」

「我的性情是與此完全不合的。我一住在如同我在卡爾斯巴特 (Karlshad) 所有的那樣的屋子裏，就成爲慵懶懈怠了。反之，如同我們現在所住的這種稍稍不整飭而整飭，稍稍有些吉卜西風味的簡陋的家屋，卻合於我的心意。它給我的內心以能活動和從我自己發動做事的自由。」

論釋勒

我們談論釋勒的書信，他們共同度過的生活以及每天互相督促勉勵的情況。『釋勒對於浮士德也似乎有了多大的興趣，』我說，『他催促你，是那麼至誠，他又被他的理念所迷而想親自繼續作浮士德，是可欽佩的。我就此認明他的性質裏有些過激的成分。』

『你的話很對，』哥德說，『他正和凡是過於從理念出發的人們一樣。又如同你可以在他論威廉·邁士特的幾多信裏看出那樣，他不能安靜，常不能乾脆地了結。他要把該書改成這樣，改成那樣。我卻常慎

重留意，堅持自己的主張，保護他的和我的著作不受這樣的影響。」

釋勒的詩
那陀維石
人的挽歌

「今晨讀了他的那陀維石人的挽歌 (Nadwessische Totenklage)。」我說，「因為這種詩非常好，我很喜歡。」

「你知道，」哥德回答說，「釋勒是多麼偉大的藝術家，也就是客觀的東西，如其作為傳承的材料而呈現於他的眼前，他能如何巧妙地抓住它。那陀維石人的挽歌的確是他的最好的詩中之一；我想他如果做了一打這樣的詩多好啦。可是你能想到嗎？他的親近的朋友們卻以為這篇詩含有他的理想性不夠多，爲了此詩而非難他呢。——是的，人往往是因朋友而苦惱的！就是洪波爾特也因陀羅特亞而非難我，說她在兵士們襲擊的當兒執武器參戰是不行的！但若無這種特點，那麼適合於那種時機和境況的非凡的少女的性格立時就消毀了，她就降低而落於平庸的女人的羣裏了。你活下去會愈益明白：能够辨明事理之所當然的人如何稀罕，所有的人總是稱讚和希望人家做成他自己所喜歡的東西的。而剛纔我說過的那些人卻是第一流的人物；因此你可以明白：當時羣衆的意見是怎樣的，我常是怎樣地孤立。」

「假如我不在造型美術和自然研究中有了基礎，那麼我在壞時代及其每天的影響之中必定難以站穩了罷。幸虧那種基礎保護了我，我又同樣從這方面援助了釋勒。」

一八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論魔力對
於人生的
作用

『人愈是卓越，』哥德說，『便愈受到魔鬼 (Daemon) 的影響；他不可不常注意，不要使他的領導的意志不岔入歧途。』

『在我和釋勒的結識之中也很有趣。我們是可以更早或更遲被拉攏的，卻正在我已完結了意大利旅行，釋勒開始厭倦於哲學的思索的時期聚會，這是很有意義的，對於兩人都有了很大的成果。』

一八二九年四月二日 星期四

論古典的
和浪漫的

談話移轉於近代法國的詩人以及古典的和浪漫的意義的討論。『我心裏有適當地表現這種關係的新的詞句浮現了，』哥德說。『我把古典的稱爲健全的，浪漫的稱爲病的罷。在這種意味上，尼貝龍根 (Nibelungenlied) 是和荷馬一般古典的；因爲兩者都是健全而有力的。新的東西大半是浪漫的；這並不是因爲是新，而是因爲是柔弱的病態的緣故。舊的東西之所以爲古典的者，並不是因爲是舊的，而因爲是強壯，快活，健全的緣故。依這種特徵而區別古典的和浪漫的，就容易理解罷。』

一八二九年四月三日 星期五

與營造局長同在哥德家裏吃飯。我們談論世界歷史的種種事情，哥德關於統治者說了如下的話：

論君主
要有人望
只有偉大
的人格大
則最好利
用宗教

「偉大的君主，若要有人望，」他說，「是除了人格的偉大以外，不需要什麼另外的方法的。他如果勵精圖治，使國家在內民生安樂，在外受人尊敬，那麼不論他穿全副盛裝而坐裝飾馬車，或穿了熊皮，口銜雪茄煙而乘簡陋的馬車，都是一樣，他總是受人民的愛戴而享受同樣的尊敬。但倘使君主缺少人格的偉大，那麼他不得不想旁的結合方法，而再沒有比宗教及與其臣民共行其儀式更好更有效的方法了。每個星期日駕臨教會，俯視會衆，讓他們瞻仰個把鐘頭，這是收人望的上策，儘可以奉勸任何年青的君主爲之；就是那麼偉大的拿破崙也不輕視這種方法呢。」

論僧侶與
思想的取
締

談論移轉於議論加特別克教徒以及僧侶們的勢力暗中如何偉大。我們說起了哈瑙（Hannau）地方的一個青年文士的事情。他新近在一種自己出版的雜誌裏稍稍揶揄了僧侶所用的念珠。這種雜誌據說立即停刊了，而且是由於許多教區裏的僧侶的勢力所致的。

「我的維特出來之後，」哥德說，「不久在米蘭地方就出了一種意大利文譯本。但初版沒多久就一部也不見了。僧正察知了那種事情，叫教區的僧侶把初版全部都收買了。我並不因此惱怒，反而爲了機敏

地察知維特對於加特列克教徒是一本壞書的高明的僧正而欣悅，他立時用了最有效的手段，把這書暗中從世界中除去，我不能不稱讚他。」

一八二九年四月六日 星期一

我說道：「人們有時爲了一點兒名聞非常苦心努力，因此甚至於要依賴不正當的手段，我深以爲異。」

「你得知道」哥德說，「名聞並不是輕微的東西。拿坡崙不是爲了名聞而幾乎打碎了半個世界嗎？」談話停了一會。但哥德又接着談論關於拿坡崙的新刊書。

「真理的力量是很大的，」他說，「雜誌記者，歷史著作者以及詩人們所加於拿坡崙的一切毫光，一切幻影都因這種書的可怕的事實而消滅了。但英雄卻不因此而成爲虛弱，隨着真理的增加反而愈益偉大。」

論拿破崙
善於利用
人的利己
心

「他的人格實在卓越非凡，」哥德說，「可是主要點是在於誰都相信奉侍他則自己的目的可以成就的這一點。人們因此服從他，如同對於能給與這樣的確信的人誰都肯服從那樣。戲子們也是喜歡能夠給以適當的角色的新舞臺監督的啊。這是時常被重說的古話。人的天性是這樣生成了的。無所欲求而奉

待別人的人是沒有的；都因為知道於自己有利而情願爲之的。拿破崙很明白人的性質，知道巧妙地利用人的弱點。」

論基佐的
卓識

哥德開始談論基佐 (Guizot)。「我在讀他的講義，」他說，「仍舊是很好。他今年的講義，是及到大約八世紀的時代。他有我以為任何歷史家所不及的深澈的觀察力。別人不加思索的事物，由他看來，便會是大事情的原因而極關重要。例如某種宗教現在歷史上有了如何的影響，遺傳的罪過，天惠，善事的說教等等何以對於某某時代給與了這樣那樣的形式，如此之類的事情，都被他清楚地說明，證明着。又羅馬的權力 (Recht) 是一種持久生存的東西，雖然有時如雁潛入水中似地不見了，但並非全然消滅了，常重複地再顯出勢力來。他把這種事情論得很巧妙。又在這裏我們的卓越的薩維尼 (Savigny) 也當然被給與了非常的讚揚。」

論德國人
的個人
自由觀
念的

「在基佐論從前 Galla 人從外國受過什麼影響的文章之中，他論德國人的話，我覺得特別奇妙。「日耳曼人給我們帶來了個人的自由觀念，」他說，「這是這個民族所具有的最特殊的東西。」他這句話不是很妥當嗎？不是完全對嗎？這種觀念不是到現在為止在我們之間依然有勢力嗎？宗教改革和瓦爾特堡 (Wartburg) 的青年們的陰謀，聰明的和愚蠢的事情，都是由這種泉源而來的。又我們的文學的駁雜，詩人們力求獨創的渴念，人人想要別開生面的心願，以及學者們分離孤立，各從自己的立場而活動等等事情，也都是由此而來的。反之，英國人和法國人則比較遠爲互相連結，互相依附。在服裝和行動上，他們

都有些一致。他們因為要免避成爲特異觸目或甚至於可笑，怕與人違異。而我們德國人呢，卻是各人依自心行事，只求使自己滿足，不管別人怎樣。這是因為在各人心裏，如同基佐正確地認明了那樣，都有個人的自由的觀念活動着；而從這種觀念，如同已經說過那樣，出來了許多傑出的事物，但也出來了許多乖謬的事物。」

一八二九年四月七日 星期二

我進去的時候，看見一時剛生過病的顧問官馬耶爾和哥德在吃飯。

蒲列安及遠征記

『我現今在讀拿破崙埃及遠征記 (*Napoleons Feldzug in Egypten*)，哥德說：『這是這位英雄的每日的隨伴者蒲列安 (*Bourienne*) 所記述的。在這本書裏，許多事件的傳奇式的成分消失了，事實都赤裸裸地崇高真實地呈露着。他因為在法國沒有可以親自當將帥而做的事情，只爲消度一個時期起見而實行這種遠征。他當時迷惑，不知做什麼事情好。他巡視地中海法國的一切港灣，檢查船舶，想查明可否作英吉利遠征。可是他明白了此事之不利，就決定作埃及遠征。』

『我覺得很奇怪，』我說，『拿破崙在那麼年輕的時候，好像積了多年的經驗似地輕易地做了那種世界的大事，不知是什麼緣故？』

論拿破崙
處境世界
的氣概和
才能

「你知道，」哥德說，「那是偉大的能力的表現。拿破崙處理世界，好像洪美爾（Hummel）奏鋼琴一般。兩者我們都覺得奇怪，我們都不能明白，但總之是怎樣，是在我們的眼前生起。拿破崙的特別偉大之處是在於無論何時都不改變。無論在戰前戰後，無論在戰爭的最中或在勝利之後，或在戰敗之後，總常是鎮靜確實，常能辨明應做的事情，而且堅決果斷。他常是從容寬綽，不論在何時何地都是這樣，正像洪美爾不論徐緩調（Adagio），急進調，不論低音或最高音都能奏演一般。凡在真正的才能所在之處是常有這樣的輕便的：不論在和平的技術之中或在戰爭的技術之中，不論在鋼琴上面，或在大礮背後都是同樣。

論關於拿
坡崙的種
種傳述的
真偽

「讀這本書，」哥德說，「可以明白：關於他的埃及遠征有多少虛構的話。其中雖然有許多被證明是事實，但有許多卻不然，大半是謬誤的。他命令槍斃了八百土耳其人，是真的；但這似乎是長時間的軍事會議熟議的結果，經過一切事情的考慮之後，沒有法子可以救助他們。說他曾經在金字塔裏下去過，那是虛構的話；他安閒地停在外面，叫別人把在下面所見了的什麼和他說。

「又說他穿過東方的服裝的那種傳說，也有些與事實不符。他在家裏舉行了假裝舞蹈，要試試是否像樣，就穿了假裝走到家臣們中間去了。可是頭巾當然和他那樣長的頭不相配的，所以以後再不穿那樣的服裝了。

論意志
力可以克
制病患

「但他實在去慰問過患黑死病的人們，而且是因為他想顯示一個實例：人如果能够克服恐怖，也能够克服疫病的。他的想法是對的！我從我自己的生涯中有一件事實可以說，就是：我曾經有一次無法避免

腐敗熱病的傳染，而只靠堅決的意志防禦疾病。在這樣的場合，道德意志的能力，幾乎是不能相信那樣神奇。它可說是流貫全身而把身體置於能排斥一切有害的影響那樣的狀態。反之，恐怖則是孱弱和容易感染的狀態，人在這種狀態中容易被任何敵人所占領。拿破崙很明白這種道理，所以他知道以自己對軍隊示以顯赫的實例並不是什麼冒險。

論維特是
拿破崙所
愛好的書
之一

「可是你得表示敬意，」哥德暢快地談諧地繼續說道：「你以為拿破崙在戰爭時帶了什麼書呢？那是我的維特。」

「他好好兒研究了維特，」我說，「這是可以由愛爾富爾特（Erfurt）的會見而知道的。」

「他好像刑事法官研究案卷那樣研究了這本書，」哥德說：「又他談論這本書，也就是這種意思。」

「蒲列安的著作裏載有拿破崙帶到埃及去的書籍的目錄。其中有維特。但在這種目錄中很奇怪的是書的項目的區分。例如在 *Politique*（政治）的項目中有舊約聖書，新約聖書，摩漢默德教典等書。由此可知拿破崙是從怎樣的見地觀察宗教的。」

一八二九年四月十日 星期五

克羅特·
羅倫的風。

「在肉湯拿來以前，我給你享點眼福罷。」哥德說了這樣的和藹的話，放了克羅特·羅倫（Claude

Lorrain) 的風景畫於我的眼前。

我看見這位大畫家的畫，這是初次。我受了異常的印象，一頁又一頁地翻閱下去，驚異和欣悅愈來愈高。我覺得這邊那邊陰影的塊的力量以及與此相稱地在空中從背景中出來的有力的日光及其在水中的反光——從其中常生出印象的明顯和確實——是這位大畫家的時常重覆的藝術的原則。又我看見每幅畫完全獨立地形成一個小世界，其中沒有什麼不適合於全體的情調而加強它的。一個海港，其中停着船舶，有漁夫們在做工，有靠水的華美的屋宇；一片岑寂荒涼的丘陵地帶，其中有山羊在吃草，有小溪和橋，有少許小樹叢和有蔭的樹木，有一個牧人在樹下休息而吹笛子；一片有在夏天的炎暑中給與清涼的快感的靜止的水的低窪的沼澤地方；畫面總完全是渾然一體，絕無與情調不和的異物的痕跡。

『你看他真的一個完人，』哥德說，『他有美麗的思想 and 感覺，在他的心裏有在別處不容易遇見的世界。他的畫有最高的真實性，卻毫無現實的痕跡。他熟悉現實世界，連極微的細點也都明白，他用了現實世界做手段，以表現他的幽美的心靈的世界。而這個正是能够使外觀的真實 (das scheinende Wahre) 會引起以為這是實物那樣的錯覺那樣地利用現實的材料真正的理想性 (Idealität)。』

『我想你的話真是至理名言，』我說，『而且在詩裏和在造型美術裏都能適用的。』『我也這麼想，』哥德說。

『不過我以為你，』他接着說，『不如把大畫家克羅特的鑑賞留在飯後罷，因為若把許多幅數連續

看下去，那些繪畫實在是太好咧。」

「對呀，」我說，「我要翻開下一幅的時候，總覺得心慌似的。這是對於這樣的美的一種特殊的惶惑。無論看什麼好的書也有同樣的觀感。貴重的句子重疊而來的時候，讀者就會自然中止，躊躇讀下去。」

羅馬第二次旅居記

「我又開始寫羅馬第二次旅居記 (Zweiter Aufenthalt) 了，」哥德說，「我想把它結束掉，可以弄點別的事情。我的已經印成了的意大利遊記，如同你也知道，全是從由信札編成的。可是我在第二次旅居羅馬時所寫的那些信卻不是可以出色地利用那樣的東西。其中含有過多的關於魏瑪爾和家庭的事情，而關於在意大利的生活，卻說得很少。不過裏面有着很多表白我當時的精神狀態的話。我現在打算把這些地方揀選出來，分別配置，插入說部裏去，希望因此會有一種調子和情趣移入於說部之中。」我覺得這種計劃極妥當，讚成他這麼做。

論人應該
依自己的
需要認識
和利用周
圍的世界

「在任何時代人都說了又說：」哥德繼續說，「人務須認識自己。這是奇妙的要求，從來沒有人能夠滿足它，實際也是誰都不應當滿足它的。人是以其所有的精神和努力接應外物，接應周圍的世界的；所以應該依着他的目的所需要的程度認識並且利用周圍的世界。人認識自己是只在他娛樂或苦惱的時候而已，而且這樣只由苦樂受到教訓；他應當企求或迴避什麼。總之人是一種愚暗的生物，他不知道自己從何處來，向何處去，不很知道世界的情形，而最不知道他自己。我也不知道自己，但願上帝保佑我避免這個。可是我要說的事是我四十歲在意大利變成了那麼聰明，足以知道我沒有造型美術的才能，知道我這種

傾向是錯誤的那樣認識自己了。當我畫什麼東西的時候，我缺少對於物體的形象的充分的本能。我對於使對象進追我的事情感到某種恐懼；而幽弱的，中庸的事物卻是合於我的趣味的。我畫風景畫，從幽弱的遠景經過中間層而畫來的時候，我常怕給遠景以相當的力量，因此我的畫總沒有適當的感動力。又我若不練習，就沒有進步；中止了多少時間以後，總不得不從頭開始。但我也並非全無才能——尤其是對於風景畫。哈克爾特（Hackert）屢次說：「你如果在我這裏過十八個月，你一定會畫些你自己和別人都喜歡的東西的。」

我聽了他的話很感興趣。我說道：「可是一個人對於造型美術有真正的才能，是如何識別的呢？」

對於造型
美術的天
才的特徵

「真正的才能，」哥德說，「是對於形態，比例和色彩有天賦的感性的；因而只須略受指導，就能很快而精確地表現此等一切的。他尤其是有對於物的形體的感性，有能用光而表現得神態活現的那種本能。又在練習中止的期間，他也能進步，在精神裏繼續生長。這樣的才能是不難認別的，而大藝術家卻是最能認別。」

其後我再觀賞克羅特·羅倫的風景畫，我們關於這位大畫家還談了許多話。

「現代的青年畫家，」我說，「難道就不可以把他當做模範的嗎？」

「性情相同的人，」哥德說，「如果把他當作模範，無疑地會變成名家罷。但是如其本來不賦有同樣的才能的人，至多也不過從這位大家借用某些部分而僅僅用之為的慣用語而已罷。」

一八二九年四月十二日 星期日

哥德談論正在從事的羅馬第二次旅居記的編輯的事情。

論人生各時期得失

他說道：『我看當時所寫的信，明白了在人的任何年代，與其前後的時期相比，都是各有得失的。我在四十多歲的時候，對於某幾種事情，已經是和現在同等地熟悉了，在許多點而且還更優勝。然而現在八十多歲卻有和那個時期的不可交換的的利益。』

『我聽你說這種話』我說，『心裏想起了植物的變態。我很知道，人是不想從開花時期回到綠葉時期，從結實時期回到開花時期的。』

『你的比喻，完全是和我所想一樣。』哥德說。『請你想像已經是鋸齒畢露的葉子罷。』哥德笑着繼續說，『難道它想從極舒暢地發展的狀態回到沈悶的拘束的狀態去嗎？不但不如此，而且還有可以去做最高的年代的象徵的植物，非常有趣；因為這樣的年代，已經過了開花結實的時期，不能再生產了，卻還繼續暢快地長大。』

論如何辨別和改正錯誤的傾向

『人在一生中很多受錯誤的傾向的妨礙，到了已經脫離了它的時候方纔省悟，實在是不幸的事情。』我說道：『可是應該怎樣辨別錯誤的傾向呢？』

「凡是非生產的就是錯誤的傾向，」哥德回答說。「又傾向若是錯誤，則做成的東西便無價值。在別人身上看清錯誤，並不很難；而在自己身上，卻不容易看清。那是需要精神的偉大的自由的。又知道其如此未必有用；往往躊躇，憂慮而不能決斷，譬如屢次明知自己所愛的女子失信不貞，也不忍分離一樣。我這樣說是因為我想起：等到我省悟我對於造型美術的傾向是錯誤，是費了很多年數；又知道了之後，停止它也費了好多年月呢。」

「雖然如此，」我說，「但這種事情對於你卻成爲不能說這種傾向是錯誤那樣的利益。」

「我因此得到了見識，」哥德說，「所以還可以自慰。從任何錯誤的傾向都可以得到的利益，就是在此。若以庸才而致力於音樂，雖然決不能成爲大家，卻或許可以成爲能理解和尊重大家的作品那樣罷。我雖然很費了力，但沒有成爲藝術家；不過因爲我把美術的各部分都探究了，所以成爲能知道一筆一筆的價值，而分別巧拙的樣子了。這種利益並不算小，正如同錯誤的傾向也很少會沒有利益的那樣。例如以開放聖地爲目的的十字軍明明是錯誤的傾向；但因此土耳其被弄成漸漸衰弱而受妨礙，不能再稱霸歐洲，這卻是利益。」

我們談論沒有真正的才能而想著作的人們以及描寫自己不懂的事物的人們。

「這是青年們容易受惑的事情。」哥德說，「在我們的時代，有許多文化分布着，可說是流傳在年青人所生息着的霧圍氣裏。詩的哲學的思想在他的心裏活動着，他把它和空氣一同吸着，而以為這是他自己的東西，因此像是自己的東西地說出來。但他把從時世裏受來的東西還給時世之後，就貧乏了；好像是把匯進來的水噴出去，所收藏的東西一完了就停止流動的噴水一樣。」

一八二九年九月一日 星期二

和哥德談論一個聽過赫格爾論神的存在的證明的演講的一個旅行者的事情。哥德贊成我的意見，以為這種講義是過時的東西。

論神的性
質靈肉
的關係
不滅等
問題

「疑惑的時代，」他說，「是過去了。現在不論關於自己和關於神的存在，人們都不很懷疑。但是神的性質，靈魂不滅，我們的精神的本質及其與肉體的關係等等，是永久的問題。在這一點，哲學者是不會再給我們什麼教益的。一位法國的哲學家安心地用如次的話作一章的開端：「人由肉體和精神之兩部而成，這是人人周知的事實。因此我們先論肉體而後論精神。」斐希德 (Fichte) 卻就更進一些，說道：「我們要想觀察作為肉體的人和作為精神的人，」較為巧妙地迴避問題。他深悉這樣密切地被結合的全體是

不容分離的。康德圈定了人的精神所能達到的界限，放任了不能解決的問題，這樣他無可爭辯地是做了最爲有益的事情。人們不是關於靈魂不滅做盡哲學的能事了嗎？可是有了多少成功呢？我並不懷疑我們的永生不死，因爲自然是不能缺少 *Entelechie* 的。但我們並不是同等同樣地不會死滅的。若要將來呈現爲偉大的 *Entelechie*，現在便不可不是一個 *Hytelechie* 啊。

「但當德國人正在苦於哲學問題的解決的時候，英國人卻用他們的偉大的常識嘲笑我們，獲得着世界。他們作反對奴隸買賣的演說，是誰都知道的。他們暗示了我們：他們是用如何的人道的原則作爲行動的根據的；現在我們知道他們的真的動機是在於實際事物的。沒有這個，英國人是決計不行動的。假如早知道了他們的目的物就好啦。他們在非洲的西岸的廣大的領地裏使用黑人。黑人被運出去，於他們是不利的。他們在非洲自己設立了廣大的黑人的殖民地，這是非常能生產的，以黑人而年年給他們以很大的利益。他們藉此供給北美洲的需要。他們這樣做着很有利益的買賣，所以外來的輸入非常妨害他們的商業上的利益，因此就作反對非人道的買賣的演說。在維也納會議的席上英國大使曾經熱烈地演說反對此事。可是聰明的葡萄牙大使卻很聰明，鎮靜地說這一次並不是爲作一般的世界審判或爲決定道德的根本原則而集合的。他深悉英國的目的何在，而他也有了自己的目的。他知道有利於目的的說法和達到目的的方法。」

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六日 星期日

讀浮士德
第二部的
第一幕的
第一景
福。

今天飯後，哥德讀浮士德的第二幕的第一景給我聽。印象很偉大，在我的心裏展布了一種異常的幸

哥德把那第一景讀完了。我喜歡他的盛旺的創作力和一切都配合得那麼簡練。

『因為腹案 (Konzeption) 是很古了，』哥德說，『而且我五十年以來加以思索，所以心裏的材料堆積得現在難以刪削，剔除那麼多了。第二部全體的構想，是和我所說那樣古。但在我關於世間的事情清楚得多了之後，現在方纔寫，這是於創作有益的罷。我的事情，正好像是一個人，在年青時有了很多的銀幣和銅幣，而在他的生活過程中，只顧換進更好的東西來，末了，看到他的少壯時代的財產已經完全成爲金貨的樣子。』

我們談論學士 (Bakalaurus) 的性格。『在他身上，』我說，『不是表現着某種觀念論的哲學者們嗎？』

『不是的，』哥德說，『那是把一種尤其是爲青年所特有，而在自由戰爭之後的最初的幾年裏有顯著的證據的那種誇自負擬人化了的。又在年輕的時代，誰都以爲世界原是他同時纔開始的，一切都是爲他而存在的。而且東方實際有過一個這樣的人。他每天早晨召集他的手下人，而在他命太陽上來

以前，不讓他們去工作。不過他很聰明，不到太陽實際正將自然地上來的時候不發命令。」

我們關於浮士德及其布局以及其他事物還說了許多的話：

論偉人與
世間

「人上了年紀，」他說，「想世間的事物是和年輕時所想不同了。我禁不住有這樣的一種思想，就是魔鬼們因為要愚弄調笑人，時時放進幾個人物於他們中間，那是誰都想求接近他們那樣地引誘人，卻又

是誰都不能達到那樣地偉大。魔鬼們就是這樣使思想和行動都同等完善的拉斐爾出生。雖然有若干優秀的後人和他接近了，但還沒有人達到他過。魔鬼們也就是這樣使莫扎特出生為在音樂上不能被達到的人物。又在文學裏，則使莎士比亞同樣地出生。我知道你對於這種思想會說出什麼反對的話來，可是我所議論的只是氣質，就是偉大的天賦的性質而已。拿破崙也同樣是不可企及的人物。俄國人能夠自制，而不到康斯坦丁去，總之是很可佩服的；可是拿破崙也有了同樣的性質；因為他也能夠自制而不到羅馬去。」

和這個豐富的題目連結了許多類似的話。我卻心裏暗想道：魔鬼們對於哥德也許有同樣的企圖，因為他也是一個若欲不渴想去追隨他是太有魔力，而若欲達到他則又是太偉大的人物。

一八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日

在哥德家裏吃飯。我們談論司法大臣。我問哥德，他從意大利回來的時候，有沒有帶來了曼佐尼（Manzoni）的消息。『他寫信給我說曼佐尼的事情，』哥德說。『司法大臣曾經訪問曼佐尼，他住在米蘭附近的自己的領地裏，但可惜時常有病。』

我說道：『非凡的天才尤其是詩人，往往體質羸弱，這是很奇怪的。』

論天才往
住多病

『這樣的人們所做成的非常的事情，』哥德說，『是以纖弱的身體爲前提的。他們藉此而能有希奇的感覺，能聽取神異的聲音。這樣的體質在他和世界及諸要素的衝突之中容易被擾亂損害，大凡不是和福祿特爾那樣兼有偉大的感覺性和異常的韌性的人，是容易爲連續不斷的疾病所苦的。釋勒也老是生病。當我最初認識他的時候，我以爲他活不到四星期的。但他有某種韌性；他還支持了許多年。假如他衛生更考究一點，必定能夠支持得再長久一些罷。』

一八三〇年

一八三〇年一月三日 星期日

哥德給我看一八三〇年的英國的年鑑 *Keepsake*。其中載有非常美麗的銅版畫和拜倫爵士的非

論傑拉爾
所譯的浮
士德

常有興趣的幾封信。我在飯後看這種年鑑。哥德則拿了傑拉爾 (Gard) 所譯的他自己的浮士德的最新的法文譯本而翻着，似乎時時閱讀。

「我想念這本書現在用了五十年前福祿特爾支配過的言語寫成而行世的時候，」他說，「心裏起了奇異的感想。我這麼說，你不會想見我心裏想些什麼罷。又福祿特爾及其同時代的偉人們在我年青時代有了怎樣的勢力，他們怎樣支配了全思想界，你也不會明白罷。他們對於我的年輕時代有了怎樣的影響，我爲着要抵抗他們，使我自己獨立地站於對自然的真正的關係中，不知費了努力。」

上述的傑拉爾的譯本，雖然大部是散文，哥德稱讚爲譯得很好。「德文的浮士德我不想讀了，」他說，「但在這種法文的譯本裏一切都有完全新鮮宏富的感動力呢。」

論浮士德
是一種不
可測量的
東西

「浮士德」他往下說，「總之是一種不可測量的東西 (etwas Inkommensurables)，凡是想用悟性理解它的一切企圖，都是枉然的。又不可不深思：第一部是從個性的黑暗的狀態之中生出的東西。但這種黑暗卻正能吸引人心，人們如同爲了一切不能解決的問題而勞心一樣，爲了這種黑暗而勞心。」

一八三〇年一月十日 星期日

浮士德裏
的「母親

今天飯後哥德把浮士德到「母親們」那裏去的一景讀給我聽，給了我一種異常的享受。

們」

對象的新奇和意外，以及哥德向我朗讀的方式神態，使我奇異地感動，我覺得被移入於聽了梅非斯的話而被引起了戰慄的浮士德的境地似的。

我雖然把哥德所陳說的原委都好好地聽了，好好地感受了，但還有許多難懂的地方，我不得不請求哥德稍加說明。哥德卻和慣常如此那樣，保持祕密，而張着眼睛瞪視我，重覆說：

「母親們！母親們——好奇異的名稱！」

「其餘的事情我不便對你宣洩，」他接着說，「我只告知你：我看見布魯達爾希（Plutarch）的書裏說：在希臘的古代，所謂母親們就是指神而言的。這是我借助於傳說的一切，其餘的都是我自己的設想。我把原稿給你帶回家去，請你好好研究，且看你有多少心得。」

一八三〇年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秘萊

大公爵夫
人逝世

今天對於魏瑪爾是悲哀的日子。大公爵夫人今天午後一點半逝世了。當今執政的大公爵夫人命我以她的名義到馮·華爾特納（Von Waldner）小姐和哥德那裏去作哀悼的訪問。

我先訪問馮·華爾特納小姐，我看見她在流淚，沈浸在所受的損失的感情之中。她說道：『我侍奉大公爵夫人五十多年了。她選我做侍女，她的自由選擇是我的矜誇，我的幸福。我因為來侍奉她而離開了故』

鄉。要是這次也讓我追隨她纔好啦，好使我不必再永遠渴望那樣。」

其後我到哥德那裏去。他的樣子和平時多不同呀！他的確也同等深刻地感到所受的損失，但他似乎無論怎樣總想制馭他的感情似的。我看到他和另一個朋友坐在桌邊，在喝一瓶葡萄酒。他談得很有興致，大體似乎很快活。他看見我的時候說道：「請你到這邊來，請坐！久在威脅我們的打擊終於打中了，我們至少可以不再和兇狠的不安戰鬪了。我們不可不看，我們能够怎樣堅忍順變地生活。」

「那裏有着你的慰藉，」我指點他的原稿而說道。「工作是在苦惱中再振作我們的最好的方法。」
「在白晝未昏以前，」哥德說，「我們要軒昂奮發，只要我們還能够創作什麼，我們不會自餒的。」

一八三〇年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抄來

對於大公爵夫人死的哀思

我今天上午，以大公爵夫人的名義向哥德問安，訪問他一會兒。我看見他悲愁沈悶，昨天的稍稍不自然的興奮連影踪都沒有了。他今天似乎深深感覺着他們的五十年的交誼上被死所割開了的罅隙。「我不得不勉強工作，」他說，「以求振作精神，排遣這種突然的死亡的悲哀。死可是一種奇妙的東西，不論有了多少經驗，而在我們親愛的人身上，總不以爲死是可能的，它總像是不可相信的意外的現象似地到來。它可說是突然變成現實的一種不可能的事情。這種從一種我們所知道的存在移入於我們全不知道的

另一種存在的過程，使遺留者不得不受到極深的感動那樣激劇的東西。」

一八三〇年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

我們談論伊利亞斯(Ilias)，哥德使我注意亞希勒斯(Achilles) 被暫時置於不活動的狀態，以便其他英雄出來活動的那種美妙的 Motiv。

關於他的親和力，他說，其中沒有什麼不是他自己經驗過的，卻也沒有什麼是和經驗過同樣的東西。關於色新海姆(Sessenheim)的說部也是如此。

一八三〇年三月五日 星期五 抄萊

哥德年青時代的戀人的一位近親馮·杜爾克海姆(Von Tuerckheim)在魏瑪爾過了些時候。我今天向哥德表示了惋惜她出發之意。『她是那麼年青，』我說，『卻顯示在那樣的年齡難得看見那樣高超的思想和圓熟的精神。她這次來，一般地在魏瑪爾給與了多大的印象。她若是住得再長久些，對於許多人將成爲危險的罷。』

「我多麼抱歉啊，」哥德回答說，「我不常會見她；而且我早想邀請她，以便和她不受人紛擾地談話，可在她的身上再尋找她的近親(Tili)的可眷戀的丰采，而當初卻只是遷延。

回憶愛人
黎麗

『真實與詩的第四卷，』他往下說，「其中你會見有我對於黎麗的愛情的少壯的幸福和煩惱的故事故被敘述着，新近告成了。假如沒有某種微妙的顧慮阻礙我，本來早已寫好出版了。而且那不是對於我自己的顧慮，而是對於當時還生存的愛人的顧慮。我向全世界公言我多麼愛她，這在我原是可以自矜的；而且我相信她自承酬答了我的愛情總也不會臉紅的罷。可是我有權利，可以不得她的同意而公然聲言嗎？我常有想請求她的同意的意思；卻儘是躊躇遷延，一直到了後來終於再沒有得同意的必要了。

「因為你這樣熱心地講現在離開我們去的那個可愛的少女的事情，」哥德繼續說，「你在我的心裏喚起了一切舊時的憶念。我看見魅人的黎麗音容宛然地呈現在眼前，我似乎再感覺到她的使人歡悅的接近的氣味。她實是在我深切真實地愛好的第一個女人。我也可以說，她是最後的一個。因為其後感動過我的所有的微小的戀愛，和這第一的相比，是很輕淡而膚淺的。

「我沒有如同在我愛黎麗的時期那樣接近於我的真正的幸福，」哥德繼續說，「那些隔離我們的障礙實際並非不可超越的——而我竟失了她！我對於她的傾慕是有着現在在我描寫那又苦又樂的時期的描寫之中也有影響於我的文體那樣微妙而特異的成分的。你將來讀真實與詩的第四卷的時候，你將會看到，那種戀愛是和小說裏的戀愛完全不同的。」

『同樣的話』我回答說：『也可以就你對格蕾卿（Gretchen）和菲莉特列克（Friederike）的愛情而說罷。這兩種愛情的描寫也是爲小說家不能想得出那樣新穎奇特。這似乎是由於作家不故意要虛飾自己所經驗過的事情，以求其顯得更有聲色，而在事件的純樸的敘述已經充分的時候避免任何感傷的贅語的那種偉大的誠實而來的罷。』

『又戀愛本身也決不會是相同的，』我加上說，『它常是特異的，常依我們所愛的人的性格和個性而變化的。』

『你的話是完全對的，』哥德回答說，『因爲不但我們自己是愛情，而牽引我們的愛的對象也是愛情呢。又有一種不可忘記的事情，就是還有魔力（das Daemonische）作爲第三者而參加。它是慣常隨伴熱情，而在戀愛之中尋見其本來的世界的。在我對黎麗的愛情之中魔力尤其靈顯，它給了我的全生涯以另一方向；我就是說：我到魏瑪爾來，現在住在這裏，是其直接的結果，也不是過言罷。』

一八三〇年三月七日 星期日

十二點在哥德家裏，我看見他今天特別清新爽健。我們很暢快，種種地談論工作和計劃。

『孤獨是不好的，』哥德說，『獨自工作是尤其不好。若要做成什麼，是很需要同情和刺激的。我的亞希萊斯（Achilleis）以及我的謠曲（Balladen）之中的許多是賴釋勒促成的；我如其能完成浮士德

論別人的
同情和刺
激對於工
作的利益

第二部，可以認為由於你助成的。我已經屢次和你說過，但我必須重說，以期你能夠明白。」我聽到這些話很喜歡，因為覺得其中含有許多真實。

一八三〇年三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晚上訪問哥德。

論科林特
的新娘及
其他謠曲

他把愛彌爾·特香 (Emile Deschamps) 的研究 (Studien) 讀了一些。他稱讚科林特的新娘 (Die Braut von Korinth) 的翻譯是忠實而美妙。他說：「我有這種詩的意大利文的譯本，它把原詩連韻律也翻譯出來。」

論作詩時
的兩種情
形

科林特的新娘給了哥德以談論他的其他的謠曲 (Balladen) 的機緣。「這些詩的大部分，我得感謝釋勒。」他說，「他催促我寫作，因為他常要些新東西去登在他的時神 (Horen) 裏。那些詩存在我的腦裏多年了，它們成爲忽現忽滅的溫雅的姿形，成爲美妙的夢影而勞役我的精神，空想遊戲地用它們使我欣悅。我不情願地下了決心，對於這些多年間親熟了的絢爛的現象，用不充分的，貧乏的言詞給以形體，而和它們辭別。當它們被寫好在紙上的時候，我心裏混雜着悲愁而觀看它們。我覺得好像是和一位親愛的朋友分離那樣。」

「在別的時機，」哥德往下說，「我的詩卻與此完全不同地做成。在做詩以前，我沒有關於那樣的詩

的什麼印象和豫感，它們卻突然侵襲我，要求我立時寫成，因此我就覺得被強迫把它們當即本能地，做夢似地寫下來。在這樣的夢遊病的狀態之中往往有這樣的事，就是我的前面一張紙完全歪斜地擺着，到了統統寫好了的時候，我纔覺察。我有了許多這樣對角線地寫成的紙張；但後來漸漸紛失了，我很惋惜，不能給你看看做詩的沈醉的樣本。」

其後談話回歸於法國的文學，尤其是談論幾個不很壞的作家的最近的急進浪漫派 (Ultra Romantic) 的傾向。哥德的意見，以為這種正將興起的文學革命，對於文學本身雖然有利，但對於創作文學個個的作者卻是不利的。

「無論什麼革命，都不免有極端的趨向的，」哥德說。「文學的革命，最初大抵只以糾正種種的弊害為目的；而後來不知不覺地深入於殺戮和暴行。就是法國人，在這次的文學革命的當兒，當初也不過求更自由的形式罷了；而現在則不僅如此，除形式以外，也非難以前的內容。他們開始說，高尚的意志和活動的描寫是可厭的，而想試行一切癡行的描寫。希臘神話的美好的內容被惡魔，魔女，或吸血鬼所代替，古代的高貴的主人公不得不讓位於騙子或伽利勒 (Calisto) 船的奴隸。這樣的東西是有趣而能動人的，可是讀者一經嘗過了這樣刺激強烈的食物而習慣了之後，就逐漸要求更高級的，更強烈的東西了。凡是雖然想有所作為而受人賞識，卻沒有能够走自己的路的年青的作家，是都不能不應順時代的趣味的。不但如此，而且不得不在凶險可怕的描寫上凌駕先輩。但若在尋找這樣的外面的刺激物，那麼一切深刻的研

究，和發自內面的才能與人性的一切漸進的根本的發達就全被忽視了。這是英才所受的最大的損害——縱令文學會一般地因這種一時的傾向而得到利益。」

「可是毀滅個個的英才的那種努力，」我說，「說它作為全體是有益於文學，那是為什麼呢？」

「我所說過的極端和奇癖，」哥德回答說，「會漸漸消滅，而末了會有很大的利益留下來罷。為什麼呢？因為除了自由的形式以外，也會得到豐富的種種內容罷；又極其廣大的世界和極其複雜的人生的任何材料，再不會被認為非詩的而受摒棄罷。我把現代的文學比劇烈的熱病的狀態。就其本身而論，固然不是好，也不是可喜的，但會有更好的健康為其愉快的結果的。在目前雖然往往形成着某種作品的全內容的實在可憎的東西，將來這也會變成有益的東西罷。人們不久必定會更加熱心地尋回一時追放了的很純粹的，高貴的東西的罷。」

論培爾傑
的政治詩

「你知道，就大體而論，我不是所謂政治詩的愛好者；但像培爾傑（Beranger）所做那樣的政治詩，倒是喜歡的。他的作品裏沒有虛構的事，沒有僅僅空想的或虛幻的趣味。他不做任便的事，而有着極確實的，而且常有意義的題材。他所喜歡的拿破崙的崇拜，在拿破崙之下生起了的偉大的武功的回想，而且是在這樣的回想對於當時頗被壓迫的法國人是一種安慰的時期。還有對於僧侶的支配，對於與耶穌特（Jesuiten）教派將一同再起來的黑暗化（Verfinsterung）的憎惡。對於這樣的詩文，誰都不會不完全共鳴罷。又他的寫作法無論何時來得多麼巧妙呀！在敘述題材以前，他如何地在心裏旋轉琢磨題材呀！又

寫成的時候，有如何的機智，精神，諷刺和嘲笑，有如何的真誠，純樸，優雅。每一步從他出來呀！他的歌曲年年造成了百萬暢快的人；又合於勞動階級的口味。又在另一方面，他的歌曲超越於凡俗的水平線之上，民衆與這樣舒暢的精神相親近，就習慣並被強制自行更高尚，更妥善地思想。過此以上，還要求什麼呢？總之，一個詩人能有比此以上的光榮嗎？

「他的確是超羣出衆的人，」我回答說。「我這幾年來多麼喜歡他，你是知道的。又聽到你這樣論他，我多麼高興，你也會明白的罷。若問我喜歡他的歌曲中的那一類東西，我當然是比較更喜歡他的戀愛詩。而且在他的政治詩裏，有些特殊的諷刺或暗示等是往往不明瞭的。」

論政治詩
和地方的
時間性

「這也是你的問題啊，」哥德回答說。「又政治的詩決不是爲你而做的。請你問問法國人看看，他們會告知你這種詩裏的好的地方罷。大概政治詩就是最好的也。只可看做一國民的機關（Organ），而大半的只可看做某種黨派的機關而已。但是詩如果是好，就會被這種國民或黨派熱心地嘉納。又政治詩常常只可看做某種時勢的產物。時勢當然要過去，終於從詩奪去了因其題材而具有價值。總之，培蘭傑做政治詩是很適當的！巴黎是法國，他的偉大的祖國的重要的事件都集中於首都，在那裏有其特有的生命及其特有的回響。又在他的大半的政治詩裏他決不能被看做個個的黨派的僅僅的機關，他所反對的事物大半是有關於一般國民的利害的，所以這位詩人幾乎常被聽做宏大的國民的聲音。在我們德國，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們沒有那樣的都市，甚至於可以斷言「這裏是德國」的邦國也沒有。我們若在維也納

問，人家說這裏是奧大利；我們若在柏林問，人家說這裏是普魯士。只有在十六年前，我們終於想脫離法國人的時候，卻到處是德國。在那樣的時機，政治詩人定能廣泛地有勢力的罷。但當時並不需要他。普遍的艱困和普遍的羞辱的感情，和魔力似地抓住了國民；詩人所能點起來的感激的火已經到處自然而然地在燃着了。但我並不想否認：亞倫特（Arnt），克爾納（Koerner），呂克爾特（Ruecker）是有了相當的影響的。」

論世人對
於哥德的
非議

「人家曾經非難你，」我稍稍不謹慎地說，「你在那重大的時期不執武器，至少不作爲詩人而有所活動。」

「好朋友，我們不要說這種話罷！」哥德回答說，「世間是不知道自己要想幹什麼的愚昧的東西。只好由人家隨便怎麼說，怎麼做。我沒有憎惡，怎麼能執武器呢！我不是青年，怎麼能憎惡呢！那種事件若在我二十幾歲的時候遇到的話，那麼我必定不會落在人後罷；而當時我已經是六十幾歲的人了。」

「又我們對於祖國是不能以同一方法服務的，各人可各從其天分而盡其最善。我五十年以來備嘗艱辛。我可以說：我爲了自然給我規定了的種種事情，日夜不曾偷安，不給自己休養，而不停地努力，研究，盡我所能地苦幹。如果人人能這樣說他自己的事，那麼所有的人都會是幸福的罷。」

「實際上，」我安慰地說，「你無須爲那種非難而生氣，反而可以以此自負的罷。因爲這無非是表明：世人非常敬重你，因此他們對於國民的文化比誰都多有貢獻的人要求最後給他們做一切事情。」

「我不情願說出我的心意，」哥德回答說，「在那種評論的背後躲着比你所知道還要多的對於我

的惡意咧，我在其中感覺到人家多年間想用以迫害我，暗弄我的那種舊憎惡的用了新的形式的表露。我很明白：我對於許多人是目中之釘，他們都很想把我除去。而因為他們對於我的才能無可如何，他們就毀謗我的品行。或者說我是驕傲，或者說我是自私自利，或者說我是對於青年作家非常嫉妬，或者說我沈迷於肉慾，或者說我不信基督教，末了甚至於說我對於祖國，對於親愛的德國沒有愛情。你多年以來知道我很透切，那種評論的意義，你也感到的罷。但你如果要知道我忍受了什麼苦惱，你可以讀我的克塞尼恩（Xenien），那麼你從我的反抗會明白：人家想用什麼方法交替地擾害我的生活。

論文士之
受迫害

「德國的文人——實在是德國的殉教者！你也不會認為不是這樣罷。可是我幾乎不能為我一個人怨歎；別人的遭際也都不比我更好，大多數人，甚至於還比我更壞。在英國和法國也和我們這裏完全一樣。莫列愛爾多少受了苦惱呀，盧梭和福祿特爾怎樣呀！拜倫被毒舌逐出了英國。假如他不因夭折而得避免了俗人及其憎惡，他終於會逃到世界的盡頭去罷。

「若僅僅度量狹小的羣衆迫害高貴的人，那是還可以的，可是這樣還不算呢。有天才，有才能的人也互相迫害。柏拉丁（Platen）使海涅（Heine）愁苦，海涅使柏拉丁惱怒，都互相誹謗。世界原是廣大，儘够大家和平寬閒地生活，可是誰都有着在其才能上受其煩累那樣的敵人。

論文藝的
創作是與
生活相關
的

「作軍歌而坐在室內——這難道是我的方式嗎？若是從可以聽到敵人的前哨的馬的嘶聲的露營裏，我或者會喜歡作軍歌罷。但是這不是我的生活，不是我的本領，而是德渥陀爾·克爾納（Theodor

Koerner) 所擅長的。他的軍歌也是和他很相配的。而在我呢，既不是軍人的資質，又沒有軍人的心情，軍歌定然是和我的臉兒很不相配的假而罷。

「我在自己的詩中從未有所假作。凡我不會經驗過，不受過痛癢，不使我苦惱過的東西，我沒有做過詩，也沒有說過。當我戀愛的時候，我只做了戀愛詩。那麼我沒有憎惡，怎能做了憎惡的詩呢！我和你私底下說罷，我們脫離了法國人的時候，我雖然感謝上帝，但我並不憎惡法國人。只以文化和野蠻爲問題的我，怎麼能够憎惡一個地球上最文明的國家之一，而且我得感謝它給了我以我的大部分的教養的國家呢！」

「一般地說，」哥德往下說，「國民的憎惡是奇特的東西。在文化的最低階段你會見到它是最強烈。但有一種階段，在這種階段上國民的憎惡完全消滅，人可以說是超越於諸國民之上，感受鄰國人民的禍福如同本國人民所遭受者一般。這種文化階段是合於我的性質的，在我達到六十歲以前，我已經安居在這種階段中了。」

一八三〇年三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晚上在哥德家裏約一小時。他關於葉那市以及他在大學的各系裏所完成了的種種設備和改良談了許多話。他爲了以前只在屬於藥學的範圍內被處理的化學，植物學和礦物學設置了特別講座。據說十

其是對於自然科學博物館和圖書館他做成了許多好的事情。這時候他很歡欣得意地講強佔了醫學院所有而不肯讓出的圖書館的鄰室的事情。

「圖書館原來景況很壞，」他說。「地位是潮濕而狹窄，殊不足以適當地收容藏書；自從由大公爵收買了畢特納文庫 (Buetnersche Bibliothek) 而再增了一萬三千卷的書籍以後就尤其如此。這些書因爲如同已經說過，沒有適當地安置它們的地位，一大堆一大堆地堆在地上。我實在因此有些爲難。本當計劃建築新屋的，卻缺少建築的經費；又增築也還很可以不必，因爲有一個大房間直接和圖書館鄰接，完全空着，儘能充足我們的需要。可是這個大房間並非圖書館的所有，而是歸醫學院用的，醫學院時常用以開會。我於是懇切地請求醫學院的諸位先生，把這個大房間讓給圖書館。可是他們不肯依允。他們說，我如果能夠爲他們的會議的目的興築一個新的大房間，而且立時興築，那麼他們總是讓步的。我回答他們說，我很願意爲他們建造一個別的場所，不過我不能允諾立時的新築。但這種回答似乎不能使他們滿意；因爲我第二天早晨差人去討鑰匙的時候，他們說鑰匙尋不到。

「於是除了強霸橫佔以外無別法了。我叫了一個泥水匠來，領他到圖書館裏的剛纔說過的鄰接的大房間的牆壁前面。「這牆壁隔着兩座各別的房屋，」我說，「想必是很厚的。你試試看，查明它是多少堅厚。」泥水匠着手工作，只用力敲了五六回，石灰和磚頭墜下了，通過開成了的孔已經看見那些用以裝飾那個大房間的威嚴的假髮在亮着了。」你繼續做去，」我說，「我還看不得十分明白。你不用拘拘束束，和

在自己家裏一般地做罷。」這種親誠的鼓勵惹得他很起勁，那個孔不久就成爲儘能充當門那麼大了。我的圖書館館員隨即個個都挾了滿抱的書，闖進那個大房間裏去，而且作爲強佔的表示把書投在地上了。桌子、椅子和書桌在頃刻之間都不見了，我的忠實的館員們幹得那麼活潑敏捷，在兩三天之內所有的書都秩序井然地擺在四壁的書架上了。醫學院的先生們其後不久成羣地從往常的門走進大房間裏來，看到了這種出其不意的大變化而發呆了。他們不知道應當說什麼話，默默無言地退回去了。但他們對我都暗暗地懷着怨恨。但在我一個個地看見他們的時候，尤其是我請他們之中的某某人來家裏吃飯的時候，他們卻都很嬌媚而是我的好朋友。我把這種冒險的經過和大公爵——這當然是得了他的諒解和充分的贊同而開始了的——談的時候，他覺得非常有趣；我們以後也常常說起這件事情而笑呢。」

哥德很歡樂，爲了這種回憶而欣喜。『是的好朋友，』他繼續說，『我們爲了實行善事，曾經很爲難咧。其後因爲圖書館很潮濕，想把全無用處的古老的城壁的有害的部分拆除的時候，情形也並不比此事好不來多少。我的請求，正當的理由，合理的陳說，都不被聽從，我在這個場合也終於不得不強橫行事。市政府的先生們看見我的工人們在拆古牆，差人到當時逗留在陀倫堡 (Dornburg) 的大公爵那裏去，很恭敬地請求：敬希殿下發命制止哥德拆毀古老而貴重的城牆。但大公爵原是委託我做這種事的，很圓妥地回答道：「我不干涉哥德的事情。他他知道他應當做什麼，他務須試試能够做得怎樣。如果你有勇氣，可以去和他自己接洽！」

「可是誰也沒有到我這裏來，」哥德笑着添說道：「我繼續把妨礙我的部分從古老的城牆拆毀，看見我的圖書館終於成爲乾燥了，覺得欣慰。」

一八三〇年三月十六日 星期二

哥德的公
子決定與
愛氏作意
大利旅行

早晨哥德的公子來看我，對我表露他志望已久的意大利旅行決定了，已經蒙父親承諾所需的旅費，他希望我和他同去。我們一同爲了這種消息而欣喜，商議種種的準備的事情。

其後在中午時我走過哥德宅邊，哥德在窗邊招我，我就快快上去了。他在前室裏，很爽朗愉快。他立即開始說他的公子旅行的事情，說他贊同他的旅行，以爲很妥當，以爲我同去是可喜的。「這對於你們兩人都是有益的罷，」他說，「對於你的修養尤其是不壞罷。」

一八三〇年三月十七日 星期三 秘萊

晚上在哥德家裏兩三小時。宮中顧問官李美爾來請見，進來了。我準備辭出，因爲知道這晚上他們兩人是照例要做事的。可是哥德請我留着，我欣然依允，因此我得聽哥德的充滿了豪邁，譏諷和梅非斯特般

的任性的談話。

「松美林 (Sommering) 是死掉了，」哥德開始說，「還剛剛只有七十五歲那麼些年紀。他們那些人沒有勇氣再活得長久些，多無聊的蠢材呀！我得稱讚我的朋友邊沁 (Bentham)，稱讚這位過激的狂人。他還能堅持，比我還要大幾個星期咧。」

「還可以添上說，」我回答說；「他在另一點也和你相像，因為他還儘是以少壯的充足的活動精神工作着。」

「或許是的，」哥德回答說，「可是我們是在一條鏈子的兩端的：他要破壞，我卻要維持建設。在他那樣的年齡而是這樣過激，真是癡愚的極頂呢。」

「我想，」我回答說，「我們必須分清兩種過激主義。一種是為謀將來建設設計而要預先開拓純粹的道路，破壞一切；而另一種則是希望不用暴力而達成善事，只指摘行政的弱點和過失而就此自足。若是生在英國，你定會是第二種人罷。」

「你當我是什麼人呀？」哥德此時裝起了他的梅非斯特的容貌和音調而回答道。「難道我會探索種種弊害而且暴露指明它們嗎？我若是生在英國，必定是個靠弊害而生活的人啊！若生在英國，我定是個富翁，或甚至是個每年有三萬金鎊收入的僧正罷。」

「那真寫意，」我回答說；「但倘使你偶然不抽了大籤，而抽了空籤則如何呢？空籤是無限多的啊。」

諷諷英國
的僧侶和
貴族階級

論對於社
會的態度

「好朋友，並不是個個人都規定着抽大籤的啊。難道你以為我會做了中空籤那樣的傻事嗎？我必定第一先贊助三十九條，向一切方面辯護它，尤其是第九條。這第九條必定成了我的特殊的注意和專誠獻身的對象罷。我必定在韻文和散文裏很久很多地裝偽善說誑，總要我的三萬金鎊每年不會逃脫。次之，我一達到了那種高位，必定不惜做無論什麼，以維持高位。尤其是我將竭盡所能，把無知的黑暗儘量地弄成更加黑暗。我必定將竭力阿諛良善而單純的羣衆，訓育可愛的學校的子弟，以期沒有人認明，並且沒有勇氣認明；我的煊赫的榮華是建立在極可恥的弊害的基礎上面的。」

「在你的場合，」我回答說，「人家想你是由於優異的才能而達到了這樣的高位的，所以至少是有安慰的；可是在英國呢，卻正是最愚笨無能的人在享受世上最高的榮華。這決不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功績，卻只由於偶然，尤其是由於門第而獲得的。」

「切實地說，」哥德回答說，「不論世上的榮華是由自己略取或由繼承而歸某一個人享用，這是一樣的。最初的占有者無論如何總是利用他人的無知和懦弱的天才。世界是充滿着愚人和蠢才，用不着到瘋人院去尋找。我就此回想起來了：已經過世的大公爵，是知道我嫌惡瘋人院的，有一次想欺瞞我而把我突然引進一個瘋人院裏去。我卻早就嗅着了這種詐計，和他說，我並不察覺有還要去那些被關着的瘋人的必要，因為已經看够了自由地行動着的傢伙。『如果不得已，』我說，『就是跟殿下到地獄裏去，我也是情願的，只不願到瘋人院裏去。』」

「哦，如果依照我的方式運用三十九條而使愚民吃驚，那將是如何的趣事呀！」

「你就是不是僧正，」我說，「也能够得到這種快樂罷。」

「不，」哥德說，「我將隱忍沈着，要這樣地說，非收受優渥的俸給不行。如若沒有僧正的地位和每年三萬金鎊的希望，我是不甘願說誑的啊。」

述與勃利
斯多爾爵
論維特的
事情

次之，哥德以同樣的狡猾和俏皮，又把談話引回於英國的非常豐裕的俸給；然後講他和特爾毗(Darby)的僧正勃利斯多爾勳爵(Lord Bristol)的一件軼事。

「勃利斯多爾勳爵經過葉那，」哥德說，「希望和我相識，勸誘我晚上去訪問他。他喜歡有時作粗暴的態度，但若對方也同樣粗暴地對付他，他就極溫順了。他在我們的談話之中關於維特(Warther)試行了一種說教，說我以此誘惑了人們自殺而詰問我的責任。他說：「維特是一種極不道德的，應該受譴責的書！」——「且慢！我叫道，「設使你這樣議論可憐的維特，那麼你對於世上的偉人們發怎樣的論調呢？他們在一回的戰役中遣送十萬人到戰場去，其中八萬人互相殘殺，互相激勵做殺人放火和掠奪等行爲。你們在這樣的慘事之後感謝上帝而唱謝恩讚美歌！你們又以關於地獄的刑罰的慘況的說教恐嚇教區內的柔弱的人們，使得他們因此失神發瘋而終於在瘋人院裏結束他們的可憐的生涯！你們又以你們的在理性之前是不能支持的那種正教派的教義向基督教的聽衆的心裏散播疑惑的害人的種子，使得這些半強半弱的人們徬徨於迷路中，他們除死以外沒有出路！對於那樣的事情，請問你們對自己說什麼話，

對自己作什麼懲戒的說教呢？——你現在卻要詰問一個文士的責任，譴責一種因被淺薄固陋的人們所誤解而從世上至多除去了一打的除了完全吹熄自己的一點燈光的殘餘以外不能做什麼事情的愚物和無用人的著作！我以為我替人類建立了一種功績，應該受他們感謝的；你卻要把我的這種善良的小戰功當作犯罪，而你們僧侶，君主們則擅自做那麼重大而激烈的事情！

「這種反攻對於僧正有了很大的效果。他就變成了小羊般地溫柔，以後在談話中對我極其慇懃有禮，我在其後和他過了一個很快樂的晚上。因為他雖然會是很粗暴，卻是個聰明而通達世故的人，能够理解會種種色色的談話。」

「我辭別的時候，他陪我出來，以後叫僧院長（Abbe）再送我。我和僧院長到了街上的時候，他向我大聲說道：「哦，哥德閣下，你的話說得多好呀！你多麼合了他的心意，你多麼懂得他的歡心的秘訣呀！你若稍稍說得不那麼潑辣堅決，你必定不能像現在這樣滿意地辭歸罷。」

「你爲了維特受過了種種的麻煩，」我說。「你和勃利斯多爾勳爵的軼事使我想起了你和拿坡崙關於維特所說的話，泰勒蘭（Talleyrand）不是也在場嗎？」

「他是在場的，」哥德回答說，「可是我對拿坡崙並無所嗟怨。他對我極其客氣，他如同可以向他那樣的人期待那樣地議論此書。」

論小說和

談話從維特移轉於小說和戲劇一般以及此二者對於公衆的道德的和非道德的影響。『倘如某一

戲劇對於
社會和兒
童的德性
上的影響

種書比天天把醜惡的光景繁多地在我們眼前，或在我們的耳前展開的生活本身有更不道德的作用，那麼必定是不妥當的。就是對於兒童們，也不必爲了某種書或劇本而過慮的。如同已經說過，日常生活是比極有感化力的書更有效力的。」

「可是我們在兒童們前面都是小心謹慎，」我說，「不說我們以爲不好說給他們聽的話。」

「這是很可嘉許的，」哥德說，「我自己也這樣做；但我以爲這種謹慎是無益的。兒童們和狗一樣，有銳敏的嗅覺，能够發見和嗅出任何事物，尤其是壞的東西。他們也常很明白，某某人和他們的父母的關係怎樣；又因爲他們通常還不裝虛做假，所以他們對於我們可以充當極好的晴雨計，我們可以由他們看清他們家裏的人對於我們的好惡的程度。」

「有一次有人在集會裏說我的壞話，而且那種事情我覺得很重要，因此我不得不注重探知誹謗的由來。這裏的人大抵對我是懷好意的；我想來想去，一點也想不出那種謔言是從誰出來的。但我忽然得到了光明。我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我的熟人的幾個小孩子，他們不和往常那樣招呼我。這於我就儘够了，我依着這種形跡，不久就發見了：掉舌非議我的人是你們的父母。」

和哥德吃飯。他最先說他的公子旅行的事；他說我們對於結果不要作過大的幻想。「旅行回來通常和出發的時候一樣。」他說：「而且務須留意，不要帶回以後不適合於我們的生活狀態的思想。我從意大利帶回了好看的梯階的概念，我因此顯然把房屋弄糟了，因為屋間因此都改成了比當然的程度來得小。學習制馭自己，最爲要緊。假如我恣縱地爲所欲爲，恐怕把我自己和我的周圍都毀滅了罷。」

以後我們談論有病的身體狀態以及身體和精神之間的相互作用。

「精神維持身體的能力是難以相信那樣大，」哥德說。「我常患下半身的疾病，但意志力和上半身的力量把我維持着，精神切不可對身體讓步！我在晴雨計高的時候比在低的時候更能工作；而因爲我知道這種道理，所以在晴雨計低的時候力求用更大的精神的緊張除去其不利的影響，總是成功的。」

一八三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抄萊

晚在在哥德家裏一會兒。他似乎很寧靜愉快，心境極溫和。我看他的孫子伏爾夫（Wolf），親暱的女友伯爵夫人嘉羅利納·愛格羅夫斯坦（Karoline Eglöfstein）圍着他。伏爾夫多方地煩擾祖父。他在他身上各處攀爬，忽爾坐在這一個肩上，忽而坐在另一個肩上。十歲的男孩的重量於他那樣的老人必定很難受罷，哥德卻極其親愛地忍受一切。「喂，伏爾夫呀，」伯爵夫人說，「你不要這樣厲害地調排爺爺。」

罷！他爲了你的重量必定很吃力的啊。」——「這是不不要緊的。」伏爾夫回答說：「我就要睡覺去啦，爺爺會有工夫再養好來的呀。」——「你看，」哥德接着說，「愛情無論何時總是有些不講理的。」

一八三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愛氏與哥
德的公子
到別哥德
去意大利

我今天向哥德辭行，因爲我和他的公子（侍從長官）到意大利去，定在明天清早出發。我們討論關於旅行的許多事情，他尤其是勸我好好兒觀察，時時寫信給他。我要和哥德離別，心裏感到某種感動，但他的清健的丰神和相信能安好地再見的那種確信給我寬慰。

我臨走的時候，他送給我一本紀念冊，他在其中題了如次的文句，並且署了名：

他從我旁邊經過，我卻不見，

他在我前面行走，我倒不知覺。

約伯記

給旅行的人們

一八三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八三〇年八月二日 星期一 抄萊

七月革命的消息今天傳到魏瑪爾，使得大家興奮。我下午到哥德那裏去。

比法國七月革命的
消息哥德的
更關心於
自然的綜
合研究的
討論

「你對於這件大事情怎麼想呢？」他向我大聲說，「火山爆發了；一切都在燃燒着，已經不是密室裏的會議了！」

「這是可怕的事件！」我回答說。「可是照那樣的狀態和那樣的內閣看來，除了以驅逐以前的王室告終之外能期待什麼呢？」

寇維愛和
喬弗洛亞·
特爾·聖蒂
萊爾的學
術上的論
爭

「我們相互不明白說話的意思呢，」哥德回答說，「我並不在議論那些人，而在講全然不同的事情。我是在講在學士院公開地鬧起來了的，對於學術上極重要的，寇維愛（Cuvier）和喬弗洛亞·特·聖蒂萊爾（Geoffroy de Saint-Hilaire）之間的爭論的啊！」

哥德的這番話是我意料不及的，我不知應該說什麼話，覺得我的思想停頓了好幾分鐘。

「這種事情是極關重要的，」哥德往下說，「我聽到了七月九號的會議的報告的時候有了什麼感

想，你不會明白的罷。我們現在有喬弗洛亞·特·聖蒂萊爾做我們的永久的有力的同盟者了。我同時也由此認明：法國學術界對於這件事情的興味是多麼大；因為無關於那種政治的騷動，七月十九號的會議開會時全場人滿呢。最好的事情是：由喬弗洛亞引入法國的自然的綜合的研究法是再不能使其退回的了。這件事情，經過學士院裏的自由討論，而且是在大衆之前討論的，現在已經成爲公開的了，不可以再委託祕密委員，不可以在密室中了結它，抹殺它的了。從此以後，就是在法國，在自然研究上，精神將有支配權而制馭物質罷。人將能窺看偉大的創造原理（Schoepfungsmaximen），窺看神祕的製作場罷！如若我們用分析的方法只以物質的一個個的部分爲對象，而不感知給各部分規定方向，以內在的法則約束或准許任何放逸的那種精神的吸呼，那麼我們和自然的交際畢竟是什麼呢！

「我五十年以來盡瘁於這種偉大的事情。最初是孤單的，以後受人援助，末了則被同志凌駕了，我非常快活。我把關於顎間骨的創見寄給彼得·坎貝（Peter Camper）的時候，全被漠視，深以爲憾。勃魯門伯哈（Blumenbach）對於我的主張，態度也不是比此更好，在個人的交際上他是贊助我的。可是後來我得到了松美林（Soemering），渥鏗（Oken），達爾頓（Dalton），卡路斯（Carus）以及其他同樣優秀的人們做同志。現在喬弗洛亞·特·聖蒂萊爾也斷然是在我們的方面了，又他的弟子以及法國裏的他的徒黨也都如此。這樁事情對於我是有難以相信那樣的價值的。我爲了這種學說的終於得到了普遍的勝利而歡呼，是當然的。我把終身獻給了這種學說，這種學說也全然是我自己的學說。」

一八三〇年十月二十日 星期三 抄來

論聖西蒙
派的學說
| 個
| 人
| 與
| 幸
| 福
| 的
| 關
| 係

見。

以大公爵夫人的名義訪問哥德大約一小時。他請我說我關於聖西蒙 (Saint-Simon) 學派的意思。

「他們的學說的主意，」我回答說，「似乎是在於說：作爲各人自己的幸福的必須的條件，各人應當爲全社會工作。」

哥德回答說：「我以爲各人必須從自己開始，先爲自己造幸福，那麼末了全社會的幸福也必定會由此生出來的。總之，那種學說，我覺得是非實際的，不能實行的。它是違反一切自然，一切經驗和數千年以來的一切推移的。各人如果只作爲個人而盡其義務，各自在其直接的職業範圍內是正直而有用，便是有益於社會了。我在我作爲文士的職業中從未問過：大眾要求什麼？我如何能有益於社會？我卻時常企求使我自己成爲更明達，更好，增高我自己的人格的內容，只求發表我認定是善和真的事物。我不能否認，這當然在很大的範圍中有了效力和利益；然而這並不是目的，而完全是必然的結果，如同在自然力的一切作用上所生的結果一樣。假如我作爲文人以大眾的希望做目標而力求滿足它們，那麼我必定不得不和他們講小故事而和已經過世的科采布 (Kotzebue) 那樣愚弄他們罷。」

『對於你的話我毫無異議，』我回答說。『可是所謂幸福，不僅有我作為個人而享受的幸福，也有我作為國民和大團體的一員而享受的幸福。倘使不把為全國人民求得最高的幸福做原則，那麼立法應當從什麼基礎出發呢！』

『你若想這樣立論，』哥德回答說，『那麼我當然也無所反對。但在這樣的場合，只有很少的被選者能夠用你的原則罷。這只是供君主和立法者應用的為政須知罷；——雖然我覺得，法律比諸自負地想增加民衆的幸福，似乎更應當力求減少民衆的禍患的。』

『兩者大致會趨向於同一結果罷，』我回答說，『例如道路不好我覺得是一種大患。但如果一位君主在國內於任何村落都建築了道路，那麼不但除去了一種大患，而同時也為國民達成了一種大的福利。又遲緩的裁判也是一種大的不幸。但如果君主制定了公開的口頭手續而給國民迅速的裁判，那麼不但除去了一種大患，而且是成就了一種大的福利。』

『從這種調子，』哥德插口道，『我還可以給你吹奏許多別的歌曲來咧。可是還有若干禍患我們不想加以指明，庶幾還有什麼為人類留着，人類可藉以再發展其能力。我的主要的教言暫時是這樣的：做父親的用心治家，職工用心應付顧客，僧侶用心培養相互的愛，警察不要妨害人家的快樂！』

〔因為愛克爾曼在熱內亞生病了，他在那裏和同行的小哥德（August von Goethe）分離了。〕

小哥德繼續旅行，而愛克爾曼則在熱內亞暫時逗留之後回德國，而於到魏瑪爾以前在諾爾特海 (Norheim) 停留了幾個星期。——編者記。

十一月二十日午後我從諾爾特海姆出發向格丁根去，在日暮時到了那裏。

哥德的公
子在意大
利逝世

晚上在飯堂裏，主人聽到我是魏瑪爾人，想回到那裏去的，幽靜地對我說，大詩人哥德在那樣的高齡還不得不經驗到一種重大的苦痛，因為今天報紙上說，他的獨子在意大利昏厥而死了。

我聽到這些話是怎樣地感慨，是可想而知的罷。我拿了燈到我的房裏去了，不讓在座的外國人看出我心裏的激動。

我一點也睡不着地過了一夜。那種和我有切膚之痛的事件老是浮在心裏。以後在途上以及在繆爾 (Muehlhausen) 和在哥達 (Gotha) 的幾天幾晚上也不覺得更好。孤零零地在車中，在陰沈沈的十一月的時光，在沒有什麼可以使我遣懷舒神的荒涼的原野裏，我徒然地努力想轉換思想。在旅館裏的人們之中，儘是聽到人家把這種和我非常關切的悲哀的事件作爲目前的新事情而說着。我最大的憂慮是：哥德在那樣的高齡怕受不起父親的感情的劇烈的風雨。——我回到那裏——我對自己說——將給他以怎樣的印象呀？因爲我是和他的公子同道出去的，現在卻只我一個人回來！他再見我的時候，纔會真覺得喪失了兒子罷！——懷着這樣的種種思想和感情我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晚上六點鐘到了

魏瑪爾前面的最後的關口。在人的生活之中是有不能不經過的苦痛的時間的；這我在自己的生活又感到了。這是我生平的第二次。受到了月光的時候，我的思想嚮往於支配我們的崇高的主宰。月亮於數秒鐘之間從濃厚的雲中皎皎地顯出來而又變成原樣地昏黑了。這或許是偶然，或許是偶然以上的東西，總之我卻把它當作從上面來的吉兆，由此得到了意外的鼓舞。

我和旅館主人招呼了之後，立即跑到哥德家裏去了。我先到哥德的媳婦那裏去。我看見她已經穿了嚴肅的喪服，卻很鎮靜安寧。我們相互談了許多話。

次之，我到樓下去見哥德。他軒昂地立着，抱了我在懷裏。我看他十分寧靜爽快。我們坐下來，立時開始談巧妙的話。我回到他身邊，非常快活。他給我看兩封開始寫了的信，這是他想寄給我而沒有發出的。其後我們談論大公爵夫人，談論公子及其他事情；而關於他的兒子卻沒有片言提及。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二

哥德致血

前星期五，哥德忽然劇烈地吐血，終日危篤，使我們大為憂慮。連放血在內，他失了六磅的血，這在他那樣八十多歲的人是很重大的。幸虧他的醫師宮中顧問官福格爾（Vogel）的高明的醫術和他自己的無比的性質這次也得勝了，他迅速地恢復過來，已經再有盛旺的食慾，也再能整夜安眠了。誰都不准去會

見他，他被禁止了談話；但他的無時不活動的精神不能安息，他已經在再想念他的工作了。

今晨我從他接到了他在牀上用鉛筆寫的如次的短信：

『敬愛的博士，請你把信內附上的你已經知道的詩再讀一次，把附在前面的幾首新詩整理妥當，使其和全體相稱。浮士德下次寄上！』

希望快樂地再見！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魏瑪爾

哥德

一八三一年

一八三一年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論拿破崙和他的家族

和哥德吃飯。他讀過了拉普 (Rapp) 將軍的回想錄 (Memoires)，因此談話移轉於拿破崙，而且談論蒂蒂亞 (Tatiana) 夫人知道自己是許多英傑和那麼強盛的家族的母親的時候，不知有了怎樣的感情。『她生了第二個兒子拿破崙的時候，』哥德說，『她自己已是十八歲，她的丈夫是二十三歲；因此拿破崙』

哥德對話錄 一八三一年二月

二四五

崙的父母的盛旺的少壯的精力給了他的身體以利益。除了拿坡崙以外，他母親生了三個兒子，都是資質優秀，對於世間的事物都是聰明能幹，而且都有相當的詩才。在這樣的四個兒子之後，生了三個女兒，最後生了傑羅姆（Gerome）。兒女之中，傑羅姆似乎是資質最弱。

『才能當然不是遺傳的，但要有強健的肉體做基礎的。某一個人是長子或是末子，或是強健的年青的父母生的，或是孱弱的年老的父母生的，這決不是無關重要的事情。』

『很奇怪的事情是』我說，『在一切才能之中音樂的才能是發現得最早。例如莫扎特在五歲，裴多芬（Beethoven）在八歲，洪美爾（Hummel）在九歲的時候，就因奏演而使周圍的親近者驚異了。』

『音樂的才能，』哥德說，『固然是會發現得最早的，因為音樂全然是天生的，內在的東西，是不需要從外面來的多大的養料和從生活獲得的經驗的。可是像莫扎特那樣的現象，實在永久是一種不能更詳細地說明的奇跡。可是上帝若不時時在我們不能不驚歎而不知其所由來的那些人傑上面試行奇跡，那麼他那裏能夠尋見有行奇跡的機會呢？』

一八三一年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和哥德吃飯。我把他的一八〇七年的卡爾斯巴特旅居記（Aufenthalt in Karlsbad）的編輯完

論思想行動和年齡的關係

論作家在何種年齡都應把純粹的觀察和感覺了和地東西忠實的表現出來

浮士德第二部的全部稿合訂起來——只選第四幕

成了，拿去給了他。我們就談論其中的作爲一時的，每天的感言而寫着的妙句美文。

哥德笑着說道：『人們時常以爲：人必須歲數老大纔能成爲高明；但是歲數大了而要保持和年青時候同樣聰明，實在是漸漸困難起來的。人在不同的生活時期，或許成爲不同的人；但不能說是變成更好的人。在二十幾歲和在六十幾歲都是同等地妥當的事情也是有的。』

『實際上我們觀看世間，是因在平原中看它，或從岬頂上看它，或從原始山脈的冰河看它而樣子不同的。在某種立場上，比在別的立場上，或許會看見世間更爲廣大；但只不過如此而已，不能說在某種立場上比在別的立場上更爲正當。所以作家如果要從他的生平的各時期遺留紀念物，那麼最關緊要的是：他得有天生的基礎和善意，在任何年齡都得純粹地觀看和感覺，得把所想的東西不夾雜副目的而直截忠實地表現出來。又寫成的東西，若在寫作的時代是適當的話，那麼無論作者以後如何變化，如何發展，到無論何時都會被認做適當的罷。』

我詢問浮士德的事情，詢問近來進行如何。『這是再不放手了，』哥德說，『我每天爲了它而思想創作。又我今天叫人把第二部的全稿合訂起來，以期它成爲具體的集合物顯在我的眼前。缺着的第四幕的地位我用白紙充填着，而已經完成了的部分會引誘刺激我完成還未完成的部分，這是無可置疑的。在這樣的感官性的事物裏面是存有比我們所想像以上的效力的，我們必須用一切方法補充精神的成分。』

哥德叫人把訂好了的新的浮士德拿進來了。他寫成了的原稿成爲對折紙的大冊擺在我的眼前，我驚異其分量之多。『可是這些都是』我說，『在我到此地以後的六年間寫成了的東西；而且你從那時候以來還做了許多別的事情，只能用了很少的時間於這上面。由此可見，只要時時續續添寫一些，可以長成多麼大的東西。』

『年紀大了起來，便尤其會相信如此的，』哥德說；『而年青人則以爲什麼都是一天便會成功的。倘使運氣好，我以後能是健康，希望這一個春季裏會把第四幕寫成許多。如同你也知道，這一幕是早已想好了的；但在寫作的時間中其他部分增大了許多，因此我現在只能利用以前的構想的大概，而必須把這種中間物用新的構想擴大起來，使其和別的部分相稱。』

『在這第二部裏，』我說，『是顯現着比在第一部裏遠爲豐富的世界。』

『我也這樣想，』哥德說，『第一部全是主觀的；一切都是由偏狹的，熱情的個人出來的。這種個人的朦朧的狀態或許也爲人們所喜歡的。在第二部裏卻幾乎沒有什麼主觀的成分，這裏呈現着一個更高，更廣，更明朗，更少熱情的世界；凡是不曾做過一些探求而有了相當經驗的人，讀起來不能體味到什麼的罷。』

浮士德第一
二部與第一
部的比較

和哥德吃飯。談論種種的政體，後來論到過度的自由主義有如何的困難。因為它惹起個人的要求，爲政者對於過多的希望末了，會不知道應該使那幾種滿足。從上面用過度的懇切，仁慈和道德的溫柔不能長久統治下去，是顯然的。爲什麼呢？因爲不得不處理混淆的，有時是極惡的世界而又要維持尊敬。同時也說了如次的話：統治的方術是非常大的事業，需要人的全力。因此統治者，例如熱中於美術等等，對於他事有過度的副傾向是不好的。如其如此，那麼不但君主的興味，連政府的權力也會被吸引去而不能致力於較爲必要的事情的罷。熱中於美術毋寧是富裕的私人所做的事情。

次之，哥德和我說，他的植物的變態說是和秘萊的翻譯都順利地進行着。又說他現今在做關於這種题目的，尤其是關於纏繞植物增補的工作的時候，有全然意外地湊巧的事情從外面援助他。

『如同你也知道，』他說，『我們從事於這種翻譯已經一年多了；其間生起了無數障礙，事務極討厭地停滯了好多次，我好多次咒詛過它。可是我卻要感激這些障礙了；因爲在我這樣遷延着的時期中在外邊的別的賢能者之間有些事情成熟了，這在一年以前想像不到那樣，現在成爲我的水磨上的極好的水流而超越乎一切意想地促進我的工作而使我得到美滿的結束。這樣的事情，我生平是常常遇到過的。在這樣的場合，人大抵會相信神意的作用，相信魔力之類的東西，不再僭越地想穿鑿而只崇敬它。』

一八三一年二月二十日 星期日

和哥德吃飯。他和我談論某一個年青的物理學者的一本書，他稱讚這本書的行政的明晰，而願意寬宥他的目的論的傾向。

論功利的
目的論的
思想

哥德說道：「把自己看做創造的目的而把其餘的一東西只就其對他自己的關係上和在有益於他的範圍內加以觀察，這在人是自然的。人佔領植物界和動物界，把其他生物作為適當的養料而吞食之，因此認識上帝，讚美上帝和父親似地照顧他的那種慈愛。他從牝牛取乳，從蜂取蜜，從羊取毛，他給萬物以他自己的利己的目的，而且相信，萬物是為此而造成了的。不僅如此，他甚至於不能設想就是極小的野草也不是為他而存在的；即使他現在不知道它的用處，他卻相信，將來一定會發見的。」

「又人在一般的場合這樣想，在特殊的場合也是同樣想；他不停地想把從生活上得來的慣常的見解搬進科學裏去，對於一個有機體的各部分也要查問它們的目的和效用。這暫時或許是行的，在科學裏或許也暫時可以說得過去的；但他不久便會碰到許多現象，那時候他用那麼狹小的見解是不夠的，他如其沒有更高的立場必將全然被捲入於矛盾之中的。這樣的功利論者大概會說，牝牛有角，為的是要防禦外患。那麼請問羊為什麼沒有角呢？又羊就是有角，為什麼它的角彎卷在耳邊而變為無用之物呢？但我如其說因為牝牛有角，所以用角防禦外患，那又是另外的事情。」

「查問目的，查問為什麼？這完全不是科學的問法。若用查問「怎樣？」的方法倒可以進行得遠些。因為我若問：牝牛的角怎樣生着？那麼這個疑問就引導我去查考牝牛的身體的構造，同時教給我：獅子為什

論查問「
為什麼？」
不如查問「
怎樣？」

麼沒有角而且不能長出角來。

「人在頭蓋上有兩個沒有填滿的空洞，這時候用查問「爲什麼？」的方法是不能推究得很遠的；但若查問「怎樣？」那麼這個疑問就教給我：這兩個空洞是動物的頭蓋的遺跡，這在下等動物的構造裏較爲顯著，而在人的身上，人雖然進化了，空洞卻還未完全消失。

「功利論者，若要他們不崇拜那給牡牛以防禦外患的角的上帝，他們以爲就是失去上帝的罷。可是我卻要請許可我崇拜那能於千萬種植物之後創造了一種包含一切植物的植物，能於千萬種動物之後創造了一種包含一切動物的動物——就是人——那樣有豐富的創造力而偉大無比的上帝。

「人們崇敬那給禽獸以食料，給人以儘夠受用的飲食物的神；我卻崇拜放進偉大的生產力於世界裏的神。這種被他所給與的生產力，就只要是它的百萬分之一活動起來，世界中就擁擠着生物，無論戰爭，瘟疫，水火都對他無可如何了。這是我的上帝！」

一八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飯前在愛爾富爾特 (Erfurt) 的大路上散步時遇見了哥德。他叫馬車停下來，請我上車。我們乘車走了好久，一直到樅樹林附近的山崗上，談論博物學上的事情。

丘陵和山都被雪蓋着。我說黃色是很柔軟的，又說若有暗黑的東西在數哩之遙，則因為中間的溷濁的氣層，暗黑色顯成青色是比白色顯成黃色的傾向更甚。哥德贊成我的話。以後我們談論那種我們以為在其背後可以認見神的原始現象的高遠的意義。

論原始現象與神性

「我不查問，」哥德說，「這種至高的存在有無悟性和理性，我卻覺得它是悟性本身，是理性本身。一切生物是被神性所滲透，而人則有能夠認知最高者的部分那樣的神性。」

在吃飯時我們談到那些以為要有洞察有機界須從礦物學開始的某些自然研究家的努力。「這是一種大錯誤，」哥德說。「在礦物界裏最單純的東西是最上乘；而在有機界裏則最複雜的東西是最上乘。由此可知，這兩個世界有全然不同的傾向，從這一個到另一個是決不能有階級的進程的。」

一八三一年三月二日 星期三

又論魔性

今天和哥德吃飯的時候，我們又談起魔性來了。他於詳細的說明之後又加上了如次的話：

「魔性是不能用悟性和理性解釋的東西。我的性質裏雖無此物，我卻受他支配着。」

「拿破崙，」我說，「似乎是妖魔式的人物。」

「他正是這樣，」哥德說，「而且是極端的無與倫比的。又前一位大公爵也有妖魔式的性質，充滿了

無限的活動力和不安。因此國家是於他太狹小了；任何大國都是太狹小罷。這樣的妖魔式的人，希臘人是把他們算作半神的。」

「在事件之中，」我說，「不是也似乎有魔性顯現的嗎？」

「尤其來得顯明，」哥德說；「它在我們用悟性和理性不能辨解的一切事物之中呈現。總而言之，它用極多樣的方式，在全自然中，不論在可見的自然之中或不可見的自然之中，都會呈現。生物之中，有許多生物全然是妖魔式的，而在有許多的生物上面是有它的部分的影響的。」

「又梅非斯特」我說，「不也是有妖魔的性質嗎？」

「沒有的，」哥德說，「梅非斯特是過於消極的，而魔性是在全然積極的活動之中呈現的。」

「在藝術家之中，」哥德繼續說，「是在音樂家比較多，在畫家比較少。在巴伽尼尼 (Paganini) 是顯得很著明的。正惟因為如此，所以他能生出那麼偉大的效果。」

這樣的說明，我覺得都很可喜；因為哥德關於魔性的概念因此更明白了。

一八三一年三月六日 星期日

和哥德吃飯，作種種談話。我們也談論兒童們和他們的頑皮。哥德把兒童們的頑皮比作自然地漸漸

脫落的植物的莖葉，所以無須用嚴厲的態度對付的。

論人生有
必須經過
的種種階
段

「人是有必須經過的種種階段的，」哥德說，「而各階段都附帶有它的特有的優點和缺點的；這些優點和缺點，在它們發生的時期中，是可以看做全然自然的，可以說是正當的，在下一個階段裏人就改變了，以前的優點和缺點的痕跡都沒有了，而有別的優點和缺點來代替它們。這樣進行下去，最後會到我們還不知道我們將變成怎樣的那種最後的變化。」

一八三一年三月八日 星期二

論華爾特
·史各特

今天和哥德吃飯的時候，他最先和我說，他在讀埃凡河 (Tvanhoe) 華爾特·史各特 (Walter Scott) 是個偉大的天才，他說，「他對於全讀書界引起了那樣異常的感動，是令人驚歎不盡的。他使得我思想許多事情，我在他那裏發見了有其特殊的法則的嶄新的藝術。」

次之，我們談論真實與詩的第四卷，而在不知不覺之間又在種種地談論魔性了。

又論魔性
「在詩裏，」哥德說，「的確是含有魔性的，而在無意識的詩裏尤多。這種無意識的詩是為一切悟性和理性所不能理解的，所以會超越乎一切意想地動人。」

「魔性在音樂裏是最顯明，因為音樂是任何悟性都不及到那樣高的東西，從音樂裏有一種支配一

切而爲任何人所不能說明的作用。所以宗教的禮拜也不能缺少它。音樂是可驚異地感動人的最好的手段之一。

「魔性又喜歡侵襲偉人，尤其是在他們占據高位的時候，例如弗利特列希和彼得大帝。在已故的大公爵身上是有了誰都不能抵抗那樣的魔性的。他無須表示得怎麼親善懇切，只要靜靜地在近處，就會對人發揮了一種吸引力的。凡是我依他的話而做了的事情，都成功了。因此在我的悟性和理性不夠用的時候，我只要問他我應該做什麼，他就會本能地說出來，我常可以預先確信會有很好的成效的。我以爲假如他能够佔有了我的思想和更高尚的努力，定是很好罷。爲什麼呢？因爲在魔性離開了他而只有人性遺留着的當兒，他就不知怎麼辦好，很是爲難呢。」

「又在拜倫身上，魔性也似乎強盛地發作過的。因此他也有了大量的吸引力，尤其是女人們不能抵抗他。」

論魔性與
神性

「我們叫做魔性的這種力量，」我說，「似乎是不入於神性的觀念之中的。」

「好孩子，」哥德說，「關於神性的觀念我們究竟知道些什麼呢？又關於最高的存在，我們的狹小的概念想表示些什麼呢？即使我和某一個土耳其人那樣用百來個名稱稱呼它，也將遠爲不足，又和那樣無限的性質比較起來，就簡直等於沒有說過什麼罷。」

一八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哥德給我看一張精美的綠色的靠椅，這是他新近在一種拍賣裏買來的。

論陳設富麗的房
屋是不適於思想家居的

『可是我將很少用它或全然不用它，』他說，『因為一切安適都是和我的性質相反的。你看我的房間裏沒有沙發；我常常坐舊的木椅子，只在幾個星期以前，纔叫人添上了靠頭的墊子。安適而富有風趣的家具的環境阻遏我的思想，置我於舒適的被動的狀態之中。除非從年青時就習慣了，華麗的房間和精美的家具是只合於沒有思想，或不想有思想的人用的。』

一八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植物的變態說將完成繼續寫詩與真實的第四卷

今天又和哥德過了很快樂的幾小時。『我把植物的變態說差不多完結了。關於纏繞植物以及關於馮·馬透斯 (Von Martius) 的部分本來還留着，現在也終結了；今朝已經再着手於我的傳記的第四卷，而立了一個關於以後要寫的部分的梗概。我在這樣的老年而還得寫青年時代的，而且從許多觀念看來是非常有意義的時期的歷史，可說是值得羨慕的罷。』

我們商討我和他都記得十分清楚的各部分。『在你敘述關於和黎麗的戀愛的文章之中，』我說，

「讀者決不會不明瞭你的青年時代的情形的，毋寧說這些場面有着你早年的完全的氣息。」

「這是由於這些場面是詩的，」哥德說，「而且我可以說是用詩的力量補充了我現在缺少的青年時代的戀愛的感情的緣故。」

論關於阿
妹的敘述

次之，我們談論哥德敘述他的妹子的景況的那段可注意的文章。「這一章女人們讀起來會覺得很有趣罷；因為在雖有優美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性質而同時不感到有美好的身體的幸福這一點上和我阿妹相像的女人想是很多罷。」

「在將有祝典或跳舞會的時候」我說，「她通常臉上發出疹子，這似乎是可歸因於魔力的作用的奇異的現象。」

「她是個奇妙的人，」哥德繼續說，「她在道德上是站得很高的，而沒有一點肉感性。委身於男人的那種思想是她所嫌惡的。由此可以想見：在夫妻生活中從這種性質生起了許多不愉快的事情。凡是有同樣的嫌惡，或不愛丈夫的婦人，都會感知這種苦情的罷。所以我也從來不能把她想做是既婚的女子的；她如若做個修道院裏的女院長，倒是很相宜罷。她雖然和一個很好的丈夫結婚了，而夫妻生活並不幸福，所以熱心地諫止我和黎麗結婚。」

一八三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論梅爾克

我們今天談論梅爾克 (Merck) 哥德和我講了他的幾種特色。

「已故的大公爵對他很好，」他說，「曾經爲他擔保過四千泰勒 (Taler) 的借款。過了不久，梅爾克就把保證書寄回了，使得我們驚異。他的境狀並沒有好起來，他和債主成立了如何的協定，不能明白。我後來遇見他的時候，他和我說如次的話，把這個謎解釋了：

「大公爵是仁慈慷慨的人，」他說，「他相信人家，盡力幫助人家。我對自己說：你若因爲錢而欺騙這位公爵，會使得許多人吃虧的，因爲他將失去他的貴重的信任，許多不幸的好人將爲了一個人是壞蛋而吃苦罷。那麼你以爲我做了什麼事情呢？我巧妙地打算，而從某一個壞傢伙那裏借了錢。因爲我就是因此欺騙他，也是毫無關係的；而假如我欺騙了仁慈的公爵，那是很難爲情的罷。」

我們笑這位先生的奇特的偉大。

一八三一年五月十五日 星期日

預備這囉

只和哥德二人在書齋裏吃飯。說了許多愉快的話之後，哥德立起來，從書桌上拿了一張寫了字的紙，

談到他自身的事情。

「和我這樣八十多歲的人，」他說，「差不多沒有生存的權利了。這樣的人不得不準備被叫去而考慮安排家務。如同我以前已經和你說過，我在遺囑中指定了你做我的遺著的編纂者，今天製作了一件小文書，作爲一種契約，請你給我署名。」

哥德說了這些話，把文書攤在我的面前，我看見其中列舉着他死後須出版的，一部分已經完成，一部分還未完成的書名，通體地載明着詳細的規定和條件。我大體表示贊成，我們就互相簽了名。

一八三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關於瓦倫斯
斯坦的寫
作

我們談論瓦倫斯的軍營。我屢次聽說，哥德參與這種戲劇的寫作，尤其是頭巾僧的說教(Kapuziner)是出於他的。因此我今天在吃飯時間他，他給我如次的回答：

「切實地說，」他說，「一切都是釋勒自己的作品。不過因爲我們是那樣地親密，釋勒不和我說明計劃，和我討論，而且把每天寫起來的東西通知我，聽取我的評論，所以我也可以說多少有些幫助罷。爲了頭巾僧的說教，我把亞伯拉罕·亞·聖克達·克拉拉 (Abraham a Sancta Clara) 的說教集寄給他，他以偉大的才能立即組成了那種說教。

「除了如次的兩行以外，我差不多沒有記得是出於我的東西：

被另一個隊長所刺殺了的隊長，

遺給我一對幸運的骰子。

因為我喜歡說明農夫如何得到了假骰子的原委，所以親手把這兩句詩寫進原稿裏去。釋勒不想念這種事情，卻照例大膽地直接把骰子給了農夫，而不詳細查問他如何得到了的。仔細地說明原委，如同已經說過，不是他的做法，他的劇本之所以有更大的舞臺上的效果，想來也是由此而來的罷。」

一八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哥德和我說一個爲了犯過一種小的過失而不能自安的小孩的事情。

論過敏的
良心的害
處

『我覺察這種事情，是不以爲可喜的』他說，『因爲這是證明過於看重道德的自己而不能寬宥自己的任何過失的那種過敏的良心的。這樣的良心，若不被偉大的活動力保持均衡，是會造成憂鬱的人的。』

論遍及於
自然界的
上帝的永
遠的愛

新近有人給我帶了一窠鷓鴣的雛兒和用黏竿捕來的一隻老鳥。老鳥不但在室內不停地哺養小兒，而且就是從窗外放了出去，也再回到小鳥那裏來，我不得不驚異。這樣的不顧危險和拘捕的父母之愛使

我深深地感動，我今天向哥德吐露我對於此事的詫異。『你真傻呀！』他意味深長地微笑而回答說，『你如果相信上帝，就不會訝異的罷。』

在內面把世界鼓盪，

在自己之內包藏自然，

把自己在自然之內包藏，

這於上帝是適宜妥當；

因此凡在上帝之中生活，活動，存在的東西，

決不會不認明他的精神和力量。

倘使上帝不用這種對於雛兒的絕大的愛情鼓舞鳥兒，又倘使如此的事情不普及於全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那麼這個世界是不能成立的罷！可是上帝的力量是這樣到處分佈着，永遠的愛是到處活動着。』

在不久以前，一個年青的雕刻家寄了一隻給彌龍（Myron）的兒子吃奶的母牛的模式來的時候，哥德也說過同樣的話。

『這裏有着最高的題材，』他說，『維持世界，流貫自然界而與以保育的原理成爲美妙的比喻而在

這裏顯現着這一類的像，我名之爲全能的上帝的真正的象徵。」

一八三一年六月六日 星期一

論浮士德
第二部第
五幕

哥德今天給我看以前還缺着的浮士德的第五幕的開端。我們就談浮士德。浮士德的遺傳的性情的不知滿足之念，雖到了老年，也仍不失去，他雖然有着世間的一切財寶，在自己新建了的國土裏生活着，卻爲了他人的僅僅一株菩提樹，一個小屋，一個小鐘而覺煩惱。在這一點上，他是和以爲若非那波茲（Naipohas）的葡萄酒歸爲己有，自己就等於一無所有的那個以色列的阿哈伯（Ahab）相似的。

『浮士德在第五幕裏出來的時候，』哥德說，『據我的意思，是剛剛一百歲；而應當在什麼地方表明呢，我還疑惑不決。』

次之，我們談論該書的末尾，哥德使我注意如次的一段：

論浮士德
的得救

靈界的尊貴的人

已經從惡魔的手裏

被我們救起；

凡自強不息的人
我們能將他救濟。

又從天上

也有愛情將他蔭庇；

得救的人們

也誠懇地將他迎接。

『在這幾句裏面，』他說，『是包含着浮士德得救的關鍵的：在浮士德自身中是有一直到死為止的愈來愈高，愈純粹的活動，而從天上則有來援助他的永恆的愛。這是和以爲我們不但由自己的力量，而也由佑護的神恩乃能得救的我們的宗教觀念完全調和的。

『總之，你想必會承認：得救的靈魂被引上天去的這種結局，是很難寫的，假如我不利用輪廓顯然的基督教教會的人物和觀念給了我的詩的構想以妥當地有限制的形式和堅固，那麼我在描寫那樣的超感覺的，幾乎不能想像的事物之際，必定很容易變成模糊曖昧的罷。』

寫成第二

哥德把以前還缺着的第四幕在其後的幾星期內完成了，在八月裏第二部全體合訂起來，完全告成

部第四卷
浮士德完
全告成

了。他那麼長久努力追求的目標終於被達到了，這使他非常快樂。『我以後的生命，』他說，『我今後可以把它看做純粹的贈品了。我將來是否再做什麼，倒都是一樣的了。』

一八三一年六月二十日 星期日

今天午後訪候哥德半小時，他在吃飯。

論言語的
不完全

我們談論自然科學的問題，尤其是言語的不完全，以及因此後來有不易除去之誤解和謬說擴大等事情。

『這是極簡單的事情，』哥德說：『一切言語都是從切近的人的欲求或人的事務，或一般人的感覺或直觀生出來的。但比較地卓越的人如若關於自然的不可思議的作用得到豫感或洞察，那麼要表現與這樣的人事全然隔絕的情景，只用承襲的言語是不够的。他如果要充分地表現他的特殊的見識，想不可不能自由運用精神的言語 (Sprache des Geistes) 罷。但是因為這是辦不到的，所以在作異常的自
然界的觀察的時候也常不能不用人間的表現的方法來現表。因此大抵不充分，或使對象低下，或加以損害或毀壞。』

論關於自
然界或藝

哥德又繼續說：『法國人論自然界的創造物的時候，把「組成」 (Komposition) 這個字眼，都同

術上的創
造物用一
組成二
字是不安
當的

樣地用得不適當。我雖然能够把斷片地造成了的機械的各部分湊合起來，雖然可以就這樣的對象而說「組成」，但心裏若在想個個自行活動地形成而爲一般的精神所貫通的組織的全體的部分，那是不能這樣說的。」

「不但如此，」我說，「「組成」這個字眼，就是在美術和文學的真正的生產物上，也被不妥當地使用和俗化着。」

「這實在是卑俗的字眼，」哥德回答說，「我們不可不向法國人稱謝而請從速廢棄它。說莫扎特組成唐煥 (Don Juan) 這怎麼可以呢？組成——這簡直好像是用雞蛋，麥粉，白糖拌成的糕餅或餅乾那樣的东西。唐煥卻是全部和部分都是被一種精神所浸透，一種生命的呼吸所貫通的精神的創造物，當時作者決不試驗，刻劃或做任意的事情；卻是被他的守護神魔性的精神所支配，而不能不實行其所命令的事情的。」

一八三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抄萊

論雨果的
描寫之不
真實

我們談論維克多爾·雨果 (Victor Hugo)。「他是個優秀的天才，」哥德說，「可惜被當時的不幸的浪漫的傾向所拘束，受其引誘而要寫美妙的東西以及極其難以忍受的，極其不愉快的東西。我新近

讀了他的巴黎的諾特爾·達姆 (Notre Dame)；爲了忍耐由這本書而起來的苦痛，需要了不少的忍耐。這是曾經被寫成了的東西之中最可嫌惡的書。又我們所忍受的苦痛也沒有以在性質和性格的真實的描寫上可以感到的喜悅作爲代償。相反地，他的書是全沒有自然和真實的！他所描出了的所謂行動的人物沒有一個是有血肉的活人，而都是可憐的木偶，他把它任意玩弄，依着他自己所追求的效果的必要，而使其作雜多的怪相。可是時代不但使人寫作和出版這樣的書，而且以爲這是可以容忍的，是有趣的東西，這是怎樣的時代啊！』

一八三一年八月二日 星期一 秘萊

論大自然
之難以捉摸

『大自然』哥德說，『並不是對任何人都順從的；卻是對於許多人取好像年青的頑皮姑娘那樣的態度的。它以千百種的魔力引誘人，但在我們以爲已經捉住它，佔有它的瞬間，它卻從我們逃開了。』

一八三二年

一八三二年二月十七日 星期五 秘案

論杜蒙尤
其是他所
寫的彌拉
波的回想
錄

我們談論杜蒙 (Dumont)，尤其是他所寫的關於彌拉波 (Miraubeau) 的回想錄。他在其中說明彌拉波善於利用的種種手段，並且列舉彌拉波爲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過的，借其力而活動過的許多幹才的姓名。哥德說：『我不知道有比這種回想錄更爲有益的書。由此可以知道那個時代的祕密的底蘊，由此而彌拉波這種奇跡成爲當然的事情，而且絲毫不損傷他的偉大。我也看到了法國的雜誌的最近的批評，而關於這點，所說的意思有些不同。善良的人們以爲這種回想錄的著者使我們的彌拉波毀滅，宣露他的超人的行爲的祕密，想使其他的人們參與以前彌拉波所獨佔的偉大的功績。』

『法國人把彌拉波當做他們的黑爾庫勒斯 (Herkules)，這是完全對的。可是他們忘記了：就是巨像也是由個個部分成立的，古代的黑爾庫勒斯也是一個集合體，是他的事業和別人的事業的代表者。』

『切實地說，我們不論怎樣辦，總都是集合體。因爲在純粹的意味上可說是我們的所有物的東西，實在是只有得很少，而且是分量甚微的啊！我們都不得不從以前的人和當代的人接受和學習。無論多麼偉大的天才，若想從自己的內部取得一切，怕不會有多大成就罷。可是有許多能幹的人不明白這種道理而懷着獨創的幻想，半輩子在暗中摸索。我認識若干藝術家，他們誇稱自己未從師事什麼大家，而把一切都歸功於自己的天才。那些人真是傻瓜！好像以爲到處都是這麼一回事似的！好像世界不是每一步逼近他

論人不應
當以爲自
己是精神
的而必須
力而利用
外界所得
的種種經
驗

們，無關於他們的愚昧，玉成他們變成相當的人物似的，我敢說：倘使這樣的藝術家只要走過這個房間的牆壁旁邊而瞥見我所掛了的幾位大家的素描，那麼如果他有一些天才的話，必定成爲另一個人，成爲更高明的人而離開這裏罷。

「設使沒有把外界的種種方便引近我們而利用之於我們的高尙的目的的那種能力和傾向，那麼我們究竟有什麼長處呢？我不妨把自己作例而說我自己之所感罷。我在我長久的一生中做成了許多總之是可以自負的事情，這是真的；可是老實說，除了看和聽，區別和選擇，把所見所聞的事物用自己的精神給以生命，而相當巧妙地把它再現出來的那種能力和傾向以外，我有了什麼呢？我的作品是不但靠了我自己的智慧，也是靠了供給我材料的無數的別人和事物而成功的。來了獸子和賢人，高明者和頑固者，來了孩子和青年乃至老人。所有的人都對我說：他們感到什麼，想些什麼，怎樣生活和活動，收集了什麼經驗，我只要攫取這些東西和收穫別人爲我播種了種子的東西就是了。」

「切實地說，查問某人是否從自己心裏得到什麼，或從他人得到什麼，是否以自力活動，或以他力活動，都是愚問；主要的是：人要有一種偉大的欲望，有能够現實這種欲望的技能和堅忍；其他的一切是無關緊要的。所以彌拉波就是儘量利用了外界及其力量，也是極其妥當的。他有了辨認人才的能力。人才覺得被他的強大的性質的魔力所吸引而喜歡聽從他和他的指揮。他這樣被優異的力的集團所圍繞，他用自己的火燄貫透他們，爲自己的目的而使他們活動。他和別人協力，藉別人的力量而活動，這正是他的天才，

是他的獨創力，是他的偉大之處。」

一八三二年三月十一日 星期日

晚上一小時光景在哥德那裏談了種種有益的話。我買了一本英文的聖書，我很惋惜其中不含有那些偽經；而且它們之所以不被採入，是因為被認為不是正經，不是出於上帝的緣故。我抱憾不見有那位係敬虔的生活的模範的極高尚的多比亞斯(Tobias)，不見有沙羅門和耶穌·西拉哈(Jesus Sirach)的嘉言等一切含有罕有其匹那樣的偉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價值的書。我向哥德說出了我的關於——把舊約聖書裏的若干著作看做是直接由上帝啓示的，而把其他的同樣優秀的著作看做不是這樣的——那種極偏狹的見解的慨歎。我又說他們似乎以為一般地會有不是由上帝而來的，不是他的作用的結果的什麼高尚的東西和偉大的東西似的。

論觀聖書的兩個立場

「我完全和你同意，」哥德回答說。「不過觀察聖書，有兩個立場。第一，是原始宗教的立場，即由上帝出來的純自然和純理性的立場。這個立場，在有被賦有神性的生物存在為限，將永久不變，繼續適用罷。但這只適合於特選的人物，過於高尚而不能普及。第二，是更近於人間的教會的立場。這個立場是脆弱的，變化的，而且正在變化。但在有柔弱的，人性的生物存在為限，它將永久地變化而持續罷。那種不溷濁的神異

論教會
在世的
勢力之
由來
以及
僧侶
們的
企圖

的啓示，比諸對於可憐的柔弱的人們是適合而能忍受的程度，是大純粹和輝赫。而教會卻來做個有益的
中間人，加以緩和調節，使得萬人都受到救助而許多人得到好處。因為教會是附有以爲它是作爲基督的
後繼者能免除人的罪惡的重負的那種信仰的，所以它成爲一種偉大的勢力。又維持這種勢力和權威，鞏
固教會的組織（Gebäude）是基督教僧侶的主要的目標。

『因此他們比諸查問那一種聖書能發揮精神的啓發的功效或含有高尚的道德和尊貴的人性，毋
寧在摩西五書裏注意於人類墮落的歷史和企求救世主的那種需要的起源，毋寧注意於在豫言者們之
中對於「被期待的人」的反覆的指示，毋寧注意於福音書裏的他的實際在世上的出現以及他的作爲
人的罪惡的清償的磔死。你可以明白：對於這樣的目的，用這樣的秤秤起來，高尚的多比亞斯和沙羅門的
嘉言以及西拉哈的箴語都不會有多大的重量的罷。

「總之，就聖書裏的事情而論真僞實在是在迂愚的查問。除了與純自然和理性相調和，在現在也有益
於我們的最高的發展的優美的東西以外，有什麼真的東西呢！除了不能有任何結果，至少不能有好的結
果的不合理，空虛的，愚昧的東西以外，有什麼不真的東西呢！倘使一種聖書的真實要由是否有澈底地真
實的東西傳給我們的問題而決定的話，那麼就是福音書的真實性在某幾點也是可疑的。在福音書之
中，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不是根據直接的見聞和經驗而是以後根據口傳寫成的。又最後的，即約翰的福
音書，是在他老年纔寫成的。可是我卻以爲四種福音書都是真的；因爲在其中有從基督的人格出來的，

論聖書之
所以可貴

與曾經在地上顯現過的任何神性都可以相比那麼神異的崇高性的反映。如果問我，在我的性質中是否有對基督表示敬意的傾向，那麼我就回答：當然的！我把他當做道德的最高原理的神異的啓示而對他低頭致敬。如果問我，是否有崇敬太陽的傾向，那麼我又回答：當然的！因為它也同樣地是最高者的啓示，而且我們地上的孩子們所能認見的最強大的啓示。我在其中崇敬我們人乃至一切動植物所專靠它而生存活動的那種上帝的光和生產力。但如果問我，我是否願意對使徒彼得和保羅的姆指骨低頭，那麼我就回答說：請寬恕我，不要用這些荒謬的事情來麻煩我！

「不要使精神遲鈍」使徒這樣說。

論教會是
權民智的
啓發

「在教會的教條之中是有許多許多的愚蠢。但教會要想支配世人，因此它們必須有低首下心，願受支配的愚昧的民衆。居高位受豐給的僧侶所怕的無過於下層階級的啓發。教會把聖書也曾經儘可能地長久使其和民衆隔離。貧困的基督教的教區的信徒，如果在福音書裏看到基督的貧乏，和弟子們清苦地徒步行走，而王侯般的僧正卻乘用六匹馬駕駛的馬車而來往，那麼他們對於受豐給的僧正的王侯般的榮華將會怎樣想呢！

論路德和
宗教改革
的功績

「我們真不知應當如何感謝路德和宗教改革的恩惠，」哥德繼續說。「我們脫離了精神的偏執的桎梏，我們因繼續進步的文化的結果而能回溯本源，能理解純粹的基督教了。我們又有用穩固的腳站在上帝的地上而自覺有神授的人性的那種勇氣了。無論精神的文化如何繼續進步，無論自然科學在愈來愈來

愈深愈廣地發展，人的精神如何儘量地擴大，總也不會超過在福音書裏輝耀着那樣的基督教的崇高性和道德的文化罷！

「可是我們新教徒愈英勇地推進高貴的發展，則加特力克教徒也會跟得愈快罷。他們一感覺到已被現代的擴大不已的偉大的開化所攫攫着，那麼不論怎麼辦，總不得不跟去罷；而到了最後，一切都會變成一致的罷。」

論將來會由言語的和信仰的基督教的和行為的基督教

「可厭的新教的宗派的爭鬧也將會停止，父子之間和兄弟姊妹之間的憎惡和敵視也都會消滅罷。因爲人一經理解和體驗了真形實相的基督的純粹的教訓和愛，就會自覺是偉大自由的人性而不復怎樣注重於外表的禮拜式罷。我們也都會漸漸由言語的和信仰的基督教而移向意思（Geshinnung）和行爲（That）的基督教罷。」

談話移向於基督教以前的偉人們，以及中國人、印度人、波斯人和希臘人，乃至論神力在他們之間也和舊約聖書裏的幾個猶太人之間一樣靈顯等事。我們也談到了在我們生在其中的現代偉人之間神力如何活動着的問題。

論上帝依然一切事情中活動着的

「我們聽人們所說，」哥德說，「他們似乎以爲：上帝從那古時以來完全引退，人現在完全獨立了，不得不試試他就是沒有上帝及其每天的不可見的氣息也能弄得好否。在宗教的和道德的事情之中人們雖然總還承認神的作用，而在科學和藝術的事情之中卻以爲一切都是現世的東西，除人力的生產物以

外沒有什麼了。

「可是無論何人不妨試試，可以用人的意志和力量創作些什麼，可以和負着莫扎特、拉斐爾或莎士比亞爲姓名的作品相比的東西。我很知道，這三人決不是僅有的人物，在藝術的一切範圍內曾經有無數的偉人活動過，做成了不遜於上述的三人那樣的傑作。可是他們既然是和這三人同等偉大，那麼他們也就是和這三人同等地超過平凡的人性，同等地受了神恩的。」

「總括地說，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什麼意思呢？——上帝在那有名的六天的創造日之後並不隱退，卻還和第一日同樣繼續地活動着。假如上帝沒有想在這種物質的基礎之上建設精神世界的養成所的那種計劃，那麼從種種單純的元素組成這個粗陋的世界而使其年年在太陽的光線之中迴轉的這種事情必定沒有給了他多大的樂趣罷。他因爲要提引低微的人們上進，所以繼續地在高等的人物中活動着。」

哥德沈默了。我卻把他的偉大而有益的話保存在心裏。

一八三二年三月初旬

我們談論希臘人的悲劇的運命觀。「這樣的東西，」哥德說，「是不合於現代的思想的，是陳腐的，又

大抵和我們的宗教觀不一致的。現代的詩人如果在劇本裏用那樣的古代的理念，便常像是一種虛飾的樣子。那是早已過時的了，和羅馬的 Toga（市民的外衣）一般與我們不相宜的服裝。

論詩人不
宜為政治
上的黨派
之見和偏
狹的愛國
心等所累

「我們近代人，和拿破崙一同說政治是命運，比較是好。但和文士們一同說政治是詩，或說政治是詩的適當的題材，那是不行的。英國的詩人湯姆遜（Tomson）以四季為題做了極好的詩；但以自由為題的詩卻是很拙劣。這並不是因為詩人缺少詩，而是題材之中缺少詩的緣故。

「詩人一想做政治的活動，就不得不入黨派；一入黨派就不復是詩人了；因為不得不與自由的精神和曠達的見解辭別而用狹量和盲目的嫌惡的帽子遮掩耳朵了。

「詩人是作為人，作為市民而愛國的罷；但他的政治的力和政治的活動的祖國，是善，是高貴，是美，是不被特殊的州或國所限制的。他無論在那裏尋見對象都拿來描寫。在這一點上好像是老鷹一樣。他在諸國之上悠悠地飛着，他所攫取的兔，不論是在普魯士走，或在撒克森走，都不成問題的。

「所謂愛國心，所謂愛國地活動，究竟是什麼呢？某一個詩人，若是他終身努力和有害的偏見爭鬥，排除陋見，啓發國民的精神，清純其趣味，提高其感情和想法，那麼怎麼能有更好的事情呢？要他怎樣更愛國地活動呢？向詩人作這樣的不妥當的沒趣的要求，那是好像向軍隊裏的團長請其為做真正的愛國者起見，參加政治而疏忽現今的職務一樣的。可是團長的祖國就是隊伍，那麼除了與他有關係的範圍以外，即使他全然不努力於政治上的事情，而專心致力於自己的軍隊，好好兒訓練，好好兒保持規律和秩序，國家

一旦有緩急，軍隊能聽命服務，那使是很好的愛國者罷。

「我憎惡任何拙劣如同罪惡一樣，尤其憎惡政治的事件之中的愚笨；因為由此出來的東西只不過是無數人的禍患而已。」

「如同你也知道，無論人家把我的事情寫成怎樣，我都不甚介意；但總也傳到耳朵裏來。又你也很知道，我生平雖然費力做事，而我的一切活動卻被人家看做是無價值的；這是因為我不參與政治的黨派的緣故。要使他們合意，我是不得不進了雅各賓（Jacobin）俱樂部的一份子而鼓吹殺戮流血的罷。——可是這樣無聊的問題，不要再說了罷；以免因攻擊愚蠢的事情，而自己也成爲愚蠢。」

哥德同樣也非難非常受人稱讚的烏蘭（Uhland）的政治的傾向。「請小心些，」他說，「政治會把詩人侵蝕了的罷。成爲階級的一份子在騷擾軋轢之中過日子，這不是合於精細的詩人的性質的事務。他的詩歌會斷絕的罷；這是可悲傷的事情。石華本（Schwabens）地方有儘够多的足以做階級的一份子那樣充分地積了教養，又有善意，幹練而且雄辯的人；但像烏蘭那樣的詩人卻只有一個。」

哥德的這
該

哥德死了的第二天早晨，有想再看看他的遺骸的深切的渴念侵襲我。他的忠僕弗利特列希給我開了他放在裏面的那個房子的門，他和睡着的人那樣臥着；他的高雅的臉上浮着深深的和平和安穩。雄壯的額上似乎還含蘊着思想。我很想要他的一束遺髮，但畏敬之念阻止我去割取。他的身體赤裸地被用白

寢布包裹而躺着。四周近處擺了冰塊，爲的是要儘可能地長久保持他清爽。弗利特列希把布揭開，我驚異他的肢體的神異的壯麗。胸部非常強大，寬廣而隆起；臂膀和腿豐滿而多渾圓的筋肉；腳是秀美而具有極完整的形式，在全身上沒有一點肥大消瘦衰頹的痕跡。一個完人雄偉而美好地橫在我的面前，我因此而感到的歡悅使我一時忘記了不死的靈魂已經離開了這樣的軀殼。我把手放在他的心上——到處都是深沈的靜寂——我轉過臉去，讓我含忍的眼淚自由地流出來。

索引

- Abecken, V. R. (1780-1866)——言語學者, Onahrueck 的教授,曾經做釋勒的家裏的家庭教師,與釋勒的夫人的從妹 Christiane von Wurnnb 結婚。……………一七三
- Abraham a Sancta Clara (1644-1708)——Augustiner 僧團的宣教師。……………一五九
- Aldobrandinische Hochzeit——古代羅馬的壁畫,一六〇六年發見,原為 Florenz 的 Aldobrandini 家所有,從 1818 年存在羅馬法皇的 Vatican 宮中。……………一二
- Albert——“Werther” 裏的人物, Lotte 的未婚夫,參看 Lotte 條。
- Amphère, J. J. A. (1800-1864)——法國的言語學者,文學史家 Globe 同人之一。……………一二八
- Amerika——請看 Vereinigte Staaten 條。
- Antike (古代文化)……………一一四、八六、七二、一八、二二四、一七三、一七七、一九〇、二七四
- Arndt, C. M. (1769—1860)——德國的自由戰爭 (1813—1815) 的愛國詩人。……………一二六
- Artikel——英國國教會的 30 個條的信條,第九條是原罪 (Ersuende)。……………一三三
- August von Goethe (1796-1830)——哥德的獨生子,一七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一八三〇年十月

二十八日死在羅馬 (Julius August Walthar von Goethe)…………… 一三四四、一三三二、二四二

Bankunst (建築術)…………… 一九七

Beaumont, F. (1584-1616) — 英國的戲劇家…………… 三四

Becker, H. (1764-1828) — Weimar 宮廷劇場的戲子。他的夭亡的妻 Christiane 也是名優, Goethe 著有挽歌 “Euphrosyne”…………… 五一

Bethoven, L. von (1770-1827) — 德國的大音樂家…………… 一四、二四六

Bentham, J. (1748-1832) — 英國的法律學及哲學家, 功利主義的創始者。G. 反語地叫他「朋友」。他所著的 “Plan of parliamentary reform” (議會改革案) 是非常過激的…………… 一三二

Béranger, P. J. (1780-1875) — 法國的抒情詩人。因一八二八年著的 “Chansons inédites 被投獄, 罰款一萬法郎…………… 一五八、二二四

Berlin — Berliner (柏林, 柏林人)…………… 二八、一六、一六八

Bibel (聖書)…………… 二六九、二七二

Bingen — Rhein 河畔的富於傳說的風景絕佳之地…………… 二八

Blumenbach, J. F. (1752-1840) — 解剖學者及生理學者…………… 一四〇

- Blücher, G. L. Furst (1742-1819) — 普魯士的將軍。1815年 Waterloo 之役敗 Napoléon。……六七
- Bourrienne, L. A. F. de (1769-1834) — 拿破崙的同學，秘書官。一八二九年出版了 “Mémoires sur Napoléon” 十卷。……一〇三
- Bristol, Lord (1730-1803) — Derby 的僧正。參看 G. 的 “Biographische Einzelheiten”。……一三四
- Brunnenallee — Marienbad 的散步道。……一五
- Buch, L. von (1774-1853) — 有名的礦物學者，自然科學者，與 Alexander von Humboldt 友善。……一九四
- Burgau — Jena 附近的小市。……一五〇
- Buenger, G. A. (1747-1794) — 德國的詩人，他的 “Leonore” 最有名。……一〇四、一三一
- Buettner, C. W. (1716-1801) — 自然科學者及言語學者。……一二九
- Byron, Lord (1788-1824) — 英國的大詩人，G. 極欣賞其天才。G. 譯了他的 “Manfred”。 “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 (1809) 是 Byron 的諷刺詩，是因 “Edinburgh Review” 對於他的處女作的酷評激憤而作的。二四、二八、五三、七五、一八〇、一一五、一六五、一九〇、一九二、二五五
- Burns, R. (1759-1796) — 蘇格蘭的最偉大詩人。……一三一

- Calderon, P. (1600-1681) — 西班牙的大戲劇家……………五二、五七
- Camper, P. (1722-1789) — 有名的荷蘭的解剖學者及美術鑑賞家……………二四〇
- Capris F. L. de Vega (1562-1635) — 有名的西班牙戲劇家，著了一千五百種喜劇，其中有五百餘種還存在……………九七
- Carus, K, G. (1789-1869) — 醫師及自然科學者……………二四〇
- Christentum (基督教) — 請看 Bibel, Jesus Religion 各條
- Christus (基督) — 請看 Jesus 條
- Cornelle, P. (1606-1684) — 法國大戲劇家……………五七
- Cotta—V. Cottendorf 男爵 1787 年以後所經營的出版社，本來在 Tübingen，現今在 Stuttgart，刊行哥德、釋勒的著作甚多……………一一一、七
- Coudray, C. W. (1775-1845) — Weimar 的營造局長……………八七、一〇二、一三六
- Cousin, V. (1792-1867) — 有名的法國哲學家……………一九五
- Cumberland (1732-1811) — 英國的戲劇家，他的喜劇西印度人、猶太人常在德國上演……………八〇
- Cuvier, G. Baron v. (1769-1832) — 法國的自然科學者，近代動物學及比較解剖學的創建者。關於他和 Geoffroy de Saint—Hilaire 的論爭，參看 G. 的 "Schriften zur Naturwissenschaften" 1131、九

- D'Alton, J. W. E. (1772-1850) — 考古學及解剖學者…………… 一四〇
- Daemon, Daemonisches (魔, 魔性) (又參看 G. 的 "Die tung und Wahrheit")……………
- 一五六、一六二、一六五、一八〇、一九九、二一四、二二二、二四九、二五二、二五三、二五四、二五五、二六五
- Deutsche, Deutschland (德國人, 德國)……………三四、四三、五六、五七、五九、六七、六八、八三、一一〇、一二
- 八一、一二九、一三一、一三二、一三四、一三五、一八七、一八九、二〇二、二〇三、二二五、二二六
- Diderot, Denis (1713-1784) — 法國文學家, 百科辭典編纂者…………… 一二九
- Doebreiner, J. W. (1780-1849) — Jena 的化學教授, 白金燈的發明者…………… 一五〇
- Doolan, R. — 與 Eckermann 友善的英國青年…………… 六七七〇
- Dornburg — die Saale 河畔的小市…………… 一七二、二三〇
- Dumont, P. E. L. (1755-1829) — Mirabeau 的秘書, 著有 Mirabeau 回想錄…………… 二六七
- Dupin. P. C. F. Baron (1784-1873) — 法國的經濟學者…………… 一八七
- Durand, F. A. (1787-1852) — 戲子, 1812 年以後在 Weimar 任職。1823 年以後做舞臺監督。八四
- Duerer, Albrecht (1471-1528) — 德國的大畫家, 住在 Nuernberg 市…………… 一五七

- Beckmann, J. P. (1792-1854) — 請看序文。
- Egloffstein, Graefin K. (1771-1834) — 老姑娘。…………… 一三七
- Ehe (婚姻)…………… 五八
- England, Engländer (英國, 英國人)…………… 一三三、一六七、二〇二、二〇三、二二七、三三二、二二三、四
- Entelechie — die unveränderliche, einzelne Seele als die Koerper belebende Kraft (係肉體活動的原動力的不死的個個的靈魂)…………… 一六二、二二二
- Erlebnis (經驗)…………… 八一、九五、二一五、三
- Erziehung (教育)…………… 一六八、一七〇
- Ettersburg, Ettersberg — Weimar 西北的丘陵及城(離宮)…………… 一三八
- Euripides (紀元前484-407) — 希臘大悲劇家。…………… 七七
- Eutin — 北德國 Luebeck 附近的地名, 蘋果為該地名產, Voss 夫人的鄉里。…………… 一四三
- “Eugenie” — G. 的戲劇 “Die naehuerliche Tochter” 中的人名。…………… 七四
- Farbenlehre (色彩學) — 請看 (Goethe ueber seine Werke 條。
- Ferrara — 詩人 Tasso 做過官的宮廷所在地, 北意大利的都市。…………… 一三四

- Fichte, F. G. (1762-1814) — 德國的哲學家，絕對唯心論者。……………二二二
- Fielding, H. (1707-1754) — 有名的英國小說家，他的傑作“Tom Jones” 1749年出版。……………七〇
- “Fiesco” (1783) — Schiller 的第一戲劇，描寫 Genoa 共和國中的 Fiesco 的野心，陰險及其失敗。……………一一一—一二二
- ……………一一一—一二二
- Fletcher, J. (1579-1625) — 英國的戲劇家。……………三四
- Frankfurt a. M.—G. 的出生地。……………一四一—一八八
- Frankfurter Gelehrte Anzeigen — 在 Frankfurt a. M. 發行的有名的雜誌，青年時代的 G. 是重要的投稿者之一。……………四
- Frankreich, Franzosen (法國，法國人)……………
- ……………六〇六—六八—二九—一三〇—一八七—一九三—二〇二—二二三—二三五—二二七—二二八
- Freiheit (自由) 又參看 Politik 條。……………一一五—一六—一六八—一七四—二〇二—二〇三
- Friederike Brion — 請看 Seseenheim 條。
- Friedrich II. der Grosse (1712-1786) — Preussen 的弗利特別希大王。……………四七—六四—一五八—二五五
- Frommann — Jena 的書店。……………一五四
- Furcht (恐怖)……………二〇四—二〇五

- Fuersten, Fuerstentum (君主, 君主之道) 四七一、四八二、一〇六一、一六〇、一八二、一八五、一八六、二〇〇、二四二
- 四七一、四八二、一〇六一、一六〇、一八二、一八五、一八六、二〇〇、二四二
- Fuernstein, A. (1783-1841) — Bohemen 的織工之子, 殘疾者, G. 助他的詩集的出版; 又在藝術與古
 代裏有關於他和 Oels 的話 九
- Fuessli, J. H. (1742-1825) — 有名的歷史畫家。據說本書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G. 所說到的那個
 紙夾裏有 H. Fuessli 和 Rudolf Fuessli 的畫二十三張 三二
- Gedankenebertragung (思想傳達) 一四五—一四八
- Genie, Wesen des Genies (天才, 天才的本質) 五二—五四、一五九—一六五、二〇七—二〇八、二二四、二四六、二六七—二六八
 五二—五四、一五九—一六五、二〇七—二〇八、二二四、二四六、二六七—二六八
- Genlis, Steph, Felicité Ducrest de Saint—anbin, Marquise von Sillery, Graefin von (1746
 —1830) — 有名的法國作家, 寫了教訓書和感傷的浮薄的小說 一〇七
- Geoffroy de Saint-Hilaire (1772-1844) — 法國的植物學者 一三九
- Gérard (de Norval) (1808-1855) — 法國的文士, “Faust” 的翻譯者 二一六
- Geschichte (歷史) — 請看 Politik 條。

- Gothaer Hof (哥達公國的宮廷) 一四〇
- Goethes Aeusere (G. 的外貌) 二五、二六、三二、五九、一六〇—一六一、二七五—二七六
- Goethes Wohnung (G. 的住宅) 一一五、一九七、三三七、二五六
- Goethe als Liebender (做爲戀人的 G.)
 一五一、一六、三三—二四、八六—四七—一八四、二一九—二二〇
- Goethes Stellungnahme zu den Mitmenschen (G. 對於同時代人的態度)
 三一—三三、三八、四二—四三、
- 六〇—六二、六一〇—四—一〇五、一八九—一九〇、二二六、二二六—二二七、二二六、二六六、二六八
- Goethe ueber seine Art zu schaffen (關於他自己的創作方法)
 七—八、一〇—一一、一七一—一八、二〇—二二、二四、三三—五五、六五—六六、
- 一一四、一三四—一三五、一六二—一九七、二二三、**三三〇**—三三二、三三七—三三八、二四一、二六八
- Goethe ueber seinen Patriotismus, seine Stellung zu Fuerst und Volk (關於他自己的愛國
 心，對於君主和人民的態度) 三九—四一、一〇〇—一〇一、一四〇—一四一、二二六
- Goethe ueber sein Talent zur bildenden Kunst (關於他自己的造形藝術的才能)
 九四、二〇七—二〇八

- Goethe ueber seine Theaterleitung (關於他自己的劇場管理)……………六五、八四、一八六
- Goethe ueber seine Werke (關於自己的著作)……………
- Achilleis (1799) — 史詩的斷片,寫述英雄 Achilleus 與 Troja 王 Priamus 的女兒……………一二一
- Die Aufgeregten (激憤的人們) (1793) — 對於法國革命的諷刺的斷篇……………三九
- Balladen (謠曲)……………一二二
- Brant von Korinth (科林特的新娘) (1797) — 謠曲……………一二二
- Clavigo (1774) — 悲劇……………一六二
- Dichtung und Wahrheit (詩與真實) (1811-1819) — 自傳的一部分……………
- ……………四一二〇、二五四、二五六—二五七
- Egmont (1887) — 悲劇,內容是說為人民所敬仰的 Egmont 伯爵為專制政府所忌而死於獄中的事情。Alba 是與 Egmont 相對的人物……………三九、七四
- Elegie von Marienbad (瑪利恩巴特的哀歌) — 請看 Trilogie der Leidenschaft 條。
- Farbenlehre (色彩學) (1810) — 色彩學是 G. 最用心研究的科學之一。據他的意見,光是最單純的東西,顏色之所不同,是由於光所通過的媒介物不同的緣故。牛頓說光是合成物,顏色是因光的分析而生的; G. 竭力攻擊此說。但是 G. 的學說實際是謬誤的……………

- 三一—三三、三八、六四、一九〇、一九六
- Faust I..... 五四—五五、一一〇、一一八—一九、一二八、一三四、一五五、一六二、一九七、二一三—二一四、二二六—二二七、二四七—二四八、二六二—二六四
- Geschwister (兄妹) (1778) — 獨幕劇..... 一六二
- Goetz von Berlichingen (1773) — G. 的處女作，悲劇..... 五三、六六、一一〇
- Helena — 後來被編入於 Faust II 的第三幕中。其主要的情節是 Helena 被從 Troja 奪歸而回，到斯巴達的宮裏去，和 Faust 結婚，生 Euphonia, Euphonia 多才而短命，墜死，母子歸還幽界..... 一一七—一一八
- Hermann und Dorothea (1797) — 敘事詩。拉丁文譯本，一種由 Benjamin Gottlob 出版，一種由 Joseph Grafen von Berlichingen 出版..... 一三七—一七二、一九八
- Hollenfahrt Christi (基督遊地獄) (1765?) — G. 少年時代的作品..... 一〇九
- Immanu — 地名，又在一七八三年九月三日，即大公爵的生辰，G. 所獻的長詩..... 一四〇—一八三—一八五
- Iphigenie (1787) 一一九—一二〇
- Italienische Reise (意大利遊記) (1816-1817)..... 二〇七、二〇九

- Kriegsglueck (戰爭的幸福) (1814) — 歌詠婦人們讚頌兵士的軍隊生活和傷兵的詩……二八
- Metamorphose der Pflanzen (植物的變態) (著述 1780, 詩 1798) Metamorphose der Tiere (動物的變態) — 詩。據 G. 的學說, 以為植物軸的附屬形成物或側面器官是他名之為「葉」的根本器官的變態, 這是把發展的思想注入於生物學中的歷史的學說……………九八、一二六、一三五、一九三、二〇九、二四九、二五六
- Rameau's Neffe (拉摩的姪兒) — 法國文士 Diderot (1713-1784) 的諷刺小說, G. 從原稿翻譯, 而比原本還先出……………七五
- Rezenionen (批評集)……………四
- Tasso (1789) — 以意大利的敘事詩人做主人公的悲劇……………八六、九一、一二七、一三四
- Tell-plan—戲劇 “Wilhelm Tell” 的腹案……………一三三—一三四
- Trilogie der Leidenschaft (熱情的三部曲) (1823-1824)……………一五一—一六、一三—二四
- Vermachtnis (1829) (遺言) — 詩……………一五一—一六、一三五
- Wahrverwandschaften (親和力) (1809) — 小說。「親和力」是當時化學上的術語, 據說物質與物質之間有親和力(化合的傾力), 而其程度不同。例如把 AB 的化合物與 CD 的化合物混合, 則因各原素的親和力而成 AD, BC 那樣的化合物。人與人之間, 尤其是男女夫婦之間, 也

有同樣的現象。G. 的這種小說是討論夫婦問題的，其主要的意見，以爲上述的情形是自然法則，而在人類則還有道德這種東西；若無視道德而只依從自然法則，則最後必至毀滅。……

..... 五八、一三五、一九二、二一九

Werthers Leiden (維特的煩惱) (1774) — 小說.....

..... 三六一、三七、一一〇、一五七、二〇五、二三四、二三五

Westöstl. Diwan (東西詩集) (1819) — 模仿波斯和阿拉伯的文學的形式而作的敘情詩

集..... 三七、一六二、一六四

Wilhelm Meister (Lehrjahre [修業時代] 1796, Wanderjahre [遊歷時代] 1821).....

..... 七二、九四、九八、一一四、一九三、一九七

Xenion (贈物) (1797) — G. 與釋勒合作的諷諷當時的低級的文學思想的警句集。"Tierkreis"

在 X. 的 68-86..... 七一、一八九、二二七

Goethe, Cornelia (1750-1777) — G. 的妹，與 Schlosser 結婚。參照 "Dichtung und Wahrheit"

18. Buch..... 一五七

Goldsmith, Oliver (1728-1774) — 英國詩人，他的 "The Vicar of Wakefield" 是 G. 少年時代愛讀

的詩。..... 一五八、一九〇

- Gotik — 13-15 世紀之間流行於歐洲的建築及美術樣式。…………… 一一〇—一一一
 Gott, Goetliches (神, 神性) ……………
 ……………三二、三九、四〇、一〇七—一〇八、一二三、一五三—一五四、一六六、一九五、二一一
 —一二二、二四〇、二四六、二四九、二五〇—二五一、二五二、二六〇—二六一、二六三、二六九—二七三
 Graff, J. J. (1768-1848) — 戲子和 Oels 同在釋勒時代活動。…………… 八五
 Gretchen — G. 初戀的少女, 見於自傳第一卷第五章。…………… 二二一
 Griechen (希臘人) — 請看 Antike 條。
 Guizot, F. P. G. (1787-1874) — 法國的歷史家, 本書中引用的書是“Cours d'histoire moderne”
 (近代史) …………… 一九五、二〇二
 Hackert, J. P. (1737-1807) — 風景畫家, G. 爲他寫了傳略。…………… 二〇八、一五四
 Hamann, J. G. (1730-1788) — 被稱爲北方的魔術家的哲學的著作家。他從 Herder 受了很多的影
 響。…………… 一五四
 Hagen, A. (1797-1880) — Koenigsberg 大學的講師, 後來做教授, 有 “Norica, Nuernbergische
 Geschichten aus alter Zeit” “Kunstgeschichte” 等著作。又是詩人。 “Olfried und Lisena”

1820 年在 Koenigsberg 出版.....	八
Hannau—Hessen 公國的都會.....	二〇〇
Hegel, G. W. F. (1770-1831) — 德國的大哲學家.....	一五四、二一一
Heine, H. (1797-1856) — 德國的大詩人.....	二二七
Hellsehen (透視, 千里眼).....	一四五—一四八
Herder, J. G. v. (1744-1803) — 多方面的文學家, 思想家, 人道主義的鼓吹者, 青年時代的師友, 受他的感化很大.....	六五—六六、七二、一三一
Herkules 或作 Herakles — 希臘神話裏的英雄.....	二六七
Hermann — 古代 Germanen 的酋長, 紀元九年在 Teutoburger Wald 打敗了羅馬的軍隊的英雄.....	一一〇
Hollein — 父 (1465-1524), 子 (1497-1543) — 都是德國的畫家.....	一五八
Homer — 希臘的最古最偉大的敘事詩人, “Ilias” 和 “Odyssee” 是他的不朽的傑作.....	二一九
“Horen” — 釋勒在 1795-1797 年所刊行的雜誌.....	六九、二二三
Houwald, C. E. F. v. (1778-1845) — 戲劇家, 他的悲劇肖像 (Bild) 當時雖有名, 現今幾乎已被忘却.....	一三七、六

- Hugo, V. M. (1802-1885) 法國浪漫派作家..... 二六五—二六六
- Humboldt, Alex. v. (1769-1859) — 自然科學者, Willh. v. H. 的弟弟.....
- 一〇四、一一一—一二二、一五八、一七七一—一七九
- Humboldt, W. v. (1767-1835) — 普魯士的教育部長, 美學者, 言語學者, Alexander v. H. 的阿
哥..... 一〇四、一九八
- Hummel, J. N. (1778-1837) — 作曲家, Weimar 的宮廷音樂隊長..... 二四六
- Ifland, A. W. — 演劇家..... 六七
- Immermann, K. L. — 大詩人, 當時做 Muenster 的幹事..... 二六、二七
- “Iljas” — 請看 Homer 條。
- Instinkt (本能)..... 一五一—一五二
- “Ivanhoe” — 英國小說家 Walter Scott 的歷史小說, 參看 Scott 條。
- Jena—Sachsen = Weimar 大公國的大學所在地..... 五、一四二、二二八
- Jesus (耶穌)..... 四、一六九、二六九—二七三

- Jonson, Ben (1574-1637) — 英國戲劇家……………三四
- Jugend (少年青年)……………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六八、九二—九三、
 一一二—一二三、一三七、一五九—一六二、一六八—一七〇、二一二—二一三、二二一—二二四、二三六、二四八
- Juli-revolution (七月革命) — 1830 發生於巴黎，顛覆 Bourbonne 王朝而興起 Orleans 王朝……………二二九
- Kant, I. (1724-1804) — 大哲學家……………一〇四、一二六—一二七、二二二
- Kanzler — 詩看 Mueller 條。
- Karl August, Grossherzog von Sachsen = Weimar (1757-1828) — Weimar 的君主，聘 G. 輔政。
 1829 年六月十日由柏林回來的途上在 Graditz 薨去……………八一
- 八四、九二、一〇一—一〇二、一一六、一七一—一七七、一八六、二三〇、二五二—二五三、二五五、二五八
- Katholizismus (加特力克教，舊教)……………二〇〇—二〇一、二七二
- Kinder (兒童)……………一三三、一六八—一六九、二三六、二三七、二六〇
- Kirche, Kirchenlehre (教會，教義)……………一〇〇—一〇一、一三三—一三五、二六〇—二六一
- Klettenberg, S. K. v. (1723-1774) — 敬虔教徒，G. 的母親的女友。G. 年青時從萊比錫生病回鄉的時候，受他的影響而傾向於神祕主義。“Wilhelm Meister” 中的 Schoene Seele 的模特兒……………一〇九

- Klopstock, F. G. (1724-1803) — 德國的詩人，國民文學的創造者之一，有“Messias”等名作。……六五—六六、一〇九—一一〇
- Knebel, K. L. v. (1744-1834) — G. 的舊友之一，G. 被大公爵所識而到 Weimar 輔政，也由於他的介紹，大公爵的公子 Konstantin 的家庭教師。……二二四—二八四
- Koerner, Th. (1791-1813) — 愛國詩人，二十二歲戰死，詩集 “Leier und Schwert” (琴與劍) 最有名。……二二六—二二七
- Kotzebue, August v. (1769-1819) — 戲劇家，被疑為俄國政府及專制主義的走狗，被大學生 Karl Sand 刺死，為釋勒舉行公民大會，實在是排斥釋勒的陰謀。……一四四—二四一
- Kraeuter, F. T. D. — Weimar 圖書館職員。……三二七
- Kunst, Kuenstler (藝術，藝術家) ……四五—四六、五一—五二、五五—五六、七六—七七、一七五—一七六、一九八、二〇六、二六八
- La Fontaine (1621-1695) — 法國詩人。……五八
- La Roche (1794-1834) — 戲子。……八〇
- Landschaft (地方，風景) — ……四四—四五、一三二—一三四

-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 意大利的大藝術家，詩人，學者。……………一九〇
- Lessing, G. E. (1729-1781) — 詩人，大批評家，國民文學的創造者。……………七二一〇四、一〇七、一五八
- Levetzow, Ulrike (1804-1899) — G. 1823 年在 Marienbad 旅居時熱烈地戀愛的少女。他的“Elegie von Marienbad”就是歌詠他求婚被拒的悲痛的詩章。那時候 G. 七十四歲，Ulrike 十九歲。…一五
- Liebe (戀愛) ……………三三一、四七一—四八二、二〇一—二二一
- Lili — 請看 Schoenemann 條。
- Lorenzo von Medici (1449-1492) — 意大利 Florenz 的豪族，文藝的保護者。……………四九
- Lorrain, Claude (1660-1682) — 法國的風景畫家。……………二〇六、二〇八
- Lotte — “Werther” 中的女主人公，Albert 的未婚妻，Werther 對她失戀而自殺。……………一三六
- Ludwig XV. — 法國的昏君。……………一〇〇
- Luise, Grossherzogin von Sachsen = Weimar (1757-1830) — Weimar 的大公爵夫人。一七二、二一八
- Lüneberger Heide — 北德國的荒原。……………三四
- Luther, M. (1483-1546) — 宗教改革者。……………四一六、四
- Magnetismus (動物磁氣) ……………一四七

- Manzoni, Alessandro (1784-1873) — 意大利浪漫派的文豪，他的小說“Die Verlobten”（未婚夫妻）是 G. 的愛讀的書…………… 一一五
- Marienbad—Boehmen 的溫泉自 1821 年以後 G. 差不多每年夏天到那裏去。參看 Goethe neb r seine Werke, Elegie v. Marienbad 條。
- (Die “junge Dame” 是 Ulrike v. Levetzow)
- Marlowe, Chr. (1564-1593) — 英國戲劇家…………… 一二四
- Masinger, Phil. (1584-1640) — 英國戲劇家…………… 一二四
- Menschen untereinander (人類相互的關係)…………… 六二二四 二六六 二六八
- Menschheits = Entwicklung (人類的發展)…………… 四八 一八〇 一九三 二五四 二七一 二七二
- Merck, J. H. (1741-1791) — G. 青年時代的朋友，早就認識 G. 的天才，給他批評和獎勵…………… 六六 二五八
- Mérimé, P. (1803-1870) — 法國小說家…………… 一二八 一二九
- Meyer, J. H. (1760-1832) — 被稱為 Kunstmeyer, 生於瑞士 Zuerich 湖畔的 Slessa。畫家，古代研究家。1786 年在羅馬和 G. 相識，被請到 Weimar 去，後來成爲 Weimar 的 Zeichenakademie 的校長和 G. 同出“Die Propyläen” — “Kunst und Altertum”。著有“Geschichte der bildenden Kuenste bei den Griechen (希臘造型藝術史) 三卷…………… 一三四 七九七

- Meyerbeer, F. A. K. (1791-1864)——作曲家……………一一九
- Mirabeau, H. G. R. Graf v. (1749-1791)——法國政治家,革命家……………二六七—二六八
- Molière, J. V. (1622-1673)——法國的大喜劇家……………一〇三—一二四、一二九、二二七
- Mont Blanc——Alpen山脈的最高峯, 4810公尺……………三四—三五
- Moore, Thomas (1779-1852)——愛爾蘭詩人……………七〇
- Mozart, W. A. (1756-1791)——奧國的大音樂家……………八四、一五七、一六五、二二四、二四六、二六五、二七三
- Mueller, Friedrich v. (1779-1849)——Weimar 大公國的司法大臣 (Kanzler = Justizminister) 生於 Forchheim 的 Kunreuth 有小著及翻譯等,其中主要的有“Briefwechsel zwischen Goethen und dem Grafen Reinhard”以及關於 G. 的種種論文,與 G. 的對話等。後者是重要 G. 的文獻之一。(Goethes Unterhaltungen mit dem Kanzler Friedrich Mueller, herausg. von Burkhardt. Stuttgart. 1870)……………一三—一七七、二一五
- Musik (音樂)……………一八八、二四六、二五四—二五五
- Musenalmanach (年刊詩集)——釋勒和哥德編輯的雜誌……………七〇
- Napoléon (1769-1821)……………

-三六、一五六、一五九、二〇〇、二〇一、二〇三、二〇五、二一四、二二四、二三五、二四五、二四六
 Natur, Naturwissenschaft (自然, 自然科學)三〇
 一五一—一五三、一五五、一七五、一九三—一九四、一九八、二四〇、二五〇—二五一、二六六、二七一
 Newton, I. (1642-1727) —英國的自然科學者。參看 Goethe ueber sein Werke, Farbenlehre 條,
三一—三三、三八、六四、九八
 Niebelungenlied (Niebelungen之歌) —十三世紀時作成的德國的悲壯的國民敘事詩。二八、一九九
 Noegerath, J. J. (1788-1877) —有名的地理構造學者 (Geognost), 送給 G. 許多礦石。……一七五
 “Oberon” —Weber (1786-1826) 的歌劇。……一七一
 Oken, L. (1779-1851) —德國的自然科學者。……一五八、二四〇
 Originalitaet (獨創性)一〇四、二〇二、二〇三、二六八
 Oels, K. L. (1771-1833) —戲子, 1803 年以後在 Weimar 任職。……八五
 Ottilie v. Goethe (1796-1872) —G. 的兒子 August 之妻, 原姓 Pogwisch。生二十名曰 Walter
 (1818 年生) 和 Wolfgang (1820 年生)一、三、九、二四、四

- Polizei (警察) 一六八、二四二
- Produktivitaet (生產力, 創造力) 一五七—一五九、一六一—一六五、二一〇
- Protestanten (新教徒) 一五八、二七一
- Racine, J. (1639-1699) — 法國悲劇作家 五八
- Raffael Santi (1483-1520) — 意大利的大畫家 三七、一六五、二一四、二七三
- Ramberg, J. H. (1763-1840) — 有名的歷史畫家, 他的“Reinecke Fuchs”和 Eulenspiegel 很有名。(參看 Eckermann 自傳) 五五
- “Rameau's Neffe” — 請看 Goethe ueber seine Werke 七五
- Rapp, J. Graf v. (1772-1821) — 法國的將軍, 他的 Mémoires 1823 年出版 一四、五
- “Rauben” (羣盜) (1781) — 悲劇, 釋勒的處女作 一一二
-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一〇、一一、二七
- Reinhard, F. v. (1753-1812) — Dresden 的宮廷牧師長, 和 G. 在 Karlsbad 相識 五八
- Religion (宗教) — 又參看 Christentum, Gott, Unsterblichkeit 四九—五〇、六三—七七、一九二、二〇〇、二六三、二六九—二七二

- Revolution (革命) 四〇—四一—一〇〇—一〇一—一一三—
 Riemer, F. W. (1774-1845) — 言語學者，自 1803 年以後，做 G. 家裏的家庭教師。後來做 Weimar 的圖書館館長。他的關於 G. 的 “Mittellungen” — “Briefwechsel zwischen Goethen und Zelter” — “Brief von und an Goethe” 等著作很有名。..... 一三七—一七五—二三一—
 Romantik (浪漫主義)..... 五八—一九九—二二三—
 Roos, Melchior (1659-1705) — 德國的動物畫家，他的父親和阿哥也都是畫家。..... 五二—五六—
 Rousseau, J. J. (1712-1778) — 法國的大思想家，文學家。..... 二二—
 Rueckert, F. (1788-1866) — 德國的詩人。..... 二二—
 Saint-Simonisten — 法國的貴族 Saint-Simon 所倡導的社會主義及社會革命論的信奉者。..... 二四—
 Salve—Willkommen! Heil! (歡迎) — 往往被寫在人家或房子的入口的地板上。..... 一—
 Savigny, F. K. v. (1779-1861) — 1810 年以後做柏林的法學教授，後來做普魯士的司法大臣。生於 Frankfurt, 與 Brentano 家的女子結婚，與 G. 友善。..... 一〇—
 “Die Schachmaschine” — 戲子兼劇本作家 Heinrich Beck (1759-1803) 的喜劇，1798 年在柏林出版。..... 一四—

Schauspielkunst (演劇術) — 請看 Theater條。

- Schiller, F. v. (1759-1805) — 與 G. 並稱的大詩人，與 G. 在 1794-1805 十年間交誼甚篤。……
 …………… 一一一—一三三—三九—四〇—五七—五九—六一—七一—七四—八二—
 一八五—二〇四—二〇五—二一一—二一二—二一四—二一六—二二七—二二九—一三三—一三三—一四三—
 一四四—一四九—一七三—一七四—一八九—一九七—一九八—二二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九—二六〇
 Schlegel, 兄 Wilhelm (1767-1841) 弟 Friedrich (1772-1829) — 同為浪漫派文學的倡導者。……
 …………… 五八—一〇四—一〇七
 Schoenemann, Elisabeth (1758-1871) — “Till”, G. 曾和她戀愛，而且訂過婚，後來嫁於 Tuerkheim。
 …………… 二一九—二二〇—二五六—二五七
 Schroen, H. L. F. (1799-1825) — Jena 的天文臺長。…… 一四九
 Schubarth, K. E. (1796-1861) — 言語學者，哲學家。G. 1289 年二月四日所說的，讀過的 Schubarth
 的著作是：“Ueber Philosophie ueberhaupt und Hegels Enzyklopaedie der philosophi-
 schen Wissenschaften insbesondere. Eine Beitrag zur Beurteilung der letzteren”。一九一
 Scott, W. (1771-1832) — 英國的歷史小說家，“Ivanhoe”是他的名作之一。…… 七〇—二五四
 Seidel, M. J. (1795-1855) — Tirol 人，Weimar 劇場的戲子。…… 八〇—一七〇

- Selbtherrschung (自制) 六二、八六、二〇四—二〇五、二二七
- Selbstkenntnis (自知) 八、九二—九三、九六、二〇七—二〇八、二〇九—二一〇
- Sesenheim—G. 在 1770—1771 年遊學的地方 Strassburg 附近的村子，G. 與村中的牧師 Brion 的女兒 Friederike 戀愛 一六九、二一九
- Schandy—請看 Tristram 條
- Shakespeare, W. (1564—1616) —英國偉大的戲劇詩人
 三三—三四、五九、七六—七七、八四、一六三、一九四、二一四、一七三
- Sittliche, Das (道德、倫理) 一二三、一九一、二二六
- Sophokles (紀元前 496—406) 希臘的悲劇作家，“Antigone” 是以 Oedipus 王的女兒主人公的極悲壯的戲劇 一二三
- Soemmering, S. T. v. (1765—1830) —解剖學者，生理學者，與 G. 交際多年 一三三、二二四〇
- Soret, F. J. (1795—1768) —請看題解 一九三、二四九
- Spiegel, Frau v. —她的丈夫是侍從及宮內大臣 四九
- Sterne, L. (1713—1768) —英國小說家 一九〇
- St. Rochus (1295—1327) —聖徒，被尊敬為治疫之神，八月十六日為其祭日，G. 等 1814 年去拜神，後

- 來把自畫的馬奉獻。……………二八
- Staberle—由 Raenerle 引入的舞臺的形式。……………五六
- Stadelmann—G. 的僕人。……………一五、二四—二五、四六、五〇
- Stapfer, Phil. A. (1766-1840)—駐巴黎的瑞士大使，他的 G. 的戲劇翻譯“Oeuvres dramatiques de Goethe”四冊。……………一二七
- Talent (才能，人才)——又請看 Genie 條。……………二〇八、二四六
- Talleyrand, Herzog v. (1754-1838)—法國的政治家。……………一三五
- Telepathie—請看 Gedankenebertragung 條。
- Theater, das Weimarer (Weimar 劇場)。……………一三一—一五、五六—五七、八一—九二、九九、一八八
- Thomson, James (1700-1748)—英國詩人。……………二七四
- Tieck, L. (1773-1853)—德國的浪漫派代表作家。……………五八
- Tiedge, Chr. A. (1752-1841)—詩人，他的“Urania”是歌詠靈魂不滅的教訓詩，傳誦一時。……………四九
- Tiefurt—Weimar 郊外的村子。……………一七、一九、六四、一五三
- Tod (死)……………六四、二一八、二五八—二五九、二七五

- Traenne (夢) 一四五、一四九、一六六
 Tristram—與 Shandy 同爲英國小說家 Sterne (1719-1768) 的 “Tristram Shandy” 裏的人物。
 Tuerheim, Fraulein v. Lili 的女兒，請看 Schoenemann 條。..... 一一一—一二二
 Tyrtaeos—紀元前七世紀的希臘詩人，尤多作戰爭詩以鼓舞希臘人。..... 一三七
 Uhland, J. L. (1783-1862) —德國文學家。..... 二七五
 Ulrike v. Pogwisch—Ulrike v. Goethe 的妹，常來 G. 家裏客居數月。..... 二六八、八六、一七〇
 Unsterblichkeit (不死) —又請看 Entelechie。..... 四九—五〇、六四、一九二
 Unstrut.—die Saale 河的支河。..... 一三八
 Urphaenome (原始現象) —得使一切現象還原的最後可得認識的自然 (或倫理) 現象，人智所能達到的最終的事象。..... 一〇七—一〇八、一二六、一九五、一九六、二〇六、二五二
 Velinpapier (柔軟的兩面光滑的模造羊皮紙。) 一六
 Verehrung (尊敬) 一一六
 Vereinigte Staaten (合衆國) 一二二

- Villemain, A. F. (1790-1870) 有名的文學家……………一九五
- Voltaire, F. Arouet de (1694-1778) — 法國的文豪……………一二九、一九三、二一五—二一六、二二七
- Voss, J. H. (1781-1826) — 德國的詩人, Homer 敘事詩的翻譯者, "Luise" 的作者。1820年做 Heidelberg 大學的教授……………一三一、一四三
- Waldner, Fraulein v. — 大公爵夫人的女官……………二一七
- "Wallenstein" — 釋勒的悲劇, 以三十年戰爭的名將為主人公。二二、二三、五一、一五〇、二五九—二六〇
- Walter v. Goethe (1818-1885) — G. 的長孫……………一二
- Wartburg — Eisenach 市外的古城, 1817年十月十八日有過愛國主義的學生會 Burschenschaft 的大會……………二〇二
- Weber, K. M. v. (1786-1725) — 德國作曲家……………九六
- Weimar — Sachsen = Weimar 的首府, 在 G. 時代是德國精神文化的中心……………五—六、二七、六三、一三八—一四一
- Weissenhurn, J. F. V. v. (1773-1847) — 戲子 Gruenberg 的女兒, 在維也納做戲子和劇本作家……………一八

- Wellington, A. W. Herzog v. (1769-1852) — 英國的名將，在 Waterloo 打败拿破崙。……六七
- Wieland, Ch. M. (1733-1813) — 德國的詩人，G. 的老友。……七二—三六
- “Wilhelm Tell”(1804) — 釋勒的戲劇，Gessler 是暴虐的大官，與倔強剛直的 Tell 對比。參照 Goethe ueber seine Werke, Tell-Plan 條。
- Wissenkraft (意志力) …………… 一五六
- Winckelmann, J. J. (1717-1768) — 美術史家。……一〇四
- Winkelried 據說是 Melchahj. …………… 一三三
- Wissenschaft (科學) …………… 三〇—三三—三八—四五—一〇六—一一四—一七五—一九三—二三九—二四〇
- Wohnungseinrichtung (住宅的設備) …………… 一一—一〇—一一—一九七
- Wolf, F. A. (1756-1824) — 考古學者，最先主張 Horner 的敘事詩是集合多數詩人的作品而成的東西。……二八
- “Woelfchen” — 請看 Wolfgang v. Goethe 條。
- Wolf, P. A. (1782-1828) — 戲子 (1803-1816) 在 Weimar，後來到柏林去了。……八四
- Wolfgang v. Goethe (1820-1883) — G. 的孫，當時七歲。……八二—三三七

- “Zauberflöte” — Mozart 的歌劇 五六、一一八
- Zeitungswesen (新聞雜誌) 三五
- Zelter, K. F. (1758-1832) — 柏林藝術學校的音樂教授，爲 G. 作的歌曲很多，他的書簡是有名的。
..... 二七一—二八九、一五四—一五五

索引一

- 小論文數目很多，後來所寫的發載於 *Jenaische allgem. Literaturzeitung*。……………四
- 這個女人就是 *Ulrike v. Levetzow*，請看索引！……………一五
- Paria*——謠曲中的一種：“*Des Paria Gebet*”，“*Legende*”，“*Dank des Paria*”
- G. 在 1821 年已經在 *Marienbad* 與 *v. Levetzow* 家的人們相識。……………一六
- 這是釋勒在論文 *Ue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 裏所發表的思想。前者是文化未勝
- 自然的時代的文學，後者是文化時代的文學。……………一二
- Pelikan*（鵜鶘）據民間迷信，以自己的心肝的血養雛。……………三六
- 學生 *Carl Meyer* 由 *Weller* 博士的介紹而來訪 G.（參照 24 年一月十一日致 *Weller* 的信）。四三
- Goethe, Faust I. 3850* 行之句。……………五四
- 紀元前五世紀的希臘詩人 *Nonnos*。……………六四
- 1813 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九日聯合軍打敗 *Napoleon* 的戰場。……………六七
- 1815 年六月十五日 *Wellington* 和 *Bluicher* 給 *Napoleon* 以最後的敗北的戰場。……………六七

- 紀元前 90 年希臘軍打敗波斯軍的戰場……………六七
- 參照舊約全書撒母耳前書第九，第十章……………七二
- Gesetz der drei Einheiten (三一律)——據說是希臘古典戲劇的法則，以爲戲劇裏的場所，人物，在各幕中皆須同一時間，必須是同在一日中……………七六
- G. 的未完成的戲劇 Pandora 中之句，826 行……………八一
- G. 這裏所謂歷史批評是指 Niebuhr 的羅馬史而說的……………一〇六
- Jacob Schmidt (1779-1847) 依據亞細亞的言語和文化的歷史而研究 Mongole 人及由德國國境的防禦……………一〇六
- 釋勒初期的作品即 Rauber, Fiesco, Kabale und Liebe 之三種戲劇……………一一一
- G. 的警句集 Xenien 第二集裏的詩 Johannisfeuer 之句……………一一三
- Johannisfeuer 是在六月二十一日舉行聖 Johannes 的祭典時燃燒的祛除災厄疾病的火……………一一三
- 良心的無上命令，Kant 所謂 "Du sollst, denn du kennst"……………一六
- Hexameter——六腳句，通常由抑揚("—∨∨")六個而成的詩句(例如 G. 的 Hermann und Dorothea 就是用六腳句寫的……………一三二)
- Habe ich den/Markt und die/Strassen doch/nie so/einsam ge/sehen!

- Terzinen—五腳抑揚(∨—)的詩句,各三行作一段,而有aba beb, ede, ded……之尾韻者。……一三四
- 一個有名的詩人指 Karl Streckfuss (1779-1834), 尤其以翻譯 Dante, Tasso, Ariost 等人的著作著名。……………一三七
- G. 的詩 An Schwager Kronos (1774) 中之一節。……………一三九
- 參照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節。
- Brunaire 是法國大革命當時所改的月份的名稱, 18 Brumaire 是以前的曆的十一月九日。Napoleon 在那一天顛覆五人政治而做第一執政官。他的弟弟 Lucien 助兄有功。……………一五九
- 普魯士的太子 Friedrich Wilhelm IV. ……………一六〇
- G. 的詩 Stirbt der Fuchs, so gibt der Balg (狐死留皮) (1770) 的一節。……………一六四
- Zigeuner 是在歐洲各處流浪的民族,據說原來是由東洋或埃及來的。……………一九七
- Distichen(單數 Distichon, 是 Goethe = Schiller 的 Xenien, 的詩,各由兩行而成,第一行是 Hexameter, 第二行是 Pentameter, 例如:……………一九八

Kant und seine Ausleger.

Wie doch ein einziger Reicher so viele

Bettler in Nahrung

- Setzt! Wenn die Koenige baun, haben die
Kaerner zu tun. 一九八
- Nadowessier—Amerika 印度人之一種。……………一九八
- G. 的敘事詩 Hermann und Dorothea 的女主人公。……………一九八
- Bakalalaureus (從前德國的最低的學位) — Faust 裏的人物, 在第一部裏是從鄉間來的大學的新生, 在第二部裏是自負的「青年哲學者」……………二一三
- Muether (母親們) — 在 G. 的 Faust 裏 Faust 向惡魔 Mephistopheles 問如何能使希臘的絕世美人 Helena 從陰間還陽, M. 教他下去到守護萬物的原形的「母親們」那裏去求。……………二一七
- 參照舊約全書, 創世紀第二章, 第十八節: 「那個獨居不好, 我要爲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二二一
- Tedeum-Ambrosius 所作讚美歌的第一句: Te Deum laudamus = Dich Gott loben Wir!……………二三四
- 參照舊約全書, 約伯記第九章, 第十一節。是形容上帝的全能之句。……………二三八
- Kapuziner — 穿附有頭巾 (Kopuze) 的僧衣的僧侶之意, 聖 Franziskus 派僧團的僧侶。……………二五九
- G. 的詩 Gott, Gemuet und Welt (1815) 中之句。……………二六一
- Faust II, 11934—41 行。……………二六三

哥德簡略年表

- 1749 28/VIII 生於 Frankfurt am Main
1765 進 Leipzig 大學。
1768 得病，從 Leipzig 歸省。
1770 進 Strassburg 大學，與 Herder 相識，與 Friederike 戀愛。
1771 大學卒業，歸鄉做律師。
1772 旅居 Weizlar，與 Charlotte Buff 戀愛。
1773 Goetz von Berlichingen 發表。
1774 Werther 發表。
1775 Uraust 寫成，應聘到 Weimar 去。
1786 1788 赴意大利旅行。
1787 Iphigenie 發表。
1788 Egnont 發表，與 Schiller 相識。

- 1789 把 Christiane Vulpius 帶到家裏。
- 1790 發表 Tasso 發表 Faust 斷片，研究色彩學。
- 1792 出征法國。
- 1793 Reineke Fuchs 發表。
- 1794 與 Schiller 交遊。
- 1795 著作 Xenien 。
- 1796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完成。
- 1797 Hermann und Dorothea 發表，作 Balladen ●
- 1799 移居 Schiller-Weimar 。
- 1802 Naturliche Tochter 發表。
- 1805 Schiller 死。
- 1808 Farbenlehre 及 Faust 1. 發表。
- 1809 Wahrverwandtschaften 開始發表。
- 1811 Dichtung und Wahrheit 開始發表。
- 1816 妻 Christiane 死。

- 1819 Westoestlicher Diwan 發表。
- 1821 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 第一卷發表。
- 1823 以 Eckermann 爲祕書。
- 1828 Weimar 大公 Karl August 薨。
- 1830 琴男 August 死。
- 1831 Faust II 完成。Dichtung und Wahrheit 第四卷完結。
- 1832 22/III 永眠。